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神佛灵感篇
奇迹

震惊中外的十月二日广州空难事件，死伤了一百多人，其中有三位幸存者，只在表皮上受了一点儿轻伤，引起国内外许多人士的瞩目。为什么有这般奇迹呢？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这一个秘密。近日笔者访问这三个人，现将其中的秘密写在下面：

一、三人的基本情况

冯锦标（男）现年三十二岁，家住佛山市石湾忠信路，现任佛山市佛协秘书，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黄昌华（男）现年三十七岁，家住广州市前进街。为人正直善良，信仰佛教。

林婉明（女）现年三十四岁，家住广州市江南西路。为人诚实，心地善良，家庭信仰佛教。

此三人皆受顾于某商业公司，职任业务员。

二、到南普陀寺打普佛

他们三人于一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到厦门联系业务。工作结束后，买好了十月二日由厦门回广州的飞机票。不知为什么？林、黄两位居士心里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林居士一看冯居士的脸色又黑又青，就问冯居士说：「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没有呀！」冯居士答道。林居士继续说：「我看你还是去检查一下肝功能吧！这两天你的面色不对劲啊！」冯居士一笑说：「自从买了回广州的机票以后，心情和大家一样，总有点儿不踏实。我看咱三人到南普陀寺去打一堂普佛，求观音菩萨保佑，能够消灾免难，你们看怎样？」其它两人拍手表示赞同。

九月三十日，他们三人来到南普陀寺，拜见监院德辉法师，提出打普佛的要求。德辉法师给他们安排在十月一日凌晨四点三十分，早课随堂普佛。他们三人怀着十分虔诚的心情，届时来南普陀寺参加普佛。

打了普佛后，他们三人登上南普陀寺后山五老峰，眺望大海，埋在他们心底里忐忑不安的心情，顿时烟消云散了。冯居士的脸色也好看了起来。

三、飞机被劫持之后

十月二日六时许，他们抵达厦门机场，在排队领飞机座位的牌子时，忽然来了一人插在他们前面，领去十多张座位牌子，轮到他们时，领到的是第九排ABC三个座位的牌子。飞机于六点五十七分起飞，到七点二十五分时，空中小姐宣布这架飞机被劫持了，但是绝对保证各位乘客的人身安全。这时冯居士对他们说：「快念观世音菩萨，一定可以消灾免难。」于是他们三人，至诚称念观音圣号。小冯在闭目称念圣号时，心中历历分明，清楚地看见眼前一片光明，观世音菩萨现身其中。

约于九点十分左右，飞机在天空盘旋一个多小时后，燃油耗尽了，在广州白云机场紧急迫降。飞机一着地，全体乘客面露笑容，纷纷鼓掌。就在这一瞬间，飞机突然来了个急转弯，左边的机翼撞到了停在机坪上另一架飞机的头部后，又猛地拉起来，飞机后半部又撞上正在准备起飞的一架上海飞机，一声爆炸巨响，厦门－－广州的二五一○号飞机顿时断成两截。断的部分正好在十－－十一排之间。飞机头部翻了两个跟斗，摔在草坪上，燃起冲天的熊熊烈火。此时林居士喊：「小冯、小黄！」冯居士说：「快跑！」他们三人鼓足全身力气，飞也似地冲出火海，向飞机右边跑去。在他们跑开几秒钟之后，燃烧着的飞机，响起断断续续的爆炸声，霎时机场浓烟滚滚，出现一片火海。

四、沉思后的结论

十月二日广州空难的结果，伤亡是惨重的。厦门－－广州二五一○号航机，活着的约有十多人。除了他们三人外，其它活着的人大都是断胳膊缺腿的，这真是个奇迹。为什么会出现这般奇迹呢？他们三人经过沉思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信仰佛教，对观音的信仰尤为至诚。平时工作勤奋、心怀坦诚、助人为乐、热心公益。

（1）我们认为能够免除这次大难的关键，是十月一日在南普陀寺打普佛。因为在打普佛之前，我们心中总有一种黑云压城的感觉，打完普佛之后，心中豁然开朗，产生一种安全感。

（2）在知道飞机被劫之后，我们三人又至诚地称念观世音菩萨和阿弥陀佛的圣号。感应道交，不可思议。

可能会有人不同意这个结论，但他们三人都认为这是千真万确和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于十一月二十三日，他们三人又到南普陀寺打普佛，感谢观世音菩萨救难之恩。并表示在今后的岁月哩，一定要做一名大乘佛教徒勇猛地护持佛法，常愿利益诸世间。

五、清理机场时的发现

飞机燃烧后，清理机场时，所有的东西都化为灰烬，唯有冯居士带的《阿弥陀经白话解》《竹窗随笔》《缁素崇行录》，还有星云法师着的《佛光普照》等书，仍完好无缺地呈现在清理现场的人们眼前。当大家发现这一奇迹时，无不称道佛法之不可思议。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方》 安景
神罚
祸从口出十八板 臭脚向神摔一跤
谑问女仙阴户字 罚戴痒珠四十年

民国卅六（一九四七）年秋，余于役于粤东之澄海县主持警政，翌年转参县府莲幕（同今之秘书），得与社会科长陈群英君共事。陈君系本地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当时与余在同寅中均为年事最青者，公暇时相过从，倾谈话旧，甚相得也。

一日，曾为余述及其在上海暨南大学就读时，与同学三人逛游上海市城隍庙，见善男信女至庙膜拜者络绎不绝，因而言曰：「愚夫愚妇，率多崇拜木偶，遇事奚弗问我？或可获得答案。果城隍确真有灵，则尽可一显灵迹为我取信乎？」言竟与同学相顾哈哈大笑，旋即离庙他往；及晚归校，即感身体不适，继发高烧。初以为偶然在外感冒，就医服药后，竟多日未见痊可，且病况日渐恶化，中西医药罔效，辗转病榻两月，骨瘦如柴，已至支离不能自持。学校当局以陈病情严重，急电其家属派人到沪，护送返家求治。及抵澄城，舟车转折，病况益剧，寻且不能言语，已入昏迷状态，奄奄一息，胸腹微动而已。越三日，始复苏，见家人正围集榻前，桌上并点燃香烛金银冥纸，痛哭流涕，乃告曰：「免悲，我可不死矣！」并索水浆，且进稀粥。言当其昏迷不省时，为两似差勇者拘去，一前一后，随其步趋，时在夜间，城门已闭，竟能穿越不阻，内心深感奇异！沿郊外东门小路前行，两旁荒草杂树，清晰如平日所见者同。辗转抵一殿宇，即有身穿古装长袍、首戴峨冠、坐堂审问者，向其呵斥曰：「尔狂妄可恶已极，竟敢侮辱上海城隍府尊！姑念年少无知，从轻发落，体罚十八板以资薄惩！」言次，旁站两人越班而出，一则将其按伏地下，高声呼数目；另一执板者用力猛打，痛楚难耐；板停，将其推出叱令得回。言竟，犹有余悸！家人检视其臀部，板痕宛在，呈青黑色，月余始渐消散，而病亦告愈矣。

法玄小时家居，曾闻里中有酒徒林添梅者，恒酒醉进入三山国王庙内，睡于殿前神案，喜其凉爽清静也；胸臂坦露，足朝神座，常课矣。某日午睡初醒，倦眼朦胧间，见一衣着古大将军服御者，状至威猛，将林执起抛出庙外逾丈余，并厉声斥曰：「对人且不该如此无礼，神灵岂任你轻侮？下次如再如此无礼，决不尔饶！」林负痛兴起，竟尔寒热交加，抖栗不已，经邻右挟扶归，卧病数日始能下床，从此不敢入庙矣。

又有扶乩者，适何仙估降坛，有乡人许升聂者，为人尖酸刻薄，喜作恶他人为乐，见众诚心顶礼，心存顽孽，竟于手掌暗写「阴户」二字，捏拳前进，问何仙姑知其掌心之字否？乩书：「天地原始分阴阳，万物化生定乾坤。尔父尔母从此出，小子胎生经这门。天仙大悲悯顽孽，罚戴痒珠四十年。」书竟以乩击其额，初不知痛楚，但突长浮肉泡，大如帽珠，每值阴天风雨转变，肉泡迭痒痛难忍！就医敷药罔效，时西医割切之术尚少，虽数十年不稍消灭。法玄儿时犹偶曾于市街相值，乡人背后均呼为孽业，亦可异也！

夫神仙聪明正直，超然物表，与人无尤也；奈何俗子竟亵渎得罪，若神仙不略予惩戒，则不能显示其灵异存在，而狂妄者竟无忌惮而放肆矣。笔者每见世有得意忘形之小人，目无父兄、心无长老，荒唐可恶，甚复恩将仇报，以德报怨，攻讦毁谤，诋毁诬陷，诟贤嫉能，无所不用其极，自甘造业作孽而不疲，曾几何时？必尝恶果，未得善终，实不胜枚举。夫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此千古不易之理！奸恶邪伪，偶或侥幸而得意，适足使其下场之悲惨！横行作恶，以自欺欺人为能事者，要亦无伤君子于毫厘，故曰：「瑕不掩瑜，云不蔽日；奸宄丑伪，终得恶报！」究不待神罚而后知过也。
（林法玄《真实故事》
心中佛

有桩事我想了好久好久，虽然也曾告诉过好些朋友，但似乎还嫌不够，总期望有更多的有缘人知道。

民国卅九年（一九五○）十一月份随家父撤退来台暂住花莲，家父是陆军军官，那时的军人是不能常住家的，每月薪饷又少，陆海空待遇又不一样，尤属陆军最低，好些同船来台的眷属聚住在一大间日式房子里，每家分配一个半榻榻米，那年我只有六岁，大弟才一岁多，妈带着我们一双儿女挺辛苦的，那时候的医药没有现在发达，就在这时我不幸又染上了打摆子（疟疾）同时还出麻疹，那时也没有预防疫苗可打，身体忽冷忽热，那种冷热不是一个六岁小孩能忍受得了的，妈想尽所有的办法，吃药打针全不见效，任何土方、祖传秘方也退不了烧，椰子水、烤甲鱼等没有一样不试过的，依然冷热得直打哆嗦，就在那奄奄一息时，清晰的看见着白纱的千手观音佛远远的缓缓的由前上方飘近，随即摘下一双佛手置于银盘中端近我嘴边，盘中的佛手似蒸过，尚在冒烟（蒸气），蒸过的佛水只有少许一些些，只够喝一口，菩萨对我微微地笑，并用极慈蔼的眼神示意我喝下它（佛水）。

说实在的，那时我连张开口的力气都没有了，勉强张开小嘴，菩萨将佛水倒进我口中，又再昏睡。醒来时，奇迹出现，全身冷热全退，一身轻松，不药而
愈。我告诉妈我所见，妈说：啊！孩子，是菩萨显灵保佑你，当年在离开江苏高淳老家逃难时，我曾到城煌庙里求菩萨，请菩萨指点：「到底是带你出来好：或留在大陆外婆家好？」，结果是张上上签，「当然是带出来好」，妈再三磕头谢菩萨，立即许愿，把我过寄给菩萨做义女，并请菩萨保佑我等，一路平安逃离沦陷区，尔后也就平安抵台湾定居。
（向玉梅

夙孽记

平望黄景范，生于崇祯辛未（一六三一年），寓居南浔。于壬辰（一六五二）年二十二岁时，六月十九，头觉渐眩，二十二晨，忽头痛，即时倒地，昏晕中见一人披发流血，手持大刀，喊曰，还我命来。忽见老僧，右手执杖，左手持珠，喝曰，且住且住。其人曰，我受怨七十余年，今日相逢，如何住得。僧举手云，阿弥陀佛，饶人是福，怨怨相报，有何了期。其人曰，是是，奈我心放不下，如今不伤他命罢了。遂以手取舌，用刀割去。僧曰，罢罢，还他罢。其人曰，还便还，且待我恨气消。遂持舌奔去。僧将去，顾范曰，你还认得我么，我乃当初云栖老人也，你如今不必忙，百日内自有消息。景范醒，见众人环立，欲言不能，舌仍在也，惟喉胸略痛，别无他苦。夜卧，恍惚见一女子，窗外叫曰，你好睡也，手撒泥沙，觉遍身麻痛。忽有武士持白伞来遮，连夜如是。景范不知其故，武士曰，我奉觉王命来，手中所持，悉怛哆般怛罗也。景范思是楞严咒心，平日常诵，今或者宜诵咒乎。

明日，虔诚持咒，夜见武士持伞倍大。次日又持，但见伞。明日又持，至夜不见伞，并不见女子，遂每日默持，病虽未愈，亦无奈何。因一心省察过愆，尝忆老僧百日之言以自慰，至七月望日，延僧礼忏，询悉云栖老人即莲池和尚，在云栖设教。景范念切，至见于梦寐。时母忧景范病不
愈，问诸卜人，曰，有神明作祟，兼有心愿未完，景范思神明见咎，当斋戒省过，不宜杀生祈祷，反造罪。至于心愿，惟正月初曾梦一人云，汝夏秋间有难，若书莲经一部可免。欲书未果，遂拟八月初七书起。至夜，忽梦伊父向之流泪，遂欲以书经功德，仗佛神力，使伊父存则还乡，亡则超升，即择十二辛亥日，是伊父本命日书起，限九月二十九日而毕。乃于二十九日午后，忽心痛呕血，更余，忽觉身坠床下，见一老人，同一僧至，向景范笑曰，什么来由恋这苦本，你如今怨债已清，可同我到主人处走走。可静心听我诵经，因诵金刚经，一面闻其诵经，随其行路，诵完而心痛忘矣。

僧止步，谓老人曰，尔同彼进去，求掌簿人为他说明因由。遂入内庭，老人同景范跪阶下，见一人冕旒坐帐中，侍卫甚众，老人通说来意，有一戴大冠朱衣者，执簿至阶下，谓景范曰，汝欲知因果，可听我言。叫左右唤刘之麟，俄一人至，即割景范舌者，朱衣人曰，昔有刘大臣，号公超，家世北京，生于嘉靖二（一五二三）年，大臣有三子，长子之麟，金氏所生，将满月而金氏死。继娶陶氏，即生之宝，后生之茂，及长，父为之麟聘柳青臣女，又为之宝聘周氏女，柳氏色美而才，周氏丑恶而拙。及成婚，柳氏丑其夫，之宝嫌其妻，陶氏性悍而智，窥知隐情，常与柳氏言之宝美丽，设计使叔嫂通焉，周氏有言，柳氏闻之，饮周氏酒，腹痛，疑有毒，往诉陶氏，恐隐事泄露，乃以好言安慰，留饮房中，至夜半，忽以刀刺其心，埋之床下。明日，乃佯寻周氏不见。遂扬言随人私奔去了，之宝遂与柳氏日厚，之麟微闻其风，陶氏恐事败，匿之宝床下，佯与之麟议擒之宝，而酒醉之。陶氏忽扼其喉，叫之宝曰，下手下手。之宝遂砍兄头，与陶氏潜开后门，扛尸至二三里外，弃在街上，明日，路人多来相报，收尸归葬，竟不知其由。奴婢在房中走动者，之宝恐其泄露，或暗杀毒害。

后陶氏说其夫使柳氏与之宝成婚，婚后，家中百般作祟，禳祷无应，将及三年，之宝年二十五矣，一日，有僧手执铁杖，到门化缘，之宝以僧言奇异，乃引入内，问我家多怨鬼，师能治乎。僧曰，治鬼甚易，先当治心，心为万类之主，心邪邪至，心正邪灭。乃问如何是正心之法。僧曰，天理人心，四字明白，便是正心之法。又问如何作为，乃合天理，僧曰，但当平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宝低头半时，僧曰我来化缘，你若肯舍，诸鬼齐休，若不肯舍，未有了期。之宝问化何物，僧曰，柳氏。之宝曰，柳氏乃我妻子，如何可舍。僧以杖点之宝心曰，天理人心，你舍不得，他人如何舍得。之宝大惊，僧遂趋出，随出寻之，已不见矣。之宝乃独坐自思，深自悔过，欲到五台，访此僧，求自新法，父母不许。在家三月余日，鬼魅日盛，坐卧不安，遂决意欲行。

京西山有碧云寺，寺二僧，一曰云松，曾为之宝前母金氏拜斗念经，亦与之宝相识，乃到寺相寻。时碧严已死，惟云松在，乃邀云松同至五台，不见前僧，因留年余。闻云栖有莲池设教，乃与云松往游。莲池问自何来，之宝备述前事，且求忏悔，莲池乃教之忏悔，使行苦行三年，披剃刀，受大戒，取名大惠，云松改名大慧。大惠既出家，独住云栖十余年，直至崇祯二（一六二九）年，闻密云在玄墓，乃往问曰，不入惊人浪，难逢称意鱼，此语如何，云曰，这里无水又无鱼，说什
么惊人称意，遂有醒悟。回至黎山，二年而死，既死，来见阎罗天子，判官议曰，少年虽造大恶，终能悔悟出家，未曾说法利人，今去为人，有智慧而无厚福，大惠言，固不敢期厚福，但一生出家，未得大成，愿得长寿，以成其志。天子曰，尔年止该五五，今尔愿修行，其志可嘉，增为七七。大惠又言，我造罪累及父母，害兄嫂与妻，我愿救此数人，今不知皆归何所，愿我托生得近于彼，使得化导其心。乃命判官告曰，尔前母金氏，已托生沈氏，碧严、云松已为其子。尔父大臣，以平生之孽，堕为女身，因金氏一缘，托生为云松之女。汝今再当为其子。

陶氏受饿鬼报毕，今现为驴身，不可得见。柳氏受饿鬼报毕，托生为猪，又生为羊，又复为猪，方生三月，因其食少，乃让与母食，而自饥死。土神奏闻，天地以畜生能行孝道，使复人身，今已受女身，与你尚有五年夫妇。时判官言毕，即遣托生。今尔身便是刘之宝，害兄之时，万历八（一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故尔今年有此难，本当身死，以前生愿力得免，前妻周氏，万历七（一五七九）年六月初七日受害，旧年曾来为祸，但其受害，非尔之故，无深恨也。你今妻戚氏，前生以药酒害他成腹病，其怨未消，尚欲为难。尔兄之麟，怨气既消，亦将托生，以平生有孽，堕为女身，数该为尔妹之女。明年癸酉日当生，尔今宿业既消，但二十年来未曾精进，今去，当日自努力，勿退初心，莫为名利所败，莫为欲爱所缚，莫为意气所碍，

莫为宴安所毒。言毕，唤一童子取一金盒至，开盒取一花瓣，置景范口，即能言，拜谢毕遂问父亲着落，朱衣乃皱眉曰，尔父死久矣。景范乃言，曾有二番书信，朱衣曰，二番书信，一是你外祖所造，医生史完白知情，一是尔同宗人所为，尔父遭难，乃六世以前之孽，今生立心正直，死归神道，三月间升淮安城隍矣。尔但当存孝心，修行正道，日后得见。今尔母即前生之父，既堕女身，当劝他回心向善。尔外祖乃前生同伴，今又受恩，亦急劝他回头。尔妻以一念之孝，顿消淫业，得复人身，但福力浅薄，寿亦不永，教他急速返本，免来生重受畜生。尔弟虽无大成，亦守家之子，大略如是。

言毕，命童子引景范，奔走如飞，至牢狱数处，罪囚中有故识者，种种苦难。复至殿前拜辞，同老人出，僧在门外相待。景范即拜僧曰，承师引我至此，请问出处，僧曰，我乃云栖大庆，当年与你同事。景范曰，来时闻师经声，心痛顿愈，此乃甚奇，僧曰，经言心不可得，何可得痛。又曰，今去当行孝道，孝乃人之本心。若无孝行，他善虽多皆伪，必不成德，且神明忌淫，又当除淫。淫乃身心兼害，若除淫，则诸恶无根，修德易成，此二字乃升降大关头，修行起手处，尔当行之，然须求明师指点，住深山养静方好，若在家被尘缘汩没，便自误了，世间居尘不染的，能有几个。景范曰，是是，我谨受教。正言间，又人言大师到了，景范仰首见云中一老僧，端坐持珠。拜求教诲，师曰，南无佛，旁一人曰，承师开示，何不拜谢。景范乃拜之，师伸手劈头一下，云，记取。景范忽惊醒，乃天已明，所病顿忘，遂披衣起，与家中人说所见，随以笔记之。时壬辰（一六五二）年十月初一日也。

松陵钱德唯序略曰，景范父，瑞卿，名古监，邑庠生，即所称升淮安城隍者也。瑞卿赘于平望徐南川家，故瑞卿为平望人。乙酉（一六四五年）秋，瑞卿遇乱兵，被执以南，景范年十五矣，号泣思父，至呕血不食，南川恐其伤生，伪作瑞卿书慰焉，朱衣人所谓医生史完白知情者也。初瑞卿存亡，景范未审，而闻丧自朱衣人始，南川则再来云松是也。予里人吴文可，实嫂景范妹，即所云刘之麟为尔妹女。明年癸酉日生，今癸巳（一六五三）岁正月六日癸酉始立春，文可果举一女，益足见其不爽云。
　　此则因果，见陆丽京撰夙孽记。按□
陆圻，字丽京，清，钱塘人，顺治时贡生，早负诗名，为西泠十子之冠，着有从同集，旃凤堂集，西陵新语，新妇谱等书。国朝先正事略有传。
　　济佛之灵感
　　宋希尚教授

余于民国十二年，自美国毕业后，转赴欧洲大陆考察，足迹所至，遍历荷兰、德意志、比、法等国。因在旅途中，日间忙于奔走参观，夜间则执笔记录，致无寸晷，遂疏家报，初不料老父倚闾之望，殷之更切。吾父业商，参加上海慈善工作与虞洽老，翁寅老等相过从。时后马路有「济生善会」，从事于施医施药，小本借贷，义务学校，及其它慈善救济事业。会内供济祖佛像，朔望临坛，颇着灵异。某次，父以悬念游子，默叩归期，忽沙坛上呼名提示曰：「令子学成归国，可喜可贺！」疾书十大字，众为之愕然！盖吾父个人默祷，并未正式上疏，固无一人知其所问何事也。越半月，余平安抵沪，曾随父前往致敬，此身历之事也。
　　神仙白日升天

愚外祖母周氏，十岁时，亲见郊外山边，有一老道，头戴高冠，衣红袍，着绿裤黑靴，两手合拿，端坐龙椅上。须臾椅脚祥云腾涌，渐次腾空。以为奇，奔回禀其母。
　　母正沐浴，连忙着衣外出，邻居数十人，亦出观奇。

众目仰观空中，见五彩祥云一团，露出红袍一角，绿裤黑靴一只，身首藏云中，冉冉向高空飞去。
　　母子相告，直达吾耳，千真万确不待言矣。

按此情形，系神仙升天，非佛菩萨应化。初发心者，藉此证明有神仙，有神仙当然有佛菩萨。神仙者，轮回中之高等人也。（《出苦飞航》．何侃如说理诵经开导厉鬼不再缠身

一九七八年，有一天，一中学的校长来电，她是我的佛学老师，她告诉我她学校有一中三女生，似有被鬼迷的迹象，弄到满城风雨，全校的学生皆疑神疑鬼。她想请我看看那女生，看她是否有精神病或真的是被鬼迷。因为我是西医生，又信仰佛教，故很多时候佛教的朋友遇有类似鬼上身的情况，都会找我研究一下。

根据我佛学老师所说，那女生（姑讳其名，以下称之为王同学）二星期前突然听到一男子的声音，时在她耳边称赞她漂亮，很喜欢她，希望可以和她做好朋友。王同学还时会突然晕厥，不醒人事，时而发生在家中，时而在上课中，故时常缺课，同学们都窃窃私议，既好奇时又惶恐。更奇者是王同学很多时都能预知一些事情，例如她会告知正在她家中作客的同学，说另外那些同学正在途中前来，同学探问她途中那些人所穿着的衣服款式及颜色等，结果都很准确，根据王同学说，这都是那只男鬼告知她的。除此以外王同学于清醒时都与平常人无异。

王同学的家人也很担心，认为是学校有不干净之鬼物，故请求校长想办法驱鬼。校长为安定学生及其家长的心情，又不想张扬，故请了佛学班的一班同学作了一个法会，其间王同学亦有参予。

法会当中，王同学不停呼叫挣扎，时而哭泣，时而晕厥，状甚凄厉，似是缠绕王同学之厉鬼竭力挣扎，苦缠其身而不肯离去。参予法会的佛学班同学，看在眼里，莫不都啧啧称奇，深信王

同学确为厉鬼所缠。法会完毕后，王同学感觉疲倦，校长于安慰她之余，更送予她一串佛珠，嘱她勤加念佛，以祈庇佑。

第二天，校长问王同学有否念佛，王同学答没有，原来当她持佛珠念佛时，未及数声，佛珠竟自动断了，佛珠四散于地，王同学亦不敢继续念佛。

王同学初时每天只是昏倒数次，但至后期，每天晕倒十多次，更甚者是于后期晕倒时，王同学竟自以双手欲扼颈求死，故其家人更倍感忧虑。

校长眼见王同学之情况日益变坏，故来电给我，叫我代为诊断一下及如有需要的话转介给精神科医生。

我自小接受西方教育，未有接触佛学及玄学前，对鬼神之说常讥为迷信，后来于机缘成熟接触后，方知天外有天，神鬼之说，未能否定。

我听毕校长所述，初步判断王同学确有被鬼迷之可能性。我问校长王同学可愿意与男鬼断绝往来，因据我肤浅的了解，若当事人自愿与鬼为伍（例如假若王同学喜欢男鬼称赞她美丽及预告她一些人所不知的事），那么能够成功将鬼赶离的机会便会较微，因为人各有志，于不是太违反常理的情况，旁人是不能轻易插手的。校长答说据她了解，王同学及其家人均感不胜其烦，肯定希望能赶走男鬼。我于驱鬼全无经验，但我亦有兴趣研究一下这病例，于是答允会晤王同学。

次日，我被安排于校长室见王同学。陪同王同学的还有她的母亲及一该校的女职员。

王同学就读中三，相貌娟好，已长得亭亭玉立，唯是容颜憔悴，面色苍白。我问了她的情况，她都能很有条理的作答，并无任何精神不正常的征兆，其所答亦与校长所述相同。我问她与男鬼相处了二星期，她可会愿意将他赶离吗？她答说初时她也觉新奇好玩，但现在她感觉到自己体力日差，精神萎靡，深知若继续如此，后果堪虞，故亦深切希望能与男鬼断绝关系。

我建议她勤加念佛，以借佛力驱鬼。但她说不能，我问她何解，她说连校长送给她的佛珠也断了；我说念佛不需佛珠，心念便可以了。但王同学仍说不可能，我再问何解，她说她一念佛便会晕倒。我心中觉得奇怪，心想若真的如此，那真的要看看情况是怎样。于是我叫她尝试念佛，王同学虽稍微犹豫，但仍依嘱咐念诵阿弥陀佛。她刚称诵了二声圣号，还未及念第三声，已突然晕倒。我惊愕未定，王同学的母亲已比我更惊惶的大呼快救醒她的女儿。我虽是医生，但此情况却非医学一般的病例，我忽忙为王同学把脉，脉膊正常，但怎样叫她也不醒。这边厢王同学的母亲不断催促我快想办法，我于无法可想之余，唯有慌忙代王同学续念佛号。

怎料我不念佛号犹可，一念之下，本来昏迷不动的王同学突然眉眼紧锁，咿口露齿呻吟嘶叫，本来娟好的面貌变似狰狞，又强力左挣右扎，似闻佛号而感觉非常痛楚，更以双手握拳，交叉挡于眼前，其状似被强光刺眼，难以抵受。我以前看书，有说当人念佛时，佛即放光加持，看来此说不无根据。眼前之王同学，其状确似被恶鬼缠身，正与佛光争持。我于是念佛更急，冀图将男鬼驱离王同学之身体。我本无驱鬼之本领亦无驱鬼之意，但事至如此，亦非我所能预料，我亦唯有强暂充当，临急而抱佛脚。

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加速念佛，以为可以迫走男鬼，讵料王同学突然不再握拳交叉挡于眼前，她改为双手张开，用力叉向自己颈部，似要自行扼颈而死。其母见状，倍加催促于我，我更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王同学虽是弱质女子，但其双手叉向颈中之力则极大，我与该校之女职员共同竭力拉着王同学的手，但她仍强力挣扎不息。我期间方寸大乱，什么佛菩萨的名号及咒，凡我懂得的都用过了，但都只会令王同学痛苦的左右挣扎，始终不能将鬼驱去。

我当时想过叫救护车将王同学送往急诊室，但我当需陪行前往，我又怎样能将实情转告同僚而不为他们所暗下讪笑哩！但若不如此，又如何收拾此局面哩！

正在进退维谷之际，我忽然想到，既然王同学真的似被恶鬼缠身，那么恶鬼或可听到我的说话，我想既然硬碰不得，不如尝试跟他理论，劝他离去。

我于是对着仍在强力挣扎欲扼颈而死的王同学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相信你能听到我的说话。你既然已是鬼，你自然知道人死不是什么都没有的了，而是实有鬼，有地狱的，那么你自然也知道是有因果报应的了。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鬼殊途，你这样缠扰着王同学是不对的，你已身入鬼道，当知鬼道之苦，若你现时更作恶业，你将来的境况不是更惨吗？」说至这裏，本来强力左右挣扎的王同学平静了不少，眉目不再紧锁，口亦不再张开露齿而叫，狰狞的表情变得平静。我见到这样，知到那男鬼也不是不讲道理，似正在细心聆听，于是我继续说：「我不知道你跟王同学前生有什么恩怨，但无论怎样；冤冤相报何时了，你今时若能放过王同学不再骚扰她，一点善心，必能为你带来福报，更何况你常说爱护王同学，爱护一个人是不应让她受到苦恼的，是应该帮助她找到快乐才对。阴阳相隔，人鬼殊途，你们是没有结果的，你不如以宽大的心怀，就放过王同学不再缠扰她吧！」说到这里，王同学已完全平静，面貌回复娟好，似正酣睡。我见说理收效，而王同学仍未苏醒，唯有更找话题自言自语的继续说下去：「你身在鬼道，已知实有地狱，当知亦有天国佛土，倒不如你暂且放下儿女私情，听我诵二篇佛经给你听，你听罢好好的依据佛经修持，早点儿找过好的去处吧！」我于是诵了一篇《心经》，随着念诵小品《阿弥陀经》。这二经当时是我的常课，不用看经我亦可背诵得出。

《阿弥陀经》诵了约一半，只见王同学已渐苏醒。我嘱她继续躺下休息一会，继续念完《阿弥陀经》，然后回向给那男鬼。

王同学已完全苏醒，除略觉疲倦外，颇觉精神好了不少。她说完全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我这时才松一口气，为安全计，我安排了她住进九龙医院的精神科，并请我的同僚梁医生代为诊查。

梁医生为王同学作出了全面的检查，并无发现任何不妥，所有检查均属正常。王同学住进了九龙医院一个星期，期间表现正常，再无突然晕倒之情况。梁医生说若非我见证此事发生，他绝不信一个正常如王同学的人曾有此情况。

王同学出院后继续上课，一切正常，这件闹鬼的风波亦渐为同学们所淡忘。

由此次经验体会到，一切事情最好能以和平讨论互相谅解的情况下去解决。以力强行，就是合乎于理，亦未必是最好的方法。当然有些情况下以力强行亦无可厚非，但能可免则免。

两年后我参观该校的毕业典礼，再见到中五毕业的王同学，问她的情况怎样，她说已再没晕倒，虽然每隔两个月仍会听到那男鬼跟她说话，但再没称赞她漂亮，只是跟她说些做人的道理及告知她那一些朋友是对她有利或有害。她说她精神很好，也并不觉得那男鬼带来任何不便或烦恼。看到王同学身心健康无恙，更能完成学业，心中亦为她感到高兴。自那次后，我亦未有机会再接触到王同学。希望她能因这次的遭遇，启导她向佛理继续追寻。

（香港

一句圣号恶鬼飞遁

一九七八年，一天早上，护士告诉我刚收到一个电话，说邻近学校有一班学生晕倒，正在送来诊所途中。当其时有很多宗气体中毒事件。护士说大多是另一宗了。

及至学生被送到，却发觉原来并非气体中毒，而是有四个女学生被鬼吓晕了。据悉，有一班中二的女学生于小息时在洗手间内玩「碟仙」；其间有一同学甲见有鬼物，大呼有鬼，于是整班学生惊跑出洗手间。及后一同学乙仍感觉被鬼跟随着，另外有两个同学则什么也不见及感觉不到，但却吓晕了。

我先接见据闻见到鬼的同学甲。据她说，当她们在洗手间内玩「碟仙」至兴高采烈时，她突然见到有一男及一女鬼，伏于洗手间内的格厕的门顶上，俯看她们于地上玩「碟仙」。她看到了便惊呼有鬼，逃出洗手间后便吓晕了。

我问她可会是她的幻觉，她说她不知道，但她却很清楚的见到是一男一女鬼。我问她何以会认为那一男一女是鬼，她说他俩似漂浮半空，而亦只有她见到，其它同学则不见。

我于是安慰她不要害怕，幻觉也好，真的有鬼也好，事情也已告一段落，她不应再记挂这事。我给她解释了一会，她情绪亦很快平复。

我于是接见同学乙。同学乙没有见到鬼，但她却清晰感觉到有一只鬼从学校的洗手间跟随着她，直到现时仍跟着在她背后。我与她面对面坐，也即是说跟随着同学乙的鬼正面对着我。虽然那时是早上，我听见了也禁不住由心中生起一阵寒栗之意。反观同学乙，她虽是面有忧色，但却还很镇定。

我强自镇定的问同学乙，她为何这样肯定有鬼跟随着她。她说她不知怎样解释，只可以说她这个感觉非常明确。我问她害怕否，她说她是既害怕亦很忧虑，不知那鬼为何总是要跟着她，她心中极想他离去，但是她一路上也摆脱不了他。

医学可以对治疾病，但对同学乙这情况，却难发挥效用，我虽然信仰佛教，但我当时是以医生身份为她看病，若我公然以宗教说理，帮到她当然好，但若帮不了她，岂不会为人所诽议。我心念百转的暗下盘算应如何做。

我于是问同学乙有没有宗教信仰。她说没有。我问她父母可有宗教信仰。她说她父母有拜及供奉祖先。我问她可有拜。她说有。我问她家中随了供奉祖先外，有否供奉观世音菩萨。她说有。我问她既然有拜神及拜祖先，她对这些是否相信。她说并不相信，只是随顺父母而拜。我说你以前不信，但你现时感觉有鬼跟着你，你自然是信有鬼的了，是不是。她说是。我说既然有鬼，祖先及神当然亦有，你既信有鬼，亦应信有神，是不是。她想了一想答是。我跟着劝她不用害怕，教她可回家诚心参拜，以祈恶鬼离去。跟着我又问她一些关于在洗手间见鬼时的一些情况，她亦有条不紊的作答。我这样做其实是想分散她的注意力，来证明一件事。

跟同学乙东拉西扯的谈了一会。我回到正题上了。我问她跟着她的那鬼是否仍在。她断然地说不在了。我问她何以不在，她不是说由学校的洗手间发现有鬼到现在，那鬼不都是跟着她的吗？她说是，但那鬼刚才走了。我问她那鬼何时走了。

我跟同学乙说了这么多话，其实都是要等她跟着下来要说的答案。若她答得如我所料者，我便

信她实有鬼跟随着她，若她答不到我所期待的，我便不能下定论。我究竟在期待着同学乙的一个怎样的答案哩。

我问同学乙那鬼何时走了。同学乙想也不想的答说：「当你说『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我跟同学乙谈了不少于十分钟。期间东拉西扯，我只说过了一次观世音菩萨，就是问她家中有否供奉观世音菩萨那次。她能不假思索的答出那鬼是于我说观世音菩萨那时走的，可证她的感觉及所说不假。

为什么那鬼会于说观世音菩萨时走了呢？相信佛教徒都知道，每当我们一念称诵佛菩萨圣号时，佛菩萨便会即时给予加持，其光明即至，凡鬼物俱属阴暗，不能忍受此强光，故必然遁离。

我问同学乙那鬼既跟着她那么久而不肯离去，何以会于我说观世音菩萨时，突然离去。她说她不知何解，只感觉到当我说观世音菩萨时，那鬼便自她身后的门缝中隐去消失。她说她感觉舒服多了，那鬼走了，她才没有那么忧虑。

我亦感觉到同学乙开怀了不少，我再安慰了她一会，她亦释然离去。以后亦没有再听到那学校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过。

佛菩萨的大悲愿力，真的不可思议。只轻轻一念，便发挥了功效，同学乙于不觉间便得离苦。希望这次的经验能成为同学甲乙等人追寻佛理的助缘。

（香港

一念之诚 免堕地狱

前年的夏天，我陪母亲到中部，探望多年不见的表姨妈。一进门看见厅前供桌的正上方，供奉了二张地藏王菩萨圣相，相前香烟缭绕，颇有庄严的气氛。即合掌恭敬，向菩萨问讯，心中庆幸表姨妈已经知道拜菩萨了。礼毕，便问坐在椅子上的表姨妈：「表姨妈，您皈依三宝好久啦？」她神情愉快的笑着说：「真是感谢十方佛菩萨的加被，如果不是与佛有缘，我这老命早就入地狱了。」我不解其意，以疑问的眼光，望着表姨妈说：「是什么因缘，使您皈依三宝呢？想不到几年间，表姨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她凝视菩萨圣相，回忆着说：「那是几年前的往事，我到朋友家去拜访，发现她家供有一尊地藏王菩萨圣相，心中非常欢喜，我即不由自主的合掌礼拜，事后也就忘了此事。」她说：「每年无论什么神明的节庆，我们总要宰杀许多牲畜来拜拜。两年前农历的三月廿三日，正是妈祖圣母的生日，家家户户杀生拜拜。我们是大户人家，又是妈祖虔诚的信徒，当然杀的鸡鸭比别家多。办了二十来桌上好的荤菜，宴请亲朋好友，我心中自然十分高兴。心想，这回大宴亲友，总算尽到了我做信徒的诚意，妈祖会在冥冥之中，保佑我家。

大伙尽情享用，吃得好不开心；大概八点多，客人都已回家。我为了招待客人，呼上呼下，忙了一天；真是太累了，洗了个热水澡，就往床上一躺。但是不知怎的，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原本宁静的夜里，忽然雷雨大作，我心中突然惊惧起来。在隐约中，觉得室内充满了血腥味，又似乎听到嘈杂冤叫的鸡、鸭、鹅声，一阵阵飘入我的耳内。我想作呕，呼吸困难，想叫又叫不出来；全身感到瘫痪，辗转难安不知不觉的昏睡过去。

次日清晨醒来，只感觉浑身疼痛，四肢无力，动弹不得，两眼发黑，脸色变青，就这样生了一场大病，在病床上昏睡不醒，奄奄一息；昏睡中，我似乎掉入一个黑暗无底的深坑里。我惊惶、恐惧、恸哭哀叫，突然深坑的顶端，一道万丈光芒，直射我身，使我减除恐惧，而得安稳。一位面如满月，身披袈裟的出家人，从光中降下；拉着我的手，将我从深坑救出。随着沙门来到一处空旷光明的地面，他轻声向我说：「我就是你数年前在朋友家恭敬礼拜的地藏王菩萨！你因杀生罪重，牲群找你偿命，饶你不得，死后应堕地狱，受无量苦。因你一念之诚，瞻礼菩萨圣相所感，免堕地狱，受诸苦报。你现尚有余罪在身，从今日起，应至诚忏悔罪业，勿造杀业，当慈悲生灵，广行布施，行善积福德。」说罢即不见了。

醒来，我即将梦中的情形，说给人家听，大家半信半疑，不知是真是假。但看到昨天我重病的情形，能起死回生，可说是奇迹。此后我就到佛寺里皈依三宝，请了地藏王菩萨圣相回来供奉。每天早晚礼拜称念地藏王菩萨圣号，晚上恭诵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卷，回向冤杀的牲畜，早日超生善道，并从此不再饲养牲畜，宰杀生灵了。也时常供养三宝，听闻佛法，印赠正信的佛教书籍，广结佛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时常劝人为善。一家大小，生活愉快，并得到模范家庭的雅称，成为左右邻舍羡慕效仿的对象，我实在太高兴了，也非常的惭愧。」说到这里，表姨妈高兴的合不拢嘴。我听到她亲身经历的事实，及地藏王菩萨的示梦劝人戒杀，使我油然生起了敬畏效法之心。在此奉劝一般家庭主妇们，还是不要杀生拜拜的好，否则被你杀害的生灵，总有一天要向你讨命债的，那时你到了地狱之中，如果是没有佛缘的话，你怎么知道求地藏王菩萨来拯救你呢？

（转自《人乘佛刊》第二卷第一）

（一九八○年十月十日青荷〈灵异奇闻篇〉

八岁看见 关公显灵

我看过关公显灵，跟祂同时出现的尚有关平和周仓。

这件事追溯起来，已经有三十多年了，那时我才八岁，可是悠长的岁月，并没有消褪我的记忆，每当我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仍旧如此鲜明，关公的袍依然碧绿，周仓的脸黑如锅底，牙都洁白如玉，关平的神色是那样沉肃……那年我们全家由基隆搬迁到新竹，由于一时没有找到房

屋，所以便暂住在国民戏院对面的一家旅社（或者是国民旅社？由于时日过久，已经忘记它的名称），那时我们全家六口，连同几个由家乡带出来的远亲，全都住在二楼，好像占了四、五间房。

我小时候非常顽皮，每天打从一睁开眼便没有闲过，那时又没念书，所以带着比我小三岁的弟弟，整日里在旅社里跑来跑去，到处闯祸，使得看顾我们的外婆经常发出怨言，我的母亲于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便指派二个随我们家到台湾、当时年仅二十余岁的远亲来个「紧迫盯人」，一人服侍一个，绝不让我们跑出旅社去。

有一天，我领着弟弟躲在楼下一间空房里，避过那两个「追随者」的耳目，然后拖着他一直往楼上爬去。

我记得很清楚，那家旅社的结构是砖墙，内部的布置全以木板钉成，连房屋隔间和楼梯都是使用木材，而且是上好的木料，因为当时的感觉上，楼梯和地板都非常的结实，随我们怎么跳，都没有一点影响。

我拖着弟弟一直往楼上爬去，从一楼爬到了三楼，这才停歇下来，站在楼梯的顶端，探首往里面望去。

嘿！不瞧还好，这一瞧可把我看傻了，你猜怎么啦？敢情我看到那间屋里有三个怪人，每个人的脸色和长相都不相同，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白脸、另一个是黑脸。

那个红脸的人，蓄着及胸的三绺胡须，坐在一张太师椅上，两眼似睁似闭的望着窗外的远处，双手都自然垂落地放在膝上，一身翠绿的长袍，碧绿耀眼。

在他的左侧，站着一个穿白袍，脸色白皙而沉肃的年轻人，他的目光也是凝望窗外，手里好像捧着一包什么东西。

在那红脸老者的右侧，同样的站着一个身材健硕、脸色深褐的怪人，那个人长相真是可怕，两眼圆瞪有如铜铃，脸孔中间一个狮鼻，从鼻下开始，直到两腮，都长满了粗硬如刺的胡须，几乎把嘴巴都遮住了；他的手里则扶着一把长长的大刀，显得有些杀气腾腾。

由于楼梯的方向是在房间的右侧，所以当我从楼梯边探首入内时，首先便看到黑脸人，然后随着目光移动，我才看到了全部的情景。当时，我怔了一下，心中还在奇怪这三个怪人身上穿的衣服，怎么跟外面的大人不一样。

仅是一个念头闪过脑际，我便看到那个黑脸的怪人，转过头来望着我！接着便裂开大嘴、朝我笑了一下。

他的笑是毫无恶意，可是他们长相实在太凶了，脸肉牵动，两腮上钢刷样的胡须也在抖动，一张血红的大嘴里，有两排白森森的牙，衬着他两个有似铜铃的大眼，真是像妖怪。

我当时好像遭到了雷殛，耳内「轰」的一声，整个人都吓呆了。也不晓得失神多久，或许半分钟，或许有一个小时，我是吓得连爬带滚的奔下楼去，两个人都没摔跤。

那时，我的父亲还在部队里，所以我找到了我妈，立刻把刚才所见到的情形告诉她。也许我当时是被吓惨了，因而我在说话时，结结巴巴的，可说已经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我妈听了半天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当然，她不会相信天下会有这种事情，可是我竭力争辩，并且我弟弟也在旁帮腔，强调一切都是事实，我妈才在半信半疑的情况下，唤来我家的那两个远亲，要他们上楼去看看，到底楼上有什么。

我现在还记得，那两个远亲一个姓童，另一个姓汪。他们两个满脸古怪地从楼上下来，告诉我妈，说是楼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别说关公啦，连张椅子都没有了。显然，他们以为我在编故事骗人。

我当时非常的生气，因为大人不相信我和弟弟的话，可是要我再上去看看，我已没那个胆子了，只有气呼呼的回到房里去睡觉。

当天晚上我并没有做恶梦，不过那张黑如锅底的丑脸和嘶牙裂嘴的笑容却一直浮现在眼前，久久不能忘怀。

第二天早上，我的外婆不知道从那里找来了一张关公的画像，神秘兮兮的拿给我看，问我所见到的是不是这三个「人」？我那时才晓得我的确看到了关圣帝君和关平、周仓一同显灵，虽然关公的袍没有那样碧绿，脸没画像上那么红，但他绝对是关公无疑；画上的关平脸上毫无表情，我所看到的关平，脸色沉肃，两眼凝眺远方，似有无限哀伤；而画上的周仓是一种呆滞的脸容，那有我所见到的周仓那样鲜活灵动？他的脸虽丑，笑起来却毫无狰狞之色，反而觉得颇为和蔼。

不知怎么，此刻，当我回忆起那一幕时，心里泛起一股温暖的感觉，虽然关公、关平、周仓已

是距我数千年之遥，对我来说，却像是一个隔着一条海峡或大洋，居住在另一大洲的朋友或亲人一样，时空并不能隔绝那份思念的情怀，每当想起的时候，自有一股暖流自心底涌出。

那天，当我捧着关公的画像，大声嚷嚷的时候，我的外婆不住地合掌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我当时也不懂她老人家为什么要念这个，只是怔征地望着那纸关公画像在发呆。

当年，我不明白关公为何会在那儿显现，又为什么会被我看到，只因那时年龄还小，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依旧没能找到答案，所以，有时候我走进关公庙，站在里面默默地望着关公的塑像时，心中常会涌起这个疑问，并且有着强烈的好奇。

就由于那份与生俱来的强烈好奇心的驱使，我在当年见过关公后，隔了一天，就忍不住想要再度上去看看，于是就拉着那个姓童的大哥哥带我上楼去。

我第二趟上楼，什么都没看见，只看到那间类似大厅的屋里摆设的一张长桌，和桌上供奉的一个白瓷观音神像。

那座白瓷观音大约只有一尺高，是放置在一个玻璃框里，供桌上既无香炉，也没经书，此外，墙上也没贴上任何的神像，当然，更没有关公的画像。

我为什么会看到了关公、关平、周仓三位神只呢？对我来说，这仍旧是个谜，一个难以解释，可能永远都没答案的谜。
（原载《神秘杂志》四期．风中白
女儿度了我学佛
吴凤盛叶玉绵夫妇求女得女

那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埋头编写时，突然来了一通电话，原来是信众部法师告诉我，他将要带一对夫妇及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到大悲殿礼谢观世音菩萨。随后我提着照像机，赶紧跑向大悲殿。

一个面貌端庄，眉目清秀的孩儿，一副惹人怜喜的模样。这对夫妇吴凤盛与叶玉绵居士，抱着心爱的女儿，拿香礼拜，并娓娓地道出这段因缘－－这次有了这个孩子，说来真是奇缘，原先我太太怀孕时，来山上请问法师，希望得知这胎是男是女，法师告诉她参加大悲忏，求观世音菩萨吧！自太太参加了大悲忏之后，常常在观世音菩萨前祈求
－－希望能生个女儿，不然就要堕胎，结果，一日梦中菩萨告诉她：「这是个女胎，而且聪慧乖巧，对你们将会有帮助。」从此，太太见荤食便想吐，所以一直持斋念佛。今年九月，孩子终于顺利的出生了，是个女娃。而最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先前太太曾经吃堕胎药，却没有流产，非常感谢菩萨慈悲的赐予。这孩子，法师为她取名为－－吴慈观。

吴居士自称是个顽固而不信任何宗教的人，几次要陪同太太上山礼佛，皆突然身体十分不适而不能成行，有一次虽上山了，但进了大雄宝殿却差点昏倒，可是这次抱着小儿上山却安然无恙，他说：「是女儿度了我学佛啊！」《普门品》中云：「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的悲心，不知感化了多少人。
（觉世旬刊
化主施主隔世相逢

有个老和尚问佛无语，便黯然地离开寺院。廿五年后，返回寺院，蓦然发现佛陀显化字迹在斧头上……韩国广尚南道山清郡有一座寺院叫深远寺。该寺院的住持妙心和尚，每天祈愿请求佛陀保佑，能够重修破落已久之堂宇。回向的那一天，和尚梦见佛陀说：「你明日一早出门时，往村外走出去，向第一个遇见的人化缘！」和尚妙心得祥梦醒来，非常欢喜。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向佛陀告假之后，手上拿着化缘簿往村外走出去。可是，第一个遇到了邻村赵家庄的长工，看他的样子不可能有钱布施，妙心和尚正犹疑不决时，突然想起佛陀的话，于是走过去说明来意。长工听完了高兴地问和尚重修费用。
「约需一百两钱。」

「刚刚好，那由我来布施好了。」长工欣然说着，并向和尚要化缘簿写上。妙心和尚觉得太荒唐，说：「你有这么多钱吗？」「是啊！我在赵家做了四十年的长工，省吃俭用的存了这笔钱，想要娶妻成家，但如今我已有五十三岁，娶妻又盼何趣呢？」「功德无量。」于是，和尚跟着长工到赵家拿百两钱回来，就开始了重修寺院的工程。
但是，村里的人都嘲笑长工疯了，并谣传和尚骗取了他的钱。

在这时候，长工布施没过多少天，却得了重病躺卧在席，无法做工亦毫无金钱．赵家派人背着长工送到寺院来。于是和尚空出一间房间使他躺下，诚心看护照顾，且内心深信以他布施建寺的功德必能康复。又为他开始做一百日的消灾祈祷。

但开始祈祷没过几天，长工的病却加重去世了。妙心和尚觉得很无常，只有为死者虔诚办了后事。但，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佛陀不够意思，认为「那长工一辈子辛苦赚来的金钱全布施予寺庙，他得了重病却不得佛陀保佑，终致于死，可见佛无灵验。」于是拿了斧头到佛堂，向佛像

的眉间劈了下去。但斧头夹在额头间，和尚费尽气力也无法拔出来，真是尴尬不已，于是就离开寺院。妙心和尚云水流浪，到处参学精进，忽忽过了二十五年。虽然道业有了进步，但深远寺佛像的事始终使他耿耿于怀。

「至今，寺院可能成了废墟吧！不，或许早有人拔出斧头，重新供佛也有可能的！」如此地，妙心和尚多方面思考后，最后决定走一趟到寺院拜佛。

就在妙心和尚来到寺院的那一天，山清郡新上任的年轻郡守听说深远寺的事，觉得讶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去把它拔看看。」带了几个副吏来到寺院。

一看殿里佛像额头上，果然夹着斧头，「真是奇怪的事！」说着用手去抓了斧头，没想到斧头轻松地被拔下来，而斧刃上写有「化主施主相逢」的青色字迹。

这时候，妙心到前面郡守旁，具礼禀告有关斧头的故事前末。郡守听完，深觉神奇，更是发心拜佛无数。过了一会大家再注意到佛像额头间的破裂处已缝如原貌，发亮光明。于是郡守拜跪向妙心和尚，求说：「我在前生托布施功德，由一字不识的贱民，转生于好人家，至今又及第出任。请和尚不要离此地，盼望再次度我上进学佛。」从此，人们深感不可思议，对佛陀的礼奉更加前日。

（《普门杂志》李仁玉译

日月袈裟 神奇来由

韩国出家人披穿的袈裟中，有一种叫「日月光」袈裟，关于他的由来是这样的：

黄海道燃灯寺举行供养袈裟法会，信徒有人捐献袈裟布料，有人捐米或捐钱，随缘参加的四方信众往来不断，使得寺院门口热闹如同市集，也使法会盛况非常。

离寺院不远的一个村庄，有李春和一家，也捐了袈裟布，并和他太太到寺院参加多次法会。李春和是个善于射箭和开枪的打猎户，常常爬越高山峻岭的强壮身体和憨厚的脾气，使他养成了无畏的性格。当初燃灯寺的师父来化缘时，李春和为了后代子孙能够昌盛，得到富贵吉祥而捐助布施，但是当年轻的太太去寺院的举止却使他很不高兴。并且太太每次从寺院回来时总说：今天师父开示说杀生者受短命横死报，也难以养育子孙！

又说：「听说喜好杀生者死后堕于地狱，我们也改行耕田为生，好不好？」春和听到这些话很不高兴说：「天生万民皆有己业，若我不作打猎的话，怎么活下去？只要抓了一头老虎就可解决三年的粮食，叫我做农有饭吃吗？不要再胡说什么？以后也不准你再到寺庙去。」那天太太等丈夫出去打猎时，又到了寺院，法会结束后，随着邻家村妇多人一起精进拜佛，不觉中时间已晚，于是抱着不安的心在寺里度过。春和打猎回来，找不到太太非常不高兴了。等了整个晚上，等不到太太回来，他非常生气，强忍着马上跑去寺庙的念头，捱过了漫长的一夜。

第二天，天一亮太太很不好意思地回来说：「我因为拜佛而不觉时间已晚，因此在寺庙过夜了。对不起，请原谅好吗？」
但是春和皆没有回应，太太知道丈夫的脾气急躁，于是温柔语气道歉后，就到厨房准备早餐。

春和克制不住内心燃烧的妒恨心，拿了弓箭来，门缝中朝着手提着水、头顶着瓮，不知情的太太射过去。但是箭到了太太的身上，却自然地掉落了下来。

「奇怪？原野的鹿只也只要我一箭就毙命了……」春和再次向朝厨房继续走进的太太拉了弓。可是太太态度仍然安详自然地在厨房做早餐了。

吃过早餐的春和，一边觉得对不起太太，一边觉得奇怪，斩钉截铁地说：「从今以后，绝对不许你再到寺庙。」然后到外面庭院四周到处寻找自己射出去的二支箭。人没有被射中，箭头一定在周围才对，但是无论他怎么找总是找不着。

袈裟法会的圆满回向日到了，春和的太太想到寺庙里法会回向的庄严，心想如果自己捐助的袈裟能由自己来供僧就更圆满，左思右想，坐立不安的度过了一天。到了下午，燃灯寺的师父察觉到李春和家中没有半个人来参加，于是将他们捐献的袈裟亲自拿来，说：「这是你们捐献的袈裟，在法师披穿之前，要先给你们看一看。」春和很不高兴的表情，看着师父从袋中拿出袈裟。法师手拿的袈裟里，掉下来两支自己早上射出去的箭头，法师惊诧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春和的太太看到袈裟里掉落箭头之处破了两个洞，很担心的说：「是不是我没去参加回向，因此护法诸神怪罪我呢？」这时候，春和跪地流泪说道：「佛陀的神力真是不可思议，想必是佛陀为了教化不信佛法的我，而给予的方便开示吧！」于是和盘说出早上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

为了缝补两个破洞，于是前面绣了太阳，在后面绣了月亮，这就是日月光袈裟的来源。

从此，春和改过前愆，顺太太的话改猎为农，夫妻并成为精进修持的模范菩提眷属。

（《曹溪寺刊灵验录》李仁玉译

王六御进士与柔娘

相传北方多狐，南方多鬼，北方人狐通婚，南方亦有人鬼通婚之奇闻，早阅稗官小说之纪载，绘声绘影，辄目为无稽之谈，以为文人故弄玄虚，以姑且言之姑且听之心情置之可耳，固不必信其事，亦不必寻根问底，追究有无也！然而天下事无奇不有，往往所不信者厥有其事，余自

撰写真实故事以来，非凭传说而纪述，必经多方多人之考证，然后据实下笔，至其中情节，绝不加以穿插，求实而不失真，探源而杜附会，若询之以理，则非法玄所能解释而圆其说也。

粤东澄海县之莲阳乡（一称南阳）为王、杜、余、许各姓聚族而居，有王六御者，为前清秀才出身，人极诚谨，一日，忽家来一少女，自称名柔娘，与王有前缘，特来结姻好，王细察女貌娟秀，举止温雅而大方，且满腹经纶，通书博史，初由疑而戒惧，继渐由亲而生爱，日久鱼水相欢，恩爱逾常处无媒而结成夫妇矣。

王家巷口，为许姓土地伯爷庙，出入王家，必经伯爷庙，柔娘来时，为土伯所阻挡，再三恳请，说明来由，始得通过，越数日乃告王曰：「伯爷恩情重，不可无报答」，遂亲书横匾一方「幽明一鉴」四字，楹联一对云：「十三太岁十三月；两度春光两度秋」。制刻成，嘱人送挂伯爷庙，王询联意，柔娘曰：「天机不可泄漏，现在不明，来日自知」，迄今匾联依然挂庙中如旧，此一传奇性之事迹，辛大同老先生（现年八十有五），犹曾亲目见过。

夫妻居常，共同生活，一如常人，柔娘撰就文章数篇，嘱王熟读牢记，则来日自有用场矣，数年后，一日柔娘，忽向王告别，谓缘份已尽，必须离去，王询何日再可相会？柔娘答以「海不扬波」时即可重见，王六御不知所言何意？唯唯而听，数年夫妻，一旦言别，正如万缕柔情，难分难割，不免依依不舍，但闻柔娘一声珍重而远去矣。

满清时代，每逢子午癸酉之年，举行省乡试，由朝廷简派大臣分省区考试，并以赋税多少而定录取举人名额，是科王六御赴试而报捷，再试连登进士，而所考命题，正早日柔娘手笔，叮嘱熟读者，由是毫不费吹灰之力，窗下稿背诵熟记已久，瞬可写毕缴卷，文章超群，居然名列榜前，可谓灵异，而柔娘之通灵，早已先知，六御至此，始悟早日之所以要熟读者，实在助成其以后之功名也。

数年后，王六御畅游京都，一路回籍，取道福建省海澄县，路经妈祖庙，正在演梨，热闹异常，王亦乘兴而至庙一游，进内则见有「海不扬波」之横匾，细视妈祖圣像，亦极似柔娘面貌，正凝神注视间，妈祖手执之白纸扇忽然下坠，王俯拾而视，则所题诗句，正柔娘离王时之赋别诗，赫然惊愕，昏倒而去世。先是三天前，妈祖庙忽附身神童出神，谓其丈夫将到来，嘱善信备棺木衣服，并另刻男神像乙尊，与其配祀，至期果如妈祖所言，众皆信服，而轰动全县矣，传为奇闻。各地妈祖庙林立，香火亦盛，独海澄县有配祀男像。辛大同老先生（现年八十五岁），定居北市，少时曾投考厦门大学，据告亦曾参观海澄县之妈祖庙，且曾将赋别诗录存，惜以历经战乱，辗转播迁而遗失，为本文纪述之美中不足，笔者为搜集此真实离奇故事，邀同马天行作家专道拜访辛老先生，承其欣然其所知片断面述，故得纪成此篇始末，深致谢忱。

（林法玄《真实故事》

地藏开导 破镜重圆

大约在两个月前，发现丈夫的行动怪异，经暗中查访，方知他有外遇。心想，若不过份就不揭露此事，以免形成僵局，然出乎意料之外，事非单纯，他们已计划要逼我离婚。原本幸福和谐的家庭，因第三者的介入，使我们经常闹得不可开交，被迷得晕头转向的先生，为达目的，已无法控制他那向外奔驰的心。一日，我在佛堂拖地，他夺走拖把，逼打我非得答应离婚不可，为了孩子我不允，他立即反压我的脖子，企图以死威胁，于是在强弩之末之时，我万缘放下，称念地藏圣号，一心皈投地藏菩萨。或许是至心专念的缘故，一点儿也不觉得痛，倒是他却无故跰倒在地，而更加气愤。记得师父曾开示，吵架会长养瞋心，所以我不想吵，也不想告诉任何人，更不愿以眼泪来博取他的同情，每每悲从中来，想哭时，便到佛前求哀忏悔。

月底与几位居士到地藏院，参加地藏法会。来到大殿，想起菩萨的慈悲，不觉泪流满面。虔诚的忏悔自己业障深重，忽然看到地藏菩萨在对我微笑，原以为眼花，仔细定睛一看，是真的呀！内心不由地感到一股清流源源涌出。下午两点，庄严的梵音响起，大家有如共沐于清净的法海里，一片祥和。诵《地藏经》文至：「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深巨海，能障圣道。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纤毫受之。父子至亲，歧路各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深感因果不爽，无人能代受；宿业之果，应勇于面对承担；更自勉不再造新业、结恶缘；若真与先生缘尽，惟仰菩萨慈悲指点母子将来生存方向。也因此，内心即渐趋于平静。

法会当天，他和那女人一样到舞厅，半夜回来时却告诉我，有人催他回家，起先我没理会。一连四天都是如此，他甚至向我道歉请求原谅，我感到讶异，即请他到佛前忏悔。之后他提起，在舞厅有一个长得很高大的人，从他面前走过随即消失了，但听到耳旁仿佛有人低声劝他：「快回家，不要再和那个女人继续交往了，回去好好向她们母子道歉。」而对方也梦见有人告诉她：「破害家庭，使别人妻离子散，要负很重的因果，不可再执迷不悟……。」他们两人回想起来，心里害怕，于是自动分手。

我们这场家庭风波平息，真可说是地藏菩萨现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所感。先生因悟前非，今对家庭备加关爱，也常看佛书，更觉佛理乃做人处世，不可或缺之指南。

（一九九○．十．十 慧慈

托塔天王 转世陈诚

在土桥申家沟时，闻韩君言：陈诚为托塔天王转世，缘韩与陈为保定军校同学，星期假日偕往旅社休息，同学四人分开两个房间，韩与陈共一间，但韩与另二同学在另一房间闲谈，因回房取物，掀起门帘即见一身穿盔甲矮小（约二尺高）之人，手托宝塔站立房间中央，韩进则矮人

后退，退至床前便不见了，看床上则陈诚正在熟睡未醒，因知其为元神出现云。此足证今世之有社会地位者，其前世必有其来历，惜世人多迷于现前名利，不知醒悟耳。

（钟石盘《圣贤梦影》）

佛力无边 治病救人

我今年（二○○三年）二十一岁，前两年由于受母亲的影响，开始念佛。起初是因一时的新鲜，心中并无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但通过发生在二○○一年五月份的这件事，让我不得不信「佛力无边」这四个字的深刻含义。

二○○一年五月初，刚进入工作单位不久，与领导、同事之间关系相当融洽，正庆幸有福的时候，谁知厄运在悄悄出现。一向准时的「例假」（月经）与我捉起了迷藏，停五十多天。五月二十三日，身为Ｂ超医生的我，不得不给自己进行了一次体检：「片子显示在左侧长出了一个混合性肿块，大小是四．二乘四．八厘米。」这种病我见得多了，唯一能够解决的办法就是开刀。过了两天，我抱着一丝侥幸的希望去了大医院请老医师复查，结果那个肿块像吹气球似地又长大了，已达五．四乘五厘米，并且是实质性的。老医生对我说明：「根据生长速度，并非单纯性囊肿，最好尽快手术。」面对诊断，这手术是非动不可了，但是动一次手术，我家经济有困难。病魔天天折磨着我，百般无奈之中，母亲突然想到，赶快求助大慈大悲的佛菩萨吧！当时我只能苦笑，心想这么大的肿块，佛菩萨怎么帮我去掉呢？就算世上真有奇迹，又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但是事到这步，也只有听天由命了，所以跟着母亲爬上了龙潭坑小寺庙的西方三圣殿求佛菩萨，并带去一包茶叶求佛菩萨施药，我一边拜佛，一边心里想着等周末到医院住院动手术。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天天忧心忡忡地喝着那包茶叶水，母亲口中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六月三日上午，母亲陪我去大医院做Ｂ超复查，躺在检查床上，我的心已近乎麻木。

「你今天到底检查什么病？」医生问道。

「什么，子宫旁这么大的肿块你没发现吗？」我急着说道。

「你乱瞎扯什么呀！子宫附件正常，哪里有什么块？好了，你可以起来了。」医生的话犹如晴天一个响雷，把我头都搞昏了。我不相信，到妇科向医生讲述了这个肿块发生的整个过程，并且给他看了五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拍的两张片子，没料医生却说：「我坐诊这么多年，附件肿块见得多了，能够在半个月内迅速长起来又消失掉，而且是实质性的，这是不可能的。你肯定搞错了吧！」我还想解释什么，可医生已接待其它病人去了。当时我觉得像在做梦一样，满脑子都是医生的话「哪有什么肿块？」母亲知道后，直说这真是佛菩萨显灵！我仍然不信，又去了陆军医院找我卫校时的老师检查，结果一样，子宫附件完全正常。这回我彻底地相信了这全是佛菩萨的保佑，创造了人体上的一个奇迹。这次亲身经历，让我深信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佛菩萨的确在世间存在。他们不但存在，而且一直在无回报地救度世间苦难众生。

我作为凡人，要珍惜人间有限的时间，一心向佛，与人为善，多做好事，牢记举头三尺有神明，心心向佛，声声念佛，以求得更大的法益。

（作者：史一真．中国

佛法无边 大士救难

有一位自称「小花猫」的青年资本家、香港澳洲都有事业，业务发达，家乡福建盖了华宅，由于他母亲笃信观音菩萨，故特请巧匠在三楼大厅造了观音堂；一九六八年他接老母亲来香港奉养，自必须另外托台湾友人置了一套观音像，先送往台湾佛寺开光，然后请到香港，供奉在他家厅堂中，老母亲不论居乡、或是在港，每朝第一件事即是给观音上香，观音诞辰则茹素，数十年如一日。

自此节录小花猫原文以期存真：「一九七二年忽接福建舅父电报谓小花猫外祖母病危，着家母回乡见最后一面（舅父意在家母回乡，殓葬费即可迎刃而解），家母接电，次日即启程赶回福建，先回自己家中，向观音禀报外祖母病危，祈求观音拯救：随即赶往外祖母家（即舅父家），那知刚进门，已在弥留状态的外祖母忽开言道：『快摆香案、清果上香，吾女带观音妈来了！』舅父等人立即照办，家母进入外祖母卧房约三刻钟，外祖母即霍然坐起，言谈一如常人；据家母云：『外祖母告我道：「你一进大门，我就见到你家供奉的观音妈与你同来，然后观音妈进房，用拂尘在我身上扫三次，我即坐起来了。」』外祖母直至一九八○年才寿终正寝。」以上完全纪实，大士医病只用拂尘，既不用药，更不开刀，再者，笔者认为大士佛法无边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有「分身术、缩地术、天心通……」之类基本法力，否则世界五十三忆人，大士假如分身乏术，怎能到处及时寻声救苦？看来「三国演义」诸葛丞相陇上割麦用缩地术（司马懿快马追不上四轮手推车），以及「西游记」孙大圣大战灌口二郎用分身术（拔一把毫毛变出无数小大圣），都是真有其事了；再者，时空应是「牛皮糖」，长短由之，「刘阮入天台」故事，以及抗战前江西某银行吃年夜饭，请来法师表演千里外用真钞向上海购物，半小时内购齐，且有上海大马路四大公司发票为凭，均是不可思议至岂有此理也！

吕纯阳老祖两度愈我沉疴纪实

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于上海及五十二年（一九六三）于台北，笔者先后曾两次患不治之症，均幸蒙吕纯阳老祖降驾救愈，两度再造大恩，未敢或忘！今为感恩，谨将经过详实缕陈，以供读者诸君参考。

一、愈我胸腹胀满不能进食症

民国廿七年春，余奉父母之命由原籍无锡县返回上海，住静安寺路跑马厅大自鸣钟对面梅格路

十八号（宝隆医院隔壁）。冬患重病，时寒时热，四肢无力，胸腹胀满不能进食，每二、三日勉啃苹
果二、三口（不足一片），医药罔效。如此，呻吟病榻八十余天，全身瘦成皮包骨，背部左右肩胛骨及左右髋骨因久仰卧（不能转侧）溃烂。自忖恐不久世，万念俱灰，暗然泪泣！

时（约午后三时半）楼梯上来一人（余住二楼，房间正对楼梯口），年约四十许，形貌清臞，发半寸许圆平头，脸型长方，身材颀长，穿土灰黑布单长袍，足着土灰布单袜，穿土灰黑布浅口薄底单靴。渠不待招呼，直奔余之床前，随之俯身略作观察，便伸双手抚摸余之头额、两眉、眉心，鼻梁，以及左右面颊，并自语曰：「三十六，三十六。」稍顿又曰：「好了！」，嗣复郑重嘱余曰：「牢记，三十六！」，说完转身飘然下楼而去。时余忽觉病已痊愈，惟腹中饥饿之极，乃大声呼「饿」！于是复经医师检查曰：「病已好了，必须好好调养！」之后，约月余即复健康。

二、愈我食物中毒医药罔效症

民国五十二（一九六三）年，余于自立晚报社工作（社址：台北市长安东路一段五十八号）。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余应邀赴三重埔友人杨凌峰兄家饮宴。席间凌峰兄之父母殷殷招待，首先请余喝酒（清酒），继
即各挟大块鹅肉置余碗中，曰：「王先生，请！」余见鹅肉骨中尚有鲜红血水，暗自滴咕；然以盛情难却，复思「人皆敢食，余何惧之？！」乃箝起食之，又因半生不熟嚼不碎，故囫囵吞之。然当时 即觉腹中有些不适，乃匆匆食了半碗油炒米粉，告辞回社（余住报社）。

凌晨一时许，余酣睡中突腹痛惊醒，痛如绞割，急欲如厕，双目竟发黑不能视，摸索中失足从二楼梯口跌滚至地。时惊醒江西籍管门张某（不悉其名），乃请其背至厕所；约泻下半盆淤黑血；之后，双目略见光线，腹痛亦稍减剧。九时至荣星医院（自立晚报社特约医院）就医，一连数日，病未减轻，甚且加重，复请中医诊疗，亦属无效。如此，日甚一日，视太阳如暗红色球，约两周已奄奄一息。自思：「啊！为了国家、民族、参加抗倭、戡乱，数十年来颠沛流离，迭遭灾难，均蒙 上天庇佑，得以幸存，此次恐难脱大劫？！」至是万念俱灰，暗然泪下！

时（约午后四时半）楼梯上来一人（余住二楼，房间正对楼梯口），正是廿五年前于上海愈我沉疴之人。渠形貌如前，毫末未变；面含微笑，飘然向余行来，伫立于床前约一步处。余暗忖：「这恐是个鬼，或是个妖？上次救我，这次恐是找麻烦了！」余思及此，甚是惧怕，不敢看渠；乃迅将被褥连头蒙住并闭起双目，然竟仍是看到；乃再加双掌掩遮双目，亦仍复看到！正惊恐间，突见渠跨近半步，俯身伸右掌，透穿被褥（被褥犹虚，无拦遮作用），直按
余胸前右人字
胁骨转角处，随之按摩；所谓「按摩」，即以手掌按着旋转移动。当甫按摩时，所按之处即觉奇痒，按摩由缓而速，痒亦随之扩大、加剧、愈速、愈痒、范围愈大。约一分半钟，全身自人字
胁骨端，而五脏、六腑、胸腹、背肩、臂腿首、手足毛发，以至手足指甲等均无不奇痒澈骨，乃拼力以右手掀起被褥向渠抗拒。然被褥甫掀起约二尺，即觉腹中（胃右前壁）坠下二块东西，顿即全身一舒，双目一亮，病已霍然痊愈！时，但见渠已退站原处，整个人从头至足逐渐转为透明，竟如水晶无异，可看穿其身后一切，约一分钟始逐渐化淡而至于无。至此，余乃惊觉渠为大罗金仙，然已杳无 踪影矣！

三、两度愈我沉疴之人乃吕纯阳老祖

余第一次沉疴痊愈，当将遇救经过告知家人及医师，咸不置信，并认为是眼花或梦境，因均未见有此之人出入。余则反问曰：「余患病医药罔效，何以霍然而愈耶？」其后，余以为愈我之人可能是个鬼。所谓「三十六」恐是我大限之期（即三十六岁是我的死期。实际我三十六岁平安无事）。民国三十九（一九五○）年春于香港遇胡庸先生（三十四年抗倭战争胜利后湖北省黄陂县首任民选县长），余告以前事。渠认为愈我沉
疴之人不是鬼，而是仙；因鬼阴气（阴湿之气合成），属阴性，无体温，更无可能显现真人之形质；而「三十六」或是隐语。由是，余复以为，从救我之人发型（圆平头）、衣着衡之，可能是民国后新修成之仙；然此仅属揣测而已。

当第二次沉疴痊愈，由于救我之人所显示之不可思议的神迹，余确认渠为大罗金仙，唯不谂其究为何人。余先后两次沉疴蒙救愈之事，凡与余相处稍久之同事、戚、友，余均曾言之，甚少有人置信。民国六十七（一九七八）年秋与宋今人先生（籍江苏省无锡县与余同乡，于台北市林森南路四十六巷五号经营真善美出版社）谈及前事，渠曰：「三十六岁是阳数。」余曰：「三十六岁是阳数。」盖余略谙八卦阴阳、五行、数理之学。余与之闲聊约时许便告辞返家，途中忽忖及：「三十六」是阳，两遍是两个阳；两个阳是阳而加阳，阳而加阳是纯阳。又两遍是两个口（语出于口），两个口是吕。上下联于一起是纯阳吕，倒联于一起是吕纯阳。「啊！原来是吕纯阳！」余思至最后恍然大悟，不禁惊啊出声，所谓：「三十六，三十六。」「牢记三十六！」，不只是谨固真阳，犹隐含
吕祖名讳。是以余自此认定两次患沉疴而两度救愈我之人是
吕纯阳老祖。翌日余将此意告知宋今人先生，渠亦同意此解释。于是数十年之疑窦豁然大白（揭开）焉！

忆，余第一次患疾蒙救迄今已四十三年，而第二次患疾蒙救亦倏忽十有八载。余之生命得以延续并如有所成就，皆吕纯阳老祖之恩泽所赐，诚不知将何以为报耶？！

（王镭六十九．九．廿三

我看见了一位神仙
屏东退休警官 吴树屏

记得在农历六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修行成道纪念日那一天，我当时尚住在屏东市东山寺左后方巷内，当日下午约四时卅分，我由办公室正骑车回家时，刚转过忠孝路林森路圆环，突见对面约卅公尺左前方处，缓慢走来一位身高约一六○公分，头发、胡子各约五公分长，且已半白，面色略带黄，双眼平视，上下着黑色衣裤，足穿黑色布鞋，上身是卅年代大陆流行的七个白布扣子布衣，下身穿的是五十年前普通迭腰式长裤，年约六十多岁的老者，我当时目睹后，立即直觉此人之衣着在台湾未曾见过，与众不同，两眼前视，目不转睛，面带慈祥，双手摆动轻微，因好奇、立即将车速减至最慢，同时详视并自问－－「这是不是人」？又想──「是人的话，现在已无此衣着，形象态度又与现世人不同，难道是位神仙吗？若是，我何能看得见」？又立刻想出一辨别方法。此时离转弯处约有卅公尺，如与之走过后再回头看，若是看不见了，他就是位神。如仍能看见，他就算是个人。结果走过后二秒钟，我即转头回看，却未曾再看见这位老先生，一刹那，此位老者一下子便消失了。按时间计算，老人家不可能已转过弯，此时又想，反正不会看到神，可能是一个人。不管他啦！家里还有朋友在等我，即刻又加速骑车回家了。

返家后，此事已完全忘记，直至约十天后，我与当时的县议员范玉书，一同到高雄市楠梓，向一位年龄已八十多岁，双眼失明，守身未嫁的老神婆，请教一些事业经营之方针，及如何进行始可达到圆满之境……问题，请问完毕后，准备起身要离去欲返家，尚未起身时，突然那老神婆向我说：
「那天你看见的那位是神，不是人」。
因我早已忘记，就立刻向范议员问：
「你有梦到神吗」？
不等回答，那老神婆即说：
「是你看见的，不是作梦」！
我即回答：
「我没有看到」。并向范议员：
「你有看到神了」！
那老神婆立即又说：
「是你在一星期前的一个下午看到的，不是他，你怎么忘记啦」？
我即笑着说：
「我不可能会看到神，不是忘记」。
那老神婆便带有点气愤的说：

「我顶拜神明已有五十多年，从不曾把有的，说成没有，把没有的，说成有。」说罢后不再问！即赶我们二人快走，并且说：
「回去！回去！想想就有啦！」
我即一边起身，一边也不客气的说：
「没有就没有，没有的事能想起来吗？」
说着，我和范议员皆感奇怪的离开那一位老神婆所住的一间小房。

直至一星期后，我捉到了一个窃盗嫌疑犯，在办公室，从九时一直至下午六时许，中午未曾休息，我有些疲累，就将那人带到值日室，欲半躺着继续谈问，刚坐到床上还未躺下时，突然间想起了我看见那位与众不同，不敢肯定是神还是人的那位慈祥老人，并即刻又联想到楠梓那位八十多岁，双眼早已失明，因顶拜神明治病，指点迷津的老神婆，而肃然起敬。并想，神就是神，人就是人，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极为分明，我看的若不是一位神仙，她何能如此肯定，我一再说明没有，她硬极肯定的说我忘记，回去想想就有的话。她对所顶奉神明的话是如此相信和肯定，等于是她亲自目睹一般，能不令任何人都感叹、感动，更相信天下确有很多神、鬼、仙、佛。从那天下午起，我更坚决相信自己，确确实实是看到了一位慈祥的神仙。
范玉书议员，现在仍住屏东市，他是这件事的有力证人。以上绝无虚言。
（摘自《天音杂志》一九九三、三、一
决科要语 立心格神

休宁有一儒士，程其姓，学圣其名。师事洪甲，颇明道理，立心操行无谄曲。中年以后，游神冥府，职雷部判官。言人死期，月日时刻不爽。或一树当击，亦先与师言之，无不验。然止对洪言，即他人弗与闻。

洪因自审究竟，对曰：「先生今世禄薄，但冥府重先生，将以先生为阎君师。」洪笑曰：「果尔，吾便为之」。

是夕洪遽困顿，仆者见庭下，如官吏立者数员，良久却去，洪亦安。达旦学圣至，谓洪曰：「先生知否？冥府闻先生便为之语，遂遣使者迎先生。予谓先生戏言耳，期尚远也，乃召还。」前后所言于洪者，洪多不泄，惟潘雪松，祝石林二人，素与洪好，皆积学，逾强而不第。

洪问学圣，能知是事否？对曰：「此非吾职，然可托稽也。」居二日，告洪曰：「潘公中癸未榜矣，祝尚未在。」癸未雪松果第。洪又命为石林稽之。

学圣对曰：「天榜未定，待定乃可。大凡春榜定于先年之十月，秋榜定于当年之正月。」洪记

其言，至乙酉之十月，又命之。

学圣报曰：「见两榜矣，上丙戌榜也，无祝公。次己丑榜也，有之。虽然，两榜之中，尚有挪移增减，此又待揭晓乃定。」洪问其故。

学圣曰：「冥中议论阳间人善恶，何止月旦评哉！平生为善，忽有一念之恶，神即恶其秽；平生为不善，至此猛省痛改，神即鉴其馨。至于科甲一事，专属文昌，凡能文之人，咸登其籍。宁独本人心行，毫不可隐；虽其父祖曾高之一善一恶，皆籍注也。又宁独其人善恶之大者不或遗，虽其隐衷微念，片语细行，皆洞悉也。以此比较轻重，酌量去取，无锱铢少谬。有其人不善而乃第者，因其祖父之德胜也；或善人不第，则祖父之德不足也。有其人浪荡欠检束；乃其心中鲠直无毒肠，却乃取；或循循有执持，外貌虽善，中情不直，多见弃。有已上榜而忽除名者，新念不吉也；有本无分而忽有分者，新念迁善也。天家考察，曾无顷刻之停。今两榜正在挪移之间，吾能知祝公之有分，而不能知戌丑之所定也。」石林至己丑乃第焉。雪松为予年友，冯开之所取士；石林则予拔之。一日过石林，备闻诸语，予乃有警于中。

忆予年少时，受举子业于先君，常听讲至夜分，不寐待旦；至发挥于文字之间，呈之以欢先君。又见先母多病，每夜须人静，出天街上，叩祷愿早登第，及吾亲见之。是时念念惟在爱亲，无他念也。

予登乡榜时，年二十有一。其后累赴春官不第，乃奋然曰：「得非吾念头有差乎？」乃于佛前，朝夕默祷曰：「有如志富贵不志道德，为身家不为生民，上负吾君，下负吾亲者，神明鉴之。」盖三年复第。

今以程君所言冥事睹之，予亦有暗合焉。抑非独予也，凡登第有盛名事功，磊磊落落，轩重人世者，其立心自治，咸有大愿于中，而未尝轻以语人也。予何敢轻语人也，予何敢轻语人哉！夫场有余粟，则鸟呼其群而共啄；野有美草，则鹿呦其类而共食，其性然也。今士人，吾同气也，予有所闻，宁忍不以告乎！予是以次程君之语，及予所警
于中者，以为诸士告，俾悟决科之道，以立心格神为本，而博诵作文次之也。
（明．杨贞复〈决科要语〉
灶王爷挡驾的故事
——顾维钧生前谈灵魂传奇

我国杰出外交家顾维钧博士于民国七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在纽约逝世。他是中国外交界的奇葩，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之后历任我国驻法、英、美公使、国务总理、外交总长等职。

民国七年，顾博士代表我国出席巴黎和会，在开会期间，为山东权益慷慨陈词，一鸣惊人，展露了他个人的语言天份与政治长才，也博得了和会主席及与会人士的一致叹服。

顾博士是杰出法学家、外交家，但他对于鬼魂、幽灵、第六感等许多超自然现象仍抱有浓厚的兴趣。虽然科学家们大多数认为鬼魂之说是迷信，但他认为不尽是迷信，总有一天灵魂现象将会被解释明白。

顾博士从海牙回到纽约，在友人为他设宴洗尘席间，他曾对好友们叙述了一件亲身经历的奇妙故事。顾博士说，他在七、八岁时，跟随祖母住在江苏青埔。

有一年，他的祖母病得很沉重，眼看就不行了，全家人都非常着急，他们兄弟更是彻夜都守候在祖母床前。到了半夜，小兄弟俩正昏昏欲睡时，忽然听到祖母在说话，他们急忙奔到祖母床前，只见病了将近月余不能说话的祖母，居然喃喃地讲起话来，更怪异的是，竟然不是祖母平日的口音，而是一口流利的京片子（顾博士是江苏嘉定人），于是他们仔细地聆听祖母到底在说些什么。
老祖母叮咛烧纸钱

「阿二、阿三（顾博士兄弟的乳名），牛头马面来捉拿你们的祖母，可是灶王爷不答应。你们赶紧下楼，到厨房去拿一口大锅盖在地上，然后在天井里烧香拜拜、焚纸钱，并把家里的大门打开，迎接你们祖母进来。」这件事虽然很蹊跷，可是顾博士当时年幼胆怯，也不敢不照着话去做，只好硬着头皮，一面发抖一面到厨房将锅取下，上香烧纸钱后，急急忙忙把大门打开，又飞快地关上，深怕跑进了什么妖魔鬼怪之类的。

等他们又飞快奔上楼时，只见祖母已经在床上坐起来了，嘴里还不住骂他们兄弟做事草率，门关得太快，害小脚的祖母在门口跌了一跤。歇了会儿，祖母又说：「我赶路时，弄脏了绣花鞋，你们赶快帮我把鞋脱掉。」其实祖母睡在床上根本没有穿鞋。可是他们还是象征性地在祖母的脚上摸了一把，好像替她脱鞋一样，他们的祖母也就满意地睡下了。
鸡毛报丧证实前言

才睡不久，他祖母又忽然坐起身来焦急地说：「哎呀，糟糕！刚才小鬼们没有捉到我，听他们说，好像又回头去找姊姊去了。你们赶紧派个人去瞧瞧啊！」因为顾博士祖母的姊姊住在距离三十里外的邻村，大家就安慰她老人家早点安歇，明儿个一大早再找人去打听。
没想到第二天刚破晓，就有人在急急地敲门，原来是一位拿着鸡毛信来报丧的。据来人说：顾

博士祖母的姊姊本来好好的没有病，昨晚深夜时忽然大叫一声，说：「这样子就去啦？」不久就断气了。顾博士全家听了不胜骇异，才相信昨天夜里他祖母说的是真的。

顾博士说：这是他亲眼所见的事实，不由人不信。他并感慨地说：「宇宙之间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那都是不能以科学的眼光去衡量的！」（摘自中外杂志．陈祖权

身随心转 乳癌消除

在我学佛修行的经历中，曾经有一件事对我的影响颇深，启悟很大。

那是在一九九七年的春节，大年初一的早晨，我去上海玉佛寺进香拜佛，在排队等候进寺的时候，有一位大约四十多岁的妇女，在向大家散发《观音大士白衣神咒》。我想，这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就向她请问：「大嫂为何要发这《观音大士白衣神咒》？」她回答说：「我是还愿的，感谢观音大士救了我一条命！」我好奇地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能说给我听听吗？」「行！」她爽快地回答。于是娓娓地向我说了起来。

「我在几年前的一次妇科检查中，发现患了乳房癌。当时简直吓呆了，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我年纪还轻，而且上有老、下有小，如果有个万一，我一家人怎么办？我脾气本来就比较爆，这样一来，就更火爆了，心情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有时一个人时，偷偷地流眼泪，唉声叹气，人也更见消瘦！」「现在你气色很不错么！」我说。

「是啊！后来一位小姐妹劝我：去求求观世音菩萨吧！于是，我就来到玉佛寺，家里也供奉了一尊观世音菩萨。再后来，寺里的师父教我多做好事、与人为善、慈悲喜舍。我想，我一个女人家，能做一些什么好事呢？我这个人非常喜欢清洁整齐。过去，如果丈夫或儿子把东西随手乱扔乱放，我就要开口乱骂！看他们做这做那，总是不顺眼、不称心，总是烦恼不断、抱怨不停！如果隔壁邻居扫地，把垃圾撒在我家门口，我也要乱骂一顿才出气！我想，我要做好事，就从这里开始做起吧！」「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是这样吗？」我问。

「对！就是这样。」她继续说：「从此以后，我丈夫或儿子把东西再随手乱扔乱放，我也不骂了，总是默默地把它们放好。隔壁邻居扫地，把垃圾再撒在我家门口，我也不骂了，总是默默地把它们扫掉。起初，每晚睡在床上，还数一数今天又做了几件好事，后来也习惯了，不做一点好事，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不是味道。」「说来也怪！」她歇了一下又说：「后来，丈夫和儿子也爱清洁整齐了，隔壁邻居们也注意保持公共卫生和整洁了，他们待我都很好，再不像过去那样回避我、怕我了。我非常高兴！心情非常舒畅！当然，该治疗的还得治疗。再后来，乳房肿块就慢慢地消失了，我的病也就好了！」说到这里，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能不感谢菩萨吗？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她走了。我望着她的背影，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我想，无论如何，除了应当的医疗之外，心情状况的前后转变，无疑是她病愈的一个主要原因！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烦恼界转变为安乐界，唯在一心而已！

我想，她供奉了观世音菩萨就信，听了佛法就发愿而笃行，难怪如此迅速地就见了成效。这不只是我，恐怕也是很多将佛法挂在嘴巴上、写在纸面上的人所远远不及的！

我还想：「烦恼即菩提」，说得多好啊！没有挫折，哪有成功？没有烦恼，又哪有菩提？当然，其转化的条件必须是去除我法二执，转识成智。

从此以后，每当我在学佛修行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或障碍时，或放松或懈怠时，我就会想起这件事，会想起那位女士。

（作者：雨祥．中国）

俞净意公遇灶神记

明嘉靖时，江西俞公，讳都，字良臣，多才博学。十八岁为诸生，每试必高等。年及壮，家贫授徒。与同庠生十余人，结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杀、口过，行之有年。前后应试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聪秀，左足底有双痣，夫妇宝之。八岁戏于里中，遂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仅存其一。妻以哭儿女故，两目皆盲。公潦倒终年，贫窘益甚。自反无大过，惨膺天罚，年四十外，每岁腊月终，自写黄疏，祷于灶神，求其上达。如是数年，亦无报应。

至四十七岁时，除夕与瞽妻、一女夜坐，举室萧然，凄凉相吊。忽闻叩门声，公秉烛视之，见一角巾皂服之士，须发半苍，长揖就座，口称姓张，自远路而归，闻君家愁叹，特来相慰。公心异其人，执礼甚恭，因言生平读书积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继。且以历焚灶疏，为张诵之。

张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恶太重，专务虚名，满纸怨尤，渎陈上帝，恐受罚不止此也。」公大惊曰：「闻冥冥之中，纤善必录。予誓行善事，恪奉规条久矣，岂尽属虚名乎？」张曰：「即如君规条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与知交辈，多用书文旧册，糊窗裹物，甚至以之拭桌，且借口曰勿污，而旋焚之。君日日亲见，略不戒谕一语，但遇途间字纸，拾归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月放生，君随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诸人不举，君亦浮沉而已，其实慈悲之念，并未动于中也。且君家虾蟹之类，亦登于庖，彼独非生命耶？若口过一节，君语言敏妙，谈者常倾倒于君。君彼时出口，心亦自知伤厚，但于朋谈惯熟中，随风讪笑，不能禁止。舌锋所及，怒触鬼神，阴恶之注，不知凡几，乃犹以简厚自居。吾谁欺，欺天乎？邪淫虽无实迹，君见人家

美子女，必熟视之，心即摇摇不能遣，但无邪缘相凑耳。君自反身当其境，能如鲁男子乎？遂谓终身无邪色，可对天地鬼神，真妄也！此君之规条誓行者，尚然如此，何况其余？君连岁所焚之疏，悉陈于天。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恶，数年无一实善可记。但于私居独处中，见君之贪念、淫念、嫉妒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忆往期来念、恩仇报复念，憧憧于胸，不可纪极。此诸种种意恶，固结于中，神注已多，天罚日甚，君逃祸不暇，何由祈福哉？」公惊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系尊神，愿求救度！」张曰：「君读书明礼，亦知慕善为乐。当其闻一善言时，不胜激劝。见一善事时，不胜鼓舞。但旋过旋忘，信根原自不深，恒性是以不固。故平生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沉，何尝有一事着实？且满腔意恶，起伏缠绵，犹欲责天美报，如种遍地荆棘，痴痴然望收嘉禾，岂不谬哉！君从今后，凡有贪淫客气，妄想诸杂念，先具猛力，一切摒除，收拾干干净净。一个念头，只理会善一边去。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不图报，不务名，不论大小难易，实实落落，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恳恳，使此善意圆满。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远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不测效验。君家事我，甚见虔洁，特以此意报之，速速勉持，可回天意。」言毕，即进公内室，公即起随之，至灶下，忽不见，方悟为司命之神，因焚香叩谢。即于次日元旦，拜祷天地，誓改前非，实行善事。自别其号曰「净意道人」，志誓除诸妄也。

初行之日，杂念纷乘，非疑则惰，忽忽时日，依旧浮沉。因于家堂所供观音大士前，叩头流血，敬发誓愿。愿善念真纯，善力精进，倘有丝毫自宽，永堕地狱。每日清晨，虔诵大慈大悲尊号一百声，以祈阴相。从此一言一动，一念一时，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济于人，有利于物者，不论事之巨细，身之忙闲，人之知不知，力之继不继，皆欢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后止。随缘方便，广植阴功。且以敦伦勤学，守谦忍辱，与夫因果报应之言，逢人化导，惟日不足。每月晦日，即计一月所行所言者，就灶神处为疏以告之。持之既熟，动即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如是三年。

年五十岁，乃万历二（一五七四）年。甲戌会试，张江陵为首辅，辍闱后，访于同乡，为子择师。人交口荐公，遂聘赴京师，公挈眷以行。张敬公德品，为援例入国学。万历四年丙子，附京乡试，遂登科。次年中进士。

一日谒内监杨公，杨公令五子出拜，皆其觅诸四方，为己嗣以娱老者。内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问其籍，曰江右人，小时误入粮船，犹依稀记姓氏闾里。公甚讶之，命脱左足，双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儿也！」杨亦惊愕，即送其子，随公还寓。公奔告夫人，夫人抚子大恸，血泪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双目复明。公悲喜交集，遂不愿为官，辞江陵回籍。张高其义，厚赠而还。

公居乡，为善益力。其子娶妇，连生七子皆育，悉嗣书香焉。公手书遇灶神并实行改过事，以训子孙。身享康寿，八十八岁。人皆以为实行善事，回天之报云。

韦驮菩萨的感应故事

一分道心，一分感应，谁言修道者是孤单的，苦行者是绝望的？请读以下的故事。

「众生有感，菩萨有应」这句佛教中的老话一点也不错。记得今年于「结夏安居」时，我们的院长白公上人，曾在基隆宝明寺，授法华经至最后的一堂课，为策励我们学佛精进，讲过一则「韦驮菩萨感应」的故事。故事的开始是引用普贤菩萨劝发品中佛对普贤菩萨说：「若于后世受持读诵是经典者，是人不复贪着衣服卧具，资生之物，所愿不虚，亦于现世得其福报」的一段话。院长说：只要你们肯发道心为道，即是缺少一切资生之物，也是没有一点关系的。假定你真正的出家修行，而为饥寒煎熬以至饿死的话，那末，韦驮菩萨一定要负责任的。试看过去终南山的道宣律师，不是常有「天人」给他送饭吗？其后，终南山还有一个修行者，是由一位白胡子的「老鬼」给他送饭吃的。可见神鬼对于真修实炼的修行者，它们是如何虔诚的拥护啊！现在，我要开始给你们说我所要说的故事了，希望你们听毕之后要发心修行。

从前湖北省汉阳县的归元寺，曾有僧众数百人，他们生活在晨钟暮鼓中，劝习修学佛道，四季犹如一日未曾懈怠。某日寺中绝粮，正是，内无一粟之贮，外无一人供养，生活已面临到山穷水尽！一般人常以「粥少僧多」来形容生活的艰窘，此时，却不是粥少僧多，而是僧多无米了！当时归元寺的主持，是一位道心坚固的大和尚，他鉴及此种情形，即刻召集僧众宣示：「现在本寺已无一粟存粮，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出家修道，背井离乡，抛亲别爱，到底是为的什么！是为解脱生死？还是为住持佛法，抑或是为保护色身？」众僧听闻之后，异口同声的答道：「我们皆为了生死持佛法而来的」。主持继续说：「你们既是如此，那么，大家仍应安心修道，毋须为无粮而担忧；假使真无米吃，那亦是我们过去造业深重，由于业力所感，命该如此受报，那只有希望你们准备慷慨为法殉道吧！」众僧皆答「是」。主持说完话后，即令寺僧诣井挑水，用大锅烧沸后，以开水过堂；一面遣寺僧紧闭寺门并加以铁锁锁之。两件事情安然处理之后，自己则跑至韦驮殿，双膝跪在韦驮菩萨面前，与韦驮菩萨告白。主持气忿忿地说：「我们供养你，是希望你能为我们护法护人，你既然是护法韦驮，那么，现在我们已绝粮一日了，你却安闲地站在这里袖手旁观，甘愿看着我们奄奄待毙，请你扪心自问，于心何忍？要你何用？！」主持如是责备完韦驮菩萨之后，就返方丈寮去了。

再说有一米商老板，经常行商于杭州与上海之间。有一天，老板率领十数只大米船顺流而下，中途行经大海，忽然狂风扑来，暴雨突至，惊涛骇浪，汹涌怒吼！眼看船要颠覆，船上的人都带着惊怖的神色与死神挣扎，正在无可奈何之际，船上忽然来一和尚，和言悦色的对老板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是特来向你化缘的，假如你们肯发心化给我米，我可使风平浪静。」话刚说完，海中的风浪逐渐止息，平静如常。老板感激地说：「师父，你要多少米，我就给你多少

米，你尽管的说吧。」和尚说：「三船足矣。」老板说：「米送至何处？」和尚说：「请送到湖北汉阳归元寺，时间越快越好，一定要在明天太阳未出之前送到。」老板说：「湖北距离此处有二千余里之遥，况且逆水行舟，何以能在一夜之间，依照限期赶到呢？」和尚说：「我自有办法，汝等姑且躲藏于船舱之下，同时应统统把眼睛闭起来不要说话，我可使船如我所说到达的。」于是船上众人依和尚所言鱼贯进入船舱；和尚即使用神通，使船在海上飞行，其飞行速度，邮如风驰电掣一般，循扬子江逆流而上，一夜之间到达汉阳，船就靠在归元寺前的江岸。和尚临下船时曾对老板说：「你应速派遣人通知我寺内僧众，请他们快来江岸搬米，切莫延误。」说罢，扬长而去。

归元寺的和尚们，昨天一整天皆以开水过堂，而无一粒米进食，但今日照旧在做早课。当他们正在诵经之际，忽闻有人敲打寺门，声音清晰而急促。知客僧遂出殿打开寺门，见一俗人虔恭有礼地对他说：「你们归元寺的米到了，赶快去江岸搬米吧！」知客僧说：「我们寺内的和尚，一向未在外面化缘，何以能有米送来呢？」那人说：「你们还不相信吧？这米就是你们寺里的和尚所化的，赶快去，不要再犹豫了，我们的老板马上就来，还要拜见他哩！」于是知客即禀知主持并通知僧众，大众闻之皆大欢喜！于欢跃中遂蜂拥至江岸来搬米，顷刻之间把三大船米搬运一空，贮于寺内库中，足足够食一年的光景。须臾，老板来至寺，声言拜见和尚，寺中主持特别欢迎招待，询问送米情节。老板说：「此米是宝刹的一位师父向我化缘的，同时他救过我们十数只船上人的性命，因此，我要来代表大众拜谢他」。主持遂令鸣钟召集众僧，请老板巡视亲认，然而看来看去总未得见。最后，主持导引老板参览各殿内诸佛菩萨德相，待行至韦驮菩萨相前时，老板即说：「就是这一位和尚哟！」主持再仔细一看，见韦驮菩萨满头大汗，汗珠犹从额上滚滚下滴。主持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下惭愧地说：「韦驮菩萨，你实在太辛苦啦！你赶快坐下来休息休息吧！」话犹未终，韦驮菩萨就毫不客气的坐下来了。从此以后归元寺的韦驮菩萨相，就永远是坐着的，且永远承受着僧众及成千成万善男信女的敬仰！

故事听完后，我心中颇为感动！所谓佛教里有句话说：「入门不穷，出门不当」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只要你虔诚修道，一切以众生福利为前提，即使一贫如洗，亦绝不会遭受饥寒之报的；我们亦相信韦驮菩萨会始终护法护人的。

（《菩提树》第八十七期．明性．1960年2月

神佛灵感 亲身经历

七七事变，日本侵华，全民奋起抗战。至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抗战末期，为准备反攻，我政府特派要员到沦陷区，收编各地伪武装团队，予以名义，以回应反攻。广东方面，特派李福林将军为特派员驻节梅县。李将军派我任第一突击队副指挥官，兼纵队司令。李福林将军系追随国父革命的将领，曾任第五军军长。

那时我个人在东完县沦陷区作收编工作，家人均住在曲江（韶关）自由区，有一族侄一妹两男孩一女孩，年长者十二三岁，最幼者四五岁。忽闻曲江陷敌，家人失陷，不知如何？万分忧虑担心，乃准备前往找寻。

是年农历正月，关帝圣诞，我们在关帝庙庆祝，回家开坛，惠感大仙临坛，无何一阵异香吹来，绝不是一般的香味，乩盘即现出周将军临数字，为代关帝前来感谢我们庆诞。

当时连天下大雨，亟欲起程往梅县向李特派员述职，顺便寻找家人，请大仙指示，何日天晴可以起程。沙盘上即现：「欲问天晴，不出正青。」我一想，便说正月十二日天晴，此八个字，第七个是「正」字，第八个是「青」。青字下便是月字，连起来是正月。「青」字上便一直三划，系「十二」。这岂不是正月十二天晴吗？

这几天，连天大雨不停。果然十二日便天晴，这岂不是预知吗？乩盘又现字，惠感大仙谓：沿途他保护我。路经惠阳县七女湖，有一日军哨卡，经常检查行人，诸多留难。但我经过时，日军只望一望便算。由横坊墟到泰尾村，经常途中有歹人打劫，我经过那天，平安无事，你信不信，这是神佛之灵感吗？

往梅县经龙川县时，遇见族侄和大男孩，心中稍微安慰，到梅县后，马湘将军，（是国父的侍从长），曾任南京中山陵管理处长。他对我说：「此间吕祖庙求签很灵，去求一签，请问家人消息。」于是前往，诚心求得一签，上两句忘记了，下两句是：「三六九期，忧转嘻嘻。」照此两句之意，是上签，不要忧虑。

无何日本投降，我因任务所关，不能动身，乃由东完县派人前往曲江寻找家人。数天后，所派之人，带回我的四个小孩，不胜欣喜！噫！这岂不是「三六九期」吗？原来系在八月二十六日派人起程前往，至九月三日返回，这乃是「三六九期」，孩子全都找到，岂不是「忧转嘻嘻」吗？至今永远感谢吕祖庇佑指示。

（张一政

马足有疾 不中乘骑

世俗祭祀，必焚纸钱甲马云鹤，稍有识见者，必谓无益。

顷年，余至穹窿山，目睹施炼师，摄召温帅，下附童体；临去索马，连烧数纸不退。师云：「献马已多。」帅云：「马足有疾，不中乘骑。」取未化马纸视之，模板朽坏，足断而不连；泚笔续之，帅即退。

盖，天地生物，不出五行，造化人身，皆具一天地；五脏各配一行，意属脾，脾属土，土为生物之根。人无脾胃，脉不能生；天地无土，则不成立，金木水火，皆不离于土，故意想所注，物即成焉。

无暇远论，世有最平易而甚验者，如民间蓄养母鸡，生卵无雄，取卵向灶内咒之云：「与灶鸡打雄。」即与抱伏，日满出雏，羽毛必黑，此非意向所成耶！

是知：纸钱衣帛，可作冥资；画马鹤龙，可供骑御；木俑殉葬，可为奴婢；水火祭炼，可使饱食。变质而上升，意想所化，理固然也。
（《说铃》所收，清．王逋《蚓庵琐语》）
就是他！韦驮菩萨

最近新竹无量寿图书馆正计划全面整理，但因缺乏帮手而未能如期进行。十二月廿日早上，突然有位彭先生来问，图书馆是否正需要人帮忙？管理小姐问他从何得知？彭先生说：「昨夜梦中，有一位非常高大的人叫我来图书馆协助搬运东西；因此，半信半疑来看个究竟，果然真有其事。」原本预计须六个人搬运的十八座沉重的书架，在彭先生及另一位金刚的技巧搬运下，不到两个小时，即告完成。临走前，彭先生在满玄法师陪同下到佛堂礼佛，一踏进佛堂，彭先生即指站立两旁的韦驮天将说：「就是他！昨天梦中叫我来的高人，就是他！」（觉世旬刊）
普陀山南海观音空中显灵纪实

在我国东南洪波浩渺的大海上，有一座被白浪衬托的「海上仙境」，那就是「万倾风云浮碧玉，孤插苍溟小白华」的普陀山；祂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与安徽九华山、四川峨嵋山、山西五台山齐名，位于浙江省舟山本岛东约五公里处，与着名的沈家门渔港隔海相峙，全岛呈狭长形，总面积约一二．五平方公里，虽多石山，但土地肥沃，林木茂盛。

普陀山的名称，出自佛教「华严经」等六十八卷，全称为：「补坦洛迦」、「普陀洛迦」，是梵语的译音，意为「美丽的小白花」，由于中国历代帝王多建都在北方，所以自元朝以来，惯称此山为「南海普陀」。

普陀山历史悠久，远在四千年前即有人居住了，西汉武帝时，有位梅福道人，来此居留炼丹，故在唐代以前，这里一直被称为梅岑山，今有梅福庵在焉。但后因中国佛教在唐时传去日本，当时有很多日本僧人，都到中国来寻师访道，唐宣宗大中年间（公元八四七～八五九年）天竺（印度）僧人来此修行，「普陀洛迦」之名因而远播，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年），日本僧人慧锷，从五台山迎奉观音圣像一尊，由明州（宁波）乘船回国，途经名叫新罗礁的海面，忽然风浪大作，出现无数铁莲华（今称莲华净），挡舟不能前进，如是者三日三夜，此船始终无法开出，只有远远在普陀山四周打转，慧锷和尚惊吓不已，他认为观音菩萨不愿东去，便决定在观音洞附近登岸，与当地居民同建「不肯去观音院」，从此以后，普陀山就开始供奉观音菩萨了，他也成为本山第一代开山祖师。

宋朝嘉定七年（公元一二一四年），宁宗御赐普陀山宝陀寺「圆通宝殿」匾额，并诏示山中各寺，均得供奉观世音菩萨，如是观世音菩萨与普陀山，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走进普陀山，寺庙林立，晨钟暮鼓，香烟缭绕，如登佛间世界，故又有「海天佛国」之称，而幽洞奇石，层峦叠现，古迹甚多；四季葱龙，花香不绝，如临仙境，悠忽飘渺，有一种无法自抑的喜悦与心旷神怡之慨；尤其见到普济寺（前寺）「圆通宝殿」供奉的那观音菩萨，顿使你心境清凉，尽消世俗烦恼，充满法喜，流连往返。

普陀山在文革期间，亦遭受破坏，大部文物被毁，僧尼被逐，但自一九七九年落实宗教政策，一九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由国家拨出钜款，整修各大寺，被逐僧尼回寺，重新开放，恢复信仰自由，此后朝山客络绎不绝，渐已又见往日胜况。

此次由大陆各地及海外华侨、港澳及台湾信众，发心共同捐建观音铜像一尊，立于距西方寺不远处之海滨小山上，高二十八米，铸铜重达七十余吨，外着金身，莲华底座两层，供海上来往客商船只远眺，更是象征苦海慈航，普渡众生，于今年（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廿九日），恭请普陀山全山方丈妙善大和尚主持开光典礼，盛况空前，笔者有缘随同「普陀杂志社」之朝山团前往参与盛典。该团由高仰岗社长率领，于十月二十五日启程，当晚抵上海，次日参礼苏州灵岩山寺、寒山寺，又次日飞宁波，参礼天童寺、阿育王寺，当日夜宿定海「海中洲大旅社」。二十八日正式抵普陀朝礼各古刹胜迹，拜见方丈妙善长老，恭聆开示。

我们此行最重要的是参加三十日露天观音菩萨开光大典。是日凌晨四点即起，五点早餐毕，六时乘车抵西方寺不远处下车步行，至观音菩萨开光广场；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约万余人，于七时左右，齐集在观音铜像前广场，是日云淡轻风，天气特佳，微微阳光照射观音铜像闪闪发光，庄严妙像，慈客广被，我们都感谢赞叹菩萨显灵，如此美好天气，如果是先一日的烈阳，那许多人挤在一起，定吃不消。八时左右妙善方丈暨诸山长老、政界首长等均已抵达，八时十五分大会司仪宣布，「观音菩萨铜像开光典礼开始」，奇迹瞬刻出现了，天空中显现银白色观音菩萨立姿圣像，在场信众仰天狂呼赞叹，掌声如雷，达数分钟之久，许多信众感动得泪流满面，真是充满法喜，不一会又见天空观音菩萨显迹下方，数度出现荷花般浅红色云彩，并未移动，亦达数分钟之久，这真是奇异，一生中难得亲见的菩萨显圣的景像，不虚此行；过去只是在书面文字或图片上或是听人说过，认为不可思议，这次我们都亲眼见到了，也是福报不浅。开

光典礼圆满后，笔者步行走回普济寺方面，途与一位肩背摄影机的大陆电视记者，我很客气的问他：「刚才的奇迹你都看到了罢？」他说：「看到！看到！」「而且都拍下来了！」我说：「这不是巧合，教你不能不相信！」另一位同行的人士赞叹的说：「真的，这下我们真是不能不相信观音菩萨到处在显灵了！」我们在回程路上，仍见到许多迟到的信众，扶老携幼，奔向观音菩萨铜像广场，有的三步一拜，有的一步一拜，他（她）们的发心虔诚，真是令人无限感动与钦佩！

（作者：唐毅雄，台湾

僧宝护身 念佛得救

──台湾九二一地震幸存者的真实故事

1999年921大地震时，房屋全毁的台中县「东势王朝」，倒塌后第三天，救难人员从扭曲变形的钢筋水泥中，救出钟永祥先生，被困数十个小时，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他不仅神情镇定，身体状况仍十分良好；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并没有灰头土脸，甚至还可以称得上是相当「干净」！钟先生被救出后，他告诉大家一段遭遇，这件事传出后，众人莫不啧啧称奇。

故事得从钟先生一位远亲来访谈起。钟先生是广东人，他的亲戚远道来台探亲，身为主人的，当然热情款待。几天后，远亲整装离台，临行前，除了感谢之外，还特别告诉钟先生：「你们家的客房很清凉，睡起来好舒服，有时你也可以睡睡看。」钟先生平常都睡在主卧室，那天钟太太到台中看儿子，他想起远亲的那番话，于是当晚便改睡在客房。睡眠正甜时，突然大地一阵撼动。钟先生家住六楼，他感觉家里似乎向下坠落，真乎？梦乎？房屋四壁好像被什么东西挤压，就快碎裂般。

可是刹那间，他看见好几个全身散发金色、而且光头的人，用手撑住他头顶上那片即将倾倒的墙，同时，又有几个人压在他身上，感觉好像是在护着他的身体一般。他心想：「三更半夜，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我房间？」猛然回神，发现四处漆黑，他问：「你们是什么人？」用手挥动，却发现杳无人迹。

这时，他摸摸身旁，吓了一跳，墙壁倾斜，他正处在中间的小空隙中。由于平日笃信佛法，钟先生马上想到：「刚刚一定是菩萨来救我！」于是端坐起来，就在墙与地之间的小缝中专心念佛。

三天过去，如果一般人陷于瓦砾中，必定觉得度日如年，身心逼恼。但是钟先生说：「我只有一心念佛、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全然不管身在何处，反倒觉得自己很快就被救出来了。」被救出后，钟先生才知道，东势王朝五楼以下陷落坍平，六楼变成一楼，而他家除了客房一角仍有空隙外，其它房间早已挤成一团。

同样是东势灾民的刘春珠师姐听说钟先生的事迹后，她特地去拜访。之前，她就风闻钟先生为人乐善好施，是一位医术高明的中医师，也专精针灸，平常若有贫穷患者求诊，他就分文不收。刘师姐到钟先生的诊所，说明来意，钟先生知道她也是佛弟子，就告诉她更多奇迹。钟先生的诊所是一栋四楼建筑，四楼是佛堂，供奉三尊佛像，有释迦世尊及观世音菩萨，都是瓷器所造。地震后，佛像震落地上，不可思议，竟完好如初。

一、二、三楼都有书柜，奇特的事情发生了。钟先生行医多年，略有积蓄，在两岸开放探亲后，他重返广东故居，听人说某古寺倾倒荒废，他便独力资助寺院重建，此寺名为「绵洋寺」。寺院落成时，他拍了许多照片当做纪念，这些照片就分别贴在书柜的玻璃上。钟先生告诉刘师姐：「所有书柜材质一模一样，地震时所有的书柜倒了一地，但是，只要是贴着绵洋寺照片的柜子，完全没事，其它的柜子，玻璃碎落一地。」这次大地震，钟永祥先生见证了佛菩萨的神迹，他说：感谢佛菩萨保佑，今后要更努力行善！（《福智之声》第九十六期观音救命

引导入佛

每个人进入佛门都有一段因缘，而我能在危急时蒙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救护，更说明了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的愿力。也因此我踏入佛光山并在这座宝山学习了一段时间。

新婚后的某一天夜里，我被一个无端的梦惊醒，吓得呆坐在床上，不停地反问自己：怎么会做出这种梦？「在梦中的我骑着机车被撞死在大马路旁，而我的灵魂意识马上投胎转世又成女儿身。长大后，观世音菩萨慈悲指引，让我坐车到某一个地方下车（后来才印证为佛光山），于是我留下来在那儿工作……。」当时我心里虽忐忑不安，然而这份不安的感觉却在婚后忙乱的调适生活中被冲淡了。

直到有一天，我骑着机车回娘家途中，那份心神不宁的感觉又重新出现；我想到了观世音菩萨，心中赶紧默念圣号，并喊了一声：「观世音菩萨救我！」就在那一刹那间我失去了知觉，在恍忽中好像是有人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和我相撞的机车骑士竟然也好端端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牵着车子离去。

惊魂甫定，我慢慢地牵着机车走到路边，不敢相信这竟是梦里的情景；直到马路上的车声、喇叭声让我再度回到平日熟悉的热络「世间」。

回家后，我要求同修带我去那个曾经出现在我梦里的地方。到了佛光山，承蒙流通处的黄妈妈收留了我，让我在流通处工作。对佛教完全陌生的我，终于在观世音菩萨的带领下，来到宝山

「挖宝」了。
（原载《觉世月刊》黄明守
观音菩萨 梦中开导

前阵子因获悉日本发生种种灾难，于是我便到东京大儿子家里探望，顺道参访东京别院，承蒙法师引导，让我在别院挂单，并因此而亲身体验到菩萨救度众生的慈心悲愿。

有一天有位年约四十岁的日本妇人来寺，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史丽花师姐引她到佛堂礼佛后，就托我招待她。在和她谈话中，才知她母亲也是虔诚佛教徒，专修持念「阿弥陀佛」圣号。

进一步，她告诉我最近她因经营的公司被人倒了一笔钱，使公司营运困难，以致心灰意冷，想寻短见，以求一了百了。后来经过东京别院的门口时，仿佛看到寺院的上方有着一圈圆光，当时觉得奇怪。等到返家后在睡梦中看见和佛堂一模一样的观世音菩萨对她说：「你要勇敢的活下去，并且要来这里学习佛法，你的问题便可解决。」今天她特地踏入佛堂来礼拜观世音菩萨，感谢菩萨在她最失意的时候，度她脱离苦海。

最后她问我：「请问这里究竟学的是什么佛法，能解脱人生的诸苦？」我抓住机会向她说明，这次的灵感，是因她母亲信仰佛教并修持念佛所致，并劝她以后能抽空前来参加每星期日的念佛共修会。

临走前，她对我说，她已经想通了，以后她会利用时间来东京别院学习佛法。毕竟是这里的观世音菩萨亲自引领她来的。

「千手护持，千眼观照」、「苦海常作度人舟」的观世音菩萨再一次救度了徘徊于生死边缘的众生。
（原载《觉世月刊》林慈超
厚德载福篇
孝感佛现

善莫过于孝，孝道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灾难消除的度量衡，是维系天下太平的根本法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维系世界和平的根本法则，孝道失则天下必失，孝道兴则天下必兴。如果人人做好孝道的本份事，世界不治则平，人心不教则善矣。

甘肃天水有个叫沈安祥的年青人，不久前来找慧印法师帮忙拜师出家，发心十分虔诚。慧印法师告诉我说：沈居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孝子，十年前其父不幸患胃癌到了晚期，送进医院治疗，医生直言相告，纵是做了手术也无济于事，无奈之下他去请教当地寺庙一位师父，师父告诉他求观音菩萨，只要是诚心到了，没有不感应的事，他回到家白天黑夜至诚礼念观音菩萨，半月后的一天，观音菩萨放大光明，「尤如劫水，洸濚浩瀚」，佛堂，房屋，院落，天野皆隐遁无迹，只见观音菩萨充满虚空，光明彻照。随后再看父亲，大病已愈。

佛所说无量法门中最极方便的净土法门，就连地狱众生亦摄取不舍，即是这般万修万人去的法门，佛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中也明确说出了三世诸佛成佛正因，往生西方必修之三福，第一条就说：「孝养父母，尊敬师长，修十善业」，可见父母是现世的活佛，这话不是随便说的。

「孝」这个字上面是一个老字，下面是一个子字，上下合在一起是一个表示过去无始，未来无终，上一代上面有上一代重重无尽，下一代下面有下一代辈辈无穷，贯通时空的一条永恒的世出世法的大道真理。儒家讲了一个孝字，你看过去皇帝选一个宰相，是要先查他祖先十八代是不是孝子，「忠臣出于孝子」的道理是基于对社会大众的高度负责而说的。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道本来近莫往远处求，本来容易的事莫往难处求；只要人人爱敬自己的父母，尊从自己的师长，天下就会盛事升平。《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永远提倡孝道，孝道就是维系天下的法则，说的就是「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主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史有「对对春耕象，纷纷耘草禽。嗣尧登宝座，孝感动天心」的舜帝大孝典故，今有沈安祥孝感佛现之事不奇也，奇在今人忘了孝乃至伦之道。《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是佛门孝经，是举世的孝经，相信有缘读到此经者无不落泪捶胸抱恨见之晚矣。

经上说，有一年闹灾荒，佛与弟子们几天都很难托钵乞到食物，一弟子好不易乞得一钵饭供养佛陀，佛陀说自己消受不了，弟子疑问佛陀怎么消不了这一钵饭食，佛陀慈悲地反问他：你家里父母还在吗？弟子回答说：母亲还在。佛陀告诉他：你母亲能消受得了这一钵饭啊。

试问我们有何理由不敬父母呢？「哀哀父母，生我劬劳」，鸦有反哺之恩，羊有跪乳之情，何况人乎？
《孝顺训》言：
五刑之属三千，
罪莫大于不孝；
人于孝道无亏，
言行微疵可略；

人于孝道有亏，
功业盖世当谴！
（《栖月庐笔记选》，智行法师
救人愈宿疾

一九九○年夏天的一天傍晚，吴秀珍（沿江东路开皮鞋商店）的小叔子和几名年青人路过濂江大桥时，见一妇女跳入河中自杀。吴的小叔子见此情景，二话没说，一心直奔河堤，跳入河中，好不容易才把那妇女救上岸来，并和那几名青年一起，把落水妇女背回家中。事后方知，那妇女还是孕妇。

原先吴秀珍的小叔子有先天性心脏病，身体一直不太好。自从那次勇救落水妇女后，他的这一病症竟不药自愈了！现在小伙子已结婚生子，过着安乐的生活。
（赵培洪 一九九五．七．十四）
先祖拯溺 泽被子孙
满 光

黄显东现在拥有四家进口建材公司，太太贤淑，三个孩子也很乖巧。黄家虽住的是高级别墅，但客厅的壁橱里却摆了三张照片，其中有两张已旧得发黄，与其它进口饰品摆在一起，显得格格不入。许多人劝他把这三张祖先的照片移到楼上挂在墙壁，但黄先生坚持他的「传家宝」要放在最重要的地方，让自己与家人每天都可以看到。

那三张照片是黄先生的父亲、祖父与曾祖父。黄家几代以来，生活穷困，仅能维持糊口。黄先生的曾祖父及祖父以渡舟为业，有一年的夏季，洪水泛滥，不仅冲毁了房屋，也淹死了许多人。居民的财物，都随着滔滔的大水漂流满河，许多摆渡的船夫，都乘机大发水灾横财，争着捞取漂流在河中的衣箱，满载而归。而黄显东的曾祖父与祖父，却不为满河的横财而动心，只是全心全力救渡水中的灾民。那许多被救的人，因为都是家破人亡，也无以为报；因此他们依然贫穷如故，常常被乡民讥笑是大傻瓜。

到了黄显东父亲这一代，开始挣了点小钱开店，又趁着年轻力壮四处包工当泥水匠，家境才慢慢好转。有一天，一个陌生的人经过黄家门口，对黄先生的父亲说：「你的父亲和祖父积了很大的阴德，子孙应当显贵，最好把你父亲及祖父葬在某地。」黄家按照指示办了。后来他的父亲在事业上颇有成就，留给他一家工厂，到他的手上，逐渐发达。

（积德行善之人，自然有好的果报。一般人要选地、择日、讲风水，殊不知「福人葬福地」。若平日不知做善事，讲究风水亦徒然。当初被人讥笑为「傻瓜」的行为，却在两代后结出了显荣的果。
人要多修阴功积善德

一九七九年的元月十三日，是星期六，晚上林慈育修士拿了一张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民族晚报，指着第九版一篇题为「大难不死的人」给我看，其报导是：

某日报载：台北某路发生计程车祸。司机受伤，乘客叶建民，伤重。送入医院，昏迷不醒，急救无效，寻即死亡，警方觅其家属，料理后事。

第二日，家人赶往医院，哭哭啼啼，将太平间遗体，车出之时，叶建民忽尔复活。手在白布下面，一动一动，开口讲话：「我没有死。口渴，给我一杯水。」自己又将白布揭开，露出面孔，眼睛东张西望，要想坐起，却支持不起。喊着：「回家。」家人骇极而喜，确知复活，真是命大。过去已有三次「大难不死」，而都逢凶化吉。今第四次，大约生命不保矣，而死一日一夜，竟重活回来。经医检查，证明心脏恢复健康，脉搏正常，允许出院调养。医说：「此项复活纪录，本院三十年来，已有二次，今为第三次。果然命大，但确有死而复活之事。」叶建民回家休养，妻侍候不离左右。亲友见报，纷至慰问，户限为穿。坚称：「叶先生，一定做过甚大阴功积德，以及祖先积善余荫，一家心地善良，神明暗中保护。始有奇迹复活，决非迷信。」叶说：「似乎也没做过什么阴功。不过朋友困难，总是尽力支持；有时无以应时，也得告贷而来助之，从不告诉人。一月收入，钱不知那里去了，经常捉襟见肘，上班挤公车，日前难得坐一次计程车，不料把我撞死，想不到又复活。」二位前辈齐说：「行善不告诉人，自是真善，方始积德。老兄自己甚苦，为助人牺牲，就不简单。」有人好奇问：「死了一日一夜，有未游过地府？见过阎王？」叶说：「哪里有这事，只糊里糊涂，做了一场恶梦。起先尽失知觉，一无所知。复活后，躺在太平间石床上，却非常辛苦。头脑灵清，四肢不能动，口渴思饮。耳闻内人哭泣，力振开口。就这样复活，没有游地府，也未见閻王，相信寿还未终。」妻说：「看你命大，活一百岁，也不会死。我死在你前，才有福气。」有的朋友，不知他以前三次「大难不死」，颇想知道。

妻代表说：「第一次九岁。玩水时候，失足淡水河，冲走二里多路，为人救起，没有淹死。第二次十八岁，同学南部旅行，公路车翻落山谷，死二十多人，重伤十多人，他一无伤，连皮未擦破一块。第三次真可说，百分之九十九必死，然而竟又不死。上年在八层楼天台，无事寻事，修理栏杆，大意，一跤摔下，从八楼摔到底下二楼时，不知如何，一条粗绳，这份居家，预张窗口，将他拦腰一兜，紧紧缠住，身体凌空，荡来荡去，半空吊住，大喊救命，观者如堵。掉下时面孔发青，混身发抖，不伤一毛一发，竟又不死。」叶说：「上年大难不死，报纸也有新闻。当时使我莫名奇妙，好似半空，有大力士，将我抢住一抱，用绳缚住感觉，竟不跌落。

安然救下，不伤不死。所谓命大，终认奇迹出现。」从手相学，看「大难不死」的人甚多。如炸弹爆开，前后左右尽死，独他不死。不会游泳的人，失足落水，不死。种种不同纪录。如叶建民车祸，死而复活，八楼跌下又不死，手相尚未发现，堪称罕见命大的人。云云。（《奇异世间》（选录），圣开法师助印行善 脱离灾难

我有一段与佛结缘的灵验事迹，想要让大家知道，亲近佛法的好处。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当兵前。那时候，我还在台北的一家餐厅当学徒，因为家住桃园大溪，离台北有一段距离，所以就住在餐厅里，晚上睡桌子，一切生活简单、单调，有空就会往寺庙跑，去礼佛及拿一些经书回来看；所以身上有钱时，就会发心一些钱助印经书和慈善救助，为自己积一些功德，但是我不知道感应却那么大。

有一天晚上，大伙正在餐厅睡觉，我突然从睡梦中醒来，觉得自己怎么睡都睡不着，于是就跑到附近去看ＭＴＶ，看完后已经是隔天早上七点多了，想一想九点还要上班，所以回去餐厅休息一下。没想到，到了餐厅大门，吓了一跳，因为我睡觉旁边的大型冷气爆炸，餐厅已一片焦黑，还好没有引起火灾；而其它同事因为睡觉的距离比较远，所以只有受轻伤及惊吓，他们看到我的时候，每一个人眼睛都瞪的大大的（以为我已经死了）。说明原因后，大家都说我运气好；但是，我却不怎样认为，因为我知道一定是菩萨的保佑。所以，从此事发生后，我更加深对佛法的认识，和默默的行善。

（作者：廖崇名，台湾）

哑巴止恶 吐痰开言

在通洲五总铺有一户人家父子三人，大儿子是一个哑巴。邻居一家有钱有势，儿子是个干部，和哑巴家经常为界址发生冲突，干部家人多，乡邻大家讨好干部，不讲公平话，弄得哑巴吃苦瓜，说不出苦处，气愤不过。一天哑巴父亲对两个儿子说：干部太欺我，打又打不过，骂又骂不过，大家又帮他，真气死我了，不如我们三人今天夜里带点火油和禾草到他家去放火，出出我心头闷气，二个儿子都说好！三人打好主意，哑巴拿了禾草，其它两人带两瓶火油去放火了。他们蹑手蹑脚跑到他家，见干部家房里火光未熄，哑巴在窗子外看见干部媳妇正要生产养小孩，哑巴突生起慈心，做做手势人家要生产，不放火了，回家吧！当时他们三人的行动为干部家属知觉，开门问是何人，半夜三更来做什么，哑巴的父亲把气愤不过，本想放火息恨及哑巴见你家生产不放火了的事一一诉说，干部家属十分感动，忙把他父子三人拉到家中说：哑巴大哥，心太好了，我很感激！吩咐家人赶快打酒，办夜宵给他父子三人吃，干部说从今天起我们的仇气全解消，界址老伯你自己处理一下，我绝不计较，父子三人听了，非常欢喜。霍察一声，哑巴吐了一口痰，说起话来了，两家人大笑，真是善有善报啊！

（江苏道州西亭镇愿继聃．一九九二年记）

梅兰芳的父亲

终南庸朽述

名旦梅兰芳的父亲，少时学拉胡琴，学成，随名伶戏子拉胡琴，常在皇宫演技，积银至五千余两，家中催他返乡完婚。一日，乘马车返乡，行至京南，见有很多席棚，一座一座，不知其数，所住的都是难民，因为荒年，无食之人成群奔来京南，饥饿之形，令人一见生怜。梅君一见，大起恻隐之心。默想，我有五千余银，如舍去三千两，余二千两。也足够完婚。即拿出三千两，施济饥民，因饥民太多，不够分配，三千银施毕，仍有很多饥民，苦苦哀求，梅君心中实觉不忍，又将两千银如数取出，施予饥民，多年血汗积蓄，一日完全舍尽，心中非常安慰，但所难者，此次是返家完婚，既已将银两施济尽了，如何返家完婚呢，又拿定主意，改后几年再完婚，于是仍返北京。人问之，你是回家完婚，如何这样快就返回呢。梅将救灾之事述之，人多笑其愚，梅君又工作了三年，方返乡完婚。所以天赐佳儿，梅兰芳名震全球，富甲伶界，虽然是个唱戏的，但当此末世，倒是生活安定。而梅父本人以拉胡琴出身，得此伶界大王为子，亦可谓天报其福之厚矣。

现在报应的事实

现在美国寄居的一位法师，曾与我说一个现实报应的故事，在他的家乡附近有一间小庙，庙内有个老修僧叫做明参，他的出家因缘，很是动人；在中国革命军北伐时代，与联军交战于江浙之间，他那时是当一个兵士，见一女人手持银元而哭。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家产所有仅剩一对母鸡，与人换得银元买柴米，不料受骗，换来是假银的铜元，买不到柴米，丈夫凶暴，回去一定挨打，不打也要饿死，不如投水早了残生。这兵士听了就说：我能辨识银元的真假，你拿来我看。于是接过假银元转过身来敲敲，向自己胸部左角袋子里一放，在右角袋子里摸出一块真银元来对女人说：你别寻死，这银元是真的，一点也不会假，你放心拿去买柴米好了。女人听了，欢喜而去。不久他上前线作战，双方驳火激烈之时，忽一子弹打中左胸，自己以为应该饮弹而死，立刻倒下，谁知仅胸部左角上微痛，原来子弹不偏不倚，正打中那个假银元上，摸出一看，弹尖印下去很深。一块银元救人一命，也救了自己一命，这位正是最现实的善有善报的眼前报应。就由于这件事，使这个好心的兵士，后来看破红尘，出家为僧。

启示：做善得好报，造恶招殃祸。

（摘自信仰因果的价值．竺摩讲）

义救孤儿 鬼魂报恩

净 悦

事情发生在四十几年前了。一对王姓的年轻夫妇，从厦门乘船到了金门，准备等船到台湾。一天傍晚，当他们行经路边，遇见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在啼哭，那条街来往的人极少，他们站了好久，也没看见小孩的父母。于是便先抱着孩子回住宿的地方喂他吃饭，再由王先生向驻扎的

军方报告。但等了几天，犹不见小孩的父母来认领。至台湾的船期到了，他们本想把孩子放在军营里，但孩子好像知道自己又要被舍弃，啼哭不已；再加上军营里表示无法照顾，王姓夫妇就带着孩子到本岛。同时将此孤儿当作自己的儿子。一家三口倒也生活愉快。

过了一年后的夜里，王先生突然从睡梦中跳起，坐在床上发呆。他太太也被惊醒，询问丈夫何事。王先生便告诉她说：「我刚才梦到一个军官来我们家道谢，谢谢我们照顾他的骨肉。他说没有别的酬答，只是告诉我一个地址，要我去拿他的皮箱。」王太太听了便说：「我与你的梦一样。」第二天早上，他们在半信半疑之下动身前往，果真在一个姓李的家里拿到这个皮箱。箱内有新西装及一些现金。为了纪念这段因缘，王氏夫妇决定把箱子原封不动地交给他们收养的儿子。

复原

大约是一九九三年，也就是我三十九岁那一年的某一天，我双踩在桌子上工作，一不小心，桌面倾斜，我不但摔了下来，而且还被倾倒的桌面重击胸部，因而血流不止，紧急送往林口长庚医院治疗。医生说：「石先生，你的右肾脏破裂，除非奇迹出现，否则要把它摘除。」医生为我做紧急处理后，送进加护病房。一位护士为我送药时，喃喃自语：「是哪个医师开的药，怎么用那么好的药？」事后我才知道，主治医师在第一时间用了最好的药为我止血。

我与主治医师素昧平生，他却尽力救我，不免让我想到哥哥心定和尚在佛光山出家，追随星云大师的步代，四处弘法利生，为人服务，真是「一子出家，九族升天」，冥冥之中，我托定和尚的福而受到特别的照顾。

住院四十多天，多亏太太秀惠和岳母郭黄金艺女士细心照料，身体慢慢好转，终于出院。这一年我完全无法工作。在家休养。调养期间，曾经有一位军医好意为我介绍偏方，他说。「石先生！建议你用『蚯蚓』泡药来喝，肾脏会复原得比较快。」我当时听了很讶异，可念头一转：「不！即使肾脏坏了，我也不要伤害众生。」后来一位中医教我用冬归、枸杞调理身体，体力因此逐日增长，复原神速，长庚的医师说：「你的肾破裂而能复原，可以说是奇迹。我行医这么多年，还没见过呢。」至今十多年了，我的身体健康，生活正常，也没有任何不适的后遗症。

佛陀说：凡是爱惜自己生命的人，就不应该杀生。不杀生必能获得无量善法、无量福报。世间上有五种大布施，其中不杀生是最大的布施。所有的功德中，也以不杀生为第一，因为世间一切众生以惜命为第一。不杀生有什么好处呢？不杀生的人不伤害众生生命，众生也不会伤害他，自然无所畏惧，身心安乐，即便单行独游，也无所畏难。好杀生的人即使位极人王，却整日生活在不安恐惧之中。又好杀生的人，众生不喜欢见到他；反之，一切众生都喜欢亲近依附，人缘自然不同，福德因缘也有差别。

（作者为佛光会檀讲师．《佛光山灵感录》34．石澄清功德卷轴

－－万元建寺 圆满一生功德

一万元对一般人而言，或许微不足道，可以轻而易举赚到；甚至才一眨眼就消费殆尽。但是对一个濒临死亡边缘的老人，以及需要独立抚养两个孩子的我而言，却是那样地难以挣得。为了圆满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老人遗愿，只好变卖身边仅有的财产－－金手镯。

二○○六年，一位朋友的妈妈卧病在床无法言语，有一天，这位伯母到我的梦中找我，她万分感谢我对她所做的一切功德，我不解地问：「我哪有为您做什么功德呢？」于是她拿出记录一生的「功德卷轴」，我仔细一瞧！哇！「功德卷轴」里钜细靡遗的记载着伯母的善事与善行，其中还包括，我曾默默帮她做的消灾法会、大悲忏、药师法会、超荐冤亲债主、助印等功德，老实说，这些事我早就忘了，但是「功德卷轴」却记载得清清楚楚。

看完「功德卷轴」后，伯母说：「如果能有『建寺功德』，那么这一生的功德就算圆满了，所以我想赞助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建寺一万元功德。」天呀！对要独立抚养两个孩子的我来说，生活早已是捉襟见肘，要怎样才能筹到这一大笔功德款呢？我请伯母去找她的女儿，可是她无法跟家人搭上线。尔后几天，伯母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我生活周遭，而且她总以悲哀的眼神叫着我的名字。

因不忍心看到伯母痛苦的样子，心想该如何筹措一万元？想起仅有的财产－－金手镯，这是二十年前送给三姐的结婚礼物，三姐了解我的生活困境，因而归还这只金手镯，改善我的经济。于是我决定将金手镯卖掉，在伯母临终之际，为她完成建寺遗愿。

经过这件事，让我深信功德回向的重要，原来我们在生命中所造作的点点滴滴，都会被记录在自己的「功德卷轴」中，也让我更懂得观照自己，并竭尽所能为众生植福田、播善种、种善根。

我希望乘愿再来的伯母，当您伫足在佛陀纪念馆刻印「王金蜜」的名字前，您前世所发下「祈愿得来不易的菩提种子，能带着我投胎于佛化家庭，成为佛弟子护持佛法」的心愿，真的实现。

（《人间福报》 人间社记者闲云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布施的妙用

从前舍卫城外有位妇人，她不但净信佛法，而且具足戒行。有一天佛到她家门口托钵，妇人很

欢喜地把饭放进佛的钵中，还恭敬地向佛行礼。

佛跟她开示说：“种一个生十个，种十个生一百个，种一百个生一千个，种一千个生一万个，种一万个生一亿个，最后能够见到真实谛理。”

她的丈夫不信佛法，刚好从外面回来，默默听完佛这番话之后就说：“你这个瞿昙沙门，说得太过火了！布施一钵饭，怎么可以得到如此的福报？更何况还能见到真实谛理！”

佛就问他：“你刚才从什么地方回来的？”

他回答说：“从城里回来。”

佛说：“既然你从城里回来，那么你一定看到尼拘陀树了，它有多高呢？”

他回答佛说：“我是看到了，尼拘陀树有四、五里高，每年结了好几万斛的果实，果实里的核就像芥子那么小。”

这时佛就说：“你讲得太过分了吧！种下一颗芥子那么小的种子，那里能长到四、五里高呢？而且每年还结了几十万颗的种子！”

听到佛这么讲，他急着要证明自己的话并不假，他说：“它长这么高，结这么多果实，这确实是真的，世人都看到了。”

这时佛慢条斯理地说：“大地是无知的，它回报的力量尚且如此。何况人是有情识的，以欢喜心供养佛一钵饭，这个福大得不可称量啊！”夫妇二人听到佛这么说，心开意解，立刻得了初果。（出自《旧杂譬喻经》）（尼拘陀树，译为纵广树，树冠可覆盖广阔的土地，种子细小，佛经常比喻小因得大果。）（转载自《明伦月刊》242期2012/5
作者：怡萱李昌钰：我前世是解尘和尚

从事鉴识工作多年，有“现代福尔摩斯”、“神探”之称的国际鉴识专家李昌钰博士，家中的兄弟姐妹共十三人，兄弟的小名都有“宝”字，姐妹的小名都有“珠”字，惟独他的小名叫“尘”，在他频繁追问原因下，多年后，母亲终于告诉他。

母亲说，他刚出生时经常没来由的哭，医生也束手无策；有天一位法师到他家，并问家中是否刚得一子，一天到晚哭。他的双亲觉得这位法师有些来历，就把他抱了出来。这位法师一见到襁褓中的李昌钰，便跪下叫“师父”，同时告诉他父母，说他以前的法名叫“解尘”，因不愿再来人间，所以一直哭，名字改作“解尘”就好了，“果然改名字后，我就不哭了。”李昌钰笑称，以此因缘，他还曾到江苏南通的狼山作寻根之旅，他也认为自己此生是来为人服务的。

李昌钰表示，他到过四十六个国家，破了八千余宗案件，走过许多人生路，他认为，修行靠自己，绝非单靠拜佛念经就能解脱；尤其他的工作，更须本着佛教的精神，不要让无辜的人蒙冤。

最后李昌钰以“建立适合自己的品牌，实现自我人生梦想；有了梦想和目标，生活态度就会积极进取，动力就会源源不绝。”勉励现场的有缘人，为演讲画下圆满欢喜的句点。

（摘录自李昌钰讲述《从因果谈人生》二○一三年二月三十一日因果实报篇

天公示警 逆妇改过

一妇王氏，与清修师俗家邻村而居。此妇心似蛆窝，常虐婆婆。

有一天她蒸了一锅热腾腾的白面馒头，怎么看怎么好，怎么看怎么都舍不得给婆婆吃。想想还是送给娘家的母亲吃吧，便挑个大的馒头塞给儿子，其它的尽数包了起来，儿子出门不小心将馒头掉入了尿桶，王氏快步上前捞出来，扒去皮儿，打发儿子给婆婆送去，又塞给儿子一个好馒头，便提着一篮热馒头赶往娘家去了。

一路上出了一件怪事。

晴空里飞来一张纸片上面有字，落在王氏的篮子里，她捡出来扔掉，继续往前赶，纸又飞回篮子里来，如此十几个来回，直惊得她像是怀里钻进了马猴仔，她明知事有蹊跷又无奈，于是神色慌张地匆匆跑回娘家，把事情来龙去脉一口气告诉了父亲，父亲是个明白人，拿过纸条一看“天谴”二字，惊悚之余，立即命女儿速回婆家，向婆婆忏悔，然后背着婆婆去打麦场上不停地走，什么时候婆婆说好了，才可以放下，不管雨下多大都要坚持，而且心中不可有一丝怨忧之心，只有真诚忏悔之心即可。她照做了，从此之后孝名远扬。现在事已过去二十年了，她孝敬婆婆之诚心至今未改，婆婆尚在，安享晚年。（《栖月庐笔记选》，智行法师）失仁孝天挖心肠

是年，清修法师居住的山东老家，有一个年轻的妇女遭天谴了，死状之奇之惨，见者闻者，无不咋舌。

此妇家有婆婆，年事已高。一天，家中改善生活，包饺子吃，儿子像往常一般，打发媳妇将煮好的饺子给母亲送去，媳妇出去不一会儿功夫，晴空雷声炸响，震得屋顶灰土飘扬，墙壁炸开一个洞来，只见一火球从洞口蹿进屋内，四下绕寻一圈，随之又蹿了出去，沿着媳妇送饭的方向追踪而去，儿子顿觉不祥之兆从四下笼来，直憋得他呼吸困难。很快媳妇回来了，儿子问：「这么快你就把饺子送到了？」她面不改色心不跳，一本正经地说：「当然送到了呀。婆婆吃

得很开心，还夸咱们好孝顺呢？」儿子盯着她的眼睛，脑子里闪过几幕她素日对公婆不敬的种种迹象，也怀疑母亲是否时常没有吃到东西在忍饥挨饿。忽然又联想到刚才奇迹之一幕，便疾步出门，转过屋后，眼前情景令他血气直冲脑门，差点昏厥倒地。媳妇刚刚送饭的碗盘扣在猪槽内，旁边尚有几个被猪咬碎的饺子，清晰可见，他什么都明白了，正准备回家好好劝说媳妇一番，望她改邪归正，免遭天谴。谁知刚一转身，就听见惊雷山崩地裂般在屋顶爆响一声，待跑到院子里一看，媳妇跪在地上眼睛惊恐地瞪着婆婆住的方向，肠肚五脏被炸飞，挂在树上，焦黑似炭。

背夫逆公婆，岂背得天理？

清修师说，天教化人真是效果神速啊，一时附近数村人家，老幼男女无不倍加孝顺父母公婆，各庙寺神社，香火忽然兴旺非常。（《栖月庐笔记选》，智行法师虐待母亲 雷殛夫妇

吾乡辽宁庄河光明山镇北关，双泉寺。乡人王子臣，三岁丧父，由寡母勤劳抚养成人。六○年代由政府照顾，保送到芙蓉铜矿当工人，当时的国家职工，在农村显得了不起；娶了媳妇，也生了孩子。夫妇工作，缺人做饭带孩子，就把老母自农村接到矿上，做饭带孩子。既有「保姆」又不必付工资，本当和睦相处、以慰老母晚年。谁知娶了媳妇忘了娘，媳妇对婆婆不好，儿子又听其妻之意，共同虐待亲娘。「伺候」子、媳稍不如意，非打则骂。年长月久，其母不堪忍受，有时说：「我这苦命人，真不如死了好。」其媳曰：「你能死吗？你真死了，我就到市场卖你的大碗肉」（即作畜牲肉卖）。如此言语，可想其余。有一天夜里，风雨交加，雷声隆隆；红球破窗而入，轰的一声巨响，击毙王子臣夫妇。当时坑上共躺老少三代五口人：王子臣夫妇睡在两头，在中间的祖母小孙子竟安然无恙
－－天雷殛人，如此之巧－－这是六四年的事。
（一九九二年五月 北关 吕沟 姜春华）
雷电警逆妇

一个女人要是没有女德到了骑墙头骂四邻的地步，可算是十足的泼妇了，若在加上欺辱丈夫，虐待公婆，实在是女中败类了。西北张氏（真名实姓暂隐）即此辈人也，左邻右舍无人敢惹，稍有得罪，便遭其粗鄙恶浊的下流辱骂。张氏常与人私通乱搞，丈夫早早死去，留下可怜的母亲和三个女儿，丈夫死后，她恶习愈发变本加利，辱骂婆婆比骂妓女倡妇的言词更加难以入耳，殴打婆婆比打猪狗还要随便。说来也怪，就是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恶妇，单单听见打雷就浑身瑟瑟发抖。有一天下午刚刚打骂完婆婆，晴空劈雳震得她钻进被窝不停地惨凄嚎叫，雷声不断在屋顶几棵大杨树顶炸响，三个孩子用被子包住母亲，又爬在被子上面，用身体覆掩住母亲，只听得地动山摇几声轰响，屋顶杨树齐头折断，屋脊被摧，随之云收雷隐，三个孝顺的女儿把已经吓呆的母亲从被窝里拉了出来，可她还是胡言乱语个不停，四邻们都来看，孩子们就讲出了刚才发生的一幕。

当时就有人感慨地给大家讲了一个孝敬公婆的典故。

唐夫人是唐朝节度史崔管的祖母，孙夫人是崔管的曾祖母。孙夫人年高有病，饭食难以咀嚼，儿媳唐夫人就每天清晨用清水洗干净了身体到大厅去，让婆婆坐着，自己躬身站立，双手握着自己的乳头哺喂婆婆，婆婆就这样每天吃着儿媳的奶汁健康地活了十多年，死时嘱告儿孙们：若我家世代子孙都像我儿媳这般孝敬，就是我家最珍贵的遗产了，你们要向她学习啊。一时大家都十分恭敬地向唐夫人表示愿意学习她高尚的品质。

观今鉴古，真为时下人心不古而痛心，但愿张氏之流真能被此劈雳声所警醒啊！（《栖月庐笔记选》，智行法师雷击逆子

世上最为可恨的是对父母不孝。而因果报应最公平丝毫不差。这里让我用真人真事真实地方所发生的一件事，告诉大家，证明善恶到头必有报。

一九三五年间，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长坑乡有个名叫陈水的人，父名陈榴，母早亡。他由父亲手中继承了做米粉条的手艺。几年来生意顺利，自以为自己能力强，洋洋得意，连自己生身父亲也不看在眼里。娶妻后，陈水本人及妻子吃大米饭加猪肉，而对传授手艺，帮助他加工米粉条的父亲，却是一碗稀饭及自己不吃的剩菜。这样使他父亲的身体日益虚弱，加上劳动紧张，得了肺病，并发心脏病，对加工米粉条重活，必要他媳妇帮一下。媳妇不满，便对陈水发脾气，并不给他父亲饭吃，既病且饿的父亲，不得已慢慢的爬到米粉条加工房里，拾地上的碎米粉条和水桶内的余渣来充饥，陈水并无半点同情，还在购粉条的客人面前，打父亲耳光，大声骂父贪吃懒做，其父泪流满面，众乡邻来劝说，陈水却说，我家事不需你们来管。他父亲喝着粉桶里的水，痛恨万分的向天誓言，请天公儆罚其不孝子陈水。

两个月后，一夜老虎来叩门，陈水刚好要出去大便，走到大门边，其妻发觉叩门的不是人，就强拉住不让陈水出去，叫陈水在门角大便。及到天亮，乡人发现陈家屋前屋后布满老虎的脚印。如此连续三天，老虎不但叩门还大声吼叫，屋前后草地践踏得稀烂，乡人们都为惊恐，但陈水夫妇还不警觉悔改，仍继续虐待其父。

同年五月间，陈水从友人处回家路上，突然天昏地黑，大雨倾盆，惊雷一声，地动山摇，将陈水击毙于路中央，奇怪的他死后却直立不倒。大雨过后，路上行人见是陈水，飞报他家，其妻派人来收尸，其尸僵立众人推他不倒。乡亲们不得已扶其父陈榴来叩求上苍，陈水的尸体才倒下，抬去埋葬。当地发生了雷击逆子的事情后，大大教训了一批恶儿媳。
（石狮莲圹山前石店郑宏森敬记 一九九三．二．八雷击穴洞破冤案

福建省安溪县长坑乡华美村大坪农民王柴文二十二岁。靠农业和茶叶加工，辛勤的积累了一万九千元钱，因居处偏僻，想购一辆摩托车代步。一九九四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他带了钱准备去买车，中途在做茶叶生意的朋友王熟怀家去宿夜。当时王熟怀和父亲王艺及同村人王燠灿在家聊天，得知王柴文身带钜款，便假意殷勤招待，叫父亲去厨房备酒，二人去食杂店买菜，路上商议谋财害命的办法，回家后又与父亲约定用轮流劝酒的办法，将王灌醉。当王柴文酒醉八九分时，王熟怀说到厝外走走凉爽，到门外，王艺和王燠灿在背后用木棍将王柴文打倒，三人又一阵乱棍将王柴文打得肢体破碎而死，尸体拖到厝后防空洞里，用灰土埋上，洞口用稻禾地瓜藤塞满，谋财害命的事就此完成。

就在王柴文被害的当晚，其祖母梦见柴文对她说：「他已被王熟怀害死了，钱也被盗去了。」第二天祖母将梦事告诉柴文父亲，他俩一天二天担心地盼望柴文回来，第三天就急到王熟怀处去找人，他们说柴文没有来，但说话神色慌张，因没有什么凭证，报了派出所，也无可奈何他。

此冤难道就沉海底，不！人没办法，天有办法。不到七天，同月二十七日，雷击防空洞，将尸体摄出防空洞公之于众，一个断肢抛向王熟怀屋顶，打坏了屋脊，三个凶手大惊失色，两个青年拔脚就逃，长坑乡派出所得到消息，呈报县公安局，立即派人验尸，发现全身都被木棍打伤，多处骨头折断，震飞到屋脊的是一只断手，又拾到两支杀人凶器，不久凶手都缉捕归案，真相大白。
（石狮市莲塘山前石店．郑宏森记．一九九四．七．七人死变驴还债

河北高阳县城内，有农夫某甲，家小康。子舅无赖，常向农夫借贷，不遂所求，即行偷窃。

一日傍晚，农夫全家正晚膳，共见其舅，头戴白巾，入大门转向驴房而去。疑舅行窃，命儿童尾窥之。

童入驴房，舅已不见，只见老驴产下白头小驴，回禀其父。农夫知舅投驴，命童子赴舅家看，以证其实。

童子奔至舅家，舅已荷粮赴集镇。童子亦赶至集镇，见群人围树下，童子插首人隙以窥之，见其舅头戴白巾，发痱卧毙。奔回报信，遂证明子舅投驴是实。

来年驴长，负粮赶集，童子执鞭随之。路上有挑瓦盆赶集者，驴似有意，触翻其筐，瓦器尽碎。物主扭童子赔偿，童问损失若干，曰：「壹千文」童子许卖粮赔偿，物主放童子。

童子趋驴前，抱驴首痛击之，且骂曰：「舅父为还债来，今又负债去耶。」挑瓦盆者笑问之，曰：「称驴为舅何谓也？」童子以实告。问舅姓名，童子以告。

挑瓦盆者，摇首称奇，回顾听众曰：「某年余与童舅经商，欠钱壹千文，今日所碎之盆，恰值千文。伊既来索债，我亦不求赔偿。」遂舍童子挑空筐而去。
高阳人类能言之。（《出苦飞航》．何侃如
目睹因果事实二则
【冤鬼索命】

民国二年，余任江苏溧阳县地方检查长。检查官程云清，苏州人。人颇干练，文笔亦佳。其元配夫人早亡，与妾爱情颇笃，常请假回苏州。民初司法人才缺乏，余亦优容之。忆袁子才咏唐明皇马嵬坡杨妃赐帛诗云：「毕竟君王非好色，江山情重美人轻。」余戏谓程云青云：我改袁子才师两句赠君：「毕竟先生真好色，美人情重检官轻」。程颇欣喜。嗣因其操守不谨，乃呈请上峰将之撤职，并保常州史久慈继任检查官。乃余调桃源县（即泗阳县）地方审判厅厅长一年后，偶至苏州，在友人处，询程云青状况。始知程云青回苏州后，无以为生，乃在某律师处任书记。其时苏州有一富孀，有一遗腹子。孀系他省人，在苏州有稻田一千余亩，家中设柜收租。（苏州须有稻田一千亩，家中始可设柜收租，县政府方可备案。）而该孀在苏亲戚不多，有无赖族人将谋其遗产，乃商之程云青，程与某律师说妥，代为缮状。孀妇之亲戚劝其聘请律师，孀妇不允。及宣判日，孀抱遗腹子到庭，一闻败诉，立将遗腹子掷于石上，头破而死。并出利剪，自刺头腹，立死庭上。呜呼！惨矣！因在苏少亲戚故，无人代之申冤。越三日，程云青在家，白日见孀妇披发前来索命。程云，此律师之事。孀妇云：介绍此案与律师者非汝耶？缮写本案诉状者，非汝耶？程倒地而亡。同日数小时后，某律师亦见孀妇前来索命。某律师云：状纸系程云青所写，我仅盖一章而已。言毕即倒地，口吐白沫，人事不知。旋经家人急救，乃得复苏。此确实之事，谁谓因果之不足凭也？！
【多活十三年】

叔祖罗骥，当洪杨之乱，一日清晨出外，见一豆腐店主人持木棍打人，询其故，店主人云：「彼大小七人，强吃我店豆糟（做豆腐留下之豆糟）所以打之耳」。叔祖问此七人，何故强吃豆糟？答云：「我等乃江阴难民，逃至靖江，已三日不食，头昏眼花，饥不可忍，不得已吃其豆糟」。叔祖乃对店主人云：「不必殴打，使其吃饱，由我付钱」。并嘱七人再吃，七人复啖久之，均云饱矣。因询所食豆糟价若干？店主人云：「共十三个制钱」。其实洪杨之乱，黄豆价贱，每斗黄豆不过制钱二百数十文而已。照付而去。遂亦忘之。数月后叔祖忽大病。先大伯父圣钦公，先二伯父献甫公，先父槐浦公等均侍叔祖病榻。忽闻呓语云：「汝今年本当病死，因

汝出十三个制钱，救活七命，可多活十三年」。叔祖母对先父等云：尔等闻汝叔父呓语否？均云：「闻之矣」。未几，叔祖病竟愈。家人颇注意此语，及至第八年，叔祖又大病，家人以为前言不验矣。乃不久病愈。至第十三年，果病逝。恰恰十三年，可谓奇矣。其子士仁伯父，亦享寿八十余岁。其孙锦堂，在苏州阊门外开凌嘉和茶食店，野荸荠茶食店，及旅馆等，富厚终身。是叔祖仅费十三个制钱，救七人命，延寿十三年，且泽及儿孙。当此本省风灾水灾震灾之后，哀鸿遍野。望大德善士，尽力赈济灾民，天之报施善人，福泽不爽，并可及于儿孙也。勉之望之！

（《菩提树》第八十四期．1959年11月．罗乃秋因果报应来得快

解放前上海四马路上有几个西药大王在此集中开了几家大药房，市场上难买到的药这里都能买到，已形成西药市场。其中有一家「华美」大药房，老板想发横财，在几天前大量进货，日进夜出，制造假虚库存帐。几天后他亲自放火烧店。一场大火烧毁了左右前后人家房屋，财产损失很大。他的药房已向保险公司保过险，因此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取大量保险赔款，发了大财。他的小儿子是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吃喝嫖赌，玩舞女，抽大烟的浪荡公子。一九四四年有一天在外把钱输光，回家向哥哥要钱。哥哥能干，掌管家业，自己又在南京路开药房、磁器店。看不惯弟弟，不肯给钱。他就用自备手枪把哥哥打死了。人命大事，老板想用钱封锁消息，上海大小报甚多，此去彼来，如何瞒得了，一经报纸发表了亲弟弟杀死亲哥哥新闻，闹得满城风雨。当时汪伪警察局和法院要来抓杀人犯，吓坏了老子，他用大量金钱铺路想了结此案。奈因警察局与法院分赃不均，警察局是紧追不放，法院无法包庇。结果小儿子被枪毙了，急得老子一病不起，仍是人财两空。

（上海 金刚供稿 一九九七．九．六 ）

因果实报转世奇

最近据报纸所载，恶性倒会者，时有所闻，令人感叹！盖人生在世，事事应该知足，莫过份贪求，诚如圣经（提摩太前书六章七、八节）所云：「我们没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回去，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人生所谓的富贵贫贱，穷通寿夭，莫不因果所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那是一定的道理，只是成熟的迟早罢了。故易经上说：「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感应篇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因果经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问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所以因果报应之理，以现在科学言之，就是反应，如针刺肉，必感疼痛，欲饮苦茶，愁眉苦脸其象征立现，所以因果报应之理，科学再发达，人类再文明，愈能证实他的明显，所以知因识果，是学道者最基本的认识。

笔者先父，南投县人氏，时常讲其亲身经历之因果报应实事，为饭后茶余之有趣话题：朔自二十几年前，中部有一王老婆，单生一子名王生，两母子生活困苦，三餐不济，诚属可怜，后来村上的张员外账济一石稻米给王老婆，安定其生活，免其陷入困境，王老婆将此一石稻米，用鼓风机吹掉一斗之稷（不实之稻米）实得是九斗。后来王生即至张员外家中做长工糊口，几年后，王老婆无病去世，寿终内寝也依礼丧葬完毕。经过一个多月，张员外家中孵了一只母鸡，长的非常快，不久，即生了蛋，总共是生十个蛋，孵出九只小鸡，起初大家都没觉得怎样，但很快的，这只母鸡又生了十个蛋，依然孵出九只小鸡，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每次都是这样的生十个蛋，孵出九只小鸡，大家方觉得奇怪，只觉得是巧合，也认为是一只很好的母鸡，为张员外赚了不少钱。经过三年，这只母鸡跌入米桶死去，其家人即将这只母鸡烹煮，准备做早餐的佳肴，奇怪的是一向最喜欢吃肉的王生，一见到此鸡肉眼泪直流，汤水难下，张员外惊问之？王生即云：「他昨晚做个怪梦，梦见其母亲对他云：张员外对我们如此好，以前账济我们一石的白米（鼓一斗的稷），为报答他的恩德，故转世母鸡，生十个鸡蛋，孵出九只鸡，以偿还之，今偿还完毕，请此鸡肉勿吃，语至此泪流满面！」大家闻毕，果然发现这只奇怪母鸡竟然是王老婆所转世，也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张员外即命家人将此鸡依礼埋葬。

以上是笔者先父所亲身遇到的转世奇遇，他说年老一辈的都还记得这件事。现在很多人忽略了因果报应之理，时常为了物质的享受，满足生活上的物欲，贪求无厌，一旦生活过份糜烂，钱财不敷使用时，竟异想天开，来个恶性倒会，或经济走私，以为远走高飞，可以高枕无忧，最后不是身系囹圄即是身败名裂，难逃阳间法律之制裁，死后魂归幽冥，受万般之凌辱，万劫沉沦，岂不哀哉！

天上圣母曾经在鸾堂中显化降坛示训云：「借贷不差，帐上方能平衡，前世因后世果，如记帐目，笔笔不差，应收应付，时日一到，则要赖亦难赖，你欠人债，他人须讨，人欠你债，你亦要讨，故借贷不还，永远债业不消。」像王老婆受人账济一石米，就要转世为鸡偿还，世间多少夺不义之财者，其因果报应岂不更可怕吗？

（圣济

恩将仇报窃盗有惨报

俗话说得好：「得人滴水之恩，当有涌泉之报。」可是现代一般人常不作如此想，得人大恩，反视人为仇家，稍有不如意，就会害死人，这就是造成今天社会紊乱，罪恶遍地的后果，因此使治安单位终日忙碌。每个人都有其父母家人养育长大，如果害了人，则自己内心是何等难堪！人心都是肉做的，愿忍心害人吗？

在我家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时，我的大姊在湖州美国教会办的成德小学当校长，校中一位劳姓的工友曾跪在我的大姊面前，请求将他的孩子闺六带回上海学艺。当时我大姊在一片慈心下，带这个孩子闺六回上海，我母亲见这孩子只有九岁，终日膨着肚子，好像女人怀着孕似的，乃送医治疗，得消去膨胀病。后来送去学校读书，因他只爱玩，不肯读书，乃放在我家开的织袜工厂做学徒，可是他不肯学手摇机织袜，于是拜托附近的鞋匠收她为徒，他虽肯学，但师母很凶，每餐吃的菜很差，师父又动辄打他，将他打哭了回来，我妈见他这样，就用好话安慰，劝他忍耐，并带他回皮匠那儿继续学习，并经常给他送好菜去供他们大家吃，这样他就日子过得好一点，学成满师后，我妈给他本钱买一切做鞋子的工具，让他可自谋生活，没有生意或赚不到钱时，仍在我家吃饭，每天住在我家。

民国二十六年春四月，我的二哥因伤寒病亡故，大姊为恐母亲伤心过度，乃接一家人去南京同住，闺六亦跟着去南京，他好像是我们一家人，那时我刚小学毕业，不意七七抗战爆发，接着八二三上海的战争亦发生了，国民政府宣布封锁长江，我家急着要筹措旅费去武昌避难，大姊拿出两件皮袍，一件獭领披风，请闺六拿到南京白下路当铺去典当，当时南京只有一家当铺，当铺的隔壁就是宪兵队，哪知闺六一去不回，大姊从上午八点钟等到下午四点钟，不见闺六回家，心中非常不安，于是自去当铺查问，那当铺中人说未见其人，气得大姊回家痛哭。我们只得另外设法筹盘费，坐英商办的太古公司轮船去汉口，到武昌后不久，在某天同一个夜半，母亲和大姊都做了同样一个梦，梦见闺六来了，他向我母亲说：「太师母，我真对不起您！那三件皮衣我拿去南京白下路典当时，在门口遇见以前上海做皮匠的三个老友，他们说皮衣很值钱，到上海去卖了作生意吧！

哪知卖得的钱被他们三个吞没了，我没脸回南京见您们，只得回故乡嘉善去了，不意日本飞机来轰炸，将我炸死了！太师母和大小姐的恩典，我下世再报了！……」。

母亲和大姊晨间一说起这梦兆，她俩都是一样，相信这事绝非假事，亦不是心理作用，反正善恶果报是真的！今天社会上作恶多端的人，其所作所为等着瞧吧！

（方声惠

杀人现报

黄州城农村甲、乙两妇女吵嘴。甲骂乙妇无儿绝后，乙妇气极和丈夫商量，买石灰一担，在家中暗地挖一个坑，然后以吃水饺为名，将甲子骗到家中，将他活埋在石灰坑中。甲妇失子，到处寻找，还在电视台广播，仍无消息。

时来年余，乙妇和甲妇小叔通奸，乙夫气忿到公安局投首其妻杀甲子之事，公安局到家掘坑起尸，乙夫妻双双伏法。

（湖北团凤县得胜村　郭之恒 一九九七．十一．十三 ）杀身害命现世报

民国五十年（1961），我正读高中，家里挪出一些地方租人修理脚踏车，因店内老鼠很多，跑来跑去，店老板一气之下，买了捕捉老鼠的铁夹子，捕杀了不少老鼠。我一时好奇，觉得很好玩，也学会了用铁夹子捕捉老鼠。就这样，不知夹断了多少只老鼠的脚，害了多少只鼠命，真是罪过！

民国八十一年初（1992），我害了一场大病，医生检查不出什么病，全身上下不舒服，整天呼天抢地，病苦难当。有一天，几位朋友探视，寒暄之余，突然其中有一位太太全身抖动起来，口中咿咿唔唔不知说什么，好像有什么东西附身似的，状怪吓人。但见她卷起袖子，摆出比腕力的架势，指着要我和她比，不用说，我一下子就被扳倒了。然后，又要我拿枝笔与纸张给她，只见她在纸上写着「老鼠」、「可恶」、「心坏」等字，又画了一只老鼠。我突然有所悟，莫非以前杀害的老鼠借着她的嘴说我害了它们，说我很可恶，心很坏，要来讨冤。众人见状，忙替我求情：「冤家宜解不宜结，某某以前年轻不懂事，做出愚蠢的事，他会为你作功德超度的……」我也诚心请它们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我会去作功德，替它们超度。如此折腾了许久，她写出寺庙的名称，意思是要我去那地方为它们超度，我连忙答应为它们立牌位超度。就这样，附身的生灵才退了回去，她也渐渐清醒。众人及我才松了一口气。第二天，我赶忙去寺庙立牌位超度老鼠并作功德回向，求「地藏王菩萨」佛光普照超度它们往生善处。没多久，病也逐渐好转。

我相信，这场大病一定是我杀害的老鼠在作祟。三十多年前所造的恶业，时间一到，报应临头，让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况且这件事从未对人提起，现在居然会附在别人身上点醒了过去事，可见它们是随时随地找机会报复。所谓「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不是不报，时间未到」，世人作恶能不惊、不惧吗？

因此，奉劝世人切勿杀生害命，莫轻视一只小生命，即予玩弄杀害，它也是有灵性的！或许所有生物以前也曾当过人，只因业报才落得如此异形，我们杀生，岂不就是「杀人」？所以更应以「上天有好生之德」之心来爱生、护生。

前面所述，皆是实情，绝无虚言，则仁人君子多行善事，爱惜物命，以合天心。希人间戾气，灾难自然减少。

（《圣德杂志》215期．许传忠

混进佛门行骗现报录

江西安远濂江乡大胜村阳XX（女），六十多岁。自从一九八八年混进佛门，她备有三皈、五戒、居士菩萨戒证书，到处招人受皈戒。一九九二年十月份，阳XX介绍安远周掌金等十八人皈依三宝，她竟收取每人「注册费」一八○元人民币。收取居士五戒「注册费」每人竟达二八○元！类似的行骗勾当，据群众反映还很多！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九九五年夏天，阳XX在大胜村建的一套新房，人还没搬进去住过，就在一次大雨中突然全部倒塌！

今年（九十五年）农历六月初七日上午，阳XX的一名十三岁的孙子，在龙泉湖游泳时被水淹死！

近年来，阳XX的儿子开车老出事故，没人敢请他开车，终于被淘汰！

备注：此稿根据：石城跃雪，会成法师、安远周掌金、陈秀娟老居士等十八人，部份群众提供情况。

（赵培洪 一九九五．七．十四 ）

造口业的下场

一个向来听风就是雨的广播电台型的朋友，突然跑来道歉——为前两年散播我和客户无稽的绯闻，造成我们极大困扰，以致连朋友都不敢做的事。

我很好奇他为何转性了？他告诉我上周六返回南部参加大伯母的丧礼，给了他空前的震撼。这位伯母十分不幸，大儿子非常优秀，却在补习完骑车回家时，被砂石车擦撞身亡，小儿子上大学后，竟因感情困局难解，烧炭自杀。而他在重重打击下又得了喉癌，切除舌头，不能言语，辗转病榻，受尽折磨，末期时，张口吐出之气，中人欲呕，没人愿意靠近他。丧礼上，只有他伯父一人主事，景况堪怜。

后来离家十余年的二伯带着儿女赶回来，交给伯父一张遗书，上面黯红潦草的字迹只有两行；「红嘴白牙，信口雌黄，毁人名节者，必断子绝孙，入拔舌地狱」。

伯父看过，跪地号啕大哭，向弟弟磕头道歉，兄弟俩抱头痛哭。

朋友问他母亲始知原来大伯母当年为争宠，担心公婆将家产多给较优秀的二伯一家，造谣年轻漂亮的妯娌与同事苟且，以致公婆误解，夫妻龃龉，二伯母万念俱灰之下，割腕以血写下遗书，又服农药自杀了。二伯伤痛之余，并未公开遗书，携二幼儿到东部发展，多年不归。

朋友的母亲当年亦曾助纣为虐，在村里间大谈家丑，而朋友的弟弟多年来一直受肾脏炎所苦，无法正常工作。他母亲震骇之下，带着家人到二伯母灵位前磕头如捣蒜，恳求原谅。朋友思考多年来经常散播八卦，挑拨离间，深深悔恨，所以逐一请求受害者谅解，誓言改过。

家母听了，告诫我娶妻是男人最重要的事，娶妻不贤，祸延子孙。又再三要我记住证严法师的话：「要口吐莲花，勿口吐毒蛇。」我想到政治人物为了打击政敌，竟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扭曲事实，放言无忌，也许他们认为得到权力就值得，管他断子绝孙？但是不明白真相的选民，你犯得着为别人的富贵荣华去乱造口业，无的放矢吗？天道好还，报应不爽，殷鉴不远，慎之，慎之。（根桑多吉的世界善恶因果如此分明

旧上海有个粪大王（承包全上海厕所和倒粪车）。这位粪大王腰缠万贯在上海买了很多房地产。一九四四年冬又到苏北家乡买了很多田地，家乡绅商百般迎奉这位活财神。他买田事已办完，准备明日回上海去。当天有一家布店小老板要去上海办货，他包好了小火轮船的客舱，已经上船，他家中突然有人来叫说老太太生病了，叫他快回去。已包好客舱不能退还，就奉送给粪大王乐得做人情。轮船行至扬州湾头处，因为湖水与江水的水位相差较大，水流很急，轮船被水力掀翻了，全船无几人生还，下午消息传到该城后，大家都惊动万分。

最奇怪的事是这位布店小老板上船后又离船，免遭不幸，究竟是什么原因？

事后据对这两家知情者说，布店老太吃素信佛行善，每年冬天她都施舍寒衣和粮食给穷苦人家。夏天又施茶、施药给生病无钱吃药的人。小老板是位孝子，为人忠厚老实。那位粪大王是为富不仁，依仗帮会恶势力常欺压穷苦工人。

古书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恶因果如此分明啊。

（上海 金刚供稿 一九九七．九．六

感受死亡

不信神，不信鬼，也不信佛菩萨，更不信这世上还会有因果报应，从小到大，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我不能吃，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只要抓得到，只要吃了不会死，什么都敢望肚里填，有时侯听说某人这样也不吃那样也不吃，打从心里瞧不上眼，挺挺胸：看看俺，只要是吃的东东，你拿得出来，俺就吃得下去。心里还洋洋得意，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认为自己很男子汉。

在广东的日子，随着收入的增长，生活渐渐变得殷实，加上爱人烧得一手好饭菜，吃饭的时侯，如果哪一餐没有荤菜下饭，肯定就会唉声叹气，敲盘子磕碗。

一个礼拜天，小弟过来玩，带来一只又肥又大的兔子，当时，在我眼里看来，这无疑又是一顿

可口的佳肴，不知道是听谁说，杀兔仔有诀窍：两只长耳根侧面就是它的死门，只要用筷子轻轻一敲就会一命呜呼。高卷衣袖，提着兔子的两只长耳，拿一只竹筷，死命地望兔子右侧脑门敲击，温顺的兔子发出阵阵哀鸣，半天都未死去，手忙脚乱的我，无计可施，最后只有一菜刀结果了那只可怜兔仔的小命，当时脑子里萦绕的全是香喷喷的兔仔肉，那里还有心情理会兔仔眼里早已涌出了两串清亮的泪珠？

不知从何时开始，隐隐约约间，感到脑子常常有些昏沉，时间越长，这种感觉似乎越明显，我不由得有些疑神疑鬼，没事时总爱用手在头上摸来摸去，常常觉得脑袋上某个位置多出了一块骨头，（当然，我从来没有想到那只兔子，一直认为，它生来就是人们的口中肉），慢慢地，晚上开始睡不着觉，去了几次医院也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心里一直固执地认为，脑袋里在长什么东西。

终于有一天，在作CT扫描时医生发现脑袋右上侧有一块异常的小如黄豆的骨头，请教了几个医师都说没什么大碍，问了我的职业，说头昏也许是经常对着电脑的缘故，叫我不要放在心上，平时注意调节一下就行了，当时在我眼里，医生都在欺瞒我，我一定是犯了绝症。

爱人当然比我还着急，于是，向工厂请了假，双双回到了家乡，找到医院熟悉的医生，再作CT扫描，其结果同深圳一样，照理这下应该放心了吧，谁知好像鬼迷心窍一般，心里就是不安宁，老认为全天下人都在骗我，医生给我缠得不耐烦，就说如果不放心，也可作个手术。拿掉那块小骨头。

躺上手术台，心里异常平静，医生怕我紧张，南京的土地北京的神，天南地北神侃胡聊试图安慰我，说也奇怪，我心里竟然半点也不紧张，似乎还有一种解脱的感觉；眼睁睁望着一大针筒麻药徐徐推进身体，渐渐地脑子里一阵昏眩，时间就此停滞。

好久好久，很远很远的地方，似乎有人在大声呼叫我的乳名，又似乎有人在不停地重复问我叫什么名字，心里塞满了一种没来由的悲伤，我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边哭边不停地重复回答着我的名字，渐渐恢复知觉，只觉得双眼阵阵刺痛，奋力睁开眼睛，周围环绕着亲人们熟悉的面容，爱人更是满面泪水，记忆逐渐恢复，我终于又回到了亲人们的身边。

身体复原的极快，出乎医生们的预料，事后，医学院实习的学生悄悄告诉我，手术整整作了两个半小时，五官全部有血迹渗出，医师用小锤子敲脑骨时，就好像石匠打石般，事后想想，当时情景和我昔日残杀小兔仔的场面竟然如此奇异地巧合。

半个月后，我走出医院，脑袋右上侧留下半边鸡蛋大的凹坑，恰好是当日用筷子敲击兔仔的右脑位置。

学佛后不久，我断绝了一切荤食，一有条件就积极放生，每当看到温顺可爱的小兔仔时，每次都会下意识地摸摸右脑残留的伤口，心里感到无比的内疚。

两个半小时，没有思想，没有记忆，没有痛苦和欢乐，也没有恐怖和梦想，更不知道自己究竟去了哪里。菩萨慈悲，让我重罪轻报，使我今生有缘得遇佛法，知道如何忏悔业障，如此大恩，真是令我粉身难报！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辰一到，必定受报。（妙月一个杀猪人的现生来世报

陈友山，系辽宁省喀左县六官营子镇后坟村四组村民。他在二十八岁至三十三岁期间，在坤都营子供销社任生猪屠宰员，每天杀猪卖肉，也杀牛杀羊等。六年间，杀了多少众生也无法计算了。

他四十岁时，罪障报应现前了，得了胆结石，做了手术，刀口不但不愈合，反而里外全部发炎，刀口越烂越大，每天发出病苦惨烈的叫声，正像被屠宰的动物的叫声。梦中常常大叫“救命”，梦见很多猪头、羊头、牛头的人拿尖刀的、拿绳子的向他索命。他终日恐慌不安，大白天说胡话。

病危时，他父母给他准备了一口棺材，以及寿衣等，选了坟地。由于他每天这样的状况，他一周岁的儿子得了肺炎，家人开始都没有重视，当他妻子抱着儿子去镇医院就医时，正好是我学医时的班主任老师吴医师值班，他根据患儿的病情一口咬定病情危急，得立即转院，患儿的妈妈找我去说情，可我的医生老师向我说了实话：“孩子，不是你老师见死不救啊，是她们来晚了，来不及治了，根据我多年行医经验，这个患儿活不过今天晚上七点了，你快劝她回去准备后事吧”。

我告诉患儿的母亲：“今天天快黑了，明天转院吧，你马上抱着孩子回家吧。”她家离医院两公里路，没等走到家，可怜的陈小三就停止了呼吸。

陈小三走了，他的父亲陈友山却还没有死，身体竟然慢慢恢复了。但他又重操旧业，又干起了杀猪、杀牛、杀羊的营生。有很多信佛的好心人劝他：“陈友山呀！你从今以后，再别干那杀生害命的勾当了，对你不好呀，杀生会遭报应的”。他回答说：“猪羊一刀便成菜，养它们就

是让人吃的，我不信什么报应不报应的”。

就这样，又过了二十年，陈友山六十岁的时候，业障又现前了，每天夜间做梦，有很多人向他要命，吃饭没一点饭味，吃什么到嘴里都是糟糠味。

到了二○○七年二月初一，陈友山白天大喊大叫：“某某来找我去见阎王评理”，“某某找我还他性命……”把护理他的护士弄得都不知如何是好。

这样一连闹了三天两夜，二月初三午夜十一时，陈友山在极度的痛苦中停止了呼吸。

二月初七早四点钟上，他三妹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大哥陈友山来了，直接躺在她家坑上，打一个滚，身材小一些，再打一个滚，身体又小了些，连打了五个滚，竟然变成一头小黑猪，蹦到屋地上，顺着屋门向门外走去了，可见陈友山死后入了畜生道，这就是杀猪人所得的果报。

辽宁 佛星

二○一三年四月六日

中阴现前篇

三宝功德 不可思议

师云，某夕有一女鬼，现苦相跪关前求救，自谓系某省某县人，夫某性毒辣，致我死于非命，至今含冤未升，夫某已来函请求皈依老法师，来信已在途中，明日必到，他若得皈依三宝为佛弟子，我即永无超升之日，恳求老法师万勿准许，哀求不已，余示以恩怨本自平等，善恶了无自性，既遭恶缘，宜求解释，免得世世
酬报，汝应发心皈依三宝，余可代汝求法力加被，汝可从此解脱，并谕知汝夫为汝超荐，鬼唯唯，次日果有求皈依之某。

复次某女弟子，一生念佛甚虔，手不释念珠数十年，临命终时，特以此珠给其子保存，谓他日见此珠，即如与我相见，子素孝，奉命唯谨，某日偶不慎，珠堕地线断，检之少一粒，遍寻不得，懊丧之至，特来关前禀告，求哀忏悔，虔请皈依，冀消业障，归里后，细检念珠，原数丝毫无缺，欢喜赞
叹，三宝功德不可思议，悬挂颈间摄影，函禀师座告慰志谢，该相曾举示智熏等。

再次某母死亡已久，忽示梦其子云，我罪恶深重，苦报难受，非仗三宝力加被，不得解脱，望代我往求老法师赐予超荐，即可免苦，某来竭诚向余哀求，因某母既深信三宝功德，其子亦有孝心，当允诵经
回向，以遂其愿，嘱某闭目长跪合掌，观照母受苦难，闻经解脱，某于闻经中间闭目忽见大火，开眼视之则无，当夜某又梦见其母，谓尚未离苦，仍须再求印老人慈悲，某又叩关再请，余知系开眼之咎，诘之果然，允再诵经，嘱勿再误，某谨遵，复梦见母云，谢谢老法师，我已得度了。

（《印光大师全集》第五册．二七四九页

亡者托梦 警察破案

七十九（一九九○）年一月廿六日，窗外炮竹声不绝，明朝七一岁，守岁赌钱？一个人怎么赌法？不如记述实实在在的怪事，总比「无所用心」略胜一筹，这是笔者的顽强处，那怕除夕只剩孤灯只影，依然自得其乐，绝不拉下一张苦瓜脸。

先从老友黄君走告者谈起：据告八天前报载台中吕检察官去年三月侦办竹山镇车祸命案，遭辗毙者是位机车骑士，肇事人逃逸无踪，现场毫无线索。

问到死者之妻，她道：「我先生托梦给我，有个人外号‘阿聪’，曾目击这宗车祸。」托梦在科学家说是迷信，但吕很负责，就沿路查询有没有什么人叫阿聪，所幸小镇地方不大，果然有人指出阿聪住处，吕找到阿聪，阿聪道：「对，我看到这宗车祸，是被一辆小货车撞毙的，我曾追赶这辆小货车，还录下车号。」结果根据车号，案子破了，肇事人被起诉判罪，而吕则认为：托梦能破案，百思不解！科学家怎么说？

中阴身托梦

在鱼池乡公所服务的杨新赞先生，是一个有理必争的人，对于世人主张没有灵魂之说，十分反对，认为这种说法，不合道理。

他看了本（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台湾的《中国时报》第七版，有关梨山车祸失踪学生洪柏松，亡魂托梦的新闻报导，他坚持认定人是有灵魂的，否则怎么会有亡魂托梦之事呢！

四月中旬的一天，他来笔者处，以此事说了一大套理论，笔者当时鼓励他，应该写一篇文章，阐述其义，向世人报导。

第二天，他带来了那张报纸，翻开一看，其报导的事实如左：

【梨山讯】不由得你不信，梨山大车祸中最后一名失踪的师大学生洪柏松，托梦给他的母亲洪曾○说，他被压在车底透不过气来，警方据梦终于在肇事游览车底，发现洪柏松的尸体。

梨山车祸发生于十五日晚间，当时有六名学生失踪，经过警方洽请蛙人潜水搜寻后，至十九日为止，已经在水底寻获其中五具尸体。

最后一名失踪学生洪柏松的下落，在警方连日地毯式的搜寻下，显已触礁，因为负责水底搜寻的小组，坚称已经搜遍可能存在的地区，而负责山壁搜寻的小组，也声称绝无遗漏，既然不在水底，也不在山上，究竟会到那里去呢，警方困惑了。

洪柏松的母亲洪曾○和父亲洪溪东，连日来都在车祸现场，焦急的等候搜寻结果，廿日凌晨洪曾○很坚定的告诉警方说，爱子洪柏松已经托梦给他，说他被压在车底透不过气来，希望警方赶快吊开游览车。

警方对此一托梦很表怀疑，因为案发后已经启用吊车，在游览车底下发现并无尸体，但是为了使洪曾○安心，再度以吊车搬动游览车，赫然发现洪柏松的尸体就在车底，由于车身甚重，警方正努力拖出尸体中。

洪柏松的出现，使梨山车祸丧生者，确定共为十七名。（《奇异世间》（选录），圣开法师中阴身显现记
时间：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地点：四川重庆市XX医院。

我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大学毕业后从上海来到这里。因为年纪轻，经常担任急诊室值班医生。

三天前，进来一位男性病人，四十二岁，职业是汽车司机。患者因车祸，造成颅脑挫伤，颅骨骨折并颈椎、尾椎多处粉碎性骨折，生命垂危。

三日来，一直昏迷，经输液、输氧、导尿……等多方抢救，但仍未见好转。已向其家属签发「病危通知书」，嘱日夜陪人守护，住二○一急症病室。

七月二十六日午夜十一时四十五分，正当我和张护士（上海人，现还在）值班。我们俩刚刚吃过夜点心，我在看书，张护士一边翻着当天的「病历纪录」，一边向我滔滔地谈着一星期前回上海看望他母亲的事……倏然间，值班室门口走进一个人来，衣着、面貌分明是二○一病室的那位病人，轻逸地走到我俩面前，神韵悄然地说：「谢谢医生，谢谢护士。」转眼又从门口出去。

当时，我和张护士都看得明白，听得清楚，而且，我们同时都感到诧异：二○一病人根本不可能起床，更不可能来值班室像我们讲：「谢谢！」「不好！」我潜意识里预感到什么……
我们俩不约而同，立刻站起身来，向二○一病室奔去。

二○一病室离值班室不到十米远。（中间只隔一间贮藏室）当我们冲进病室，陪人（病人的妻子）正在按电话……。
病人的头奄然侧向一边，心脏已停止跳动，氧气瓶导管里已不再泛起气泡……。
「他刚才起来过吗？」我禁不住问。
「没有！」陪人肯定地回答。
是啊！他进院后就没有起过床，怎么会……？
「他说过什么话吗？」

「刚才动了动嘴唇，我把耳朵贴近，只听见说「谢谢医生，谢谢护士」就奄气了。」唔！我和张护士在家属的哭声中愕然结舌，无言以对。

此事虽隔三十年，事情发生的始末总共不到一分钟，但我至今记忆犹新。（叶衡加护中心鬼话

这天他轮值的是下午班的门诊，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三、四年前的事了，详情已忘），上午去了一趟诊疗室，在通道上看到了一个老妇跪在地上，拉着×医师的裤管，涕泪纵横的哀求一个床位，老妇的丈夫是荣民，已经去世多年，留下了一个患心脏病的十八岁女儿，发了病却等不到床位可以住院，那×医师一脸冰霜，不耐的回了一句：「我没有办法」，就自顾的走了，老妇哭天抢地的哀嚎。C大夫心酸难忍，扶起了老妇人，留给她联络的电话，答应设法帮忙让她女儿入院，等一切事情安排妥当，女孩住进病房已经是二天后了，经过这一番延误周折，病情是更加的严重了。

C大夫下了班回到士林的家，精疲力尽的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收播新闻，太太依偎在身边，虽然结婚二十多年的老夫老妻了，仍然很珍惜这每天短短相处的时间，看看电视，聊聊天，说一些体己话，儿子与女儿都在各人房里用功，两夫妻可以完全不受干扰的享受这短暂的时光，对于一个忙碌的医生而言，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气象也播报完了，萤光幕上打出了明晨的节目表，C大夫站起身来走向电视伸手关掉它，却看到电视后头站着那个瘦弱的患心脏病的少女，穿着住院病患的粉红条纹服装，外罩一件深红色的睡袍，开口说道：「C大夫，我要走了，谢谢您帮忙，再见了」。

C大夫一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寻常，只回说：「不用客气，再见」。未料那少女就在他眼前像阵烟般的消失了，C大夫赶紧回头问太太：「你看到什么没有」？太太的回答更是奇怪：「那不是住院的病人吗？怎么跑到家里来了，也没按电铃，是谁帮她开门的」？原来太太只看到他们两人在说话，并没看到消失的一幕，C大夫心知有异，拿起电话就拨往医院的护理站查询，

护士小姐回答说是那少女已于二小时前去世了。C大夫一家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对于灵魂之说倒是并不排斥的，甚至是很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循环律的。
（朱莹被堕胎29年的他，来到梦中……
南无阿弥陀佛……
顶礼法师！
今将亲耳听到念佛感应之事整理，祈诸位莲友同沾法益。
绪言：

世人大都以堕胎之事不以为意，而佛经，却已明确告诫我们，堕胎是杀生重业，果报是很可怕的！昨亲耳听到舅妈的讲述，这是不久前她亲身经历的事。随她娓娓道来，我心嘘唏不已……谨以此文，希有缘阅读的友人们辗转相告，以此为诫，以免自身受无量苦报……昨日午饭后，我带着儿子来到舅妈家中。因前几日阿弥陀佛圣诞，莲友们聚会见到表妹，她向我讲了其母做的梦，我便想去听舅妈亲口讲述真实详细的梦境。

年近六十的舅妈，她正因为在2006年亲眼看到我那得了二癌的父亲，只因念佛（其它毫无修持，既没诵过经也没持过咒，只是念佛），便无有深重病苦，却预知时至往生极乐的事实，她便开始严持十斋日，每天念佛了。昨见到她时，见精神、气色都不错的，我们在床上坐下，她便开始了叙述：

「那晚觉得自己刚睡不一会儿，就做了这个梦。梦中见你舅回家时，还带回一个年轻的男孩。他长着白净的大脸盘，个子比你舅还高，身上不是衣服，而是披着个白单子。我以为是跟你舅一起的人来家吃饭呗，那就进来一起吃吧。打他进门起，他对我始终是有说有笑的。吃完了，我见他还不走，就说：‘你走吧，回家吧。’他说：‘我不走，这就是我家。我往哪走啊？我是你家的人呐。’我问：‘我家也没你这个人啊，你是谁啊？’他就是不说话，只看着我笑。后来，我就不记得他到底是走了没。」「梦境一转，说是我要到山上刨地瓜。人家都在山上刨，也不知怎么我就走到一座楼前（醒来认得那就是堕胎时的医院），并在它的走廊里刨开了。那里的土还挺软的，我刨了挺深，刨出来的不是地瓜啊，倒是像土豆样的还一嘟噜一串儿的东西。我正弄个筐忙乎着，忽听有人故意地‘嗯’了一声。我一抬头，看见前面有张床，那上躺个人，身上披了个单子。那里应该是有好几张床的，但其它床上都是空的，没人。我一看到他就认出他是上我家吃饭的那人，就说：‘哎，我认识你，你怎么住在这儿啊？’‘你身上披个单子干啥？’他依旧披着单子，坐了起来，说：‘我都在这儿躺了29年了’，然后他把自己身上的布掀开一点给我看。我一看他身上没有皮，露着红肉就问：‘你怎么烫的？’他说：‘这不是烫的，是你用刀给刮的。’我说：‘不是！我没刮过别人的皮呀！’他答：‘不。是你。’我惊讶地反问道：‘啊？我……？！’他对我说：‘你回想回想？都29年了！’他把身子侧过来在我身边，脸探过来，对着我的脸问：‘你看，我像不像你？大脸盘？……’再后来又记不得了。」「梦境再一转，好像说我把他领走了。我去给他找大夫了。当我透过医院走廊的窗户向屋里望时，正躺在病床上的他冲着我一笑……那屋里有好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好像正给他剪身上的皮，给他治病修复。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可是我自己心里知道那意思：就是说他以后就会好了。就可以穿上衣服了。……」听到这我问：「舅妈，那你堕胎时，他多大？」舅妈答道：「怀他三个月了。那时，你小妹（我那二表妹今年30岁，他可不正是29岁？）还吃奶，我就是觉得奶水怎么少了，想去桦树医院带个避孕环。去那一查，说我已经怀孕三个月了，大夫说有点大了，不给做人流。那时不行啊，我已是2个孩子了，再生就没工作了，所以一定得堕胎。记得那时往下打很费劲的，弄不下来啊，最后好容易把胎打下来。当时听大夫说了句：‘是个男孩啊。’算起来，他若是活到今天，正好是29岁啊！」听完舅妈的叙述，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我对她说：「舅妈啊，你若现在不是念佛人，他必是来向你讨命的了！如今也是他的善缘成熟了，他能显现在你面前相认，且对你并无丝毫恶意。那是因为他知道，现在你可以为他做功德超拔他，使他不再受苦了，他这是有求于你了。舅妈，你就好好念佛吧，把佛名功德回向给他，他终会离苦得乐了……」我知，舅妈以她虔诚念佛的心，必会把她今生未曾拥在怀里的儿子送到阿弥陀佛大悲慈父的手里，他也必会随佛去到那个没有一切苦的极乐世界……莫道堕下的血肉无知无识、无痛无忧，却怎知他亦是命一条！因果可畏啊，当知：今世你伤他，莫说来世，只在今生他就必会来讨命债、来伤你啊！诸位友人，因果循环之苦报，不可不畏，不可不慎啊！……佛子：释真慧
溺毙托梦 找到尸体

六十年前，笔者族叔溺毙，捞尸无着，其母夜梦族叔无耳，说是身在某桥桥墩下，问他怎会无耳？答是被鱼咬掉了，第二天果在该桥墩下捞得遗体，果然无耳；无独有偶的是八年前谷姓十岁男童在新店溪戏水溺毙，家属请四位蛙人捞尸无着，当夜其舅梦见死者，说是身在河滨公园某处，翌晨其舅告其母梦境，果即在该处捞起遗体，张检察官即毋枉毋纵了解经过，一一向各人查证属实，乃不得不信真有「托梦」之事。
梦兆

我的朋友唐太太住在市场口附近的一栋大楼，自从搬进大楼后，唐太太就一直没有办法睡好，听了不少朋友的小偏方：睡前淋浴、运动、喝牛奶，都没有什么改善，老是恶梦连连，但是梦中人物，情节千偏一律，从来没有变化，虽然不致严重得妨碍她的生活，只不过长期的做梦，或多或少给她带来一些困扰吧。这情况维持了二、三年，有一天跑来告诉我，想听听我的意见。一个相同的梦境持续的时间可以长达二、三年，多半是一个预警。让我们仔细的来看看她的怪梦：

一开始就是在南部嘉义朴子地方的一座水泥桥，桥的那头是坟场，（唐太太从来不曾到过嘉义

），天空是昏昏暗暗的，分不清是黎明或是傍晚，一名年轻男子佝偻着身子，扛着一副棺材盖子走过桥来，唐太太站在桥头，四周是极度的安静，没有一点点声响，那男子从唐太太身前走过，突然她开口问道：「先生，你是要去哪里？」那人没有回答，只是回过头来深沉的看了她一眼，继续的往前走去，直到进了一栋大楼的电梯，电梯中只有他和他背上扛着的棺木盖子，他身手按下「六」楼的灯号，唐太太心脏一阵抽搐，然后梦就醒了。这怪异的梦，周而复始的纠缠着唐太太，虽然她自认不曾愧对良心，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只是长期不得好睡，日子过得辛苦些而已。

听到唐太太的描述，我很直觉的认为是一个不祥的恶兆，要她小心一些，对坟场、桥、棺木、电梯、六，等，一再在梦境中出现的人时地事物，提高警觉，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恶梦仍然夜夜出现，唐太太早已见怪不怪，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大约又过了半年左右，一个周末下午，唐太太外出回来，在电梯口等电梯的人并不多，只有四、五人，由于大楼是办公室和住家混合使用的，周末下午公司人员早已下班离去，平日里上上下下的热闹劲儿，都不见了，只剩下住户们静静的等待电梯，电梯门打开，唐太太张大了口却叫不出声音来，梦中扛着棺材盖的男子竟然出现在她眼前，突如其来的惊吓使得她剧烈的颤抖双腿像是钉在地上，无法挪动半步，看着那些人进入电梯，若无其事的表情，没有感觉男人和棺盖的存在吧，她才想到大概是只有她才看得到的。电梯门再度阖上上升，唐太太退到走道旁供休息的座椅，脑中混乱已极，也不知经过多少时间，眼前却见管理员慌张的跑进跑出，门外警车鸣鸣而来，唐太太心乱得无法思想，不知出了什么事，只觉得好像仍在梦中，这一切是距离她这么遥远。

上升的电梯在六楼停下，有二人走出，再度阖上时，电缆突然断裂，电梯直坠地下二楼，里面三人无一幸免，全数遇难。唐太太不知该为自己庆幸还是为去世的邻居悲伤，无法面对这一切，低价的把房子脱手，搬走之前，去请教管理员，是否曾见过这么一个扛着棺材盖子的男人，管理员摇摇头道：「见是没有见过，但是这部电梯按装好试乘时曾跌死过一个工人，那人是嘉义朴子来的。」唐太太心中对那梦中示警的男子有不尽的感谢，是命不该绝？是默默行善助人而后天助？一直到这时，她才体会到「舍得」二字的真义，确然是有「舍」必有「得」！

堕胎、流产、早夭——了百了吗？

有一对家庭不和睦，事业不顺利的夫妇，带着他们的子女去拜访一位法师，请求法师能为他们指点迷津。

法师远看，共有六人，于是就摆了六双鞋。一会儿，门铃响了，法师开门一看，是一位年约十八、九岁的小姐，正对着法师微笑，法师点完香，却发现女孩不见了。

这时候，这对夫妇已进门坐妥，一、二、三、四、五，六把椅子，坐了五个，还有一个位置是空的。「明明是六个人，怎么少了一个？」法师纳闷着，就问：「还有一位上哪儿去了？」这对夫妇回答：「我们全家一共只有五个人啊！」于是，法师心里明白了。法师问：「这位太太是否曾堕过胎？」这太太回答：「大约在十八、九年前，曾流过产。」这就是了，法师说：「刚刚在你们进来之前，已有一位年约十八、九岁的女孩先来过了。不过，很快地，又不见了；你们的家庭之所以不和睦，事业之所以不顺利，都是因为你们没有把她的事办好——以佛家的超度法事，超荐她去往生才发生的。只要你们能为她办理超度，使她不再受苦，她也就不会再来找你们的麻烦了，如此一来，大家就能相安无事。」这对夫妇听了法师的开示后，感激的向法师顶礼道谢，并且欢欢喜喜的为他们去世的女儿办佛事。了却了心上的烦忧，抹去了生活的阴影。

读者们，一个自然流产的婴儿，尚且如此受苦、超生无门，更何况那些被人为因素夺去生命的亡婴，能不很悲愤的围在您的周围哭诉、抗议！对于您残忍的扼杀他们，能不生起瞋怨之心？由于我们冥阳相隔，而无法体会、目睹他们的痛苦。因此，他们只好制造一些事端——如家庭不平安、身体不健康、事业不顺利、儿女不孝顺……，来引起我们的注意与重视，进而谋求解决之道，使他免受痛苦。这是他们求救的唯一方式啊！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卫护动物，爱护子女，便是人（仁）心，对于这些无法生存的堕胎之子、早夭之子、流产之子，我们更应该拿出慈悲的心肠，以佛菩萨的大慈大悲精神把他们超度好，使他们离苦得乐。若能于平时常常礼拜、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并且放下屠刀，那么他们更容易得到加持而超生。因此，在农历七月即将来临的前夕，我们再度叮咛每位读友，您自己，或是家人、亲戚、朋友，如有「堕胎、流产、早夭」之子的情形，不妨到清净的佛家大庙堂（有出家师父住持的），去办理超度事宜（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及宗亲），已尽父母之慈，人子之孝，朋友之义。（大慈）亲人安慰 鼻血流出

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国时报中部新闻版报导一则丰原灾区的真实故事——阿财与小芳于八十八年（一九九九）九月十四日私订终身，七天后，遇到九二一震灾，住在丰原市南阳路的小芳罹难。太平间的最后一面，阿财告诉小芳：“我来看你了。”顿时，血水从小芳的鼻子流出来，阿财的泪水忍不住奔流，小芳的妈妈在一旁安慰阿财。阿财在小芳耳边重复“一定娶你，而且代为照顾妈妈”，血水此时再度流下，阿财知道，小芳全都听见了……。

亲娘赶赴认领爱子，亡儿感伤冰体淌泪

我的大哥平日嗜爱钓鱼，一放假就跑到溪畔或海边钓鱼，直到晚饭前才会回家。一九九六年元宵节前夕，大哥与往常一样拿着钓具向家人随意交代几句就出门去钓鱼，但当晚却没回家，家人着急的四出寻找，到第二天还是音讯全无，随即求助警方协寻，一个星期左右，警察终于在一处人烟稀少的溪流边找到他的尸体。此处不仅人烟稀少且杂草丛生，芒草高过人头，如果没

有特意走进去，很难有人会知道这里的存在。

当时我大哥的死状相当令人无法理解，头埋进水深不到脚踝的地方，且由于脸部在水中浸泡太久，皮肤已呈现脱落状。警方找到后，暂时将大体放入殡仪馆的冰柜里等待家属认领。

三日后接到认领通知，我和妈妈及大哥的儿女、家属立即赶往认领，那时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现象，已经死亡十天，且冰得早已僵硬的尸体，却因为我妈妈的到来而眼角流下了眼泪，那时我内心受到无比震撼，更加深信佛法中所说因果报应真实不虚及人死后仍有中阴身活动的事实，从此对念佛及参加法会共修更加殷勤虔诚。
（法品居士 记
卿惜三世缘 我流七孔血

基隆八斗子临近的海滩上，突然漂来了一具腐烂不堪的死尸，全身被大鱼小鱼啃啮得几乎体无完肤，连脸部也无法辨认了。这死尸浮浮肿肿地，胀得好像一具充气玩具人，可说整个变了形。

来辨认的民众很多。但大家看了以后，都表示：实在腐烂得太厉害了，不管他们怎么样地仔细看，都一点也看不出来。我请警察先生拜托民众们排一下队，尽量成一直行，然后再依次一个接一个来，并请大家再靠近点，尽量看个仔细。

许久许久，仍然没有人认得出来，或许尸体那张脸已完全变了形，加上尸臭太难闻，使人受不了，以致大家没有办法停留太久吧！

正当我一筹莫展时，警察先生突然跑来告诉我，现场外面有位中年妇人，由读初中的女儿陪同前来辨认，但不敢进来，不知如何是好？
我说我亲自出去带，毕竟女生跟女生比较没有距离。

这位中年妇人到了现场，还是不敢靠近。我便不敢太过勉强，只好先牵着她女儿，陪着她一起，一步一步地跟着队伍慢慢向前行。

当她女儿靠近时，突然，在场围观的民众大声惊叫了起来：“尸体怎么流血了！尸体在流血了！”

我定睛一看，真的好怕人唷！只见那尸体：一双睁着大大的眼睛，两个鼻孔，两个耳朵，还有嘴巴，都淌了一大堆鲜红的血，从眼角、嘴唇角、耳门、还有嘴唇上两道鼻孔，缓缓地流了出来。真的好可怕唷！

我赶紧请那中年妇人靠近前来看看这情景，并请她一定要仔细好好端详清楚，因为见了她女儿会七孔流血，应该不会没有关系才是。

那中年妇人才刚靠前，弯下身，突然失声嚎啕痛哭了起来，而那初中女生也倒在她妈怀里，跟着大哭特哭。

那中年妇人终于认出死者的假牙，她对着尸体喃喃自语地讲了一大堆，但海边风太大，海浪又吵，加上哽咽涕泣，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然而，这尸体听了这些话，他原本睁着大大的两个眼睛，竟然奇怪地自己慢慢地闭了下来，并且从眼角里迸出一滴一滴的眼泪，连上下两片嘴唇都在微微地颤动，似乎有什么话要交代一般。我觉得好害怕唷！这人不是死了吗？

我回到办公室，心里还有余悸。真的，我有千千结：“这人不是早就死了吗？甚至也腐烂了，为什么还跟活人没有两样，会流血、流泪呢！”

我越想越害怕。我问一些较年长的同事：“人死了，不是死了就死了吗？”大家都不说话，只对着我笑，好诡谲唷。

（这事件是海钓客被疯狗浪卷走，没有他杀嫌疑。这中年妇人，后来经证实为死者之妻，而小女生为其幺女。）（转载自《寿命是自己一点一滴努力来的》
放生异闻篇
施放水族 护法现身

八十八年（一九九九）春，假台南青鲲鯓，施放水族物命，按仪规三皈洒净后，将鱼苗放之大海，当众人群策群力之际，有一林居士，素秉异常，眼通阴阳，可观常人所不能察，可听常人所不能闻。见一男女，立于海面，男者龟身人面，满脸须髯，态度和善。女者鱼身人面，长发飘逸，脸蛋皎好。初见此景，林居士心中讶然，待惊魂甫定，念起疑惑。
问道：「不知二位如何称呼？」

二人答：「我俩乃鱼之护法，称之仙姑可也。」林居士再问：「吾等今日所放水族物命，是否会被捕捉？有无生命危险？」仙姑答：「你无用烦恼，鱼儿不会被捉，我二人即是来此，将鱼

儿赶至大海。」此事虽属灵异玄妙，但若非事实，居士亦不敢妄言诳语。足见放生现场，龙天护法，放生功德，诸佛欢喜。

（鉴因法师讲述）

一担鱼鳖 救得女命

余既返南，岳母及赵老师之丧事办毕，每日空闲，立在门外。一日，有挑一担鱼者欲卖，内有鳝鱼大鳖，而买者仕女群众，余即曰一担之物，吾一人总买，群众曰何事，余对曰放生，而众人均退，卖鱼者曰，刚刚众人要买，而汝说要放生，以致众人都回去了，汝非买不可，余曰但是以放生之故，必须卖我少便宜一点，彼曰可以，余即嘱吾儿跟之到王公宫口有水之处放之，而卖鱼者忽起贪心，将鳖捉之再卖于人，岂知卖鱼者忽被其咬住一指，鲜血淋漓，适有苦力，手拿扁担，将鳖之头打一下，鳖之口始开，否则卖鱼者手指断矣，余不久来津，刚到天津火车站时，有欢迎者言，汝大小姐差一点病死，余始识放生之益，寄语世间人，在路上若遇有生灵待沽时，必要买之放生，以此奉劝也。

（正言杂志九卷八期）

江南放蛇灵异记

江南宅子终于装修完毕，适逢某法师来江南办事，于是邀请法师来我新宅小住。一日送客下楼，我就顺便到菜市场买菜，往回走时，突然发现前面有个口袋动了起来，凑近一看，原来里面全是些大黑蛇，生得还很粗壮，有的甚至有我的胳膊粗呢。不由得心里一惊，因为三天前我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正与它们有关。赶紧默念佛号，并祝愿它们能早日往生善道，虽如此心还是不安。可是我却没有办法，因为第一我没有带那么多钱，第二即使带钱了，我也不敢碰它们，生性胆小的我连虫子都怕，何况它们了。

骑车回家的路上加快了速度，默念着佛号，到了家气喘吁吁的把此事报告给师父，师父告诉我：「赶紧买来放了！」我却有很多借口：「师父，我怕蛇呀！再说了，没有车子，要是打车去山里来回得二百元呢！」师父说：「找不到车子就打车去，车费二百元也得去放了！」无奈，试着联系净恒师兄的儿子小佳，也真巧，小佳正好在我们社区办事，一听我的电话，就赶紧出来开车载我与师父去菜市场。还好那些蛇没有被人买走，一番讨价还价后，最终三口袋蛇六百元买了下来。此时大概是五点多钟，也真是奇怪，蛇刚买好放到后备厢里，天就下起了雨。我还报怨，为什么这雨早不下，晚不下，非得我们放生的时候下呢？师父说，你哪里知道啊，这是龙天护法开心的表示啊，药师经有十二大将，每个大将眷属各有七千，共有八万四千法眷。蛇是摩虎罗大将的眷属，你放了他们的眷属一条生路，他们高兴，当然要有所表示啦！你要是不信，等你到了地方，雨肯定会停的。

两个小时车程后，终于到了目的地，无锡马山。这里远离人烟，浩瀚的太湖围绕着青山。之所以选择这么远的地方来放生，是有原因的，因为如果放在城里的山上，人们如果见到有蛇类出没会受到惊吓，同时也会让蛇有再次被捉的隐患。而且我们既然放它们一条生路，就应该尽量为它们选择一个合适的新家呀！

师父的话还真灵验，果然我们到了目的地，雨真的停了。夕阳下，师父一袭黄色长衫行走在山路上，显得那样飘逸脱俗，不由得让人想起很熟悉的那首梵海云僧的古琴曲来。杨梅早已熟透，都掉到了地上，可是平时顽皮的我也无心去摘，忙着上山。终于选了一块较为合适的地方，三皈依，念诵仪轨，有一条蛇听到经文和咒语似乎兴奋极了，上下跳跃，师父说它是蛇王，是这群蛇里最有灵性的，如果今天这些灵蛇没有被我们买来放了，而是被别人买去吃掉的话，要倒大楣的。这道理就和世间的人一样，如果惹了瞋心强烈而且精明强干的人，肯定比惹了傻呼呼没有能力的人带来的麻烦多。唉！世间法和佛法是相通的呀！

其实这些灵蛇真的与我缘分很深，也许它们真的是我过去世的眷属呢。为什么这样说呢？早在三天前，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确切的说是梦中的梦。我每晚都是持大悲咒入睡的，可是那天晚上的梦确实奇怪极了，好像是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叫我休息，我进入房间以后，发现床脚下一堆黑蛇，梦中的我并不惊惧，为它们念诵着大悲咒，又换了一个房间，可是当我掀开被子的时候，赫然发现被窝里也有数条黑蛇！无奈，只有接着念大悲咒。这样迷迷糊糊的到了天亮，才知道是个梦，还是梦中的梦。起床后，我还沾沾自喜地对师父说，您看我功夫如何？我梦中都能持咒呢，如此往生可有保证否？哪里知道，三天前的梦是我的异类亲属在托梦求救啊！

无数劫的六道轮回中，哪一个众生没有做过我们的眷属呢？如果真的把所有众生当做我们的六亲眷属，自然再也不忍杀害，又何忍杀而食之？

目送着那些往昔眷属们从口袋里出来钻入林中，我们也下山了。虽然为了放生，到了晚上八点多我们还没有吃上晚饭，可是我们的心被法喜充满了。多放一个众生，世间就减少一份杀气，不吃晚饭又算什么呢？

关于这些灵蛇，最为奇怪的事发生在师父回北方那天。那天正波师兄也一起来送师父，本来只是有点小雨的天突然狂风大作。我说：「师父您看您挑的这回去的日子，又赶上下雨。」师父却笑而不答。再三追问下，师父才说，这场雨与我们那天放的蛇有关呀，它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示感情呢。你要是不信，这雨十二点整准停。师父说这话的时候，正好是差一刻十二点。我很不服气，心想这雨又不是您的徒弟下的，让停就停？有那么听话？可是事实证明，我又一次错了，雨真的在十二点整的时候停了，这些让生性憨直刚学佛没几天的正波师兄惊奇不已。

佛法确实难思议呀！

这次江南放生蛇，用事实再次验证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无始劫来都曾做过我们的六亲眷属。愿世界减少杀戮，人与自然能真正的和谐相处！

（转载自2010年第5期《净土杂志》．作者：正寅大龟报恩 现身相救

大约在三十几年前，发生在武界附近的深山里：当时山洪很大，山内有山崩的现象，我们一群人大约有六、七个人，被困在山崖边。后面已山崩，前面是深崖，崖下有溪水湍流，我们这群人才想说出口：「进退无路」时，我看见前方约二公尺处的山崖边，有二盏类似煤油灯一般的光，亮一下又熄一下、亮一下又熄一下。我向同伴说：「前面有二盏灯光，可能有住家。」即向发光处走去，原来那二盏灯光是一只大龟的双眼，我们问乌龟要带我们去那里？它就带路一直往上游走去，原来有路可通到山崖下面，走到最下面有一条山地同胞走的路。走到上游，有一道木板桥，到了桥边，乌龟就大叫三声，我们整群人就跟它走过桥。

随后，大家正要向大乌龟跪下来礼拜答谢时，我突然想起：在十多年前，于神木村（林班地）听台电收音机广播有台风，我与三、四位同伴要走出山，但是走到站牌处，车已开走；我们一致决定，连夜走出山。

沿路走着，发觉有山崩的现象，并且在路上发现有一只大乌龟约汽车引擎盖的四分之三那么大，头部宽约十二公分，长约二十五公分，它被巨大的落石压住，爬不出来，但仍奋力挣扎，那落石三个人也抬不动。当时有人说：「山上的落石一直滑下来，逃命要紧，不要管它了。」我说：「不行！为善事要紧，那有见死不救的！你看，它吐舌头，眼睛有泪水，哀哀可怜，头又一直点；绝对要救！」后来，我与张木及郭金泉的父亲合力救它。先锯树枝，再用树枝把落石移开，而后我们用开山刀在龟壳上刻下三个人的姓及末后一个单名，共七个字。而现前这只，不知是否是当年所救的那只？我们六、七位就用打火机照龟壳，结果正好有以前刻的那七个字。经过十多年，这只龟又长大了十几公分，并且可能有得道，否则，怎会事隔十多年后的今天，及时特来带路救我们脱离险境！我们一整群人就地双脚跪下，向大乌龟礼拜致谢。

（吴溪圳口述，黄陈晴撰稿

野猪追杀 大蟒相救

他救出一条国家级保護动物大蟒，不料被同乡卖给了酒店，他星夜追到广州将它赎回喂养并放生。此后，他万万没想到－－近日，英德市大洞乡农民杨宝贵上山打柴遭到一头野猪追杀时被大蟒相救的稀奇事，在当地传为美谈。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时，英德市大洞乡农民杨贵宝吃完早饭，携带砍柴工具上山打柴。大约到中午十二时，当他打好柴准备返回家时，突然从山林中走出一头约七十五公斤重的野猪。杨被吓出一身汗，慌乱中扔掉肩上的柴，一边喊救命，一边拼命地往回家路上跑。不料，野猪紧追不舍，眼看野猪就要追上了，杨贵宝使出全身力气爬上一棵大树逃命，想不到野猪死死地守在树下，并用长长的嘴没命地掘土，企图把大树搞倒。杨贵宝吓得在树上大喊救命。没过多久，一条约七十五公斤重的大蟒从山林中钻出来，直奔杨贵宝叫喊的方向。这时，疯狂的野猪停止了掘土，调转身子直视着大蟒。只见大蟒摆开身子，高高地
竖起头，张开嘴不停地发出声响，逼得野猪无可奈何，只好步步后退，最后跑回了山林之中。这时，只见大蟒竖起头，望了望树上的杨贵宝，然后才依依不舍地钻回了山林之中。杨贵宝得救了。

这神话般的事实，使杨贵宝老半天才想起：原来在去年十二月份，他与一同乡上山打猎时，猎狗在一个土洞内发现了这条大蟒，两人急忙回家拿来锄头和麻袋，将大蟒救出抬回家中。两天后，同乡乘杨贵宝上城里办事之际，一人将大蟒以五佰元的价钱悄悄地卖给了一家酒店。杨回家得知情况后很生气，因为他知道，这是国家级的保护动物，是严禁捕杀的。他找到同乡连夜赶赴酒店，不料酒店老板又把大蟒卖给了广州一家酒店，杨不顾疲劳又连夜赶到广州，终于把大蟒赎了回来，一直精心喂养到今年三月份，才放回原来的森林中。想不到大蟒如此通情达理，真令杨贵宝终身难忘。

（《楚天都市报》李朝才

持咒利益篇

谛闲大师 显感利冥

我再举一件与印光大师同时的公案，民国七（一九一八）年，谛闲大师在北平讲经（以下接录倓虚大师《影尘回忆录》）『那时正赶上北京的乩坛很盛，有一位姓白的白城隍，在西城琉璃胡同钱宅降坛，自言每天到法会去听经，其中有听不懂的地方，拟请谛老亲自到坛上问一问、谈一谈。起初谛老去不去还在犹豫，若以我（倓虚法师自称）的意见，那都是外道门，可以不去。但仁山法师以好奇的心理，无论如何，要怂恿谛老去，我在谛老跟前得算资格浅的人，戒莲更不用提，最后也没拦挡住，谛老就去了。

到那里在乩坛里用乩笔与谛老谈话，非常客气，一见面把谛老赞扬了一顿，并自称每天晚上率领许多鬼魂去听经，维护道场，其中已有许多鬼魂闻经听法，受到度化。后来又陈述他部下那些业障重的饿鬼之苦，问救济之法。谛老说：每年七月十五日观宗寺办盂兰法会，晚上放焰口，用观想力量，救拔一切饿鬼，不知能远及北方否？白城隍听到这话很欢喜，很感谢：说是谛老的观想力量很相应，一定能达到。白城隍临坛讲话之后，不一会，关圣帝君又临坛。因为他的神力大，恐怕扶乩的人撑不住，说话时候，让白城隍从中传达。他也很客气，称谛老为先进

，谛老不敢当，也称他为先进。彼此客气的谈了一会话，随又谈到他在玉泉山显圣，和他显神通修庙的事。末了关圣帝君还对谛老说：以后不论在何处讲经办道场，都要去拥护。

不一会周将军（仓）也临坛，他开首就问：我自东吴遇难之后，每过七天，身上就痛苦一次，能不能想一个好的法子，把我这痛苦来解除？谛老答复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是由妄想而成，若能以定的工夫，把妄想涤除；再能常发惭愧心，发忏悔心，把自己的宿业完全忏净，这样痛苦自然会消灭了。说完这话，还与他受戒说法。徐蔚如居士把这事记成一本显感利冥录。』《影尘回忆录》所记至此为止这是倓虚大师亲自见到，亲自讲出的事。

徐蔚如居士写的显感利冥录，我在北平曾见过，上面记载的当然更为详细。我恍惚记得那个乩坛不是临时扶乩，而是经常设立，以白城隍为坛主，谛老与白城隍及关圣谈话，不止一次，这一点我记不清楚了。但是我确实记得的，那书上还记着一段尾声：是说关圣去后，谛老亦即回寓，乩尚未停。白城隍忽然指出今日有许多身带刑具的鬼魂，听说有高僧说法，来此求度，现在法师已去，他们都不肯走。若就此停乩，这些鬼魂留在这里，恐引起大家的不安。大家都慌起来，请白城隍带他们走。结果是带也不走，劝也不走，赶也不走。时已夜深，白城隍不主张再请谛老回来，但也想不出好办法。

众人中有一人说：我们没有法力，但是所学的经咒乃是佛祖传下来的。我建议大家同持大悲咒，救度这些鬼魂。白城隍批：可以一试，于是大家息心静虑，念起大悲咒来。才得几遍，白城隍批：有意思，这些鬼魂都面有喜色了，又念若干遍，白城隍批：这些鬼魂身上的刑具渐渐脱落了。又念若干遍，白城隍批：这些鬼魂身上已无刑具，都欢喜顶礼而去，遂即停乩。我确实记得显感利冥录上有这一段记载，文字当然不同，大意是不相远的。影尘回忆录上未记这事，我现在补写出来，以见密咒灵感。
（一九七○年八日至二十二日《民声日报》
念大悲咒 车轧无伤

再说一件事我在沈阳东门里居住时候，房后是稻香村南货店，听店内掌柜说有一天由东门进来一人，被汽车撞倒由身上轧过，这人丝毫无伤，摸去尘土，依然行走。旁人问他何能如此，他说他是信佛的人，现在正持大悲咒，这是一件事。
（一九七○年八日至二十二日《民声日报》）
念往生咒 自在往生

再说一件，沈阳南关的关岳庙是军事当局所修建，没有住持，管理的人是做过旅长的海城县人李少白。他说海城县有一位许多年专念往生咒的人，忽然通知亲友说某日往生，到时亲友来齐就座，他说还有若干遍，念完即往生，亲友眼看他掐珠记数，逐数已满，泊然而化。
（一九七○年八日至二十二日《民声日报》）
念往生咒 超度亡魂

由陈天池而识炮兵少校罗敬之，罗有怪眼能白日见鬼神，罗在其家乡湖南湘乡，六岁时正洗澡，突见四周皆鬼而骇怕大哭，罗母问故，告之不信，但从此却能看见一切鬼神。一天，罗来我寓居之熊宅，我问：这里还干净吗？他头向外转一努嘴说：喏，那不是？我问：怎么样的？他说：就在门外墙阴站着一鬼，敝衣垢面，满脸胡须，身不太高，怪可怜的，见人来便向后退缩。我问：可以超度吗？他说：可以。相约次日举行，我则准备香烛纸钱。次日，罗来后，在门外燃起香烛，焚化纸钱时，我口诵往生咒，罗说：鬼已欢喜感谢而去。我作此送鬼事，偶与邻居邓警铭谈起，邓吃惊地说：确有这回事，以前每年夏季要搭凉棚，死鬼是搭棚工匠，不幸失足坠地而死，死时身形、衣着、地点，与所说完全一样，事隔已经三十年了，不料鬼魂还在此处。邓要求我介绍罗君看看他家中是否清吉？罗看后说：邓父魂仍在家，但表示不悦云。我从此确信有鬼魂之事，更相信罗君真能见鬼，既有鬼便有神，菩萨与佛亦当然有的了。此事亦足证灵魂不灭与佛咒力量。
（钟石盘《圣贤梦影》
念往生咒 超度部下

又一次突有一不相识的人来访，他说：我的部下周舜上尉偕一士兵在二十八年某月被星子县伪组织某人，为谋得周的快慢机驳壳手枪，将周等杀害，如若我要为周报仇，他可以指证云。我说：对日抗战胜利后，日本军队都要释放
回去，政府对汉奸亦准其自新，我不能单独报复某人，但作恶的人必有恶报。送走来客后，心想此事可能是周舜被谋害而死有不甘，故驱使其来报告，遂撰写一文，述明经过及
冤仇宜解不宜结，祝愿周舜为岷山之神，向空焚化时口诵往生咒。恰巧此时罗君到来，我问他有何所见？他说：一青年军官全身浴血，站在外面路上，得到我所焚化的纸，向我鞠躬后，即欢喜腾空而去云。

罗说：由我的身光看，我的前生是一出家僧人，妻为女尼，这是我首次闻听前生的事，虽难全信，然证之今生学佛信佛，自为前生种因，所谓：与佛有因，与佛有缘，又不能不信也。佛经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由佛家三世因果推知，今世的功名富贵，原为前世修积而来。我既如是，其它之人，亦莫不皆然了。遗憾的是我发达过早，不免造业，而觉悟较迟，致有三十九岁的怨憎会苦难，若依出世法来讲：今生我亲近过禅宗，天台宗，唯识宗许多大德，但性之所近，独对净土宗感兴趣，对净土经论，亦似曾宿习，则前生必曾修习净土宗无疑，然净土法门乃是当生成就之法，前生既是出家又修净业，何以不能往生净土，仍旧受

轮回之苦呢？推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今生怠惰性情难改，可知前生必是忆佛念佛不曾精进。其二，今生之有少分功名，可知前生虽是出了家，而仍贪名闻利养，以此习气，终致堕落轮回，而今生几乎迷失一切，思之非常可怕！且前生的苦修，只换得今生的虚荣，于了生脱死毫无所益，亦殊不值得。

妻在七岁时，闻人诵念大悲咒，即能随声背诵，一字不差，此亦足证其前生必曾熟诵此咒，记忆在八识田中，始能不经教授便可朗朗上口；又从小即不喜食肉不敢杀牲，且记忆力甚强，亦善根不昧之明证。宜乎我二人今生结为夫妇而又志同道合，同修净土法门，并求同时往生西方也。但既已了知宿因，则今生允宜精进净业，全力以求往生净土为是。

（钟石盘《圣贤梦影》

为鬼念咒 刑具脱落

北平有一位能见鬼的人，某日在城南游艺园见到几个身带刑具的鬼，跪在地下，手指所带刑具，表示求救之意。他表示无有办法，遂即躲避。鬼还追逐不舍，他迫于无奈，说我什么都不会，只会持往生咒，试持几遍看看。遂即举咒，眼看那些鬼魂刑具脱落，叩首而去。他很惊异密咒之灵。这是胡若愚市长所说，他们是熟人，能举其名，我记不得了。

（一九七○年八日至二十二日《民声日报》

诵经持咒的利益

中国宋朝时候，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天天拜观音菩萨，虔诚念诵心经和大悲咒，已经有好多年了。

有一天，这位商人从外地带了很多钱，要回家去了；那个时候交通不便，这商人看看天要黑了，就找一间旅店过夜，那里知道找到这间旅店是「黑店」，旅店的主人看到商人带了很多钱，贪欲心起，想要谋财害命，到了那晚一两点的时候，拿一把刀，想要橇开商人的房门，进去行事；当他正在橇门时，听到门外有人敲门，便把刀藏起来，跑去开门，进来的是一位大汉，大声叫喊那商人的名，旅店的主人问道：「你是谁？找他做什么？」大汉说：「我叫豆输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来看看他。」旅店的主人说：「他睡着了。」大汉说：「不要紧，请你明天告诉他，说我豆输明来找他就可以了。」大汉说了，就扬长走出门去了。旅店的主人心想：好在刚才还没有动手，不然可就糟了！因此，也就不敢再妄动，自己睡觉去了。

可是到了三四点的时候，更深夜静，那商人因为整天走路辛苦，睡得更熟了，发出呼呼的鼾声；旅店的主人听到了商人的鼾声，谋财害命的贪心又起，爬起身来，又再去橇商人的房门；恰巧这时，门外又有一个人叫门，旅店的主人开门一看，这一回来的是一位满脸胡须，自己说名叫阿逝孕，又是要找那商人，旅店的主人很害怕地告诉他说：「睡着了！」大汉说：「明天告诉他，好朋友阿逝孕来找他。」说罢，又是大摇大摆地走开了。这时，天要亮了，旅店的主人听到商人在房里起身的声音，谋财害命的恶念也就不敢再起了。

第二天早上，旅店的主人告诉商人说：「昨晚有两个大汉来找你，先来的一个叫豆输明，后来的一个叫阿逝孕。」商人才听，觉得奇怪；可是仔细想想那两个朋友的名，才恍然大悟！原来「豆输明」和「阿逝孕」是大悲咒中两位菩萨的名；因为商人天天念诵大悲咒，获得菩萨暗中保护。

启示：虔诚诵经持咒，所得的利益是不可思议的。

（摘自香港佛教．金明讲

佛力咒力护生灵验记

民国九年（1920）秋，余偕同学德森等五人同附一舟，由赣州赴南昌。舟主昔为渔夫，甚嗜鱼。后虽弃渔业，每饭无鱼不食。一早路经三曲滩，见其父子持网出，舟中搭有宦者夫妇，其夫人奉观音大士甚虔。适值九月十九大士诞日，夫人正在焚香礼祝，余等亦盥漱毕，同在船头立，见伊父子操一小划，沿河捕去。余等各称佛号及往生咒，顺流四十里，竟无一获，乃归舟牢骚云：「余每过此滩，必获近百或数十斤，未知今日撞着什么鬼，不但无一鱼，连虾子亦无一个。」其妻与船伙乃曰：「诸位大师念阿弥陀佛，故致不获。」诸人相与一笑，目为怪事。嗣后凡欲打鱼，均不令我等知，潜行出去，瞬息回船，必获许多。足征其渔业之精，非佛威神救护，少有能漏其网者。

民十，八月，复偕同学德森，二人包一小舟，由南昌上广昌，先与舟主议妥，须同吃素。一日在建昌上南丰之途，次有二渔人唤舟主云：「要鱼否？」主答曰：「不要。」渔云：「如何不要？」主曰：「我舟中有二大师吃素。」渔人以种种秽言相戏辱，余等不答。见二渔各执一网，沿河捕去，余二人亦默念往生咒，望彼各下数十网，竟未获一鳞，始登岸去。

又小徒普明云：「伊未出家时，有族兄孔助者，初发心吃素，仍理旧业，畜鱼于池，其鱼小时，暂畜田中，墈上乃邻人之田，其邻乃以毒鱼之药，毒取自己田中之鳅鳝。向来年毒一次，均可得鳅鳝等近十斤，是年适孔助之小鱼才畜于墈下田中，邻人虽毒己田之鱼，其毒水必向下流，孔助之小鱼势难免一齐毒死。因事先不知，复见邻人一一具备，又属专毒他己田之鱼，则不好强为阻止，只有观其毒药下田时，一心持往生咒，以冀保护己田之小鱼。讵知咒力通神，不特孔助之小鱼安然无恙，即邻人已下药之田之各鱼，届时往收，均潜踪隐迹，杳无所见，无一被毒，竟与全未下药之田一样，一无所获。邻人亦因之而感化，归向佛法矣。综是数端，深信佛力咒力真不可思议。

后见诸书所载，往生咒若人持满十万遍，诸罪消灭，至二十万遍，菩提芽生，至三十万遍，阿弥陀佛常住顶上，一切怨家毒药皆不能害，临命终时，任意往生，自在无碍。余因往昔业重，恐碍往生，近数年来，每晚课后持百余遍，以冀临命终时尽诸业障，自在往生。复思灵验，援笔记之，藉以普告同伦，凡有慈心爱护生灵者，均当以此为法，见彼临难，或称佛号，或诵神咒，纵不免死，承佛咒力，必遂超升。历史感应统纪卷二陈书王固传，有固以佛经咒之，遂一鳞不获语，许止净评云：「以佛经咒网罟，使之无获，屡试屡验，或持多宝如来七佛名，或只持南无多宝如来六字，或持往生咒，或持揭谛咒，只须目注网罟处，至心诵之，必验。佛经神力，真不可思议。」唯愿同伦，见闻信受，留意奉行，爱护物类，正是爱护人群，能使同人少造杀业，即可减除未来之刀兵劫难，庶人民共享升平，自他同登寿域，非仅区区为水族计，其功德利益，洵无涯矣。

灵异奇闻篇

「照水碗」中 贼迹历历

这事发生在我十一岁那一年，地点在河北省唐山。

有一个远房亲戚中的长辈在家闭门失窃，丢了一个放在衣袋里的钱包，里面有一千多块钱。之外，房内的抽屉里他太太一只值五千多元的钻戒也不翼而飞了。这位亲戚姓陈，生意做得不小，在社会上也有点地位。当时他非常震怒，研究结果，认为一定是「家贼」所为。因为失窃在白天，他们夫妇不在家屋子里还有别的人，外人决不能进去。他之所以把有钱包的衣服挂在衣橱中，也是偶然的事。他这一天刚刚回家之后，给邻居的朋友请过去商量一件急事，因此他没有再穿上外衣就跟太太出去了。失窃的时间只是一个半钟头以内的事。

他把这案子报告了警察局，可是却调查不出一点结果。行窃的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家里虽然上上下下有十个八个人，也没有一个可疑的。不过既经相信是「家贼」所为，就不免疑神疑鬼，甲说乙可能是贼，乙又说丙十分可疑。这一来，这位陈老先生不但为了损失财物心痛，给家里的人你一句我一句也说得病起来了。

惟一办法是要找出真正的贼，让事情水落石出；就不致互相怀疑与猜忌了。

可是半个月过去，一个月过去，警方的侦查毫无结果。他们家里的人没有一个离开，也没有一个露出可疑的举动。到后来，有个朋友对陈先生提出一个迷信的办法，要他去「照水碗」。

「照水碗」是属于哪一类的巫术，我至今没有加以研究。不过据说是可以用这个方法看出一切过去和现在的事情，不论是属于任何人的。比方某人怀疑他的老婆偷汉子，用不着请征信社（当时自然也没有这一种行业），只消找那个法师用照水碗的方法「照」他一下，就可以知道老婆跟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幽会。听说由此而按址捉到奸的倒有多起。陈老先生在毫无办法之中，只好信信鬼神（他平日倒不相信这些的），希望把事情弄个清楚。

这事情怎么会跟我有关系呢？原来依照「照水碗」这种法术的规矩，成人是不能「看见」所要看的事的，必须要「童子眼」，意思就是说，唯未曾有过性行为的人，不论男女，都有资格。因之最妥当的莫过于我这十一、二岁的孩子了。陈老先生自不想惊动外人，要找这些看水碗的人只好「先召亲房人等」。我就为了合乎这个条件，因而入选，去参与这一件盛事的。

记得当时和我一起去看「照水碗」的一共有三个小朋友，都是表兄妹之流，年纪相当。我们两男一女给大人们带到一条幽暗的横巷里的一间矮小阴沉的砖屋里，门口挂了一个木招牌，上面似乎写了几个这样的字：「ＸＸＸ玄光灵术」字样。「玄光」也许就是这种法术的正式名称了。

当时我对于陈老先生的失窃那一件事本来一无所知的，也不知道要去看些什么，只知道奉了长辈之命去看「照水碗」，还以为是很兴趣的把戏。到了那一间矮屋，看到屋子正中供奉了好些神仙菩萨的神像（是什么神像当时不懂，后来也不记得了），神像前面点了香烛，很像个小庙宇，这才觉得有些古怪。一个年约四十来岁的男人从小房间里出来招待大人们，他们是约定的，那人就开始作法了。

于是点燃香烛，烧了一些锡箔，拜了好一会神，嘴里念着些什么咒语。之后，就把放在香案前的一碗清水谨而慎之的移到一张八仙桌上。那是一个普通且瓷质很粗的饭碗。接着，他又拿了一个同样的碗，把这个装满了水的碗盖起来。又在上面烧了点锡箔，念了几句咒语，就在八仙桌当中面对我们坐下来，他伸出右手，握着拳，竖起姆指，放在碗的上面（说得正确一点，是搁在上面的那只碗底上），然后对我们三个孩子说：

「你们轮流的看，看我的姆指头，不要看手指，全神贯注，自然有神仙出现的。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这样吩咐过后，要我的一个表兄先看。表兄对着那姆指头，集中精神看得目不转睛，那情形是很怪很滑稽的。这时候，左右站了同去的大人们，包括陈老先生在内，凝神屏气，严重非常。似乎奇迹就快要出现了。

一会，表兄还没有做声，那个法师就问了：

「你看不看见一个公仔，有个穿红袍的人出来？」「看到了」。表哥说：「还有一个穿白袍的」。

「为什么你不说呀！」表哥的姊在一边焦急地问。

于是表兄开始述说他见到的情形：

「有一个穿红袍的人当中坐着，一个白袍的来了，两个人对坐，他们在喝茶……现在，又有一个人来了，是一个黑脸的，穿了件黄袍……也加入喝茶……」。

「是喝酒，」法师像默片时代电影院里的讲解员一样，对成人们说：

「那是三个仙道，他们先出场」。

过了一会，表兄不做声。法师又催问了：

「你还看见什么？」

「他们还在喝茶，三个轮流的喝」。

法师们又等着，大人们也在等着，整间屋子寂然。我当时忽然感到有点害怕，看看神桌前的蜡烛火在阴暗的屋子里摇摇晃晃，一种阴森的空气压住胸口。

这样又过了大约五分钟，法师忍不住又问：

「你现在看到什么？」

「他们还在一杯一杯的轮流喝茶。」表兄答。

法师叹一口气，对大人们说：「不行了，他不会看见什么了，换一个吧！」于是他收回他的姆指，叫表兄走开。然后他又重新烧了锡箔，念了咒，又握拳伸指，在碗上一搁。这一次，输到我登场了。

我硬着头皮盯着那一只又脏又黄的姆指头。法师不断要我集中精神只看他的指头部份。看了一会，果然奇景出来了。

我看到一座像庙堂的房子，很空洞，又像个演戏的舞台，当中摆了一张四仙桌，上面有一把酒壶，三只杯子，忽然有人在后面出来了（背后是黑的，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像一层板障）。那是一个红袍红冠白脸孔的道士装束的人，我于是把看见的说了。接着，一个白袍白冠红脸孔的道士出来了，那个人相对坐在桌边喝酒，一会，第三个黄袍黄冠黑脸的道士又出来了，三个人坐下来喝酒，黑脸的坐在当中，朝着我。

他们喝了一会，忽然像现在电影上的「淡出」画面，一阵模糊，那舞台不见了，三个道士也不见了。却「淡入」另一个画面，那是一个客厅。咦！奇了，这正是陈老先生的客厅。他家里我是去过的，所以认得。

我把见到的说出来，大人们大抵很吃惊很紧张了，连忙催问我还看见什么。法师就说：

「有什么人，他们做什么？你认得吗？你说。」我于是把我所见的说出来：我看到厅子里有两三个人，其中一个是陈先生的守寡妹妹，一个是陈太太的弟弟，一个女佣人。不久，陈先生从外面回来了，陈太太从房间里出来迎接他。然后他们两个走进房间里，一会儿有人来找他，陈先生和陈太太又匆匆忙忙跑出去了。

所有我看到的跟看电影没有两样，景物清晰，明亮而活动，就和在窗子外边看一个房间里的情形差不多。陈先生出去之后，他的守寡妹妹跟女佣人讨论什么，走开了。这时那个陈先生的小舅子就站起来，走进了陈先生卧室。至此我见到的景物是跟着小舅子的行动而开展的，布景换了卧房。只见小舅子走进房后，立刻打开衣橱，熟练地伸手到一件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银包，塞在自己口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跑去开了抽屉，在里面检查什么似的翻了一会儿，结果拿了一只钻戒，又放进口袋。这时候，他仿佛听到外面有什么声音似的，回头看看关上的门。然后匆匆忙忙的锁上抽屉，把钥匙放回衣橱里的衣服口袋，悄悄的开了门出去，重复掩上了门。那情景远比现在的闭路电视录影带清楚多了。

这时布景又是客厅了。小舅子左右看了一下，就悄悄的开了大门出去。他一到街上，马上坐了手车就跑，跑了一会儿，到了一家人家门口，下车。那家的门开了，一个年约三十来岁的女人出来，笑嘻嘻的接了他进去。

看到这里，忽然又是一个「淡出淡入」。又再看到那三个道士仍然一杯一杯的喝，只听得法师说：「行了，已经完了。」他缩回右拳，我这时只觉得有点眼花，像直接看过太阳一样，脑袋有点浑浑沌沌的，不过喝了一杯茶之后，还没有走出这屋子，已经恢复正常了。

我亲眼看到的「照水碗」是这么一回事。过了几天，我听母亲对我说，我所看见的全是真实的事情。因为陈老先生把小舅子关起来讯问，他招出来了。他偷东西的经过跟我看见的一模一样，甚至他开衣橱时用力过大，碰到了他自己的额角这个动作也是事实。至于他出门去找的女人，原来正是他偷偷养起来连他姊姊也从来不知道的小老婆。最妙的是：后来姊姊带我到那一条街。叫我认出是哪一家，我不假思索就指出来，这正是小舅子「藏娇」之所呢。

这是怎么一回事？迄今我还不明白。

（原载《神秘杂志》六三期．齐骋

一念瞋心 甘露变滚水

台湾南部有个女众住持的道场，有一天住持被一阵凄惨的哭声吵醒，住持睁眼一看，一群男女老少身上皮开肉绽的跪在面前，住持吓了一大跳，连忙问他们：

「为什么这样狼狈？谁做的？」

其中一位带头的说：

「就是师父您的好护法徒弟某某用滚水把我们烫的！」住持一听，问：「什么时候的事，她为什么烫你们？」「就在刚才而已，她为什么烫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哇！她持净水诵念大悲咒，我们以为她会赐我们甘露水，谁知道，她竟然用滚水烫我们，请「师父为我们作主啊！」住持正要详问情形，鸡啼一声天下白，住持惊醒了，发觉是南柯一梦。

但是住持很纳闷，祂们口中的那位护法爱徒平日很慈悲又能发心，为什么无缘无故用滚水去烫无间界有情呢？心里越想越不安，用完早斋后，请内众徒弟打电话，把这位徒弟找来。

见了面，师父问她：「你早上在家里做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没有哇！就是日常早课，感觉气氛怪怪的，就念了二十一遍大悲咒洒净洒净而已。

住持听完沉思了一下，突然睁大眼睛问她：「你洒出大悲水的时候，心中想什么？」「我用大悲水赶走邪祟，这有错吗？」

「你大错特错了！你在做早课，你的冤亲债主都很欢心法喜，来听经闻法，看你持念大悲咒水，祂们很欢喜，都想要得到大悲水加持，谁知，你竟然用瞋恨的心洒出大悲水，结果大悲水变成滚水，你把祂们烫的好惨哪！」「师父怎么知道？」
「他们来跟我告状的，不然我怎会知道。」
徒弟听到这里，马上跪到佛前忏悔去了。（华藏佛友莲社前生今世

掌故名家唐鲁孙最近现身说法，公开一件发生在自己家中的离奇往事。其中被鬼缠身至死的，正是他的父亲。

几十年来，他一直没有公开这段经过，一方面是关系人之一 - 他的母亲仍在世间，另一方面也怕被误会是「妖言惑众」。前几天，禁不住访者的请求，他说出这段往事，并强调不是「鬼故事」，而是「鬼的事实」。

先伯祖和先祖都是前清翰林。先伯祖是光绪三年点的翰林，先祖晚三年，是光绪六年翰林。

俗语说「穷翰林」，我们家也是如此。唐家在北平一百多口，虽说出了两个翰林，但只是清高而已，生活困难。

于是先伯祖和先祖决定出来候补。伯祖做了京管，留北平。先祖因为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是姻亲，所以到南京去候补。做了造币厂厂长。先祖手笔好，又廉洁，别人当厂长老出事，他却做得很好，所以又兼长「官书局」、「牙厘局」、「巡防局」。每个局几百两银子，凑起来千数两银子，一半寄北平家用，一半供南京花费。

南京候补道台很多，其中之一叫王木斋（江苏人，词填得好，现在商务印书馆还有他的词集）是个黑候补道，因为巴结不上总督，就往先祖这种红候补道下工夫，双方常诗酒往返。

有一日，王木斋向先祖提起，说他有个女儿，想和先祖结个姻亲。当时先君已长得一表人才，人称「江南第一美男子」！

先祖回答王木斋说，我们家是旗人，住南京时一切从汉人规矩，也许还分不出来，将来回京里规矩可多，不知道王小姐受不受得了？另外，王木斋是鳏居，只王小姐一个独生女儿，将来远嫁北平，王老太没孙女作伴，也不知受不受得了？

王木斋一时也没再提，隔几天往湖北出差去了。过了一个多月，王木斋回南京，见到我们家贺客拥挤、车马盈门，过来一打听，家里佣人才跟他讲：「我们少爷今天订婚。」他进门来向先祖道喜，还稍稍埋怨了几句。先祖说，王家提过一次就没再来，所以先君和别家小姐定了亲。对王家觉得抱歉，不如认王小姐做干女儿吧。第二天，王木斋带女儿和厚礼，上门来认干爹。王小姐和先君见了一面，总共也只不过一面而已。

先君成亲的那天，王小姐盛装而来。外婆家陪房佣人知道她的身分，先母还隔着凤冠霞披和她微微颔首为礼。王小姐则一直像和新娘斗盛似的。

那天喜酒过后时间已晚，就留王小姐住在先祖母房中。夜里王小姐嚷着胸口疼，吃什么药都没效，连夜派软轿送她回王府去。

我们家宅第很大。有好几辕门。第二天，天刚亮，东辕门进来外婆家给新娘子送莲子茶，西辕门进来的却是王家送报丧条子，说王小姐死了。

三朝那天，新娘子坐在床前梳头，忽看见王小姐打外头进来，只有上半身，看不见下半身，顺着墙流进屋里。

新娘子还梳着头，鬼魂就附体了。新娘子说北平话，王小姐说的是南京话。可是现在新娘子说起南京话来，闹了半天。家里护院、师爷、会念咒的、画符，都拿它没办法。后来拿筷子搁水碗里，才说出来是王小姐。

就这样闹了好久才退，以后天天来。我先君气了，就说，这与新娘子什么相干？就冲我来吧！正梳辫子呢，鬼就上了我先君身上。天天闹。

王木斋跑到江西龙虎山把张天师请来。张天师看了说是宿孽，是宿世的冤孽，他没法解。于是只好由外婆家、先祖、王木斋三家写表，说王小姐是先君的元配，将来我母亲生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得给王小姐，而且要永远祭念她。还到庙里去焚表。

王小姐还闹，可是没那么凶了。我母亲怀孕了，怀着我姐姐。家人哄着王小姐，说别闹了！肚里的孩子是给你的！就这样哄她、求她。

先君当时是个监生，想回北平兵部候补。当时兵部尚书奕谟是先君的姑丈，先君姑妈没儿没女的，就要他回京后住到姑丈家去。先君在兵部当差，做得很好。过了两个月，有一天从外头回来，女鬼就附身了。

在南京我们都求着这鬼，但我姑老太是贝勒福晋，世派很盛，不但没求它，还骂它不要脸，我父亲就这样被鬼折磨得死了。

姑老太差人来报讯，家里人骑马、赶骡车到达奕谟府，只见府门口两个大火球，直滚动，牲口都吓得不敢往前。火球愈滚愈远，不见了，家人才敢前往，进奕谟府殓了我父亲的尸体，后来，家母才从南方赶去办丧事。

我母亲就此守寡，生了我姐姐，我本是三房，因为二房没有子嗣，过继二房。

家里一直供着王小姐的照片，每年祭祖时，总有她一份。先君遗相旁的小照片，就是她。

后来我长大了，我姑母家有个乩坛。有回她同我讲，若要问事，可以斋戒沐浴后，半夜十二点多去问。

我问她，乩坛里是「沙盘」或是「悬盘」？我当时已是洋学生，不肯轻易迷信的。「沙盘」是中间一盘沙，两边各站一人推着木架子写。这个我不信。「悬盘」是梁上悬下一只笔，没人动它，兀自沾墨写起来，这个若让我亲眼看到，或许能信。

姑妈家的坛是悬盘。我想可以试试。第二天就照规矩斋戒沐浴而去，还带了一刀黄表纸，跪在垫上求指点。

那支笔就写下：这件事还有人在世间，所以不可泄漏出去。我答应了。它才写出我父亲被折磨死的缘由。

雍正年间，苏州街上有两条巷子：伺其巷和铁瓶巷。两巷子相交。伺其巷里住了个退休相国，有个千金小姐；铁瓶巷里有个知府衙门，知府有位少爷。

两府花园相连。相国府的花园连着小姐的绣楼，小姐常在里头看花赏月；知府花园连着书房，相公常在书房弹琴作诗。

接着，悬盘上写下几个字：「逾东墙而搂其处子」，想来两人有了情意，小姐珠胎暗结。

当时小姐的绣楼一般人不得进去，只有个卖花婆偶尔进去卖花。夏天卖茉莉、栀子、玉兰，冬天就卖珠花。小姐把秘密告诉卖花婆，要她想法子带打胎药进来，还给了老太婆许多银子，吩咐不可以传出去。

没想到吃了打胎药，胎没打成，小姐也死了，成了冤孽；老婆子也不应该，不但没守秘，还四处张扬。

悬盘上说，这老婆子投胎后，就是我母亲，相公就是我父亲，王小姐就是当年那冤死的相国千金。

这段事足足写满十六张大张的黄表纸，看得我一身冷汗，冬天身上穿的皮袍子湿淋淋，跪垫也湿了。那悬盘再三叮咛，我母亲还在世上，绝不可泄密。我守着这段往事，极少说给人听，今天你们要问，就把这陈年往事公开了吧！

夜半狗哭

早年木瓜山林场缆车断缆，死十七人，前一夜黑狗彻夜悲鸣（又一次断缆死伤，前夜鸦噪）；基隆山区煤矿距市镇遥远，矿工只能在荒山有水源处结村聚居，整个村落悉是矿业人员，某次深入地下数里的坑道落盘，死伤惨重，整个村落家家户户愁云惨雾，不忍卒睹，而前数夜村中所有的狗都此起彼落地悲鸣不止，这种事决非偶合。

狗能见人所不能见，某村干道与岔道的交叉点一株大树下便忽然有一条狗夜夜嚎叫，由于叫声凄厉扰人，数夜后便有村人相约持棍棒前去打狗，怪的是狗赶走后，狗叫处发现一块两尺左右的败棺板，树下根本不应有此物，村人便认此物有异，必须天明请符咒、灌柴油，连同大宗纸钱一并烧掉，烧时板会吱吱作响，并流血水，但铁齿者认是遇火涨缩，漆汁渗出等自然现象，不足为奇，奇怪的是：烧后即不再狗哭，夜中归于宁静。

倚闾望子

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母亲突然去世。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赶回清平，送母亲入土。我回到家里，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棺材，母亲的面容再也看不到了。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里间的土炕上，一叔陪着我。中间隔一片枣树林的对门的宁大叔，径直走进屋内，绕过母亲的棺材，走到里屋炕前，把我叫醒，说他的老婆宁大婶「撞客」了——我们那里把鬼附人体叫做「撞客」——撞的客就是我母亲。我大吃一惊，一骨碌爬起来，跌跌撞撞，跟着宁大叔，穿过枣林，来到他家。宁大婶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嘴里却不停地说着话，不是她说话，而是我母亲。一见我（毋宁说是一「听到我」，因为她没有睁眼），就抓住我的手，说：「儿啊！你让娘想得好苦呀！离家八年，也不回来看看我。你知道，娘心里是什么滋味呀！」如此刺刺不休，说个不停。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懵懂懂，不知所措。按理说，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应当嚎陶大哭。然而，我没有，我似乎又清醒过来。我在潜意识中，连声问着自己：这是可能的吗？这是真事吗？我心里酸甜苦辣，搅成了一锅酱。我对「母亲」说：「娘啊！你不该来找宁大婶呀！你不该麻烦宁大婶呀！」我自己的声音传到我自己的耳朵里，一片空虚，一片淡漠。然而，我又不能不这样，我的那一点「科学」起了支配的作用。「母亲」连声说：「是啊！是啊！我要走了。」于是宁大婶睁开了眼睛，木然、愕然坐在土炕上。我回到自己家里，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希望它是真的。倚闾望子，望了八年，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独子，对母亲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吗？但这是多么渺茫，多么神奇的一种安慰呀！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季羡林，《忆往述怀》
斯文农夫

本节来自不明日期、不明出处的剪报，原题「无奇不有」，原作者夏梦影，摘录如次：「光绪年间、江苏睢宁县有一农夫，年约四旬，暴毙三天且已入殓，忽然爬出棺木，见者大惊奔散，其妻壮瞻前视，农夫忽轻声斯文作揖道：『大嫂，这是什么地方？在下姓张，怕是还魂又找错地方了！』接着农夫自述经历，自谓本是私塾老师，不慎摔落山谷之尸复生，遂为道士，并学习卦图、星卜、符法，藉此为生；讵某次作法遭人误会，竟被打死，死后阴司再判还魂，竟成老妇，羞怒之下，当场自己撞死；此番身为农夫，已是第三度还魂了。此事顿时乡里遍传，人人称奇，更称其为『还魂张』。所奇者农夫从此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全然一派斯文，不仅能操文墨，更解易经、星卜、天文、地理，连县令都移驾向其讨教、推算过去未来。该农夫年至九十余岁始殁，生平率同乡民修桥铺路、设私塾、办赈务、热心公益，全乡均表钦敬，且其事迹载入『光绪睢宁县志稿』，应属事实。睢宁县西北方有路高如河堤，传闻即事农夫创筑；又闻农夫晚年颇事着作，有句为：『人心若似兽心，成佛不难；兽心若似人心，永不得人身。』类此奇语比比皆是，诚是奇人奇文矣！」人心机巧，兽心朴质，朴质可以成佛，机巧不能成人，此是何故？本文未指出还魂时令，若依本地气候，三天尸体早已腐臭，而还魂者藉此尸竟寿逾九旬，且能参与地方公益，不可思议！本文最大启示为：人格宿于灵魂，而不宿于肉体，唯物论者读之，无异当头一棒，笔者拍掌称快也。
闲谈灵感

三月四日，天朗气清，宏慈法师所住持的慈航精舍订于是日开幕，我于上午九时由慈航中学乘车前往参加，人车拥挤，至十一时到达。我签过名，送过礼，拜过佛后，正想返回学校，门口遇见胡国伟居士，闲谈约三十分钟，一边走，一边谈，刚上大路，骤见净良法师由精舍出来，我们停住了脚，目的是想问问净良法师新近建设的基隆道场的所在。净良法师一见面还没开口，就碰上一部计程车，三人同车到续祥法师的吉祥苑午餐，大家围在续祥法师卧室坐下，宽道法师也来了，话匣子一打开，首由续祥法师以老诚关心的口吻问问慈中的近况，我告诉他本学期值得欣慰的是本校成绩不及格的学生能够考取公立中学，学生家长多来信道谢，品行不良不堪造就的学生勒令转学，各方也表同情。这是证明本校「管理严，功课紧」的教导方针，是有成效的。继由净良法师问：「听说谢冰莹居士由南洋带回国几粒舍利，愈供养数目愈多，不知道大家看见过没有？密宗的神通，固不可思议；就是虚云老和尚的传奇，也是令人难以致信。假如当时摄成影片，自可证明，使不信者非信不可，事实俱在，不容辩论」。胡国伟居士答：「谢居士所供养的舍利愈供养愈多，我也曾听说，没有去看，但诺那活佛宏化广东时，空瓶中可生出舍利，是亲眼看见的。又虚云老和尚传戒时枯梅树开花是真实的，当时我在坛，亲眼看见，我即以此因缘而皈依虚老」。胡居士说毕，转头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舍利由无变有，有少变多，诺那活佛，在江西宏化时，也曾显此神通。我记得有一次活佛在临川县传法。有一位居士说：「上师！我要供养舍利，请你给我一粒吧！」活佛说：那很容易，马上在颈项上一挪，就变成了一粒舍利。这是亲眼看见的事实。现在是科学时代，要把一些不可思议的事迹，编成故事，人们总以为是迷信，因此，我有许多亲历其境的事不敢宣扬。」例如：
一、大仙显灵
民国二十三年我任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办事处设在湖口，我想实现总理孙先生鄱阳港的计划，就择定湖口走马乡创办农村事业实验区。初，因陋就简，办事处设在大仙庙，庙里供养的是狐仙，没有人住持，那时我年轻，不顾一切将庙里一百多个泥塑的狐仙打成粉碎，另供观音菩萨。说也奇怪，距离我的办事处只有三华里的马影桥，有一位中年妇人发疯乱叫：「我是走马乡的狐仙，被苏村圃赶走了，我的福德没有他大，不能抵抗他，但他也只有四年，会被别人赶走的」。我接到这个惊人的报告，立刻赶赴马影桥，那妇人还在喃喃不休，后来我在他家里立了一块大仙牌位，那妇人也就清醒了。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件发生，日军侵华，中央全面抗战，二十七年，日军侵略我的办事处，那时已经兴建了三幢楼房了。日军与我军拉锯战，进退二十多次，我的办事处、学校、农场都被炮火夷为平地，只有三千多株的水蜜桃，供给日军吃了好几年。自我兴办实验区起到沦陷时为止恰好四年，狐仙有预知之

明，我们不能轻视。抗战胜利后，我将我的办事处，学校等败瓦颓垣雇工砌成一个小庙，仍供养大仙，我同走马乡因缘，到此告一段落。

二、长江覆舟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间天气寒冷，雨雪交加，身上穿的是皮袍，走马乡实验区的工作，正在欣欣向荣，中外记者莅区参观者络绎不绝，认为比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所推行的平教实验事业，以及梁漱冥在山东邹县所提倡的乡村师范教育要实在得多。事闻于中央政府，各部会乃组织考察团莅区视察，团长是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他们是在二月十九日由南京乘江华轮赴九江，动身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打一个电报给我，要我给他们的方便。我接到电报后，第二天早上雇了一叶扁舟，偕秘书杨镜澄由湖口溯江而上，目的是想在九江雇一条小火轮，等到他们达到九江时过轮转湖口。是日风狂雨大，长江里白浪滔天，我因为想达成任务，乃不顾危险嘱舟子扬帆破浪，不料舟至危峰岭，再也无力冲上，一个高浪，舟覆人也落水，那时我已将身命置之度外，随风飘流，默念观音圣号。大约二十分钟光景，有一条鱼舟疾驰来救，我和杨秘书都被一网打起，舟子善水性，亦得登彼岸。四无人烟，前途茫茫，一眼看去，只是一片无垠的沙洲，身上穿的浸水皮袍，风雨愈来愈大，深寒难耐，自以为今生从此休矣。正思念间，远远地来了一个人，愈走愈近，那人身穿蓝色竹布裤，短棉袄，右手打了一把大伞，左挟又夹了一把大雨伞年纪大约四十左右，面颊丰满，不像风尘中人；走近我身边，并没有开口就将左挟下一把雨伞送给我，叩问贵姓亦未答话，仅指示我的去路，而他却和我背道而驰。我同杨秘书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茫茫沙洲上走了约摸半里路，发现前面有一所茅蓬，里面有两个农夫在那里烧茅草取暖，他们看见我们一副狼狈的情形，并不以为怪，立刻拿出两套农人穿的短棉袄和其它衣服给我们换，并煮了稀饭给我们吃，我们换好衣服吃饱稀饭后，风雨渐渐停止，由他们带路步行到九江，守城的士兵以为我们的装束太奇怪，不准入境，后来经我说明我的身份和任务，以及落水的情形守兵才表示敬礼，并代我们雇车至花园饭店休息。当晚九时，江华轮抵达九江，我到招商局码头欢迎中央考察团，并雇妥了小火轮转湖口，任务算是达成了。途中他们得悉清早一个惊险的镜头，个个都向我道歉，现在那一批考察人员，有极少数的来了台湾任立委或国代，后来我把那把伞用蓝布袋套上，挂在走马乡办公室屋梁上，到了抗战那一年，不知怎样那把雨伞不翼而飞。我们凡夫，不知是「大劫来临」的预兆，这件事当年大公报记载得很详细。事后思维，那位送伞的是观世音菩萨化身，荒洲上的茅蓬也是菩萨的显圣。我受菩萨如此再造深恩。今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今生不报菩萨恩，更待何生来报恩？所以我誓愿为佛教服务，尽形寿而不退转。

三、深山遇虎

民国二十五年我偕随员万伯群赴资溪县视察，我同伯群乘肩舆，南城县政府派了卫兵两名持枪护送，我自己也配带白郎林手枪一枝，由南城到资溪约有山路九十华里，层峦起伏中间经过一座极险峻的山，羊肠蜀道，上山七里，下山八里，每隔五里有石亭一座，以便行旅休憩。亭中有警告标语：「行人至此，小心猛虎」。「每日未时以后切勿过此」。我们到达山巅时，恰好下午二时左右，正是未时，下轿休憩。轿夫刚将纸煤打火吸烟，发现前面一只黄牛一样大的黄斑猛虎，施施而来，卫兵想开枪射击，我急忙制止，并嘱同人退后数丈，齐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猛虎闻声，即从右亭边下山，我们安然度过。下午六时抵达资溪县城，县长王恩荣率众郊迎，进城后谈及此事，闻者惊异，并谓：「怪不得自民国以来，政府大员来，资溪视察者，今天算是破天荒第一次」。我想假如当时开枪，猛虎纵然受伤，我们的生命也不能保，凭藉菩萨大雄威力，猛虎自然可以摄服。所以老虎皈依虚云老和尚，是极可能的事。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异」。你对他好，他又何必对你恶呢？

四、团部被炸

民国二十八年我兼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战地工作团少将主任，驻抚河前线，我的团部设在临川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敌机由南昌起飞，每日上午十时和下午三时准来轰炸我的团部，但每次轰炸，不过一架笨重的轰炸机，放下一两枚炸弹，扫射几分钟就返回南昌，可说是没有损失。只有双十节那天敌机来了三架，放下炸弹十四枚，我正在南城麻姑山出席顾祝同所召集的军事会议，内子李飞雄率领一百多工作人员出发东乡县，当晚我在麻姑山收听敌人广播：「我机（敌人自称）三架，炸毁临川行营党军办事处，主任苏村圃军长刘多荃等均已炸毙」。那时我正和上官云相刘多荃等会后聊天，听到这个广播，彼此哈哈大笑，说日本鬼子白昼见鬼。我同飞雄是双十节天方破晓时分头出发的，临行时我们念了观世音菩萨圣号，并配带从俘虏日兵身上所搜护的密宗咒牌。十一日返回行营，委员长所住的大厅炸歪了，花园里大树炸倒数十株，我同飞雄天天避敌机的大树底下的地下室也炸中了，我的卧室落下一个手榴弹，炸毁了床铺。有三个留守职员吓得神经错乱，其余毫无损失。假如当年不是观世音菩萨救我，那里有那么巧的事，大家都离开了大本营。

五、敌机临空

民国二十九年我奉命赴重庆，入中央训练团受训，四月初返回临川，各界开会欢迎，请我报告受训经过，是日星期一，欢迎会与各界联合纪念周一并在我的团部举行，到一千多人。当我正在报告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时，敌机一架侦察上空，绕会场三匝而去，群众惊慌，欲脱门而出，我即制止，并劝大众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旋敌机复来，又是低飞三匝，见无动静，乃飞返南昌基地，不复再来，假如当时没有观世音菩萨加被定力。四散奔逃，必遭轰炸，尸横遍野矣！

六、凉亭现鬼

民国三十年抚河前线被敌攻破，临川失守，我的办事处迁入黎川县，县长黎某择定曾经朱毛盘踞的红军总部刘氏宗祠做我的办事处。这个祠堂站地很广，后院有一个大花园，由朱毛住宅内

挖筑了一个可容纳约三百人的防空洞，直通后院凉亭，办事处职员将朱毛住宅分配给我做寝室，我因为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加以深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加被，所以身处这个杀人魔窟内毫无畏惧。一日贵溪县立扶凤中学校长李树声因事来黎川，住在我的办事处，半夜起来小便，见后花园内凉亭上无数没脑袋的冤鬼，李校长吓得高声喊我，我起来念观音菩萨圣号，群鬼烟消云散，我在黎川两年，从未闻办事处内再有鬼出现。

七、天女散花

民国三十一年，我由黎川到光泽视察，万伯群随行，设临时办事处于光泽县党部内。光泽自张伯英督办驻军后，城内沟渠都疏浚成为活水，非常清洁。张督办也是驻节县党部，我到光泽时他的军队已调防他处，我接替他的住宅，颇为轻便。一日，我应县政府的酒会，伯群独留守住所，黄昏时忽见宅内芭蕉树下有一古装美女作天女散花姿态。伯群惊恐，适我返寓，告知每日必须念观音菩萨圣号，诸邪自然匿迹。我住光泽月余，得悉县党部内有狐仙，然因每日念观音圣号，菩萨加被，自后不复再见任何怪异。

八、匪区脱险

民国三十八年共军声言四月二十八日大军渡长江，是时江西政局纷乱已达极点，我虽是党部执行委员，然党部同仁一盘散沙，无人过问，各自逃命。我于四月二十二日率妻儿返贵溪原籍，筹足逃命的盘费；不幸抵家门后，即跌倒伤腰，卧床不能行走，而局势危急，乃由轿夫两人抬至距离贵溪城垣五十华里之大塘汪村暂避。五月五日贵溪土共军，开入县城，我乃去发留须，以作掩护。当我卧病汪村时，每日念金刚经及观音菩萨圣号，一日，城里有几位亲友来看我，说共军在城里探听我的踪迹，说我是好人，不必逃避云云。我听了这些话，放在心中，等他们走后我乃秘密与革命老前辈汪搏虚商谈逃走的路线，汪先生立即代我雇了一位向导，由小路取道弋阳上饶，过杭州上海。在这一刹那间我的腰病似乎完全好了，天没有亮，我率妻儿背好行李准备上路，汪先生送了我们一程，挥泪而别。我们一路念观音圣号，途中曾遇见吃人的野猪以及其它猛兽，我们都平安渡过，化险为夷，由清早走到黄昏都是山路，没有找到人家歇脚，心中有些着急，向导是弋阳县人，对当地形势极为熟识，他说附近没有村庄。我们只好听天由命，默念观音菩萨圣号，不到吃一盅热茶的时光，前面隐隐现出灯光。我将行李放下，坐在草地上歇脚，请向导前往探听，回报是一个独家村，有夫妇二人，说八路（匪军）昨晚到此，今早方开拔；他们夫妇欢迎我们借宿，并说我们的运气不错，如果昨天来，碰上了八路，真不知如何是好？我们一进屋，他们夫妇念一声观音菩萨，茶饭随即上桌。饭后男的招待我和我的儿子睡在一房，女的招待我的内人睡在一房，他们夫妇，极不相称，女的国色天姿，年龄约摸二十多岁，谈吐风雅，绝不像一个深山上的野人。男的高头大汉，年纪至少四十左右，待客极其殷懃。他们夫妇，虽一粗一细，然相处甚欢。我至今回忆，觉得这一对美满夫妇。只应天上有，人间是找不出毫无火药气味的小家庭。

九、杭州车站

由弋阳经上饶，顺利到了杭州，那时匪军已经控制了沪杭各重要城市，并在火车站设立检查哨。可怜逃难的小民，身上带了一块银元或一个金戒指，都被检查没收。我由杭州赴沪，当然逃不出检查哨一关，但不走不行，万一被共军发现了我的身份，岂不要遭解回原籍悲惨境遇？我深信观音菩萨临危必救我，除默念观音圣号外，并修摩利支天法，先告内子率小儿进站，不带金银，仅在颈项上挂一串金链，试试会不会被发现？内子进站时照例全身被检查，但很平安度过，金链未被发现。我鼓起勇气将金银包成长条报纸握在两手，进站时两手举起，任共军检查全身，一无所获，安然进站。内子坐在箱内见状惊奇，假如当时摄成电影，可算是一个惊险镜头。如果这一关过不去，阖家身命必不可保，因共军必须询问金银来源，而施以疲劳审问。按摩利支天经是佛说的，为梁代所译，列入南藏改字函，北藏尽字函。唐建德六年，袁正已书经，李奉珪画像，徐知舜建石京兆府国子监中，今存陕西西安，金元好问夷坚志记载：沂川刘军判，贞佑初，朔方人马动，家诵摩利支天经咒，及州陷，二十五口俱免兵祸，独一奴不信，迫围城，始诵之，被虏四五日，亦逃归，南渡后，居永宁即施此咒，文士薛曼卿记其事。是经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广大灵感，不可思议。这部经连咒语只有四百零六个字，只要修持咒语满一千万遍，就可发生灵验。咒语很简单，写在下面：

但侄他，安安伽末私，末伽末私，支婆罗末私，摩诃支婆罗末私。安多利，拖挪摩，莎诃。

发生灵验时，无人能见，无人能捉，不为人欺诳，不为人缚，不为人债其财物，不为怨家能得其便。于行路中护我，非行路中护我，昼日护我，夜中护我，于恶怨家中护我，王难中护我，贼难中护我，一切处一切时护我。我修持这个法门，今日在贼难中护我，于行路中护我，可说是灵验一个证明。

上车后我和妻儿都在极度惊险中而安心。车到松江，铁桥已被破坏，下车乘驳船渡河，我在驳传船上将被单蒙住全身念金刚经一卷，驳船在松江走了六小时，再上岸乘火车，到第二天天方破晓始抵达上海北站。车停南站时，共军检查哨还在搜索旅客金银，车到北站时检查哨以为火车误时过久，不愿久等而撤退。于是我们平安抵达上海，暂寓三马路惠中旅舍，这也是想不到的奇迹。

十、沪上遇旧

第二天心神稍定，我走访老友书麟，他是我北大同学，当年他任上海私立江西中学校长，一见面说明来意，他毫不犹豫接我全家搬进学校居住，我于是暂获一个掩护之所，每日照常拜佛念经修法，过了一个星期，知道我到沪上的朋友渐渐多了，书校长一律代我挡驾。只有华平居士向书校长说明与我的关系，并向书校长保证如果苏先生知道是华某，一定会接见的，当晚书校

长把华平之言告知我，我喜出望外，次日就和黄平晤谈。他是我在江西省党部的同事，到沪多年，任地方法院推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也是沪上有名的居士。屈映光李思浩诸前辈是和华平一齐负上海佛教活动责任的，后来他随虚云老和尚赴江西云居山，兴复祖庭，出力甚多，的确是一位大菩萨。我们见面时，他首先问我江西佛教的情形，并送了很多佛教籍给我看。他说：学校是公共场所，不宜久居，要我迁寓北四川路他的空屋内，以便徐图脱离虎口。过数日我就依照他的好意迁入一间没有住人的前厅。我心到此，更为轻安，每日除静坐念经修法外，别无所事，也不敢随便出门。如是三月，华平设法先让我一人离沪，伪装一个贸易行职员，临行时赠送了我一套礼服呢中山装，两套香港衫裤，迄今十余年，他送我的礼服呢西装裤，我还有时拿出来穿。我只身逃到香港后，华平又设法将我的内人和小儿也办事赴港的手续，不久屈映光居士也逃到香港。据云：我的内人和小儿逃出上海的第三天，共军的认乡队到上海逮捕我，千均一发，假如不是菩萨着华平来救我，我们全家要被匪屠杀。

十一、沪寓失窃

我自迁居北四川路后，静坐的工夫颇有精进，每日早晚两堂功课，照例要念八十八佛。一天晚上我们都已熟睡，小偷爬上二楼，进入我的房间，我每天都是黎明即起，数十年来如一日。我起床后在晨光曦微中发现门口有一件黑呢大衣，拣起来一看，不是我自己的。我疑心顿起，一定是小偷光顾，三人起床检查衣物，一无所失，我乃持此大衣报警，经刑警侦察后，不到三天小偷找到了，问他为什么不但没有偷东西，而且自己还丢下一件大衣？小偷供：「当我橇开窗门进入房间时，发现房间里无数的人，把我吓坏了，匆忙地丢下大衣跃窗逃走」。刑警问我这是什么一回事？我答：「我们学佛的人时时有护法神保佑，诸佛菩萨加被，那小偷所见满屋的人，就是我每天要念的八十八佛」。小偷听了我这句话，连声说下次不再做小偷，改行归正。从此我的住宅夜不闭户，小偷也不敢来尝试。

十二、佛光普照

民国四十一年春，我因病住省立台南医院治疗，我住的是三等病房，共有病床六张。有一位患严重胃病的病人，医师拒绝用手术，因为开刀立刻会死，不开刀还可以活一个时期。那位病人很有勇气，对医师说：「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痛快的死好」。于是医师取得法定手续，给他开刀。经过四个小时之久，还没有出手术室，他的家属哭哭啼啼，凄惨可悯，我自那并人推进手术室后，一直念观音圣号代求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大约五小时左右手术完毕，抬回病榻。医师说：要再过二十四小时才能判断有无危险。我夜以继日，代念观音圣号，念到二十小时，满屋异香扑鼻，不亮的电灯忽然大放光明。（屋内有一盏电灯有二年没有亮，电气工人也修不好，至此亦放光十五分钟）。大家都很奇怪，我也莫明奇妙，但我仍念观音菩萨不休，唤来主治医师诊断病人，他以极惊奇的口吻说：「危险过了，危险过了，奇怪！奇怪！」那时不但病人的家属齐念观音菩萨，就是同房信耶稣的病人都念起观音圣号来了。次日传教的牧师无法在病人前面发生作用。大家都到我的病榻前面向我敬礼，问我这是什么道理，我告诉他们，观音菩萨与娑婆世界缘份最深，有求必应，有感必通；只要你首先忏悔，然后虔诚祈祷，没有不起死回生的。你们有的是基督徒，不会有这样的灵验吧！他们都受感动而改信观音菩萨。

十三、跌断腰骨

民国四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冒雨上秀峰山，访律航法师商谈创办慈航中学事，不幸失足滑倒，跌断腰骨，当时由静修院尼师扶入房内，一卧三日，群医束手，乃用单架抬回象山家中，调养数日亦无法起床，复由基隆市立医院派救护车载往医院诊治，经X光检查，发现脊椎一节损坏，须开刀取出换以不锈钢。至此，我的生命是否中断，完全操在医师之手，但我处之泰然，肉体上虽感痛苦，而精神上却觉愉快；屏息诸缘，「无世事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每日除例行功课照常不停外，并加紧念观音圣号。市立医院那时缺乏石膏，主治医师又怕我的身体不堪动手术之苦，迟迟复迟迟，迟至十天左右，诸事已备，只待开刀。不知怎的，那天我忽然能够翻身，渐渐由虹儿骏修把我扶起，慢慢下床，等到医师来时，我已由二人扶持在房内行走。因此，我不肯开刀，医师惊奇，不知道是何道理。不知道这就是观音菩萨救我的事实。简直是科学上医学上找不出的理由。我住医院二十多天，群医都认为是奇迹，叹未曾有。我出院时医师还代我做了一副钢架，支持我的腰部，出院后钢架我也不需要了，健步如飞，一如往昔，钢架成为慈中开山的纪念物之一，我卧病月余，律航法师迭次来函要我安心受报，并赠联语勉我：「五蕴本空谁肯照？四大非有自幻生」。这是他关心我，认为我的病是不会好的。我平生全仗观音菩萨加被，除自己努力外，决无任何畏却，恐怖，所以在病榻上回答律航法师一偈：「泥杯落地损一边，略加填补又重生；有人识得个中义，快活逍遥自在仙」。律航法师接到我这个偈语，知道我的病一定会好，因为我不怕鬼魔缠绕。

十四、跌下象山

我于三十九年由香港来台湾后，即卜居汐止，宗慈航菩萨为师，与政治绝缘，除内子一份国民代表公费维持生活及教育费外，不足之数，教书弥补，慈师圆寂后五年开缸，肉身不坏，装金供养，海内外友好及弟子捐资创办慈航中学以留永念。四年来我主持其事，不敢稍懈。民国五十年六月，不幸失足跌下象山，头破血流，经医检查，尚未伤及要害。当时正在下雨，我跌下山时，雨伞随风带我堕下。飘飘欲仙，撞及水沟，伞柄折弯，我手无恙，假如不是这把伞，我将粉身碎骨。观音菩萨对我加被的恩惠，不是凡夫所能体察得到的。我因此对慈中的校务，抱定百折不挠，忍辱负重的决心，以报佛恩师恩。

净良法师问我所谈的奇遇，过去有无记载披露？我答：「我是劫后余生，人微言轻，披露没有什么功效，而且易招人谤，所以一直至今，不敢为文记载」。净良法师又加以鼓励，要我写出来，如能以此因缘，接引众生信佛，长远持观音圣号，那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我因此不揣浅陋，在百忙中握笔挥就这篇事实报告，文字的工拙，在所不计，敬希大德们恳切指示。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菩提树》第十卷第六、七期，1962年5、6月．苏芬能源问题

春秋时代，鲁国的公孙班做了一只木鸢，人坐在鸢上可以飞翔！因此似乎飞机并非赖特兄弟发明；三国演义的木牛流马载明详细尺寸，说是照做可负重行走，据考证：木牛流马是诸葛太太黄承彦的千金造的，她公认的贡献是领导百姓在成都地区种桑织锦（因此杜诗称成都是锦官城），而传闻则她的本领极大（她爸爸能破八阵图救陆逊，故而虎父虎女），诸葛亮对她彻底佩服，因为初见面，她便露了一手：两只她造的木狗扑出来咬诸葛亮，幸被婢女拍额拧耳救开；后来诸葛亮娶了她。有一次留徐庶吃饭，徐庶要吃面，偏偏面粉要现磨，看看要等很久才有面吃，诸葛和徐便先下棋，那知刚刚开局，面便端来了，诸葛不信有这么快，到厨房偷看，大吃一惊：有个木做的机器人飞快地在磨麦子，顷刻之间，面粉便磨出来了。

一两千年的传闻，说得活灵活现，问题是任何机械必须有能源发动，鲁班和黄小姐的能源未见交代，因此有人说：木牛流马只是独轮车，亦作孔明车。

接下来谈到光亮：清人笔记，有人夜行，看到荒野中有三团青白色强光自远疾行而来，一般夜行灯笼是暗黄色，来者必然是怪，惊伏草中，竟是三个无头人飞身而过，青白强光自颈肿中发出；又日本作家风田健一图清静在乡间写作，写到子夜过后，想吃消夜，出门穿过公路到镇上去买，路上来了一辆汽车，明亮的车灯照得他看不清车内何人，他驻足让汽车开过，那知车到距他数步处忽然连车连灯完全消失无踪，竟是一辆鬼车！又第一夫人卡特太太住平原镇古屋，屋后通往墓地，天黑后墓地来了一位持烛照明的白衣女人，摇曳而行，烛光照出面孔清秀，像是大家闺秀，厨子看到了惊问：「这么晚了你从那里来？那边根本没有人家！」那知话未问毕，白衣女人连烛光一起失踪；又美食家唐鲁孙家有丧事，马车上门，门口出现滚动的大火球，马受惊嘶叫直立欲逃，拉都拉不住，久久之后火球才消失；又某位成衣业富商夜半驾车独行满地黄纸钱，出名的北宜公路（那时路口大书「洒纸钱，罚六百」，但洒者自洒），沿路七十里都是荒山险道，没有路灯，富商开到险处，拦路突出两团怪火，右是悬崖，左是深渊，无处可避，只好撞崖自保，幸好他的车是两百多万的进口车，车架坚固，车烂人未伤。其它不及枚举。

任何火光，除非重元素结构不稳崩解，间有辐射萤光外，必须能源，这些怪光用什么作能源是一大谜题，这种谜题倘有答案，世界将随之改观。
屠夫如是说

陈毓赞，福建尤溪中仙乡西华村人。现年四十三岁。祖宗三代以杀猪为业。祖父陈良钗，父亲陈帮唐。他三十三岁开始杀猪。一九八二年（三十五岁）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早晨，堂兄陈毓锐值五十寿辰，拟备酒筵，庆贺一番。乃请堂弟陈毓赞来家杀猪。七时许，毓赞到其家持刀杀之。突然被杀的母猪，变成一少女，年约十五、六岁，着青色上装，蓝色长裤。毓赞一惊，遂以为眼花。再定神一看，实为一少女躺在猪案上。毓赞惊恐万分，魂飞魄散，拖着无力的两腿回到家中，将所见的情形告诉了母亲和祖母，老祖母遂回忆数十年前，有一小名叫阿坑头的女孩，是堂兄陈毓锐之妹，在十六岁那年得暴病而死，死时所穿载的竟与毓赞杀时所见的少女模样一样。

时日午前，同村的肖英芳买了陈毓锐家所杀的母猪的猪蹄炖了吃。晚上睡觉时，做了一恶梦。梦见一女孩对她说：怎么不买肉吃？但吃蹄呢？我的脚疼的很厉害。英芳问其为何许人？女孩回答说：我乃毓锐哥哥之妹，死后投生为猪，偿还前生之债。

第二天，肖英芳去陈家问毓锐，是否有一妹子？毓锐说！已死多年。英芳遂将昨晚之梦告知。毓锐始知所杀的母猪，乃为死去的妹子。为此把所剩的猪肉埋于地下。
陈毓赞自此事后，乃告母亲，儿自此事后，再也不敢杀猪了。
毓赞从此改行，放下屠刀，就矢志信佛，皈依三宝了。
（一九九○年六月．道仰
人人入阴曹
愚姻亲方君连瑞，忠厚质朴，亲向愚述一奇闻。据云：

余某年某月夜眠后，觉有二差官，迫余行，路甚曲折，经时既久，始达一官署。差牵余入，见堂上高坐官吏，傍有簿吏在侧，威严逼人，命余跪，地铺石子，膝痛不可忍。自白平生无过，何故执刑。官吏怒曰：「谋财害命，还言无过，可乎？」余否认，官命差牵小布客出作证。小布客出，摇首白官吏曰：「谋财害命非此人」官吏命持簿查看，桐城某乡某甲，方连锐谋财害命，音同字不同。官责鬼卒错提人，命鬼卒送余还。

出门行未久，觉鬼卒一推而醒。见家人环榻垂泣，问之，乃知卧床一二日，奄奄一息未绝。

随命家人赴某乡探听方连锐。回报者曰：「实有其人，现在田间耕种，未闻有恙。」隔日闻方连锐得暴病死，冥中所见，证实不虚。
余自后大病三月，几乎不起。
据方君所述，阴曹实有，已成铁案。（《出苦飞航》．何侃如扶乩亲历记
地点：中国湖南省望城县某镇。
时间：1976年秋某晚。

当事人：李振球先生等十余人。

事件：李振球先生之兄，李振武先生时年四十二岁，患晚期肝癌，来到乩坛，向乩仙请教。

乩坛临时设在一修行者家中，有称活佛的乩仙临坛。李振球先生向乩仙敬问其兄李振武先生的病能否疗救？果不能救，将死于何时？

乩仙答曰：

一片飞花到眼前，痴人如梦过前川；

不妨明月空相照，惹起愁丝万万千。

乩坛中人，难猜究竟。一会，称活佛的乩仙走了，又有一位称三丰祖师的乩仙临坛，李振球先生再次请教。三丰祖师答曰：

活佛之言，一点不虚，

三冬无暖，一片阳飞，

明者自明，过好三余。

当晚，李振球先生与其师（那位修行者），一起探求解密乩仙判断其兄李振武先生死亡的时间问题，师曰：「『一片飞花到眼前』，当是指死的时间是在大雪节前；『不妨明月空相照』，出月亮时，人已经死亡，照有何益，所以言『空相照』，这还是讲死亡时间的，只是讲了具体的时间是傍晚。余二句难解。三丰祖师的话易解，首先是肯定活佛的话是真实不虚的，其次是告诉我们，一片阳气已经都飞走了，治愈的希望是绝对没有了的。所谓三余，则说的是死亡时的具体时间与死时的气候。三余者:冬者岁之余，雨者晴之余，晚者日之余。综合二位仙师所言，你兄长的死，当在大雪节前的一个有雨的傍晚。大雪节是十月的十七日，那振武的死，则不是十五就是十六，『一片飞花到眼前』嘛。但『痴人如梦过前川』、『惹起愁丝万万千』又作何解呢？」几个人一起，又讨论了很久，仍是探不出其中的涵意。

到了十月十六日的下午三点多钟，李振球先生在农田干农活，突然家里有人飞奔来喊：「振武已经死了，赶快回来！」振球先生说：「不可能，我哥这时候不会死，仙佛说了，他死的时候应该下雨啊。」随即赶到李振武的家中，到家时，李振武刚刚苏醒过来，家人都在哭泣。李振武说：「哭什么呀哭！我又不得死，我刚才还梦见我从我们前面的那条小沙河跳了过去。跳了过去，知道吗？怎么还会死呢？我一定会好起来的，你们放心。」李振球心想：从河这边跳到了河那边，寓意为从阳界到了阴界，还以为病会好了呢，痴不痴啊，「如梦」不是梦是死前休克中出现的境界，多准确呀，我的天啦，神人啊，多神呀！

李振武既已暂时没事，李振球先生也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正在吃晚饭的时候，李振球先生的老婆喊：「振球！快！下雨了，快出来收草，外面晒了草。」李振球先生闻言，一边往外跑，一边喊他老婆：「还收什么草，哥哥落气了。」（注：湖南方言，「落气了」就是死了）三步并作两步，不到一分钟的工夫，就跑到他哥哥的家中。其时，他哥正好咽了最后的一口气。李振球先生心想「惹起愁丝万万千」，原来也是指下雨啊！

过了一会，雨停了，月亮出来，透过窗子，照在李振武的尸体上，「空相照」真是「空相照」呀！人已死，照何益，真的真的是「空相照」啊！

此事虽已过去三十四年了，但每每与李振球先生回忆此事，仍然感慨系之：世间果无神秘力量存在，那李振武先生的死亡时间及其死亡时的气候特征又如何能够提前判断得那么准确呢？尤其是李振武先生死前休克时出现的如梦般的意识境界（「痴人如梦过前川」），又如何能够预先知道呢？

（胡不群　2010年9月22日 补记于长沙

不做亏心事

说一则与因果有关的真实案件。

桃园县民陈铭辉去年农历七月被发现落水死亡，最后以意外事件结案。二个月前突然有目击者声称受不了陈铭辉接连「托梦」，要他「主持公道」，出面指出报案的陈文明其实是凶手。警方半信半疑，借提当时因窃盗案入狱的陈明文，但他否认涉案，警方苦无其它证据。

而陈文明于上月出狱，日前农历七月初一，突然主动到案，向警方供称陈铭辉是他杀的。因陈文明受不了被死者缠身，每晚都梦到陈铭辉「找」他说：「我好冷，赶快来看我。」他吓得每天睡不到两小时，而且白天不管走到哪里，都感觉有人跟随，简直快崩溃了，故投案承认行凶。

龙潭警分局刑警表示，这件案子拖了一年多，命案发生与破案时间都在鬼月，让人想不透的是，目击者与凶嫌竟都是受不了死者「托梦」与「缠身」，令他们都觉得冥冥之中，有些事真的难以解释。

民间习俗指七月鬼门开，故把农历七月称为鬼月，不管个人信不信，民众总是采取「敬而远之」的心态，不敢在七月有何不轨言行。其实，只要不做亏心事，将人人敬畏的七月当成教化民众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孝亲报恩的「孝道月」，还是可以欢喜无惧地度过鬼月。

（苗方

双胞胎枪战

新生与死亡在医院中随时交替发生，这位妇产科医生在听筒中，却偷听到不可泄露的天机……。

急诊室里挤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察。MISS张神色紧急的推着输血吊架走过来，白色的制服上沾着斑斑血渍，我好奇的拦住她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个警察和一个歹徒受伤了。」她匆匆的说。

虽然我是个妇产科医生，但我还是忍不住跟在MISS张后面进去看。

两部并排的担架车上，躺着两个用手铐铐在一起的人，都已经满身是血、昏迷不醒。一个配识别证的便衣告诉我，他的同事与歹徒枪战，双双中弹，但还是在昏迷前用手铐铐住了歹徒。

「为什么不把他们解开？」我问。

「手铐的钥匙掉了。」他说。

我摇摇头表示遗憾，现在社会的治安每况愈下，这种不幸的事情是愈来愈多。

才回到产科办公室，就接到通知，住院待产的林太太已经「破水」，要准备临盆了。于是我又匆匆的赶到产房。产妇已经做好准备，我把听筒放在他圆鼓鼓的肚皮上，仔细的聆听胎儿的心跳。

产妇是头一次生产。产前的检查表示，这将是一对健康的男性双胞胎，我希望能顺利的迎接他们到人间来，虽然这比预定时间早了一点。

共有三种心跳声在听筒中传来，比较低沉的是母亲的，而稍显急促但颇有规律，好像两部合唱曲的则是两位胎儿，情况似乎很正常。我想这将是一次成功的自然分娩。

突然，听筒中传出两个人清晰的对话：

「看你往哪跑？」一个男性的呼喝声。

「干！你还不放手！」另一个粗野的男性声音回答。

我吓一跳，听筒掉落地上。看看产房里，除了我以外，全部都是女性护士，正用惊愕的眼光看着我。我镇定了一下心神，捡起听筒想要在听一遍时……，产妇突然大声叫痛，并开始抽搐，原来胎儿已经迫不及待的露出头来。我赶忙开始动手接生。

上半身很快的生出来了，但婴儿的脚却好像卡在产道里，一直没有办法顺利的出来，而且还有点被吸回去的迹象。这种情形我从来没见过，于是我顺着婴儿的腿把手指伸进产道里摸索，婴儿的踝部好像被什么东西勾住了，我再深入一点，却摸到了另一支小小的手臂，原来，第二个婴儿紧紧抓住了第一个婴儿的脚！

整整六个多小时的奋斗，这两个缠在一起的双胞胎总算顺利出生了。我疲惫的走到楼下餐厅，想喝杯咖啡提神，又碰到了MISS张。

「我从来没碰到这种事」她说：「两个失血过多、休克的人还能对谈。」「你是说那两个铐在一起的人？」我问。

「是啊！一个突然喊：『看你往那跑！』另一个马上回答：『干！你还不放手！』你说玄不玄？」咖啡从我突然抽筋的手上飞出去，溅得MISS张满身，糟蹋了她刚换上的干净制服。

世间真是无奇不有，灵魂轮回的传说似可得证，不是吗！（文翰人心一动 鬼神皆知

从前，俞祺在姚抚军署住着一间小房，每晚临睡前，恍惚间见有人影在茶几旁边，睁开眼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自己怀疑是看花了眼，可是也不应该夜夜看花眼哪！后来他就装睡，发现一个婢女模样的人，缓缓从墙角出来，侧耳听了很久，才敢稍稍挪步；俞祺略一转身，她就缩回墙角。俞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滞留在这里的幽魂，因为怯懦，不敢近人，没什么恶意。因此他私下想：她不来作祟，何必在这里让她不安？不如搬出去。才一动念，仿佛见到她在那里遥拜。

可见，人心一动，鬼神皆知。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

人未死灵魂先出

民国二十二年（1933）春，下关差轮管理所所长常君仲三，自愚言一奇事，云：

奉命派差轮赴九江，行至某镇，小轮船汽锅爆炸，工人炸死十三名，船长派人到某镇购棺材。镇小仅一家木铺，冒早敲木铺门。

木铺主人未起，问曰：「君等来何事？」

曰：「购棺材」

铺主曰：「要十三口否？」

来人曰：「汝何由得知十三口？」

铺主云：「昨夜忽有多人敲门，云来购棺材。开门后，众人拥入，各认各棺。临行一阵阴风，杳无人迹，只闻鬼云少一口。按本铺现有十二口，故知君需要十三口。

镇传为奇闻。人未死灵魂已先离体，可见生死有定数云。（《出苦飞航》．何侃如三岁小儿

前生记忆

我有三个分别是十九、十七、七岁的儿子，奇怪的是七岁的儿子常会向我提到有关死亡与死后世界的事。

在他三岁那年，有天突然对我说：「妈妈，我是骑自行车过马路被汽车撞死的，等我恢复知觉时发现自己在黑暗中飞翔，我觉得很害怕。突然我发现远处有个小光点，光点愈来愈大，最后大放光明。这时有个声音告诉我，『往下看，那里是不是有间房子，现在你就要转生投胎到那户人家去了』。我看到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哥哥以及奶奶，我觉得好高兴，然后突然高速掉落，穿过一条隧道般的空间，等我睁开眼睛就看到你们了。」起初我觉得这个么儿脑筋有问题，不过再仔细想一想，一个三岁小孩怎么可能懂得去编这种故事呢？所以我想，很可能他仍残留着前生记忆来投胎，如今老么仍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孩。
（原载《神秘杂志》八十四期．林振辉）
不该挣脱他的手

祖父八十九岁那年，突然中风昏迷，四肢一点反应都没有，在急诊室观察了两天，只靠呼吸器维持生命。

因为脑中有血块，以祖父的年纪，若开刀要冒很大的危险，医生建议先做气切手术，转普通病房观察再做决定。
气切手术后得随时抽痰，以免堵住呼吸道，于是我不眠不休地守在病床旁边。

到了第四天晚上，伯父见我体力不支，要我回家补眠，由他照顾一晚，我想：也该回家拿些换洗衣服了，便决定回家一趟。

我走到祖父身边，拉起老人家的手，轻声地在他耳边说：「阿公！我回家拿衣服，很快就回来陪你。」没想到双眼紧闭的祖父，突然用力抓紧我的手，我高兴地大声叫他，无奈他脸上却没有任何反应，只一迳以手大力抓紧我，最后我不得不挣脱他的手，才得以转身回家。

回家后，我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清晨六点多，医院传来噩耗，祖父往生了，我当场号啕大哭，眼泪不停地流下来。

后来听专家的解释才了解，人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潜意识」，就像对无意识的植物人说话，有时他好像听懂了，会有流泪或眨眼睛的反应，台中市长夫人邵晓铃发生车祸后一度病危，据她事后表示，当时仍能感应到人家说她「没救了」，可见弥留的人，确实能听到家属们的谈话。

建议家人卧床的朋友，若有什么平常没来得及表达的爱，或想说没说的话，应该把握最后的机会，向病重的家人倾诉，即便他陷入昏迷，想说的还是要快点说出口，将来才不会有遗憾，说不定还能激励病人的求生意识，像邵晓铃一样奇迹似地活过来。

我猜，当时最疼我的祖父，一定不想我离开他身边，才会有紧抓手的反应，我痛恨自己不够警觉，当晚没有继续留下来陪他，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摘自2009年2月22日《人间福报》「伤心小栈」．问渠五蕴皆空 真实不虚

北平有个白衣庵，我到那儿去参方，遇着一位师父，是察哈尔省人，叫盖方师。他到东北阎山出家，拜了个老师父，在东北。他每天到山里头打柴，捡柴。这天，天要黑了，下山回走，听见有人叫他，觉得奇怪：深山中谁叫我呢？还不是山下寺院里的人，是谁叫我？他问：「谁叫我？」就去看看，越走越近，越走越近，一看哪，在洞门口站了一个修行人，穿得很褴褛，头发散乱着，长得长。他过去问：
「是您老人家叫我？」
「是的，我叫你。」
「有什么事情？」

修行人就说：「照见五蕴皆空啊，实在是五蕴皆空。」在《百法明门论》里头，无为法就是空，有为法就是有。修行人就给盖方师讲五蕴皆空。讲了一会儿，盖方师心里想：讲这一套，嘿！我还不知道五蕴皆空？嘿！他就说：「说是五蕴皆空，可空不了！」修行人就说：「啊？你说空不了？你说五蕴不空啊？我给你看一看！」两只手就抹着眼睛，往旁边一抹，眼睛，鼻子，嘴都往旁边裂大了。又说：「你看空不空？」喔！盖方师一看：「喔！真空！」同时知道这修行人有神通，他就拜在地下，说：「实在空！实在空！」就接受。再起来，再给他讲五蕴皆空，他就口口声声都说：「是！」「对！」「是！」……这是盖方师亲自对我说的，还不只这些。他回到自己寺院里，晚上打坐，他也是ㄉˋㄨㄍㄨ。他ㄉˋㄨㄍㄨ的时候，就听到给他讲五蕴皆空这位修行人说：「耶，你怎么ㄉˋㄨㄍㄨ呀？打坐打瞌睡？」他就清醒了。那位修行人还知道他的师兄师弟的情形，他都知道。

说了这么一段事实，就是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总说是五蕴；五蕴皆空，也就是《百法》讲的「一切法无我」。事实还有很多很多，大家有机缘遇着这种事情，常常在心头切记切记，才好 。（忏云法师讲述六道轮回真实不虚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八日上午，在山东省汶上县城至南旺镇的农用小客车上，家住柳林村的车主

刘某的妻，讲述了一则亲眼目睹的六道轮回故事。

去年清明节四月五日晚上九点半钟，他家的小客车停在县城西关的丁字路口待客，少顷，只见西边的柏油大道上，急匆匆走来了男女五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士看了车前的行车路线指示牌后，问车主去南旺的哪个村，车主妻王某见有乘客坐车，笑脸相迎，告诉他们是最后一班车，终点是老家柳林村，五人一听，喜出望外，高兴地说：「可问到根上了，我们是去您村太生家走亲戚的。」车主热情地让他们上车坐下，笑着说：「太生家与俺挨门，坐咱的车保证把您送到家门口。」一路上七个人，有说有笑来到柳林村车主的家门口，待车停稳后，五个人交给王某十伍元人民币，她指着邻居太生家敞开的大门客气地说：「这家就是，你们去吧。」五人致谢后，笑着走进太生家大门。

次日清晨，车主妻王某往门外倒垃圾时遇见太生媳妇在门前打扫卫生顺便问道：「嫂子，你家昨晚来的五个客人是哪里来的？」太生媳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琢磨了一下说：「昨天一夜俺都在猪圈为母猪接生，哪里有客人来？家中母猪生下二个公猪、三个母猪，二只带黑眼圈的小公猪，真像人带黑色眼镜一样。」这时车主妻王某觉得事情奇怪，明明这五人坐自家的车来的，何况又是自己亲自指给他们的门，亲眼看见他们进去，哪里有错？为了进一步弄清五人来龙去脉，她急中生智，跑到家里拉起睡在被窝里的丈夫前去查看他们五人晚上交付的钱币，打开提包后，两口子吓傻了眼，三张五元人民币变成烧给死者的纸钱，夫妻吃惊，仔细回忆。乘车的二男三女，其中两个男子带黑眼镜，令人奇怪的是太生家猪崽出生时间、性别、头数、特征与五人的进门时间丝毫不差，正好相符，这件发生在眼前的事实，足以证明。

佛教讲的六道轮回，确有见证，我们反思一下，自己一生办了多少利益众生的好事，办有多少危害众生的事，衡量一下自己的下场，若投到畜生、饿鬼、地狱时，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们时时刻刻植种德本，有益国家，为一切众生服务。

（作者：徐存祯．中国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在古巴机场，有一天突然降落一架奇怪的飞机，登机一瞧，赫然发现，正驾驶和机上的三十多位人员全是骷髅。经人调查，得知该架飞机即是三十多年前无缘无故失
踪的飞机。类似这种诡异的事，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却是最近香港报纸刊载的。

香港大公报日前也报导，陕西有位郑翔玲小姐，幼年有特异能力，每到夜晚，就能看到家人的内脏器官、血液流动和肠子蠕动等情况，令她十分害怕。长大后，她能看到人的骨架、孕妇的胎儿，神奇的能力不胫而走，后来考入西安医学院，借着她的特殊能力，从事医疗工作。

（行因 ）
孕妇与胎儿心灵相通

澳洲有位孕妇能与腹中胎儿心灵相通，互相谈话，而且还能给她讯息买彩票，结果发了一笔十余万元的横财。

这位居住澳洲悉尼主妇叫嘉娜，丈夫是名印刷商人。当嘉娜于廿七岁时，怀孕数月，忽然渐渐地在脑中隐约有一道电波震动，似乎是有人在耳边说话，起初她听不太清楚，以为是自己胡思乱想。后来这种声音愈来愈清晰，似是婴儿的声音，它并不是时时出现，而是在某种情况下，就听得清楚。嘉娜说好像是两道电波结合在一起似的。她听到的话使她大为吃惊，原来是她的未出世儿子在说话。例如说：「妈妈，我饿了。」或「我很喜欢你！」等话。嘉娜逐渐掌握了和腹内胎儿谈话的秘窍，当他们心灵相通时，就会谈许多话。

其中令嘉娜吃惊的一次是，胎儿暗示她几个号码，她拿去买彩票，竟然中了一笔一万六千美元的小财（约值港币十二万五千元）。最奇怪的事，其中的号码：112687，正是她怀孕的日子。许多人都怀疑嘉娜的说法，认为胎儿能预测彩票号码，岂不是发达。但嘉娜说，这不是强求能得到的，也不是故意向胎儿求取的。

不久，另外一件怪事就发生了，有一天嘉娜对邻居吉蒂说，叫她去医院看望丈夫，并说吉蒂丈夫刚刚抬进医院。吉蒂听了又惊又怒，吉蒂说丈夫去了外地，如何会进本地医院。刚说完，电话就响了，原来正是医院打来的，说吉蒂丈夫刚出机场就被汽车撞倒，现在在医院里。吉蒂这时才惊恐起来，相信嘉娜所说不虚。

原来嘉娜是得到胎儿的暗示。本来胎儿跟她交谈都很少涉及别人的事，这次可能是因为邻居经常怀疑她们母子的事，所以才有此事发生。

此外，嘉娜的胎儿又对她说出有趣的事，原来胎儿是嘉娜在五年前去世的祖父投胎。她听完之后感到惊奇，她祖父果然是五年前去世的。嘉娜说，绝对相信世界上有轮回投胎的事。如今祖父又转世为她的儿子，胎儿尚未出世已说明他是男孩，所以嘉娜一直当他是儿子。嘉娜的丈夫也相信，他的妻子是正常的，嘉娜并不是喜欢说谎和哗众取宠的人。

一般转世的人，都能记忆一些前世的事，而嘉娜的胎儿，并未出世已经记得前世的事。他说出嘉娜祖父生前的身边琐事，这些事是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的。虽然胎儿说不完整，可是能提出这些事是很难得的。例如指出有一次嘉娜跌落池塘的事，当时嘉娜尚小，不过是九岁左右，胎儿能明确的说出详情，连嘉娜自己也差不多记不起来了。因为祖父对这事印象深刻，所以能说出

这些过去的事。

嘉娜每次和胎儿谈话后，心情感到十分兴奋和高兴，医生曾为她做过电波测验，也发觉她的脑波特强，但究竟胎儿电波是否和她吻合，则不得而知了。（摘录自《生死轮回善恶因果报应决定有》

生死心电感应

我没有兄弟姊妹，所以无从体验那种「亲兄弟，明算帐」，却又「打虎亲兄弟」的微妙情感，但我却看过别家的兄弟姊妹，由于感情深厚而产生的心电感应，过程十分奇妙。

姊弟情深频写信 他痛苦弯腰捂腹

我在阳明山上大学时，大三那年暑假，救国团委托我们戏剧系举办一项为期七天的「大专戏剧研习营」，于是，我跟几个同学留在山上当辅导员。

那时，我有个男组员，外号叫「黑松」，他来自一所师范学校，耍宝功力一流，随便一举手、一投足，就能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不过要看黑松耍宝只限于白天，因他一到晚上，就安静的留在寝室写信。

最初大家以为他在写情书，后来他澄清，他是写信给已出嫁的姊姊。出生农家的黑松，父母都忙于农事，所以从小就由姊姊带大，姊弟之间的感情十分深厚，无论喜怒哀乐，姊弟俩都会互相分享。

就在戏剧研习营的活动进入第五天，我记得那天大约下午两点，大家正在礼堂听姚一苇教授演讲时，黑松忽然弯着腰、捂着腹部，表情痛苦的走出去。我跟另一个男辅导员觉得事情不对，也跟着出去，只见黑松蹲在走廊，皱着眉说他的右腹特别痛。

我们紧急找来校医，校医说由黑松疼痛的部位，他担心是盲肠炎，最好赶紧送到山下的医院。于是，我跟那个男辅导员陪着黑松，由系主任开车，紧急把黑松送到山下的大型医院。

在急诊室里，黑松抱着肚子不断呻吟，医师也怀疑是盲肠炎，但黑松说他小时候盲肠就割掉了，而且验血跟其它检查结果都正常，可是黑松依然不舒服。

女生卵巢就在那 姊子宫正出问题

实习医师抓抓脑袋说：「如果是女生，这个部位是靠近卵巢或输卵管，但是你……所以我们不考虑妇科方面的疾病，不过我怀疑你是不是心理因素，比如说，有的小孩会因为不喜欢上学而闹肚子痛……」实习医师的话，令我们哭笑不得。

这时，系上的助教骑着机车急急赶来，告诉黑松，他姊夫打电话到系上，说黑松的姊姊下午两点左右，右下腹剧痛，合并下体大出血，经紧急送医，检查结果是子宫外孕，现在正在开刀。算算时间，黑松跟他姊姊，几乎在同一时间腹痛，而且痛的部位也相同。

更神奇的是，当黑松知道姊姊已送进开刀房后，腹痛竟奇迹似的好了，留下一脸惊讶的我们。医师却说了一句话：「拜托！开什么玩笑嘛。」事后，我们几个辅导员私下讨论，黑松姊弟的心电感应这么神奇，如果将来黑松的姊姊要生孩子，黑松的肚子不知道会怎样？

还有一件事也很奇特。我以前在传播公司节目部上班时，业务部有个超级悍将，大家都叫他「小何」。他除了口才一流，酒量更是了不得。他来自南部眷村，父亲的年纪很大了，所以他得赚钱供妹妹上学费昂贵的私立高中。

他曾经拿他妹妹的学生照给我看，得意的说：「漂亮吧！我老妹可是我们眷村有名的清纯小百合喔。」我看着照片中甜美清秀的少女，跟小何开玩笑，叫他把妹妹带来试镜，但小何立刻收起笑容，欲言又止的说：「你不要开玩笑了，我妹妹她……唉，算了！不说也罢。」他摔倒发出女声 喊痛时妹正自杀

某年，我们公司在餐厅包厢吃尾牙，小何才刚跟同事干完一杯绍兴，忽然摔倒在地，用手掐着自己的脖子，痛苦的喊痛。大家都被他这突来之举吓了一跳，以为他得了什么急病。那时，餐厅人员正急急忙忙准备打电话叫救护车，小何竟像个小女孩般，坐在地上啜泣着说：「我走路真的这么难看吗？」这举动跟平时充满阳刚之气的小何，简直是南辕北辙，大家都看傻了眼。

当时我们公司有个剧务，深谙密宗，他怀疑小何八成中邪了，但总经理坚持，送医最保险，于是几个业务部的男生，自行开车把小何送到附近的医院。

次日，小何却请假回南部老家，因为听说昨晚在他掐着自己脖子喊痛的同时，她妹妹竟在家中浴室喝盐酸自杀。后来我们才知道，何妹妹从小就患小儿麻痹症，走路一跛一跛的。平时，常有几个顽皮的高中男生笑她走路难看。

她自杀那天，赫然发现她平日爱慕的一个男生，竟然也在取笑她的人群之列。她在遗书上画满了一双双脚，写着：「我走路真的这么难看吗？」我可能是全公司唯一看过何妹妹照片的人，所以对她的死，比其它同事更有感触。那时，我常想，何妹妹在生死间挣扎时，一定很希望小

何能扶她一把，否则小何不会跟她产生那么强烈的心电感应。但是，何妹妹如果知道小何为了赚钱供她念书，经常早上六点就到客户家门口「堵人」，或陪客户喝酒喝到天亮，不知道是否还忍心用这么激烈的方法伤害自己，让小何及家人痛不欲生？

（转载自2009．3．25 《 联合报》 喵儿

何秀阁教授曾为文说

何秀阁教授曾为文说，过去四川三才生煤矿矿长黄申叔的令尊大人，就曾看见过鬼。据云，无论昼夜，凡目之所接，除人之外，处处俱有鬼。初遇鬼时，极恐惧，日久，始安矣。并谓鬼常避人，白昼多侧身人少之阴暗厨厕间。鬼又嗜戏剧，每入戏院，则见梁柱椅隙间，鬼头为之充塞。

此外，亦善望气之术，谓人头顶，俱有气出，如柱上升。视其修短气泽，可卜其生死休咎及造化。过短，则寿必促矣。因是，声名远播。曾奉邀为西太后、袁世凯、张作霖等望气。嗣后语人，西太后气柱最高而色紫，袁次之，张又次之。

家居时，一日突遣某女佣去，家人颇疑之，不二日，则死讯已至又一日，观邻儿嬉戏，谓家人曰，某儿即殆矣。不久，果然。

黄申叔年青时，颇不相信此说，以曾受过清华大学之科学洗礼。一夕，故意将诸色丝线，垂置蚊帐内，闭灯以待父。父归，急询以帐内为何物？父之回答果无错；并遭到斥责云云。

奈何桥不给你过

家母曾经有一次魂游至奈何桥头被「赶」回来的奇遇，那是我们兄妹还很幼小的时候。

农业时代的妇女特别忙碌，里里外外大小事情都要张罗，而且我家开着一丬小商店，使得家母更无休息的时间。

过度疲劳，没时间休息的家母，有一天只觉得很倦，想上楼休息一下，可是上楼不久，她突然乒乒乓乓的从窄小的木造楼梯跑了下来，跑到店里便昏倒了。家人发现她额头正发着高烧，连忙把她送医治疗，终于及时挽回一条性命。

治愈出院以后，家母说出她的奇遇：她上楼原想睡一下，只觉得迷迷糊糊的走着走着，走到一座桥头，她想走过去，一位老公公不给她过去，赶她回来，她硬想过桥，老公公叫说：「奈何桥不给你过去」，拿起拐杖要打她，她一吓便惊醒了！醒来已是在医院，那时她人已在医院急救好久了呢！

当天她上楼去睡觉，如果不是自己跑下楼昏倒在店里的话，没人知道她生病了，或许真会一睡永远不醒来呢！

（江采华 一九九七．一．廿四

法医杨日松博士奇遇记

－－叶招渠博士谈鬼怪

联合报记者 唐经澜

鬼神之说，自古已有。但人世间到底有没有鬼？我和刑事警察局的名法医，杨日松博士认识十多年了，不止一次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都严肃地摇摇头，然后补上一句：「灵魂可能是有的。」杨法医这样说，自然有根据。

二三十年来，他相验过一万多具尸体，解剖过其中六千多具，加上检验内脏的数量，总共和两万多个死人打过交道，曾经有几次怪异的遭遇。

一、「活见鬼」台北县三芝和野柳之间，有个叫老梅的地方，二十余年前一名妇人因为家人得了急病，不慎失足溺毙。杨日松追随当时台湾省刑警总队的法医，也就是现在中央警官学校教授，叶昭渠博士前往相验。同行的还有检察官和书记官。

验了尸，他们到淡水吃过晚饭，喝了点酒，便在细雨霏霏的夜晚搭车回台北。途中杨日松赫然发现，车厢里不知何时多了一位年轻的女人。他以为是谁从淡水带上车的，不好意思声张，只用手肘碰碰书记官，书记官会意地微微一笑。

车过士林的平交道，检查哨栅栏竟然放下来挡住去路。众人正感诧异，一名警员上前问明他们身分，即向检察官报告，正在拦他们的车，因为台北大桥下的淡水河边，捞起一具女尸。请检察官去验尸。

这样一折腾，车上的年轻女人，已趁别人不注意时悄悄离去。

车到河边停尸处，刑警伸手揭开草席，点亮手电筒，他们几个倒吸一口冷气，内心惊骇万分，原来死者就是刚才出现在他们车厢的女子，先前几个人都看到了。

警方初步调查，死者有个不务正业的姘夫，把她当摇钱树，而她无法忍受，两人为此争吵。据她的姘夫告诉刑警，晚上她们乘车经过台北大桥时，车行受阻，停了一下，她匆忙跳下车投水自尽，抢救不及。

可是死者，何以会在杨日松她们的车上现行呢？经检察官交代刑警细心查证，后来果然查出，死者是被她姘夫推下河淹死的。

二、「鬼电话」杨法医告诉我另外一个故事。

早年有一位法医，一天夜半时分，家中电话铃声大作。她太太从被窝里爬起来接电话，又把话筒交给他，迷迷糊糊听到对方向他报告三峡发生一起命案，请他次日去相验。

第二天确实有个案子。等他去验过尸回来，夫妻俩一谈，脊椎骨陡然一阵寒意。

因为他家根本没有装电话。

这个故事有名有姓、有地址。由于民间习俗，这种事不吉利，此后那位法医绝口不提，杨法医命我「姑隐其名」。

三、「母子连心」记的台北县江子翠分尸案，案发之初，死者身份不明，案子无从查起，有些办案人员觉得泄气，唯独杨日松依旧乐观。

「即使凶手分尸的手法再残酷，面貌再难辨认，死者的妈妈来认，往往会认得出来。以前有很多例子。」他的解释是「母子连心」。

前不久，南港发现一只男人的大腿，有人分析可能是医院切除的病腿。后来杨法医到殡仪馆去相验，那只冷冻的大腿解冻时，竟抽动了几下。他心中一懔，细细检查，找到两处刀砍的痕迹，显然是一起谋杀案。

很快的，真相大白，死者是惨遭分尸的黄春雄。「这些事情都和灵魂有关吗？」我问。

「我们说『心灵感应』好了。」

四、「托梦」常常有人提到「托梦」，真真假假颇费疑猜。

最近几年叶昭渠博士。亲口告诉我几个，他的亲身经历。

四十四年前，他在高雄由小儿科改行当法医，相验的第一起命案，是一对母子在田野中一间小茅屋，因为失火而葬身火窟。

当天夜里他梦见，那个妇人向他哭诉，说她和她罹患流行性脑膜炎的儿子，其实是被人谋害的。次日一早，他到实验室化验，证明那个男孩虽然被火烧死，她却不是。

警方根据叶法医的相验报告深入追查，终于破了案。凶手是她的丈夫。由于他有外遇，夫妻失和。那天他们在茅屋争吵起来，他在盛怒之下，抓起瓶子把她砸昏，以为他死了，索性狠心纵火焚屋。

另一次他午睡时，梦到一个女人请他雪冤，两个小时后他到淡水河边验尸，死者就是托梦给他的女子。他验出她是「死后落水」，刑警随后查出，她被人失手击毙后，抛入河中。

还有一次，叶昭渠梦见一个男子向他点点头，一晃而逝。事过三天，他到屏东县的深山验尸，死者赫然是这个人。

最后警方查明他在北部当教师，患有精神病，自杀而死。

五、「法医室祭游魂」刑事警察局的法医室，在该局东北角，是一幢三层楼的建筑物。一进门，左首的木桌上，摆了一排玻璃瓶罐，其中有一个罐子里装的，是新店屈尺分尸案的死者头颅。常去的人不难察觉，死者下巴的胡须又长长了一点点。

杨法医告诉我一件趣事：「刑警局夜间有人留守。过去有位高级警官，晚上在局里四周巡逻时，发觉法医室灯火通明，以为有人加班，走进一查，门却又上了锁。胆小的略一思维，拔腿就走。」那么，法医室的电灯是谁开的？天晓得。

刑警局法医室工友陈克土，大陆沦陷前是骑兵队中尉队长，骑马开枪，百步穿杨。这二三十年，他随杨日松博士跑遍台湾各地的穷乡僻壤，是杨法医的得力助手。

每年中元节下午，陈克土一定在法医室，设香案奠祭历年来到过刑警局法医室，却又「无家可归」的游魂。届时该局许多老刑警，都会自动前往膜拜行礼。

祁大鹏居士灵感迁葬记

祁居士于四十六年（1957）春，患脑溢血症，经台大医院治疗旬日全愈，余往台大医院视之，症况如前，并入昏迷状态，余以上次曾代请大悲水，与其服食，因复请水送往，交居士次男长德，嘱照前次办法，以药棉蘸水抹口内，长德告余云：顷有天主教神父，来为其父施行洗礼，余为骇愕不已，盖居士夫人刘氏，生前为天主教徒，于四十一年（1952）去世，后葬内直天主教公墓，居士部份亲友，见居士症已危殆，亟筹善后，议将遗体，合葬该公墓，因其非天主教徒，不得附葬，爰于临终之前，赶办入教手续，居士旋于是晚（旧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逝世，而治丧委员会即为营葬于天主教公墓矣，居士生前曾尝与余谈，昔在北平，曾住某寺习禅，并持大悲咒，至今不辍，方余随居士公出，住旅社，见其昧爽即起，结跏趺座，据云可坐五六十分钟，居士至余家，见《历史感应统纪》一书，浏览数页，赞叹稀有，知余正为台北莲友念佛团募印此书，即悉索阮囊，概捐千元，以襄其成，居士去世前旬日，谓余云，昨见《金刚经》五十三家注解，甚佳，欲余代请一部，此书台湾以前尚无流通，余特为转向心悟法师乞得一部

，赠之，综是以观，居士固一正信之佛教徒也，今乃误认为死者无知，强瘗之于外教墓地中，知其必不瞑目矣。

余曾挽以联云，「累吁当泣，痛言譬哀，伊谁不奋，生为佛徒，死归天主，维公所安」亦聊以志慨惜，至上联云云。因公称居士为正义之声，居士长公子奎，肄业凤山军校，三女长生肄业台北某初中，某夜兄妹同梦其父，面有戚容，并告之云，我连夜不能安睡，环境嘈杂，满地毒物，余甚不安等语，伊等均觉惊异，而无可如何，有浙人赵需春业石匠者，面麻群称为赵麻子，常随居士往各处堪舆，某次在陈果夫先生墓地附近，指一地谓云，此地颇佳，余将留为自用，因指示方位，并自于点穴处，遗矢一堆为记，命不许泄露，其家人未尝知也，居士亡后，既示梦于其子女，又梦告赵麻子云，余所择吉地，惟尔知之，宜速告吾家，翌日赵查知居士已物故，未即往，讵连续三夜，频梦居士摧促，且云再不往告吾家，当以手杖相饷，赵悚惧，晨兴，备奠镟，至居士家，详陈梦中事，并向居士灵前跪拜，请毋再入梦，扰其安睡，因焚奠镟，尽礼而去，林德玺先生，居士之兰谱兄弟也，闻之，遂约居士生前挚友王德溥先生，履勘石匠所述地，认为可用，因地属公有，经洽购后，于四十七年双十节日，移居士灵榇，暨其夫人灵骨，改葬焉，地在台北县成子寮，观音山之阳，西云寺之麓云。

记者曰，吾国古哲，皆知形神不能浑而为一，形虽有终，神固不灭，申生显示于狐突。郑人相惊以伯有，历代史乘所载多矣，非仅佛教故说鬼神灵显情状警惕顽愚，使之向善也，浅识之徒，不读圣贤佛老之书，兼昧慎终追远之义，以为人死神灭，何有轮回六道，生时尽可恣意胡为，对于亡者遗骸，更何妨任便处置，此辈自身执迷不悟，反以守道之士为迷信，此真如来所谓可怜悯者夫，大鹏居士，修持虽未臻精进，其秉性刚直，信仰正法，则信而有征，不幸于弥留之际，神识昏迷，惨被强受外教洗礼之仪式，九泉之下，怨恨无疑，夫未证色空之理，难免六骸之恋，既觉不安，一再示梦，必使迁葬而后已，灵感昭昭，赫然如在，孰谓死而无知，而可以欺耶，闻林德玺先生亦梦见居士，有所指示，王正廷先生由港来函，云世界红卍字会筏示，居士已受德曜真人禄位，卯朔入祀云，此与牵葬无关，略而不叙，但就佛理言之，皆属事理之常，罔足怪异，世人好言实证，对此显赫灵感之事迹，未知又作何解，最近台北《自由谈杂志》十一月号二十九页载有美籍工程师，三度梦其父来告，云已转生越南，嗣经赴越觅得，深庆隔世相逢，该志并刊出其父子合摄照片，是不特中阴身可以入梦，而灵识亦能示梦，如古所谓倩女离魂是也，深望见者闻者虚心研究，明白人死不灭，业还自受，赶速止恶修善，庶几大众心净，则世界之劫运销矣。

（《菩提树》第七十四期．1959年1月．陈煌琳前因后果三则

一、

友人姚嘉廉居士，他的堂姐嫁给杭州下城区广兴巷附近的袁慰冰为妻，其家在杭州开设袁震和绸缎庄，家道素封。他的公公袁老太爷精于世故，为富不仁。一日，邻居失火，前门已被大火封住，邻家和袁家相隔一道大铁门，只有从铁门经袁家才能逃生。一家大小十余口都到铁门侧敲门求救，而狠心的袁老太爷怕被火殃及，坚决不开门，至使邻家十余口都活活烧死在铁门边！不久，袁老爷暴病去世，一夜其子慰冰梦父告曰：我因见死不救，罚堕畜生道，今晚将投生萧山某村某农家，其中一只花猪崽额有袁字纹的即我也。子惊觉，次日如梦言寻访，果于该农家的猪栏中见到额有袁字纹的新生小猪，即买归，搭棚雇专人饲养。其家佣人戏呼某老太爷，尚能「唔唔」作应云。

二、

其姊姚毓静嫁于绍兴城内八字桥五号鲍奕华为妻，其家为望族，其祖鲍养田为盐商，邑内首富。在青年时，偕友游镇江金山寺，到寺门前，倚立凝思，告友人曰：进寺门可见何处殿堂，何处树林……，友笑其狂，进内，果如所言。行至一处，指一寮房说：此室是我所住的！至此前生的往事全现前了，「哦，我就是这里的某某当家师啊」，从此行善积德，但没有学佛修行。有一次，当他运盐船抵岸后，发觉船底有一漏洞，幸赖有一条黑鲤
（黑鱼）堵塞洞中，船得不漏沉。感曰：「凡我子孙世世，永不吃黑鱼。」妻妾共生十子十六女，家园建筑重重高楼。年逾古稀，于一九二六年预知将死，召集子孙谆谆教以行善积德，命家人拿大木鱼来，边敲边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撒手瞑目而逝。这是非常难得善终，但还是生人天善道，并没有了生死，究竟解脱！

三、

上海周勤礼女士，大学毕业，嫁与宁波人勤工银行经理刘品三先生为媳。一生过着富裕的生活。有一次由我的两位道友赵翠平和张炳初居士陪同到天台山进香，朝礼国清寺后，翻过山到幽溪大师的道场高明寺。一进寺门，就熟门熟路，全知寺内的殿堂设备，犹如自己的家宅。至此，她深深地感知她的前生就是这里的修行人。于是她就问寺中负责人，这里现在还缺少些什么东西？答「还缺少一口大钟」。她就慷慨地独助大钟一口，
（后来以数万元定铸一口大钟助给高明寺）。就是这样做了一件独助大钟的大功德事而没有研究教理，修行学佛！她现在法国巴黎，是着名的钢琴家，过着豪华的生活。

从以上的三件事实，足证因果报应确是世间的实事。今生行善作恶，死后还是有报的。

（上海郑颂英记二○○四年二月

活人预定变牛

愚旧居桐城连城陈庄，乡有老媪，言能过阴作阴差，预言乡间人之生死，如立竿见影，极为效验。

吾母亲闻该媪预言曰：「大龙山某甲（距陈庄四里许）预定投尹庄鸡眉母牛子（鸡眉是吾表弟

家有母牛未产）」愚因暑假期满，回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求学，请母留心某甲死期，与鸡眉母牛产期，是否符合。否则迷信之语，不攻自破。

年假归来，母告云：「某甲本无病，因贫卖物求生，被人骂其品行不端，因负气吞烟死，事在傍晚。鸡眉母牛生产，即在本日夜静亥时，时间符合。投牛之说，谅亦不假。」按某甲系修道人，暗破邪淫戒者。（《出苦飞航》．何侃如）灵魂何时投胎

阿迦曼尊者，是泰国一位高僧（已于一九四九年圆寂），这是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有一年，当尊者旅居在某个村落时，有一个受他感化很深的老妇人，来请教他有关她禅坐时发生的一个问题，她说她昨天晚上，当心思达到高度的专一时，她突然看到一条微细的线，从她自己的「心」中跑出去了，她感觉很诧异，因此决定跟随着它，想知道这条「心线」究竟往何处去，结果她发现这条「心线」，竟然跑到她侄女的子宫里去了。

等老妇人从禅定中出来，她感到极度的不安，因为她知道她的侄女当时已怀孕一个多月了，因此她前来请教阿迦曼尊者，准备听取他的忠告。

阿迦曼尊者闭起眼睛，沉思了一会，然后张开眼睛告诉她说，等下次她静坐时，如果再看到那条「心线」跑出去时，必须要以极坚定不可动摇的决心「剪断」它，如果她心意不够坚决，死后必定「再生」 于她侄女的子宫内，成为她的子女，因为她的心一直被她侄女所吸引着。

等两天后，她高兴的来拜见阿迦曼尊者说，当那条「心线」再度跑到侄女那里时，当下她就以极坚定的决心剪断它了，第二天晚上她再度静坐时，她发现那条线已了无踪迹了，奇异的是，当老妇人剪断那条「心线」后，她的侄女就流产了。

尊者的弟子听到这个奇异的事件后，很感困惑，就同来请教尊者，尊者告诉他们说，一个人的心意是非常微细而难以觉察的，如果没有开发禅思，是很难去防护它的，这个老妇人因为非常钟爱她的侄女，以致潜意识的心意「溜出去」，即使她仍然还活着，但已为她的来生准备了地方，如果她没觉察或无法下定决心剪断这个牵系，那么，她将注定投生于她侄女的子宫内，成为她的女儿。

由这个故事发现，一个人虽然还没死，但因为「心力」的作用，不管是意识或潜意识的，都已和来生的去处有了联系，而对自己的「来生」产生了「形塑」的作用，也就是说，尽管我们每个人都还没死，但我们也都同时在参与或决定我们来生的去处或样貌，只是愈接近死亡，「心力」就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而已！

因此，灵魂什么时候入胎，确实因人、因缘而定，并无什么定规，因为即使不入胎，灵魂和胎儿之间仍可产生某种联系的形塑作用。（节录自《前世今生的存在证明》

飞机爆炸 预现梦中

前几天我在看电视时，发现电视上出现的一个印度洋的小岛，就是不久前在我梦中出现的岛屿。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在睡梦中我见到一群人大包小包地提着行李上飞机。接着是梦到机内景象，乘客们各个兴高采烈，因为再不久他们就可以回到故乡了。

突然间意外发生了，机尾传来一声爆炸，飞机随着往海面坠落，在那一瞬间，我似乎也成为乘客之一，在机内随着飞机往下掉，感觉中海面是如此碧蓝如此壮观，我的这一生是如斯的幸福，但可恨的是我从此就将与家人永别，在淡淡的意识中我还回忆今生的一切，最后突然醒来。

当天午后电视报导印度洋上空有架飞机失事，地点就是电视上那座小岛，我这才知道，原来是失事班机上的一个乘客最后的「意识」进入我的梦中，我不解的是那个乘客是谁，又为什么要进入我梦中呢?

（原载《神秘杂志》八十四期．林振辉 ）

借尸还魂的故事

余少年时喜阅稗官小说，常见有借尸还魂之记载，因为无稽之谈，不予置信。不意抗战期间，余由靖海稽征所长任次，迁调神泉查缉所长后，奉电召之粤北韶关马坝，出席参加全省查缉稽征会议，时适抗战军事逆转，广东财政厅与省银行，均迁集在此办公，成为省会金融中心，一日，承财厅人事室主任黄初平，总稽核钟振声、省行秘书林履冰(现任台救总任科长)诸先生邀约午餐，饭后拟转往总电台台长孙筱默先生处聊天，(孙现在港任公学校长)，路经省行宿舍，见有多人围集苗北坤家门口，余为好奇心所驱使，逐亦驻足而观，因而获知苗家发生一宗曲折离奇颇饶有趣之异闻，苗妻为皖籍，名杨丽云，与苗结褵后已有子女三人，长女十岁，次男六岁，三子两岁，亦已能步行，呀呀学语，夫妻感情融洽，家庭生活，亦极美满，不意苗妻一病缠绵两月，苗以夫妇情重，亲侍汤药，寝食俱废，终以药石罔效，与世长辞，虽气已窒息，但胸口微温，苗不忍遽予收殓，停尸至第三日，即余路过其家之时也。

杨忽苏，举目四顾，家中无一识者，问此处为何地？此刻为何时？何以来此？且口操苏州口音，与生前判若两人，虽经家人为其一一说明，指陈此你夫也；此你子女也，竟被呵斥为妄语，坚称彼既未嫁，何来夫婿？又何来子女耶？且拒绝苗接近，使苗忧喜交半，啼笑不得，纷扰争执多时，复诘以姓氏籍贯，由苗按址去函查询，旋得其父母复言，证明确系其家待字未婚女儿也，因不幸为日机轰炸致死，其死之日，即杨复苏之时，竟一一吻和，嗣双方详陈委曲，从此

与女家为戚，女亦经多方劝说，始勉强迁就，与苗重聚，苗妇自此以后，虽形体无异然灵魂已非，语言举措，回非早日，所异者女以游魂于千百里外，借尸复活，俗传死鬼灵魂不能越境，所谓「灵魂学」者，又将对此作如何解释？后余离马坝遂返住所，竟不知其如何收场矣！

（南亭法师

冤亲债主来索命

世界上真有冤亲债主吗？真会让人倒霉，甚至重病不起吗？

一名罹患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年轻医师透露，他的经验是人不能太铁齿，因为他真的遇上了。

该名医师表示，六年前被确诊为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时，是他人生最背的日子，人躺在病床上，但还是有一连串的衰事上身。在接受电脑断层前，打了显影剂，但体内严重缺水，造成了急性肾衰竭，整个人脸色发青，险些一命呜呼。

更奇怪的事，每天到了下午三 时，就突然不明原因发烧，体温升到
三八．五度，直到隔天清晨，才逐渐退烧。但到下午
三时，就体温又高了起来，连续好几天，医师也找不出原因来。

病中梦见恐怖婆婆一头撞来

就在这个时候，该名医师梦到了一个老婆婆，容貌狰狞，一副要他性命的模样，一头往他身上撞来，最后他与该名婆婆头顶着头，相互对峙着，如同相斗的公牛一般，当医师醒来时，一身都是汗水。

原以为只是一场梦，没想到一两天后，同样的梦境又来了一次，该医师才觉得不对劲。奇怪的是，医师妻子也梦见了这名婆婆，两人还在梦中大打出手，这时，医师才觉事态严重。

目睹观世音收服 病情奇迹好转

由于该名医师在大学时就参加了佛学社，认识了不少法力强大的师傅，经过高人指点之后，才了解这个婆婆就是坊间所称的冤亲债主。这名婆婆可能是医师好几代之前先人的小妾，死后一直未能进入宗祠，也没有牌位，累积了几世的怨念，最后找上了他，让他生病，不明原因发烧，希望他可以帮忙超渡。

该医师表示，住院期间的一个晚上，亲眼目睹
观世音收服老婆婆的过程，只见老婆婆被强押上一朵莲花，几度想挣脱，不过，但最后还是随着观世音，往天空飞去。

隔天，医师每天下午 3
时的莫名高烧，就不药而愈，病情越来越稳定，靠着服用口服化疗药物，没多久就出院回家，静养一段时间之后，又返回医院，开始看诊。

该医师指出，修习佛法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多少也有点感应力，有天觉得一位女病友可能会出事，打了电话关心，病友母亲接电话时则表示，女儿状况不错，外出买东西；没想到，隔天再度去电，女病友就已经往生。

该名医师表示，住院时，太太不断地帮忙念着佛经，看似小事，却能安抚他焦躁不安的心情，说也神奇，只要妻子一念，有如清泉灌顶一般，一股清凉从上而下，原本发烫的身躯舒服许多。对病人来说，拥有虔诚信仰是一件好事，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烧，或是做了奇怪的梦，或能依不同的信仰祈祷或作法来消灾解厄，不要太过铁齿。

（联合晚报／记者李树人／台北报导／二○○八．八．十冥界众生 逢缘相遇

一次，我去广西讲经，大虚法师亲口对我说，本真法师是湖北人氏，曾在云居山参禅多年。有一天黄昏本真法师独自一人在九江一个无人渡口处坐着歇息，忽见二男一女，穿着入时，从江面腾空跃出，飘然若云，从他面前经过，有说有笑，见他也不答理，直向通往九江闹市之大道而去，法师稍作定神，起身跟踪追上，待闹市人多处，便斗胆在其中一人肩头拍击一掌，大喝道：「你们这些鬼东西，到底从那里来？」谁知此三「人」竟不惊不怖款款回过头来道：「从老地方来！」这好像是一句绝妙的禅机，只弄得法师半晌立在那里也未曾参透，醒过神时，三异人却早已不知去向。

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擦肩而过，相视而笑，搭讪问路……，不知有多少人都是其它空间的众生逢缘相遇啊。

记住我一句话就行：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保你相安无事。更聪明一点的人就会行住坐卧语默动静「阿弥陀佛」，这可不能与打妄想，唱流行歌相提并论。若你从我的故事里真有体悟，那就请接受我教你的话：老实念佛，劝人念佛，一片佛心，六时详宁。（《栖月庐笔记选》，智行法师）家兄亲游阴曹地府

愚兄弟二人，依吾母住外舅附近陈庄。

逊清光绪三十二年，某月某日，据家兄云：

昨夜觉有老人引余行，路途甚远。至一大厦，大门傍有边宅，内有裸体女人数十，卫门者亦是女人，裸其下体，而着上衣。讯引道者云是阳间妓女。

入大门，广厦数十间，满布酷刑，有锯解罪人首者，有刀刮罪人背者，有油煎罪人身者，复有碓舂一狗者。讯问狗犯何罪？引路者云：「在阳间咬死沈氏女人鸡。」问刮背者何罪？曰：「

架讼」
　　余刑甚多，未及记忆。

游毕，出后门，回顾引路者，乃吾棕镇望龙庵老道陈斋公也（陈斋公粗人，不念佛，好谈八卦，言之皆不合理），相对慰问一切。
　　临别，陈斋公托余向吾舅张端甫，索讨推背图，及望龙庵化缘事。
　　言毕促余归，推背而醒，遍身大汗，事极清楚，不像幻梦。

吾母闻而告曰：「不难证实，俟端甫舅来，一验事实。」隔日端甫舅至，吾母问曰：「汝借陈斋公推背图否？为望龙庵化缘否？」端甫舅惊骇作色曰：「十年前所借推背图，已转借与长跨子；化缘事，已当面许过愿，后因事忙未了愿。陈斋公死多年，姑何故提及？」母乃告家兄梦游阴曹，陈托带信各事，相与惊异良久。
　　愚信阴曹实有，以此事为始云。（《出苦飞航》．何侃如阴间大观园：病游地狱见闻
　　这是发生在中国佳木斯市郊区某县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三叔现在是佳木斯市铁路局退休工人， 他曾经说起自己切身经历过的一个真实故事。

那是一九四二年春天，三叔二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发烧病倒了，一连昏迷了二十多天，不醒人事，奄奄一息，家人都为他准备了后事。可是有一天早上，他突然醒了过来。大家都很高兴，顾不上多问，就赶紧给他喂水和米粥，没过几天就完全康复了。有一天我爸就对他说：「你昏迷那几天，咱家的租房户老潘死了！」三叔说：「我早知道。」我爸心里纳闷儿呀，就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传老潘的时候我也去了。」「你是怎么去的？」他看我爸追问就不说了。可我爸总觉得是回事儿，就不断地追问他，最后他拗不过我爸，终于说了实话——「在我得病的那天晚上，我就被两个阴差带到了冥府的一个地方，房间不太大，有一张桌子，桌旁坐着一个差官，桌子上放着一本大帐（生死簿），墙上挂满了名片大小的标签儿，全是翻扣着的，好像是阴间的户口管理部门。来来往往的阴差把带来的人送到这里登记，然后又被带走了。忙了好一阵子，屋里只剩下我了。那差官就说：「去吧，带他去看看。」说完两个阴差就把我领到了一条冥路的旁边，在草稞里蹲下，告诉我往前看但不准说话。

我顺他手指的方向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趴着两条像小牛犊似的大狗。不一会儿，前边来了一个人，高大魁梧，浓眉大眼、络腮胡子，相貌狰狞，脸上还有一个刀疤。他哼着小曲，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两条大狗突然一跃而起，把他扑倒，不停地撕咬。那人惨叫着、翻滚着，把我吓得闭上眼睛。不一会儿，那人不叫也不动了，两条狗把他吃了，吃完便把骨头叼到两边不远的地方，那里白花花的人骨头堆了很高。

那两条狗回来，把地上的血舔干净了，又趴在那里。一会儿又走过来一个人，面目慈善，衣着朴实，手里拿着念珠。这时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浑身颤抖，睁大眼睛看着。只见那人越走越近，到了近前，那两只大狗却纹丝不动，像睡着了似的。我琢磨狗一定是吃饱了。过了一会儿，又走来一人，这人很胖，全身油黑透亮，身上还粘有肉渣子。我静静的看着，当那人走到近前时，那两条狗又突然跃起，把那人扯倒撕咬起来.....这时阴差问：「看见没有？」「看见了。」接着就把我带走了。一会儿就觉得有一股腥臊臭味扑鼻而来，走近一看，原来这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血水粪尿池。朦胧之中，看见里边有很多人，男女老少，人头沉浮，两手挣扎，只要一张嘴，血水粪尿就灌进嘴里。这时狱卒看见了我，便指着里边的人说：「这些人都是在世间为盗为娼，拐卖人口，骗人钱财，贪污强抢，绑架勒索和开设淫秽场所等。你是干什么的？」我不敢吱声，怕他把我也推进去。

这时阴差又问我「看见没有」，我赶紧说「看见了」。说完我们就离开了那里。又来到了一个地方，只见前边成排的人被扒光衣服绑在柱子上，地上长满了血红色的草。我们来到一个又白又胖、肚子很大的被绑着的人跟前，一个头上长着三个尖、呲牙裂嘴的厉鬼，拿着一把尖刀站在那里，他看到我们来，便用刀拍了拍那人的肚子说：「他的肠胃实在是太不干净了。」说完将刀插入他的腹内，往下一拉，整个肚皮被豁开了，肠肚随之流出，满地鲜红腥臭。旁边有几匹黑狗互相抢食。那人肠肚虽出，但上边连着心，还没脱离身体，被狗争抢牵拽，痛苦难当，那人惨叫着昏死过去。场面惨不忍睹，吓得我闭上了眼睛。阴差问我：「看见了吧，你不是不信因果报应，想当胡子（土匪）吗？」我赶紧说：「看见了，我不敢当胡子了！」说完我们又去了另一个地方，一片凄惨苦叫，只见牛头马面人正在用铁勾将一个人嘴撬开，再将舌头钩出来，用尖刀将舌头割断，鲜血立即染红了前胸。即便这样，鬼使还不罢休，再用铁钻将其两腮穿透，用铁丝栓在柱子上，十分惨烈。见此情景，阴差说道：「不信忠言，毁谤佛法，难逃阴法制裁，罪有应得，自作自受。」后来我们又去了一些地方，有挖眼睛的、下油锅的、挖心的、五车分身的、开水浇手的、钢针刺嘴的、饥饿的、炮烙的、还有抽烟者要钻过的四十里烟火洞.....最后又把我带回原来的地方，一进门，那差官就问：「看完了？」「嗯。」说完他又指着墙上一个被翻过来的标签，对两个阴差说：「去把这个人带过来，让他也跟着去。」于是我和两个阴差走了好一会儿，来到一家大门口。我一看这不是我们家吗？难道是我爹寿限到了？我们就进了院子，两个阴差直奔下屋去了。下屋是我们家的租房户老潘。我随着俩阴差也进了屋，进屋后找个旮旯躲了起来。只见老潘躺在炕上，屋里不少人，他老伴坐在旁边。过了一会儿，那些人都去睡了，只剩下他老伴还坐在那里；又过了一会，她也打瞌睡了。这时，一个阴差轻手轻脚地走到老潘身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镜子（勾魂镜），对着老潘的身体一晃，就揣在怀里了。又把手伸到老潘的头下，用力搬了搬说：「起来，起来下地。」老潘就起来了，下地后只穿上一只鞋，脖子上就被套上了锁链，拽到了一边儿。老潘看见我，似乎想和我说话，我就躲着他。

这时老潘的老伴醒了，连声喊着：「老潘、老潘！」睡觉的人都被惊醒了，一看人不行了，就把他抬下去了。这时人们就忙开了，有烧纸的、有指明路的。不一会儿，阴差牵着老潘拉着我，到纸灰旁抓了一把就走了（冥币）。当走到院子的时候，老潘的老伴大哭起来。这时老潘就想回去，两个阴差一个拽一个用枪把打，就这样强行把老潘带走了。不久又来到原来那个屋子，差官说：「把他送去吧。」从旁边又过来两个阴差把老潘带走了。这时我才看清楚墙上被翻过来的标签儿写着老潘的名字。

两个阴差问：「他怎么办？」差官迟疑地说：「看看他还有多长时间的阳寿？」另一个拿过大帐（生死簿）翻了半天，说还早着呢。这时我说：「我们全家人都吃素修炼，回去我也吃素修炼。」差官笑了，说：「你想修炼？人有三个籍册：「原籍」在佛国，为生命的总源，「寄籍」在凡间，「分籍」在此处。人间并非世人故居，所以在世应修道学佛，以返回佛国故乡！」这时看帐的人说：「让回去吧！万一他要修成个善人呢？」差官说：「可以把你送回去，但你回去后不准泄密。」我忙说「是！」就这样，两个阴差就把我送回来了。

到家时我媳妇刚做好早饭，我进了屋，一看炕上还躺个男人，心里就很生气：「好啊，我刚出门几天，你就招一个野男人！」我想看看他到底是谁，就拽着媳妇的衣角上了炕，刚想看，只觉得忽悠一下就苏醒了，原来是我自己躺在炕上！咳，人生在世，为了生活，难免会做一些错事、坏事，想要死后免受地狱之苦，就只有念佛修行哪！」三叔把这段经历讲完后不久，一天早上，突然就不会说话了。家人莫名其妙，不知他又得了什么病，为他四处求医总也治不好。又过了三个多月，一天早上，他突然会说话了。我爸问他这又是为什么，三叔说：「还不是因为你，人家不让我说，你非得问，结果他们又把我抓去了，受到了严厉的呵斥，说我泄露了天机，罚我三个月不会说话。」三叔后来对我们说：「为什么让我亲眼看这些事呢？因为咱们家祖辈好几代人持戒念佛，积德行善，修行很好；只有我心狠手黑，当时什么也不信，所以神灵就让我看看究竟有没有六道轮回，有没有因果报应。看来，佛祖圣贤没有半句假话啊，学佛的人有福了！」（航志

真实的因果见证

我死了又活、活了又死，又活又死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泰国的电视、报纸等新闻传播工具，皆以首条新闻，报导了一位死过两次，又复活的陆军沙努上校，终于在十三日凌晨五时，很安祥的与世长辞了。这个消息传开后，造成了泰国社会的轰动，本来世界上，人死而复生的例子很多，不足为奇。但沙努上校的死，奇的是他本人在前两次死而复生后，以魂游天堂、地狱的经过，录音为证，并预言自己将于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六日死去，结果仅提前了三天，真的去世了。不仅沙努上校死而复生的事成了传奇，特别是两次游天堂、下地狱的经历，更成了佛国百姓们的话题。最令人惊异的是，沙努上校在游「天堂」时得知，将有十一位同事的死讯，结果到今已言中了四位，这一切皆叫虔信佛门轮回之说的泰国人，更坚信「行善可延寿，斋僧可造福」的信念。

造成轰动的沙努上校，享年四十九岁，官拜泰国陆军军方厅参谋部长，是泰国军官学校科班出身，曾因公驻守过寮国，他前两次的死而复生经历，分别在家里及医院；第一次是在一九六九年（佛历二五一三年三十岁）三月四日晚上十点「死去」，第二天下午四点复生，历时十八小时魂游天国；第二次为一九八四年（佛历二五二八年）三月八日上午八点到当天晚上七点，历时十二个小时。

自认因死去魂游，而顿悟人生的沙努上校，在他以「如何做善事，可以升天堂」的二卷录音带中，除略为阐释了一些天理外，皆以叙述自己死去到复活的感受与所见；为忠于报导沙努上校的录音，以下皆以自叙的第一人称叙述，仅以（）内为补注。

首次魂游地狱见冷暖

「时间是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日，我在朋友家，一连打了三天的牌，第一天吃了一些饭，第二天仅吃了些河粉，第三天喝了一些汽水，在上厕所时，体力不支的昏了过去。朋友们见状，知道我的状况非常严重，征求了我的同意，送回了我的家；回到家后，我母亲叫我躺在床上，这时只感觉身体很冷，眼前一片昏黑，母亲也知道我可能无法再支撑下去，叫弟弟去买花（准备祭拜用），同时要我念着佛经，心里只想着佛寺与和尚即可。此时，血又从嘴、鼻、耳里流出来，耳朵里嗡嗡的响个不停，身体感觉愈来愈冰冷；时间是九点到十点之间（晚上），我听到钟声，但母亲却安慰说，这是外面的钟声，也可能附近有人过世，在念经敲钟，叫我不要去理会，只要求我不断的念着佛经，想着佛寺。我开始感觉到眼前有人的肉体四处横飞，甚至有舌头伸出，大、小便已经无法控制，血也流得更多，心跳渐渐的停了下来，我想我已经在此时死去了。

是经过了多久，我不知道，当我再有感觉时，已是走在很宽平的路上，脚下有云飘动着，我是用脚跟走路，身上穿的仍是死时所穿的。白色内衣及灰色内裤，但看到同走在路上的其它人，却全穿着白色衣服，身上没有肉，只有骨骼，每一个人都在哭，哭他生前没有添汶（行善事），而现在在受苦。我听到有很严肃并具有权威的声音，就像广播一样的叫着：第一，禁止想念亲人，兄弟姊妹；第二，禁止回头，左看右看，第三，禁止与人讲话。我一直问着路上的人，这是地狱吗？但得到的回答却说不是地狱，这里是天堂。

有个路上的人告诉我，在地狱有罪的人，都要被惩罚，受鞭鞑的苦刑，往往打一次，痛三、四个小时，在那儿听到的哭吼声音，非常凄惨恐怖。当再继续往前走时，在路的左边有人斋僧，分富、穷两种人。穷人所供斋僧的食物和贡椅（摆斋僧食物的椅子）较粗糙，而富人则使用高

级的贡椅摆放着丰美的食物。这时有个人叫住了我，要拿食物给我吃，正好我感到非常饥饿，当我看到贡椅上摆的食物时，我记得正是我小时候斋僧的饭、糖，而盛斋僧食物的贡盘，正是我母亲的，而盛饭的圆形器皿，亦正是我父亲的，我问那女人，别人可以吃吗？那女人回答说：「不可以，这是你以前斋僧的，只有你才可以吃。」我看到一个男人，边吃边哭，问他为何而哭，该男人称：「生前做生意，不曾用诚心斋僧，还欺侮和尚，饭未熟或已发臭了，仍给和尚吃；水果坏了，也拿去斋僧。」因此，他并没有什么可以吃，他能吃的食物，也仅能吃那么一点点。

我继续往前走，看到了叉路，一条向上，是到天堂去的；一条向下，是往地狱去的。向上的人少，向下的人却很多。当我吃完了饭，感觉非常口渴，拿饭给我吃的女人说：「你以前斋僧，不曾给过水与和尚喝，所以现在就没有水喝。」当我告诉女人说：「我已吃饱了，我想回家去斋僧并奉上水，以后我也会有水喝了。」此时我看到女人手上盛食物的器皿，又浮现出原来被我吃掉的食物，并随及转身走了一段路，我即刻顺着这条路走去。刚举脚踏上这条路时，感觉有针刺一般，两脚走在路上，非常的痛，但我仍坚忍着痛向前走。走了一段，看到了家，也看到很多亲戚朋友，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泰国人奔丧时，皆穿黑衣服或绑黑纱带）。我听到母亲在哭着说：「你父亲刚死去不久，现在我儿子死了，家里没有人赚钱养小孩们，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哭叫着我回家，此时我感觉像昏睡了过去，是下午四点，等我再「活醒了」过来，家人随即送我进入医院去急救，这即是第一次的经历」。

再次攀升天堂见天机

一位官拜上校的泰国陆军军官，在他一生中曾历经两次死了又活的传奇经历，当他于六月中旬第三次死亡，离他自己所预言的最后死期仅相差三天。事后人期盼再一次复活奇迹来临，但……自一九六九年「死而复生」后，沙努上校的身体已一落千丈，曾经割过盲肠，开过肾脏的手术，到一九八四年，在医院里，有四个主治沙努上校的医生，皆断定沙努上校将无法活过六个月，并且已嘱咐他的母亲及太太，要做心里准备。

「一九八四年三月八日（四十五岁），我真的如医生所说，死在手术台上，这已是我第四次的开刀，我已经使用了人工肾脏。由于手术的需要，医生给我准备了四千CC的血，但在手术中，我的身体开始浮肿起来，且口里发臭。手术完后，被推进了六○九房，在那里先前已有另一位心脏病的人死了。那个人死得很快，笑着就死去了，当天我感觉身体非常的难过，随即昏迷了过去，大约是上午八点半，我即死去了。

在此，我先阐释一下，一般人以为灵魂像灯泡一样，圆圆的；又有人以为是各种形状的鬼魂，其实灵魂仍是有一个人的形状，只是没有肉体，且又透明的人而已。

这时，我感觉向上飘了起来。有人叫了我的名字，命令我向左边看，我意识到这个声音具有很大且不可抗的力量。我遵照着向左边，我看到三、四个医生，在按压着我的胸部，并紧张的接氧气急救着，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三个男医生，一个女医生在忙碌着。这时具有权威的声音，又命令我将脚合拢起来。合拢了脚也站了起来，同时也看到了我自己透明的身体，除了向右看到那几位忙碌不停的医生外，就看不到其它的人。声音又再度传来命令，叫我看着双脚，不准看左、看右，不要再想到父母、妻子、儿子等亲人，并命令我说：「现在跟我们走，要到另外一个境界去。我看到了一片像玻璃透明的东西浮了起来，我也漂浮在此玻璃片上，身体感觉非常冰冷，就像坐飞机一样的快速向上飞去，虽然那声音禁止我向左、右看，但我仍极力的向左、右看，看到浮云在两边快速的向后逝去，那感觉就像在飞机内，向窗外看完全一样，该玻璃片载着我，一直跟着向我发令的声音方向前进，前进时的方式，是我的脚方向朝前走，且不停的一直向高处飞去。

当玻璃停下来时，我也到另外一个环境，很美的地方，看到三个人在欢迎我。这三个穿的衣服非常整齐，且面带笑容迎接我，我随即向着他们走去，并询问这是那里，那三个人告诉我：「这里是天堂的第七层。」我又看到在这三人的后面有着一栋很大且壮观美丽的房子。问他们这是谁的家，他们竟答道：「这是您的家。」我仔细看清楚，那个房子是用柚木做的，一尘不染，在门口脚踩的地板，也叫人感觉很舒适柔软，大门还是朱红色的。我不敢相信的告诉他们：「我不曾有过如此好的大房子，我在人间有的只是很小的房子，且当时我只有现金四万铢（泰币单位，与台币比为一点一左右），不够再贷款了八万铢，共用去十二万铢才能拥有一个小小的房子，我很怀疑如此好的房子，怎么是属于我的！」那三人见我不相信，告诉我说：「这是您生前所添汶的结果，因您生前曾去捐献建筑和尚的住屋及庙里的饭厅和水池，正因为您生前的行善，我们的上司，即给您盖了如此好的房子。」我又问：「何以您三位要来迎接我。」他们回答说：「你生前曾帮助过我们。」我却想不起做过什么事，帮助过他们，只记得有一次贫民窟发生了火灾，很多贫民没有了住处与粮食，我曾捐了不少米粮、食物及衣服前往帮助而已。

我对这栋大房子感到了兴趣，正要进入房子时，这三人却反而阻止了我，不允准我进入，我立刻感到很莫名其妙，决定强行进入；突然间这三人变得非常的巨大，脸也变得像魔鬼般的丑陋，非常的凶猛、恐怖，衣服也没有穿，只绑着一条红色带子，我被这突然来的变化吓住了；转身即拼命的向后逃跑，我跑回了玻璃片，躺上了玻璃片，随即玻璃片即向下降，这次飘飞的方式，却是反方向，以头部的方向前进，当玻璃片再停止时，我已降到天堂的第二层，同时也看到十个朋友在等我；他们都是同事或同学，他们分别有上校、中校阶级，可以说是军中的亲密朋友们，他们有的用汽车，马车或牛车来接我，大家见面都非常愉快，他们带着我去一个地方，遇到了一位曾在呵拉（泰国地名）因车祸死去的哇猜拉中将；在这里，我要请大家体谅我的

苦衷，我不能报出全部朋友的名字，因为这十个朋友要求我不要说出去，且其中还有尚未死的，而我已看到他们睡成一排，按照着次序进入了天堂，其中只有三个已死去的，其它的人，我「复生」后，都写了信给他们，叫他们多做善事，添汶以便得以延寿，当然有些人相信我，也有些人不相信我。

在我魂游天堂时，我曾问过这些同事们，为何来欢迎我？他们告诉我：「因你生前一年一度帮助我们，且给我们饭吃。」这倒令我想起了，即是一年一次的同学聚会，都会有添汶活动，并请了和尚来念经，而我都将他们已死去的人的名字写上去，或许就这样，他们也因此得到了食物。

这些朋友，从第一人开始，我只能用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拼出来（泰文有如英文，是字母拼列出的）。在这天堂的第二层，我感觉很困，想睡了，我问他们有床吗？我想去睡！但却得到回答是：「床尚未做好！」且有些朋友开始阻止我，但我坚持要看床是否真的尚未完成，他们拗不过我的坚持，只好带着我进去看，只看到几块木材，而当我们要离开时，天堂的人却告诉我说，这些朋友全部都是死了，但我知道他们有些尚活在人世，即与天堂的人争吵，争得很凶；最后我无意争了，我想我要回去了，但这些朋友，听到我将回人世间，一个个的要求我要给他们添汶送食物或其它；十个朋友看起来很饥饿，每个人脸孔，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第一个人（同时说出了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穿着沙龙，脸部非常青肿，第二人与第一人一样，脸上伤痕很多，第三人及第四人脸上却是白白绿绿，没有血色，看得很清楚是生病死的。

我离开了这群朋友，回到了镜片上，镜片仍然下降，到了第一层，碰到了第十一人，这第十一人是现今工作在海军某训练单位的主管，他告诉我，第一层黑黑暗暗的，连一个椅子也没得坐，又没有东西吃，非常难过痛苦，且他抱怨，第二层的朋友们心地不好，所以从未向他们请求帮助，他们也不曾帮忙过他。这第十一人，又问我去那里，我回答要回人间去，他急切的央求着我，请我添汶给他，若没有添汶，即没有任何东西吃，我即刻的答应了他。

二次复活知身后事

玻璃片又带我回到了医院，我仍看到医生在急救，那个很权威的声音，又告诉我快些进入躯体去，不然的话，来不及了。但我却进不去，也不知道该怎么进去，那很有权威的声音，又告诉我说：「你怎么出来的，就怎么进去。」我想起来我出躯体时，是先坐起来，才站立起来，我即依反方向坐下去，再左脚踏左脚，右脚进右脚；左手套左手，右手套右手，身体也慢慢的压进了躯体，渐渐的进入了，头是最后进入的，我的感受很兴奋，而那一刹，正好是医生将氧气拿开，放弃急救的时候。

时间是七点五分，医生告诉我的家属；可以见最后一面，且宣布我已没有希望了，同时停止了输血及氧气等一切急救的工作，正在此刻，我「醒了」过来，我听到围绕床边的家人哭泣的声音，医生说等到七点半，即送进太平间，当医生发现我醒过来，即问我感觉如何？我回答道：「胸部很痛。」医生又用灯检视了我的眼睛，又再问我感觉如何？我仍答：「左胸部很痛。」医生说：「你知道我们为了你送氧气、输血、按胸部急救，连饭都没有吃吗？」我只能摇摇头答：「不知道」。

我记得真实的很，当在天堂时，上面的人曾告诉我，若想住进这个家，可以在佛历二五三一年（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六日，住进这个大房子；自从这次复生醒过来后，身体恢复健康，可以照常工作上班，我也因此告诉医生说，我不会死了，要死应该是一九八八的六月十六日才对。」沙努上校经历两次「死而复生」后，即非常自信，有责任将「行善必有后福」的天堂印证，告诉世人，除将经历录音外，并到处演讲，且不断的捐献金钱，到佛寺去添汶、斋僧，六月五日，沙努上校尚且到泰国暖武里府北革县的丹佛寺去，并送了二万五千钱，作为赞助该佛寺要建造新佛堂的基金，当天沙努上校还对佛寺主持说，这次捐款后，将在十一日到十六日之间会离开人世，以后就不能再来捐款赞助了，该佛寺主持且很惋惜的说，可否再延五年，等佛堂建筑好，沙努上校肯定的回答：「没有办法。」三次死亡奇事再度传

沙努上校的真正死讯传开后，不管在医院或在佛寺中所寄售的录音带，随即被抢购一空，且有人订购了三百多卷；这些录音带销售的收入，沙努上校的遗孀安差丽，将遵照丈夫的遗志，全部捐献给丹佛寺，作为建造佛堂的基金。

十三日，沙努上校死时，医院职员按规定将沙努上校的遗体送到太平间，但他的遗孀却不准医生为他的丈夫打防腐针，而看守太平间的职员，也恐怕沙努上校会再次的复活，因此冰柜的门并未上锁，以便于他能再「醒」过来时，可踢开冰柜门出来。

这个有过两次死亡的「奇人」，在第二次死后，也传出了很多「奇事」，十四日当天晚上，与他感情最不融洽的五弟，梦见他前往参加兄长的遗体淋法水礼（佛教丧事仪式），却见到沙努上校活过来，对他说：「我们是兄弟，要相亲相爱才对啊！」十四日上午凌晨四点左右，沙努上校的岳母仍未入睡，她看到了自己的女婿—沙努上校，像平常在家一般的穿着短裤，面对着他，笑着说：「我要来看看妻子。」说完之后，又不见了。

至于最受大家议论的十一位同僚的死讯问题，其中的一位现担任泰国陆军会计处，策划组的乍都立上校，与沙努上校同为第十一届陆军官校毕业的同学，他在得知沙努上校的真正死讯后，非常伤心，对于沙努上校所讲述游天堂的事，他确信无疑，且对沙努上校的现身说法到处演讲，认为本身即是一个劝人为善的好善事，提到沙努上校曾预言他的死期，并要他赶紧「行善、

添汶」来延寿一事，乍都上校认为，添汶是一件好事，自从二十年前，乍都立上校因母亲过世后，所有添汶、斋僧的事便由他亲自去做，且二十年来从未间断过，所以乍都立上校坚信沙努上校曾预言，他会先沙努上校而死。要他添汶行善延寿，现在他真的延寿，到沙努上校死之后，乍都立上校认定是行善的结果。

当然，有关沙努上校录音带的事，也有人认定是无稽之谈，有位信奉基督教的朋友，听过后即认为，行善并不局限于添汶、斋僧，我们不曾添汶、斋僧，岂非都要下地狱吗？

毕竟沙努上校的两次死而复生是奇事，第三次的死亡，在事先没有任何的征兆，就如医院当班的医生所说的，去的很安详，就像睡着了一般。且死期的准确与自我的预言，更令人称奇。至于斋僧，添汶与延寿有关否？则因人的观点而论，但像沙努上校一样的去阐扬行善可造福，却也是自古不变的真理了。

（转载自《圣德杂志》二五六期．一九九七．八．十五）（安安

从湖南到扬州

本节来自民国廿三（一九三四）年抗战前夕，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有心人刊印劝世的非卖品「果报述闻」，原报导人为康达夫，摘录如次：「十一月十四日新闻报载：『扬州马桥乡借尸还魂。设乡沙洪全原在镇江谢姓笔店制作毛笔为业，十月间返乡，偶觉身体不适，三日后竟然病逝，尸陈于床，半日后忽然苏醒，操湖南口音，自称乃湖南平江人李永江……』。

此事极奇，特于十八日偕友人梁念祖、程谢澍甘乘车前往专访，到达时为午后一时，经小童数人指其住处，乃竹篱柴扉之茅屋一间，门前有一名男子，走向前请教姓氏，对是李永江，果然有此人。李自谓湖南平江镇字桥人，现年三十二，有兄无母，未婚，夜梦见一老头，说是带他到扬州游览，不觉中随之而行，醒来则身非其身、衣非其衣、面非其面，憾恨不已！最可惜者为就寝时衣袋中有银元六枚，醒来则袋中空空，以致衣食均须取给于人，至为惭愧，自谓生平不做虚心事，对妇女辈从不作嬉闹，生性粗直，目前无奈何，惟有在此为沙君撑门户、带小孩、侍应沙嫂及沙伯母而已。

按此君所称之沙伯母及沙嫂即是死者沙洪全之母妻，此君乃自认仍是李永江而非沙洪全也。告别时我们乃赠以银元数枚，但此君坚不接受，且谓遭谴送至此，已惹人笑，怎可无功受禄？其又廉洁而且知耻。上项事实余等亲见视闻，实在不可思议，述之以饷读者。」这段还魂记可信度当是百分之百，奇怪的是老头为何人？谁能给予解释呢？

奇怪鬼事：陈老板一夜变枯骨

解放前夕，在江苏南通某镇上，住着一户陈姓人家，在当地做买卖，是当地的殷实人家，有一个好大的宅院，夫妇俩生有一女。在镇东有一户卢姓人家，生有八个儿女，家道极为贫寒，有一天这个陈姓老板找到这个卢姓当家人，对他说：「我想和你一起开个废品收购站，看看你能借到多少钱，我们一起投资。」卢某听后欢喜不已，向亲戚朋友借了十块大洋交给陈老板，指望陈老板能够帮他脱贫。哪知道这个陈老板看到这白花花的大洋就起了贪心，坚决否认收到这些大洋。卢某听后绝望不已，回家以后看到八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心一横，就跳河去了。

这个陈姓老板照样逍遥自在的把这几块大洋藏在他家院子里的一棵树下，在当地乡下有个贫困的柳姓寡妇，独自抚养三个未成年子女，和这个陈姓人家是叫不上来的远房亲戚。有一天这个寡妇挑了两担米，到镇上来交售公粮，刚好在路上碰到陈姓老板，陈老板就对她说：「排队的人好多，你先放这吧，等下我帮你交，过两天我把钱拿去给你。」于是柳妇就欢喜的回家去了，结果等了一个多礼拜也没见有人给她捎一分钱来，就忍不住到陈老板家去讨，结果陈老板对她说：「你对着这两担米喊，它要是会答应你，就说明这米是你的，如不答应你就说明是你讹我。」柳妇气不过，就和他拼命，结果还被他强奸了。柳妇回家后看着三个未成年子女（最大的当时才七岁），一口气顺不来，疯了，两年后抹了脖子，也去了。

转眼到了1957年中秋节的前几天，这个陈老板骑了一辆自行车被一辆大卡车撞到，抬回家以后哼叽了三天才去了，就在他下葬的当晚，当地供销社的一个伙计在加夜班熬猪油准备第二天做月饼用，在凌晨一点钟左右，这个伙计坐在灶口看到有五个人拖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进来了，这伙计仔细一看，其中两人一个是镇东头过世已久的卢某，一个就是柳某，那个五花大绑的就是陈老板。那五个人把陈老板推到油锅里去，并盖上锅盖，转身对吓得发抖的伙计说「你别怕，我们只是找他算帐而已，不会害你。」如此折腾到凌晨五点，这两人临走时告诉这伙计：「在陈老板家院子里的第几棵树下埋着十个大洋，你去取两个当做是赔你们猪油钱和铁锅钱。」说完就走了，伙计吓得都不敢开锅盖。

第二天供销社职工上班，这伙计把这事一说，没人相信他。众人把锅盖一揭开，一股辛味扑鼻而来，而且锅里的油呈血红色的。众人大惊，忙向有关部门汇报，事情传到他妻子的耳朵里，他妻子说：「不可能。」有关部门为了调查此事，安抚民心，特意开棺验尸，结果在墓穴完好的情况下，打开棺木一看，哪还有什么尸体啊？只有几根油渍渍的骨头而已，再到他家的树下果然挖到十个大洋，就在那几天很多邻居都听到各种各样的哭叫声从陈老板家传出，好久才逐渐散去。

后来陈老板的女儿招了个女婿，生了两个女儿都早夭。

文中的主人公是我们这里一位老同事的同乡，当时架着陈老板来的是五个人，详细被害的只写了两个。这事在当地可是挂了号的，至今也没查出个结果来。当地百姓至今还很多人知道这事

，都以此教育后人。提供资料的那个同事也在开棺现场，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孩。（《恐怖故事》第14期舅外太婆死而复活

我小时候常住在外婆家，有个舅父不懂得孝顺外祖母，幸而舅母十分孝道，使得家中上下和睦，舅母是个和事佬，每个人都喜欢她。

外婆疼我，把好茶叶留给我，买大明虾叫厨子做红烧虾段或炸大虾给我吃，如买不到最大的虾，就买虾仁炒豆苗，厨子知道我更喜欢吃大的河螃蟹，因为河螃蟹不是一年四季全有，最好的时候是七月吃尖（公的），八月吃团（母的），九、十月公、母都肥，全好吃。

北方人管外祖母叫佬佬，佬佬当家主事，每天的菜钱交由舅母再交厨子去买，这天母亲陪着佬佬到庙中烧香去啦，不回来吃饭，厨子在菜场见新上市的大螃蟹，为讨我的心欢，特别自掏腰包买了好几只大河螃蟹做给我吃。这螃蟹很贵，我拿两块钱给厨子。我虽是小孩儿，但我这小孩儿与众不同，我很能赚钱，而且赚得很多，可是赚的全交给了父母。因为会唱戏，认识很多达官显贵的夫人们，她们全想收我为义女，她们每个月给我许多零用钱，我腰中若有一百块钱就像个小财主。可是我平时很节省，有多的钱就孝敬老师及长辈们，那些厨子、老妈子全会向我借钱，借了也不还，遇到困难时又来借，他（她）们也知道不好意思，口中还说：「真的不好意思，以前借的还没还呢，又来借啦。」我有点儿迷信，借去不还一下辈子一定会还我，若不然就是我前世欠他的。这天我是想请舅母吃螃蟹，因为外祖母不在家，无事听舅母讲故事，下午两三点，一边吃，一边听她讲故事，因为我不喜欢在吃饭时吃螃蟹。

经常听舅母讲故事大多时在晚间，若讲鬼故事愈听愈害怕、愈怕愈爱听。这天下午我二人在院子内有个大理石桌子一边吃螃蟹，一边听舅母讲了好几个故事，其中有个鬼故事，是她亲眼看见她的外祖母，活到九十七岁时突然死去了，停在堂屋（客厅）以摘下来的门板停放尸体，前面还摆着香烛等供品，也有亲友哭丧的，虽然年老当喜丧办，也要假哭，不管有没有眼泪，也像舞台上表演一样抹着眼泪似的。

当舅母的外祖母已死了三天，众人叩拜完毕即将入棺大殓时，突见死人脸上盖的那张白纸，被死人吹开，吓得众人急速跑开，而死人喊，「好累呀！」众人看见死者又复活了，胆小人仍躲在远远的看，胆大者慢慢走近前看。

见九十七岁的老太太已自己坐起，口中不断喊：「大丫头（舅母的妈妈之小名），快把我扶下去吧，这块板子太硬啦，那些人带我去的地方太多，我好累呀！」舅母的妈妈很害怕不敢过去扶她，倒是舅母胆大跑过去扶着她外祖母下了灵床，扶她老人家躺在原来睡的炕上。我舅母问她的外祖母：「您老人家都到那里去啦！先别说，等我去弄点稀饭来，吃过后再休息会儿，精神恢复了再说吧。」老太太点点头，慢慢的躺在炕上休息。

众人见真的复活了，只好把预备办的丧事打消，棺材留着作寿材，反正人总是要死的，舅母的妈妈这个时候也不怕啦，到厨房弄了些稀饭给老太太。当老太太吃过了之后，精神恢复起来，舅母想知道老太太想说些什么事。

老太太拉过我舅母的手说道：「乖孙女儿，我知道你很好，知道孝顺，比你妈强得多，你要好好的做人，老天会保佑你平安，我这次死后在阴间看见许多善恶报应。」舅母问道：「佬佬，您都看见什么啦？可别急，慢慢的讲给我听吧。」老太太说：「我先糊里糊涂到了一座庙中（大概是阎王殿）。上面坐着一位官员问两边的：『她怎么来啦？』那些人都没回答，我自己对官员说：『我是自己来的。』上面的官员又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回答：『我今年九十七岁啦。』上面那个大官问旁边那个手拿帐簿的（大概是判官）：『她应有多少年的阳寿？』旁边官把他手中的帐翻了翻，向那大官（阎王）说：『她应当还有三年的阳寿。』上面坐的又说：『看她在阳世有无做过善、恶之事？』旁边拿帐簿的又翻了翻手中的簿子说：『她在阳世，并无功过。』上面的大官吩咐旁边两个很可怕的人（大概是小鬼）：『快把她送回去。』老太太说：「我糊里糊涂就跟那两个走到一处，听到一声惨叫，好可怕呀。」我舅母问她外祖母：「佬佬您看见什么啦？」。那老太太说：「我见前些时，死去的杂货店掌柜的，被阴间用铁钩子，钩着腰骨吊在那里，我问那二小鬼为什么让他受此刑法？」，那小鬼说：「他在阳世间卖东西不给足斤两，而欺骗买主，故而让他受此刑。」我的舅母又问她外祖母：「佬佬，您又看见什么啦？」，那老太太说：「我又见第二处受刑者，好像是一对夫妻，被大钉子，钉着双手在那里惨叫求饶，那小鬼儿告诉我：『那是一对夫妻，不知孝顺还打公骂婆，故而被钉在那里受罪。』我舅母拍拍自己的胸膛说：「还好，我可不敢不孝顺，佬佬您还看见什么没有哇？」老太太说：「第三处，我又看见一个女鬼被吊着头发，铐着双手被罚割舌头。小鬼告诉我，那是在阳间不做好事，专门搬弄是非，说瞎话害别人，故而死后被判割舌之罪。」。我的舅母说：「这种人实在应该给她重刑才好，免得转世投胎害人，佬佬，您还看见些什么？」老太太说：「我还看见有些鬼对一些人非常尊敬，原来那些人在阳世，不但孝顺父母，而且行善事，救助贫民，死后受到阎王尊敬。」老太太又接着说：「也有做坏事，做的太多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能转世投胎。」她又说：「我还能再活三年，活到一百岁！我就走啦。」这位老太太果然又活三年，正好她一百岁无疾而终。她死时，各部位全然死了只有眼未合，心尚有微跳状。

舅母的妈妈不懂孝道，不耐烦等她断气，就用廿个铜板压在老太太胸前，硬是给压死才断气，舅母亲眼看见。

刘逊斋入梦寄弟诗

民国二十二年（1933），余客昌邑，与邑人刘君选卿同修县志，因得悉选卿伯兄逊斋先生之生平。余到昌未久逊斋谢世，居远未及一见。逊斋名克让，早岁为诸生，患目疾，为庸医所误，致失明。因发愤习医，与乡先哲黄元御所遭及其发愤成学并同，而君之厄且加甚焉。盖玉楸仅失一目也。逊斋之学医也，设馆授徒，生徒皆成年通文理，每课毕，则令生徒诵古名医籍，静听之，揣其字句而潜索其义，久而豁然洞达。其医之成就，虽未与黄氏齐名并驾，而深入有得，亦多令人惊佩。其施医术也，以救苦为怀，虽深夜暴风急雨，来延请，立前往，若疾之在己身也。

所居地曰三泊，距县治鸾远，地接平都，为昌邑插花地，文化否塞，民惟强悍，以倾服君之慈心善行，而风俗少变焉。

君殁之翌年，有梦中托人致诗于选卿事，胡某者，选卿之妻弟也，时居县城，一夕梦回三泊乡，在旷野见自南来马车，远呼其名，近而视之，逊斋也，问兄何往曰：「吾将往袁家医病」。袁家村位邑边鄙，胡固不知邑有是村，语毕，分道南北矣，复呼胡返，曰：吾有函寄选卿，弟带回致之，函未封，胡视其笺。七律二首，五律一首，梦觉急点灯录之，律诗甫录出，而为同榻之童子名旺吉者睡醒扰闹，五古已不得其全，胡不能诗，所录断句亦非原诗之次，余当时录而存之，迄今已三十年，尽忘之矣。仅记七律末句云，「早知别有西方乐，悔不生前向佛门」，选卿在乱离中为人暗杀，逊斋死而笃于手足之情，或者预示之警乎，此余在昌邑时亲见之，敢告世人之不信鬼神者。

（《菩提树》第一三○期．1963年9月．赵阿南忆起前世地狱苦

这是一段某居士口述他前世令人极为震撼的痛苦经验。他是广论班的学员，能记得小时候，甚至襁褓时期的景象，也能清楚地记忆起前一世堕落在地狱道的情景及痛苦。今生他是一位男众，仍记得前二世（感生地狱之前），他生在人道。那一世中，他在感情上遭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和逼恼，（强烈到他自己都难以忍受他居然还存在着这样的事实，）所以就决定把自己的生命结束掉。由于上吊前现起的瞋心非常强烈，死后马上堕落到地狱道。广论中曾提及：诸业于生死时，随重近串习，随先作其中，即前前成熟……，我们了知上品瞋心死后必堕地狱之苦。

从小我的记忆力很好，一、二岁时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譬如睡在摇篮里看见母亲帮气喘病的父亲打针，自己如何被鹅群赶着学走路的样子……，依稀都还记得。有时脑中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画面，像是青楼女子的相貌，地狱受苦的情景，我告诉父母，父母总以为我是小孩子胡思乱想、爱讲话。

六岁那年，笃信一贯道的外婆带我到神坛，让我参加一种开天眼的仪式，歃右中指血渗酒，写符咒烧化。从此，上辈子纵横交错，无法连贯的记忆终于串连起来，成为历历清晰的前世影像。

前世身为青楼女　骗人被骗苦逼恼

我的前生是一位女众，身着凤仙装，喜欢听歌仔戏，但不知是属于那一年代。因从小家境不好，只好到一户有钱人家里当厨娘，因颇具姿色，竟被又老又丑的老爷强暴，后来就到青楼卖笑，青楼的老板夫妇及身边的丫环对我非常好。当时我很年轻，利用美色骗了很多人，也被很多人骗过，最后被一个小白脸骗得床头金尽，人财两失，心中生起了很强烈的瞋心和痛苦，终于难以忍受这种苦。最后，心有未甘地在自己的房间投缳自尽。

投缳自尽堕地狱　刀山油锅蛇噬咬

之后，我所看到的片断景像是：我走在一个偌大的、灰蒙蒙的衢道上，男女老少，到处都是，但个个面无表情，只感觉有一股吸力，直往人群走去，走了一阵子来到岔路口，每个人的脸色都显得凝重不悦，却又各自走上仿佛早就安排好的那一条路，我和一群人一起走到一个又湿又冷，架有独木桥的山谷边，恶臭及血腥味，阵阵扑鼻，哀号遍野。很多人从灰暗且湿滑的桥面摔了下去，我不想走，却不由自主的踩了上去，走不远即滑落，掉入山谷。那是一条极为宽广的深谷，没有边，也没有崖，谷里面充满了五颜六色、大大小小，带有利刺的蛇，那些蛇多到无法计算，随后我发觉谷中有很多人，却看不到他们的头，因为每个人都跟我一样迅速地沉没在蛇群里，那些蛇不断攻击我，如泥鳅穿豆腐般不停地在我体内穿梭，礞骨穿筋、血流不止，我的身体犹如被炸弹轰开来一样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稍后皮肉马上又复合，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如此无边的巨苦，此时，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死了，这里就是地狱。

我一心只想离开山谷及被蛇群攻击的痛苦，隐约中我听到很多人在痛苦的哀嚎，声音非常的微弱。好不容易，很用力地我终于离开了那个山谷，到达了崖边，但是到达崖边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地狱道的苦。

爬离山谷后，我赫然看见一尊神像，比一般人高大，着黑灰色道袍，相貌极为庄严，不似世间的神只。祂未曾开口，却以心灵感应交谈的方式，无任何语言、性别及时间的概念，祂让我知道：我不信神佛、不尊重父母、撒谎、欺骗、从事青楼卖笑不道德的职业，并利用美色骗害某位男子致死，因此也被人骗的种种错误，所以才会来这个地方受苦。同时祂也指出：我接受处罚完后，一定要修行。这时候我仍然没有任何反悔的心，只觉得自己没有错，别人也是如此骗我，致我于死地，让我受尽含恨上吊及被蛇噬咬的痛苦，心中仍然充满怨恨，渐渐地神只消失了。

神只离开之后，我被皮肤蜡黄似痨病的鬼差，赶着登上一座高山，路面颠簸崎岖，绊倒时方见各式各样像钻子、刀子、锥子等尖锐的器具突然从地面冒出来，大大小小，不一而足。不管我走到哪里，只要一跌倒，这些利器瞬间像剑砧由下往上直直的将全身戳裂刺穿，顿时血迸肉裂，血流不止，肉体随即又复合，极大的痛苦也不断的产生，前仆后继，未曾停歇，这些和广论所说的利刀道没什么两样，我感觉我在里边待了很久、很久，到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会觉得这些苦一直一直不断的在我身上重现。

越过高山后，我一个人被推进很大的石磨里，找不到空隙躲藏，又怕被碾轧，只好不停的在石磨里面跑，肌肤一寸一寸地被消磨殆尽后又复原，只听到鬼哭声啾啾不已。

接下来，又被反绑在烧热的赤铜柱上，焦味四溢，皮肉与神识模糊至每一寸肌肤销烂方尽。
接着又被绑在大铜柱上，鬼差以尖钩状的利刃拔出舌根，直到舌根拉断为止。

随后我又被丢进热油锅，我的身体像炸猪皮似的不断地膨胀，好像是一颗炸弹，随时都会爆炸，当炸开时，那种痛苦，不但极苦而且瞬间身体又回复了，只要头一出锅面，即被鬼差用棒子压回油锅继续炸，就这样不断的重复那种极端的痛苦。

从油锅出来以后，我与一群人一起搓泥丸，像在做劳作，有人因土太干搓不成形，有的大，有的小，形状、数量个个不一，完成后丢入各自的葫芦瓶里，因未曾进食，每个人又累又饿，走到像赈灾区的地方，交出葫芦瓶后，获得一碗又香又热的白色浓汤。或许是宿生某种的因缘，此时，我觉得事有蹊跷而未食用。
投胎转世再为人 冤亲有缘又相逢

随即我被引至某执法者前，此人浓眉大眼，不怒而威。他同样以心灵交谈方式告诉我：将要去受轮回并投胎为女生。并嘱咐我千万不要再欺骗人，要多做善事，多修行。语毕，心不平的向执法者申诉一大堆所受的苦，我要当男生好报复及不甘愿当女生的理由，此人很诧异为何我还记得这些事，最后仍然叫我去排队，同时发给每人一张有颜色的号码牌。我发到的是红牌子，拿到牌子后，各自到所属的色牌门前排队等候投胎。

此时，我听到旁边的差役正在交谈：红色是女生，蓝色是男生，绿色是鸭子，紫色……，代表各种不同的生物或动物。我不愿当女生，所以趁隔壁队伍有人不注意，抢走对方的蓝牌，把红牌丢给他，鬼差追赶过来，我飞快地跑到蓝色的门跳下去。

惊魂甫定，我走进有很多房子的地区，当时是黑夜，有的房子门口有点灯，有的没有，我拿着像是密码的号码牌对好门号，走了进去，投胎成今世的男众。

在今世，念专科时，交往的第一任女友即是前世让我投缳自尽的小白脸，初见面，两人即感觉非常熟稔，仿佛已认识很久。渐渐地，前世彼此的影像愈来愈清晰，最后因为父母亲反对，且自己亦不愿再续前缘而分手，我却没有存报复之心。前世青楼的老板夫妇即是今生的父母。而被我诱骗害死的男子，就是我今生的妻子。初识时，感觉很熟悉但不投缘，因为前世就不爱她，至今内心对她亦常无由来的生嫌恶心，所以，她总是怀着怨气对待我，并对我家人非常疏离，两人常常用冷战相互折磨，虽然我赚了很多财富给她，但她从没满足过。前世有位常帮我打抱不平的男子，是我今生很要好的朋友。
忏悔过去造诸恶 但愿世人引为鉴

学广论之后，我了知这一切无非是业因果所使，我检视自己，之所以感得这种果报，全是由于贪着金钱及执取情爱，其实在这辈子，仍然常常会现起这样的习性。这一生只要有钱赚，我会不计任何手段去获得，正因为执取心强，虽然赚了很多钱，心里依然不满足且苦不堪言。与第一任的女友虽已分手并各自婚嫁，至今内心还是无法忘怀，仍深爱着她。由于是上吊死的，所以我不敢穿有领子的衣服，很怕那种喉咙的苦重新再现。又因为当过厨娘，所以我的厨艺及女红也不错。曾受热油锅煎炸之苦，所以特别怕热不怕冷。这辈子只要看到转动的石磨，会心生恐惧并起鸡皮疙瘩。前世的一些习性一直都没有消失。

回顾这段痛苦的记忆时，我从仅出现过一次的神只及执法者的指示中获得了一些指引－－我明白做人一定要讲信用，不要骗人，不要肆意去伤害别人，做违背良心的事。我也了解到，人是无法作主的，一切由业来决定，所以不要有瞋恨心，害我的人也不是故意要来害我。透过这些示现，我只希望能忏悔以往的过错，祈请师长及诸佛菩萨的庇佑，让我能消除罪障，除了谨记这个教训，不要再种地狱因外，并希望让后人能引以为鉴。（福智之声机车托梦 失而复得

人能托梦，车会不会托梦？不是神经病，真会：民国七○（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五日淡水镇卅岁镇民程君被偷去一辆机车；十一天后他梦到失车停放在淡金公路新埔工专的校门外，便请求陈姓刑警陪他去取车，陈听了好笑，禁不住程一再请求，不得已，姑且约同另一位蔡姓刑警同往，那知三人到达该校，失车果真停放在校门外。
亲眼见到黑白无常的拘捕
二、
在某女中服务的刘先生有位朋友；我们就称他林先生好了。林先生由于受过神明的加灵训练，有阴阳眼。

在九二一大地震当天晚上，林先生到大里金巴黎社区访友、泡茶。一时兴起，竟聊到半夜一点

多才下来。来到中庭，正要出去，突然发现城隍庙的七将军、八将军，也就是民间所谓的七爷、八爷，竟带着将近两百位鬼神浩浩荡荡地由金巴黎社区的大门涌进来，个个手持刑具锁械，面容森肃。

林先生心想：「这些鬼神、将军只有在拘捕人、保护人时才会出现，今晚一下子涌进这么多，难道这里将有什么大事吗？」为了好奇，就闪身躲在角落要观看个究竟。可是七将军神目一瞥就瞧见他，立即大声喝斥说：「看什么看？这没你的事，赶快回去睡觉！」林先生匆匆离去，不到半小时就发生大地震，金巴黎社区倒了四栋十一楼的公寓大楼，死了七十六位，周围邻居死了四十多位，社区的居民估计，其实光社区内就死了上百人。因为有一些临时租住过夜的人里长统计不到。林先生的朋友也丧命了。

地震后林先生才明白：原来这些将军、鬼神是来预先布置，以便拘捕亡魂，保佑善德家庭的。

二、有位同修每周会去台中监狱、台中看守所做劝化的工作。一次，曾引述上述的情节以告诉那些学员：阳间有法院执行法律；阴间也有鬼神审判善恶。阴阳二律森严如铁，只有行善积德才能获邀天福，免于劫难。

下课后，一位重刑犯的学员拖着枷锁兴奋地上前，说：「老师！你说的七爷、八爷我见过！我脸上这七公分长的疤就是七爷弄的。有一天我做了案正要离开；突然见到七爷现身，拖着很长的铁炼，猛地扫过来。我整个人就被勾起来并飞了出去，撞到车子，裂出一大块伤口。真的有七爷八爷！」三、以前师大国文研究所的所长林尹先生有位女婿名朱镜宙。朱先生曾在来台的五十、六十年代，在台北松山寺办过台湾印经处，印了很多经书，造福不少学佛的人。朱先生之所以投入佛教文化事业，与他早年在大陆的遭遇有关。

他在大陆时曾在上海的银行担任经理；可是到了夜间，就有鬼神来带他到苏州的城隍爷处办公，办的是文书的工作。

据他说：在阴间，上海的城隍爷是属于苏州城隍爷管的。有一天，距八年抗战上海保卫战前三个月左右，朱先生突然接到几十万即将死亡的名单。奇的是这些名单有一大半是姓名五六个字的。仔细一问，原来是日军的名单。

亦即：世间战祸，阴间早在三个月前就已列好死亡名单。世人无知，还洋洋得意于眼前的胜败利害。依此类推，一切生死均有定数；天地之间，所有的祸福、吉凶都有宿业为背景。罪业一造，天地鬼神就已定案；何时拘捕，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四、曾听草屯一位理发厅的老板娘说一个真实的事。她说：

「我哥哥的儿子念南开工专（现改名为南开技术学院）。有一天下午四点多下课，刚走到校门口中埔公路旁，亦看到路的对面，黑白无常用铁炼炼着他的哥哥，正拖着要离开。他的哥哥全身是血，而且两眼一直注视着他，希望弟弟救助的眼神十分明显。

『怎么会在大白天见到这阴间的景象呢？难道我哥哥发生什么事了吗？』这景象只持续了四、五秒钟就消失了，他心中就如此地嘀咕着。可是当他走到草屯中山路的红绿灯下时，竟然看到他的哥哥覆躺在机车旁。将尸身翻开一看，脸上的血肉模糊样，与方才所见完全相同。」因此可知，肆行阴恶，企图蒙混得利的人，以及阴恶阳善，悉求假借行善、修行以避祸的人，实在毫无用处。

为此，孔子才说：「天何言哉！」天地虽然无言，其实并不糊涂。人间一丝一毫的善与恶，都有鬼神默默地在计较。一切天灾人祸无论大小，莫不有其原因；所有的善德美行，无论隐显，都有福荫。上天，只是默默的看着众生，期待众生弃恶向善而已。（转载自「佛网」转生畜类见证历历

以下所述，是笔者所见的几件小事情，借圣贤杂志发布已告各位大德，也证明一件事情，在这世上，确实有因果轮回。佛祖劝人戒杀，有其真正道理。
〈一〉

今年元月搬入目前新居，环境安静。正合外子喜爱清净之个性，这一排房子刚好十间，第一间住着张先生是个小生意人，养着二条约三个月大的小狗，活泼顽皮，却长得可爱，我的小孩很喜爱小动物，常弄些剩菜饭给它们吃。二只狗吃过了之后，当天晚上就在家大门口看门到天亮才回张家，如不给饭吃，就在张家看门，不到我家来。每当夜晚散步经过张家门前，就看见二位男性老人伛偻的蹲在门前处，但定神一看却是二只小狗，我将所见告诉外子，外子说：「老早我就注意到了，这二只狗很现实。吃了饭就来看门。没吃饭就不看门」。第二天上午约十点钟，我正由菜市场回来在看报纸，突然见到每晚蹲在张家门口的二位老人进屋里来曰：「女士，我吃贵府一餐，回报看一个晚上的门，现买现卖，不结来世之缘，你我没有因缘〈果〉，我俩欠张家债，所以转世为狗身看门还债」。
〈二〉

搬入了新居。友人送来三只小鸡祝贺表示「起家」即〈发达〉之意。这三只被关在铁笼里的小鸡，一到晚间六点钟就吱吱的吵着到外边去。小女贞仪用灵眼一瞧，见三位穿着黑短衣服的小孩，在笼子里哭着，小女告诉我所见情形，我一看确是三位小孩，「这下可好了！」外子说：

「这三只鸡养大看谁敢杀着吃掉？」〈三〉

生为一个女人，上菜市场是必然之差事，但是在市场的猪肉摊上，所见到的、挂着的猪头却变成一个个人头，双眼圆睁，而它的眼却在流泪。猪的后脚却成为一个人的大腿。被杀好放在菜篮子的鸡，我看见这鸡的眼在流泪。

上个月某天晚上，经过一家门口，这家正办喜事，我看见一位女人被赤裸裸的由胸腹剖裂开，两手两腿分摊开伏在一张桌子上，口中放着一张红纸，原来供桌上有一只杀好的猪，口中含着一张红色纸，而这一家人正在祈求上苍保佑阖家平安呢！

（圃农居士《圣贤杂志》一一○期

灵魂存在的实证

※艺人小辣椒与人去作秀，把跟在此人身旁的妇人容貌与穿着说给此人听，正是此人母亲往生时的样子。（摘录自《不可思议的世界》）※一男子的母亲到他家，见他家小狗狂吠，往二楼跑，去查看，发现儿子羊癫风发作，送医。儿子醒后告诉他他家狗救主的事。儿子说狗已死一个多月。（摘录自《不可思议的世界》）※空姐见尾舱客服灯亮，去查看，没人。连续几次，回报给座舱长。只见座舱长泡一杯咖啡过去，并对空气说了些话，灯不再亮。事后座舱长说那儿坐了位老伯。（摘录自暗光鸟新闻）※空姐婉婷身体不适，在美就医。医生查不出毛病。医生说她后面跟了一位小姐要找她帮忙。形容长相，身材。知是马公空难空姐陈静怡，说要与未婚夫陈威任冥婚，给预定的结婚日期，结婚戒子放的地方，及电话。打电话给陈威任证实此事。（摘录自暗光鸟新闻）※澎湖611空难家属的父母托梦，说明日几点他们会穿什么衣服进港。儿子去等，果然打捞尸首的船那时候进港。其父母在上面。（摘录自《不可思议的世界》）※某日一对青年男女在沙滩遇邻家小女孩深夜游荡，全身湿透。替她擦干，并欲带其回家，忽失纵影。赶快回家告知其父母，方知小女孩5日前已溺毙。（摘录自毛骨悚然撞经验）※美俄亥俄州一家四口露营河边，遇山洪暴发，冲走2个孩子，遍寻尸首不着，求助灵媒。灵媒在通灵中见到女儿，要求带灵媒至陈尸处。第二天救难队果然依灵媒指示在河道下游8哩处找到女儿尸首。（摘录自Discovery Psychic Witness）※碧潭一船东救一落水客人，晚上梦一女子说他妨害她抓交替，要他替她做一件事。自言被男友推落水，要他去找碧潭派出所承办员警xxx。去找，果有此警。警方连络女子家属，女子家属不愿再追究作罢。（摘录自暗光鸟新闻）※一人在坪林露营，大声喧哗，远处房子有一位老婆婆出来示意安静三次。睡觉时见老婆婆身影投在营帐上在捡铝罐。早上醒来，已开的罐子都不见了。下山时遇杂货店老板，说这个老婆婆拾荒为生，已可往生两个多月了。（摘录自《不可思议的世界》）※眭浩平博士在台大登山社时，有次登山脱队，错过该转弯的叉路，遇学长指点，终于找到队伍，领队说我们没有留人在后面指点脱队的人，回登山社查社友照片，发现是上届失踪遇难学长，尸体至今未找到。（摘录自命运好好玩）※艺人唐德容说，一北一女毕业女子现已退休，为逝世母亲做《梁皇宝忏》，第2天发现母亲在她身旁跟着拜，第7天看到母亲回复到18岁的模样，站在佛祖前说你做的功德我收到了，我从今可以在佛祖前听经闻法了。（摘录自暗光鸟新闻）※解剖学为心理系大二必修课程，一学生嬉笑着拨弄大体的坐骨神经，还说很有弹性。隔几天，他拄着拐杖来上课，是坐骨神经痛，难过到走不动。（摘自《联合报副刊》）※医学系男同学在捞大体时捞到一方脸大头者四十多岁，赶快把他给别人。追问原因，他说昨晚梦到此人对他说xx同学，明天你要善待我。（摘录自《不可思议的世界》）※医药记者全嘉莉说有一护士在值班时，来一男子挂号，要她准备A型血就走掉了，接着送进一车祸小男孩重伤，要输A型血，再来送进2尸体，男的就是刚来挂号的男子。（摘录自《不可思议的世界》）※石伯伯大肠癌在安宁病房往生，看护隔天与他聊天半小时，离开病房才被告知石伯伯往生事。（摘自《联合报副刊》）※记者江中博德年前跑大夜新闻，在摄录交通事故现场。有一辆车开来，在死者断腿前紧急刹车，却被另一辆车由后撞上，车子压在死者断腿上，前车驾驶没受伤，跑出来，却跪着说：唉喔我的腿，大骂后车撞死他。警察在后车发现一新撞痕，找到此交通事故凶手，破案。原来肇事者未离开现场，他报案后躲在一旁看一阵子，正想离开现场，想不到撞上前车，警方也找到前车驾驶父亲，是派出所主管，说儿子易被附身，刑案都带他去。事故现场全程录影。（摘录自《不可思议的世界》）※基隆一教授暴毙，牵亡魂问存褶及密码，去找，果有。（摘录自《不可思议的世界》）※台中一女自十楼跳下身亡，判为自杀。丈夫牵亡魂，女说有人自后推她下楼，连三天托梦要求开棺，验尸，有铁锈，为擦撞栏杆导致，改判他杀。询问报警的王先生，王说他在看有线电视，听一声巨响，发现此命案。警卫说不可能，那天有线电视停播。破案。（摘录自《不可思议的世界》）※父中风，子观灵元神宫，由关公带路，见树丛茂密，一树根断，接好，问病情，关公比七。结果其父五天醒来，第七天出院。（摘录自《不可思议的世界》）※林先生阿公车祸往生，托梦两父子说注定要走，要和解车祸，原因是阿公从小就替玄天上帝做事，30年前得霍乱，上帝为了留他做事，偷改阎王生死簿，病好。近日替姑婆盖棺，被牛头马面看到，查生死簿，报阎王，隔天带走（发生车祸）。（摘录自暗光鸟新闻）※一人得子，调此子生死簿，发现全家皆欠此人财，出生后果然全家皆把财给他，被他败光。（摘录自命运好好玩）陈先生在冥界当判官7年，审判时是连心念（犯罪动机）与衍生的结果也划入犯罪范围，且是终身详尽地纪录，以为罪证的依据。阴间刑罚不考虑人道立场，刀山油锅，割舌剁手实有。亡魂在49天被判定往生何处，此时诵经超渡，绝对有利。佛经所言俱实，大善大恶之人很快就往生天道或地狱道。（摘录自《学佛因果录》）※电子业一大老板脖子长肿瘤，求助于妈祖，若于开刀前显相，愿为志工。妈祖果真于开刀前现相，医生护士皆见，开刀顺利。（摘录自《不可思议的世界》）※在飞机上，有一妈祖神像放在一椅上，一老外踹了椅背一脚，不多时此老外脸变青肿，吐出绿色东西，跪哭妈祖，过约1小时，状变好。（摘录自暗光鸟新闻）※叶小姐车祸，梦见白衣观音，跟着走到一有山有水之处，以净瓶倒水入口，隔天病好。（摘录自命运好好玩）※x女士一日于梦中发现2个黑衣人，手冰冷，把她扯出身体，浮在半空中，可以看见自己的身体。此时听到有人

几念佛经，跟着念，观音菩萨出现，味道很清香，身后有光芒，感觉很好。观音菩萨一甩手，把２个黑衣人甩到半空中消夫，接着带着她到一很安详的地方休息，她睡着了，醒来时人在医院内。

※艺人小辣椒有阴阳眼，在美，一日做完家事刚躺下，发现两手被两鬼按住，另一鬼坐她肚子上按住她的嘴。冥想观音菩萨救我，第3声鬼即被震开。（摘录自《不可思议的世界》）※贾先生出国，登机被阻，理论了1个多小时，那航空公司的人员仍不放行，飞机飞走了，他非常懊恼，记下那人员的名字，准备申诉。可是不多时，传来飞机摔下来的消息，赶快去找那位航空公司的人员道谢。说此人制服名牌上的名字和长相，公司资深人员说我在此十多年未见过此人。贾先生一头雾水，一日看到家中供奉弥勒佛，似曾见过，才恍然大悟，那弥勒佛的脸不就是那位航空公司人员的长相！（摘录自暗光鸟新闻）※午餐后周先生躺在客厅长沙发上休息，半梦半醒中忽见整个空间充满金光，一股非常祥和温暖的感觉流过上半身，金光中突现一位金色婆婆，他接到一个讯息：“不尊重”，顿时醒来，赶快把翘在沙发把手上的脚拿下。

※x太太有灵异体质，一日梦见前夫和孩子躺在棺内，于是要他们戴遥池金母的护身符在身上，某日上高速公路，在国道上翻车，听到一声音说：“救你一次喔”，前夫及小孩皆无事。（摘录自命运好好玩）※一人遭女鬼纠缠，梦一穿古衣的人拿书卷敲那女鬼，女鬼即消失。后来看到家中祭拜的关圣帝君，才知道那穿古衣的人就是关圣帝君。（摘录自命运好好玩）※艺人龙猫进民雄一家庙时，重踩门槛，内心不甚敬重。一日在过平交道时，摩拖车不加油仍冲了过去，此时有人往后拉了一把，起来时虽保住一命，腿却断了。回阿莲，朋友父亲是乩身，起乩告诉他，拉他一把的人是高速公路上抓交替的鬼，因为他在高速公路上曾起善心想救这位鬼（他在高速公路上看到有人出事，回头去看，发现没人），而腿断是庙的门神的处罚。（摘录自神出鬼没）※艺人陈冠霖旧识为精诚连连长，幼时多病，父早病死。一日腹痛入院，痛昏，醒来时发现自己穿白袍飘在身体上方。忽见其父，父说你不能过来，要留在阳间。他不愿，追父亲到一平原，有河及一古城，城内外有残肢者一排排。他不知如何进城，忽见地藏王菩萨，乃躲在其后入城。城内屋简陋，找到其父。地藏王菩萨现身，很严肃的说，你不该在此，时间到了，你该走了。忽觉巨痛，醒来。（摘录自神出鬼没）※张凤书拍戏休息，遇一调皮鬼作鬼脸，念六字大明咒，每念一字，鬼退一步，一句念完，鬼即消失。（摘录自新闻哇哇哇）※艺人侯丽芳拍戏，一工作人员起乩，问何人，说是千将军（千里眼），问何事，言“载回”，后来才知千将军的神像被载走，祂要他载回来。

※台大肿瘤病房相传有一个台大庙，供奉华陀。有一护士的弟弟车祸重度昏迷，脑壳都掀了开来。护士跪求华陀，弟弟过几天醒来，说梦中有黑衣人要他跟他们走，他开始抵抗，忽见金光一闪，一对穿古装的老夫妇出现，说年轻人不要怕，不要跟这些人走，我们会保护你，说完走了。醒来去庙里致谢，弟弟看到华陀像说就是这对老夫妇。（摘录自暗光鸟新闻）※周先生在花坛xx宫旁一间未完成的工地方便，有打过招呼。当天晚上梦见有一黑衣者手插他胸前，醒来肋骨隐隐作痛，念阿弥陀佛，至此不再梦见。

※一演员拍戏在野地上厕所，过后戏份无故被停，两年接不到戏，到庙中问事，乩身说你后面跟着一位陈姓土地公，言及上厕所未尽礼数之事，方才恍然大悟，处理后才又接到戏。

※阿满姨丢316BMW，报案，并求助于关圣帝君。起乩画十万兵马给她，答应6小时内找到。5个多小时后派出所打电话来说车子被丢在派出所门口，车上有20万没动。（摘录自暗光鸟新闻）※林正义地理师自述要买古董，衣服被一尊土地公勾到，他看标价是一万八，心中默念我只带六千元，没办法买。老板娘由厨房探头出来，说你要六千给你。开车载土地公经北投一大路旁，头昏在路旁泊车，梦土地公要在此建庙，去问地主，地主不肯。他向土地公默念，自已想办法了。继续休息。不多时，地主跑去向邻居求助，原来地主的儿子起乩，说要在当地建庙。于是大家各捐一点钱，为土地公建一座小庙。（摘录自暗光鸟新闻）※高雄和平一路开挖时，遇一庙挡路，欲移除时，天气好好的突然下雨，机器不能动，连二次，不移庙了。（摘录自暗光鸟新闻）※士兵由3楼坠下，送加护病房。其母见一官服者（北投尪公祖）进去向士兵呵气。不久医生出来说你儿子有心跳了。士兵向其母说有人喂他吃很甜的东西，他就醒了。（摘录自暗光鸟新闻）※一癌症弥留者梦到法庭庭长样的人告诉他说：我要你回到人间，看你做多少善事，再决定给你多少寿命。（摘录自《不可思议的世界》）※一人肚子痛，求助于济公，济公说是肚子生瘤。不信。晚上梦人来说同样的话。叫他发愿吃素，当义工，要他在庙旁观音泉喝一口即可。隔天肚子又痛，照x光，是3期肠癌。去喝观音泉，肚子不痛了。再照x光，无癌，3家医院都如此，回去答谢济公，发现神像与梦中人长相相似。（摘录自暗光鸟新闻）※代天宫效劳生发生车祸，一片漆黑，王爷出现，带他向一光点走去，醒来。（摘录自暗光鸟新闻）※书报社林社长在半睡半梦中见30余古装人从四处聚来掐他，拜观音，只见金光一闪，全消失。（摘录自暗光鸟新闻）※邹ＸＸ，有一次高中过生日，当天早上觉得从脚底冷起来，头也觉得很晕，手如同老人家一样会抖。送医院，过三四天，睡觉时觉有手压在胸前，越来越重，如有整个大东西压在身上，睁眼一看，一个老者六、七十岁压住他，眼红且狰狞，大叫失声。以后几天都如此，甚至要掐死他。妈妈带他去看通灵师父，无法解。后来听说新庄地藏庵很灵，就带他去。起乩后，乩童告诉他无法解，因为他上辈子为财害死一老者，现在人家来索讨。妈妈跪求乩童，最后乩童说现在只有观世音菩萨救你了，回去每天念白衣神咒一百遍，连续十天。于是妈妈集合家人念，到第十天家人都做同样一个梦，梦见观音要他到新加坡一个观音堂拜拜。第二天妈立即带他到新加坡，也不知道观音堂在那里，打算坐计程车一家家找。上了车，计程车司机知道有一家很灵的观音堂，于是到那里看看。到了后，他不知道为什么不想进去，忽然一股寒气冲脑门，倒地翻滚，家人压都压不住。庙内师兄硬抬入庙。站起来，对每一个人都骂，并跪在观音前瞌头，一下哭，一下笑，用听不懂的语言跟菩萨说话，昏过去。忽然觉得有

一道祥和温暖的光照着他，一个苍老声音在他体内说（台语）：“我要带他走，他是我的。”另一声音在遥远的地方说：“唉啦，唉啦。”两人协调了一阵子，老者说好啦，看你面子，我先走了。一股寒气冲脑顶出去。一个温柔的声音说：“好了，你的病快好了，明天要来拜哟。”醒来，觉得很好。（摘录自神出鬼没）※大园空难期间，八德市一基督教女孩连三天夜梦，听到有女人求救，说自已是空难空服员xxx，要女孩帮助联络家人。女孩查报纸，果然有殉难者同名，于是联络空姐家人，完成她的请求。为什么空姐会找上此女孩呢？据空姐说那是因为这女孩前世有亏欠过她。报应隔世还是存在的。（摘录自暗光鸟新闻）※中部戴医师医一位肝癌末期者，延命一年，患者托梦说会报答他。921大地震时，戴医师见房梁压下，就要击中自已，忽见梁一歪，没被压到。一声音在耳边响起说我报答你了。（摘录自暗光鸟新闻）※林秀芳蜜月去夏威夷，在一椰树上刻到此一游，返台后被大卡车恶意辗毙。检查官起诉，未限制出境。司机去夏威夷玩，在一颗椰树下被掉落的椰子打到脑袋致死。此日为林女头七，此树为她刻字之树。（摘录自暗光鸟新闻）※高法医说一母早上报案说儿子托梦说被杀，警局不信，但下午即有人回报说此人被杀。警方找不到凶器，隔天母亲报案说儿子托梦说凶器放在庙口树下，去找，果有。（摘录自《不可思议的世界》）※恒春镇刘永彰禅定入地府探望亡妻，与阎王理论，何以其妻一生善业，仍到地府受罪？阎王答：人死后仍要受前世因果业报。在地府前的一条泥土路上碰见旧邻居在做工铺路，此人生前专替人写邪符。（摘录自暗光鸟新闻）※弟弟观灵哥哥元神宫，发现是张灯结彩，表此人将往生。苏堂主一问弟弟之下，发现哥哥在狱中，是因喝醉酒，在暗路上碰到一死人，手按到插在死人身上的刀柄，有人走出来，说他杀死人而入狱。堂主带弟弟进入哥哥的前世，原来他哥哥前世是位师爷，乱判导致人死，此人正是这世路上的那死人，报了前世的冤。（摘录自《不可思议的世界》）※胡关宝不认罪，在移送看守所的途中，乌云密布，有一红面老人挡路，要警车改道。旁边刚好是行天宫，于是进入宫内去问神明会不会破案，得三圣筊。回所，胡果然招认。问之前为何不招？自言这几天有一红面长发者来要他招认，另二黑白脸带他去五殿，上望乡台，看他当初害人的景象。（摘录自《不可思议的世界》）※一小姐受捐眼角膜，在医院内经某病房时心跳会加速，眼前浮出一男子的影像，画出来，是病房内的一男病患。一查证，原来此男是一件车祸肇事逃逸的案主，受害者的眼角膜正是捐给此小姐。（摘录自暗光鸟新闻祝 由 科

十岁时在湖南邵阳（宝庆），当时我正沉迷在武侠小说的天地里，妄想练就一身绝艺去行走江湖。爬到墙上去练飞檐走壁。“咚”的一声摔将下来，右手骨折。母亲请来一位师傅，不用开刀接骨。这位师傅口里含着一种液体，对着我的患处一喷，凉凉的（事后方知那可能是麻药，是麻药而用口喷，真稀奇）。跟着，他在我断臂上揉揉，一点也不痛（该就是他凭感觉在接骨了），再来就是涂上一层其臭无比的药膏，包起来吊着，要我喝小朋友的尿，我死也不肯，被灌。就这样过了半个月，我的断臂竟然康复如初，而且以后也一直都没事。
母亲说这位师傅是“祝由科”的。

一年后父亲在湘乡逝世，寡妇孤儿，间关万里入川投亲，先到湘西辰溪，住在舅舅的朋友家中，等候跟着兵工拆迁入川的车队启程。在辰溪，祝由科治病很普遍，许多的神奇传说一直在口耳相传着。

据说辰溪的大街上有一家卖缸的店，一口口陶土制成的大缸小缸层层堆放。有一位太太来买缸，看中了叠在最上面的那一口，十来岁的学徒爬上去抬缸，缸重力弱，连人带缸摔将下来……可怜的小学徒四肢全断，眼珠爆出，奄奄一息。现场当时观者如堵，眼见他即使能活，那也一定是重残废，小徒弟家境清苦，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不如用针来刺他的心脏，让他死也就是助他解脱。

此时祝由科的老师傅出现，吩咐大众不必惊慌，叫店主抓一只小公鸡来。只见他念咒、烧符……将鸡的四肢折断，眼珠抠出，往地上一丢。原本奄奄一息躺在地上的小学徒，此时竟然一骨碌站将起来，全身上下，毫发无伤，好像这摔缸之灾根本不曾发生过的样子。

嗣后我在北宋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看到汴京城镇也有挂着“祝由科”招牌的医疗处所，又知道这种医术的原理是在“转移”，将患者的伤害转移到动物、植物……，根据我自身所受，不由得不信。迄今使我念念不忘，十分惋惜的是，如此未经科学实证的神奇医术，也曾经传流久远的，为什么至今不能赓续，就这样中断了！
（《人间福报》二○一二．三．七 杨昌年
神医失传
前记祝由科意犹未竟，今再续。

一甲子之前的湖南山区，医疗人员，设施极其贫乏。就有一位被称为“神医”的，跋山涉水，巡回山区为人治病。他的药品、器材极为简单，只是一瓶水、一把小刀。那瓶水堪称是神奇之水：内科用喝的；外科用淋的，无不是“水到病除”。这位神医还会开刀，那把小刀就是他的手术刀，有位老太太隐秘之处生疮，她可是宁死不肯脱衣示人的，神医叫她用瓶水自己淋浇患处，水流下来到脚踝，就在没病的脚踝处开刀，流出来很多脓血，原来有病的患处莫名其妙地好了。

问他这神奇医术是怎么来的？他说是跟着师傅学的，但师傅并没有传给他什么，而且告诉他说什么时候可以学成毫无把握，也许一年也许十年也许一辈子不成也有可能。他只是个小跟班跟着师傅到处去行医救人，师傅所用水到病除的那一瓶，换到他手里一点作用都没。如此过了一年多，心下实在苦闷沮丧，但又牢记着师傅的教训必须勤持坚信始能有望。没奈何就只好吞泪苦忍。有一次跟着师傅去医病，怕对病家造成不便不肯住下来，师徒俩连夜赶路，宿在一座林

子里。那一晚徒弟躺在一块大石板上，月光如洗，洒照着他，忽然之间，他觉得是“有了！”自此之后，他和师傅一样，意念所至，水到病除。任何的疾苦一经他心中祷念，手下用水使刀，无不风行草偃，指顾之间即能消除病毒，痊愈还原。

众人对他钦羡，他却毫无骄矜之色，他说人生原理是有得有失，做他们这一行的，拥有这一份特殊的意念功力，自己必得要以相当牺牲来返报，不能婚配生育，不能有稍好的享受，去一般农人家治病，最多只能接受极少的生活所需，接受招待也只是吃一盘蛋炒饭（这在农家是现成不费事的）。

问他想不想收个徒弟传下去？他苦涩地摇头说：“太难了！”看来这和我华族求仙学道的四大条件“人、时、地、侣”差不多，成与不成，全然不能掌握！是很难，又太难，但它确又曾明确存在，如此神奇，如此使人敬仰，可又是那样难以承继，甚至绝传。

（《人间福报》二○一二．三．廿一 杨昌年

宣城死妇 墓中生子

宣城经戚方之乱，郡守刘龙图被害，郡人为立祠。城中蹀血之余，往往多丘墟。民家妇任娠未产而死，瘞庙后，庙旁人家或夜见草间灯火及闻儿啼，久之，近街饼店常有妇人抱婴儿来买饼，无日不然，不知何人也，颇疑焉。尝伺其去，蹑以行，至庙左而没。他日再至，留与语，密施红线缀其裾，复随而往。妇觉有追者，遗其子而隐，独红线在草间冢上。因收此儿归，访得其夫家，告之故，共发冢验视，妇人容体如生，孕已空矣，举而火化之。自育其子，闻至今犹存。《荆山编》亦有一事，小异。（《夷坚志》丁志卷第二）死妇生子 负婴寻夫

日本明治初期，在德岛县名东郡一之宫的村里，有一个名叫蓝野正春的富豪。父亲死后，哥哥德太郎和弟弟德二郎一起经营染料的家业。哥哥每年前往九州岛地区负责采购、销售、收款等事宜，而弟弟则负责京都地区。弟弟德二郎每次去京都，都会投宿在京都三条川东的松尾旅馆，而且经常会一住就二个月以上。松尾旅馆的千金名叫春乃，不知什么时候起和德二郎关系亲密，以至于春乃怀孕了。

第二年哥哥德太郎因为有事不能去九州岛，由弟弟德二郎代劳，而京都的行程就延到秋天。然而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春乃开始患病，和父母亲商量决定到东寺村的别墅去养病。

松尾家族是真宗的信徒，而德二郎出生在四国，是密宗弘法大师忠实的信徒，所以劝春乃也信奉弘法大师。春乃因为自己恋人的信仰，所以也非常虔诚地信奉弘法大师，虽然在病中，也一直专念弘法大师的法号。但是春乃的病却越来越重，已没有好转的希望。春乃在奄奄一息，临终之际，请求父母把自己葬在东寺的境内。父母按照女儿的遗愿，郑重地把女儿埋葬在东寺的墓地里。

再说，德二郎根本就不知道和春乃已经阴阳两隔，从九州岛回到四国后，就想早一天上京都和春乃正式结婚。就在为结婚做准备的某一天，春乃突然找到这里来，身上背着一个婴儿，德二郎见此意外之事，既惊又喜，但就在和春乃说了很多话后，春乃的身子突然消失了，只留下抱着御币（祭神驱邪幡）正在酣睡的婴儿。

二郎全家人都很惊讶

怎么会有如此不可思议之事，立即请来了一之宫寺的僧人，一五一十的描述了此事，僧人说这位妇人毫无疑问已经去世了。总之，照顾婴儿之事就交由自己的母亲，德二郎自己则迅速赶赴京都以探究竟。到了京都后，亲自证实春乃果然已经去世，早就已经不是阳间之人了。

这个婴儿后来成为一宫寺的住持，被称为都婆上人，是一位名僧，颇为世人尊敬。

如果仅仅是春乃的灵魂和德二郎见面的话，还能被理解。但是一个已经死去且被埋在土中的人，还能生下婴儿，而且背着婴儿，经过海陆距离约有三十多里的京都到阿波，将孩子交给恋人，那已经很不可思议了，更何况还带着先做好的御币，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让人无法相信了。然而，从情理上来说，春乃是不想失去和自己初恋男人的第一胎孩子，一心想亲手把孩子交给心爱的男人，只这强烈的一念，别无其它。所谓精气物质化，物质能源精力化，这在现在早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说，所以这件事全非荒唐的捏造，而是有历史依据的，因为明治年间的确有都婆上人其人，而且名声很响。

另外，执着胎儿或者婴儿的幽灵故事很多，死妇产子的传说亦时有所闻，但以上所说却不是一般的传说，而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情。

（安乐居士翻译自《佛教より见たる幽灵の正体》

妇死三月 墓中生子

这件事发生在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台湾刚光复，当时我才六岁。

台中市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助产士，接生技术十分老练、十分老到，所以，我们都尊称她为“老产婆”。当然，我也是老产婆所亲手接生到这人世间来的。当时，我爸是抗日的台独份子，也是日本政府的头号通缉犯。每次，日本政府抓不到我爸时，便抓我妈去充当人质，并严刑拷打，以逼问我爸的下落。我就是在日本政府的政治监狱里被踢出来的，这老产婆在我掉到一半卡住时，赶来救我妈和我的命。所以，老产婆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出生不到一年，便罹患地中海贫血症，也因此而变成低智障。老产婆觉得很歉疚，每次都告诉我外婆和我妈说：“真没想到把您们的孩子接生成这副样子。”

我六岁时，突然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像怀了身孕似地。我外婆和我妈便央求老产婆为我检查，是不是有了孩子没生出来。譬如双胞胎或连体婴等等。

由于老产婆很忙，一会东家求，一会儿西家请，根本连坐下来喝杯茶的时间都没有，她哪有可能为我作详细检查呢？她要我外婆和我妈把我交代给她，随在她身边，这样她一有空档，便可随时随地为我一项一项地作必要的检查。因为肚子胀得太大，便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我外婆和我妈只好勉强同意了。

这老产婆似乎与我有缘，一直非常疼我。

有一天，夜已经很深了。有一对老阿公与老阿婆来找老产婆，请她赶紧去为他们难产的媳妇接生。老产婆匆匆忙忙牵着我，背着一个黑色有十字记号的大皮包，叫醒拉三轮车的伯伯，马上就出发了。

老产婆与那对老阿公、老阿婆约在大里乡快靠近七将军庙的地方相候。这条路不大，但由台中往雾峰，这是一条必经之路。

我们到指定会面地点后，又拉了一小段路，便没有办法坐车了。眼前全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径，好多矮小房子很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老产婆紧紧地牵住我，好后悔带我这么小的孩子来走这么小的路，何况天色又黑又暗，连一盏路灯也没有。甚至，有些地方，又坎坷、又颠簸，还是拉三轮车的伯伯背着我才能平安地走过去。

我们终于到了一间又矮又小的违章式平房。有个女人躺在床上呻吟哀号。老产婆立刻打开黑色医药箱，拿出一大堆医疗器材。她叫我到外边等，不要进这房间。

老阿公、老阿婆拿了好多颗大糖球（又叫金含）给我吃，但我却好想睡，因为夜已这么深了。

不久，那位阿姨已经不叫了，反倒是哇哇地一阵又一阵的小娃娃哭声，好吵好吵，几乎把我的睡神全吵走了。我觉得好讨厌唷！

老产婆说：“恭喜您们喜获一位麟儿，是小男生，好棒唷！”

老阿公与老阿婆很高兴，但也很不好意思地告诉老产婆说：“我们家境不好，实在没有钱付您接生费，请您原谅。”

老产婆说：“不必担心，只要孩子能顺利生了下来，母体也平安，就可以了。至于钱，有没有，给不给，都没关系。”

老产婆说明天、后天都会准时来帮小娃娃洗澡。老产婆转过头来又叫拖三轮车的伯伯，把带在身边的婴儿服、睡袍、裹毯等，全拿进来送他们，好让小娃娃也能温温暖暖。

我们照规矩，如期为小娃娃洗了三次澡，也帮产妇换药、修补撕裂的产道伤口。总之，老产婆很尽责地帮那阿姨做了所有该做的一切事，那阿姨很感动又很感激。

临走，那阿姨对老产婆说：“这小女孩是您的吗？她的心很漂亮，将来非常之好，学问很深，地位很高，福气很大，寿命很长。”

老产婆摸摸我的头，要我向那阿姨敬个礼，大声说谢谢。我真的做到了，我这低智障，傻傻地，哪懂什么？但那天，我真的会敬礼，也会大声说谢谢，老产婆好高兴。我相信那时的老产婆一定暗暗笑在肚子里，像我这种小孩子，能活过年底就够庆幸的了，怎会有什么学问、地位、福气呢！

第二天一大早，天才刚刚有点亮，有警察来找老产婆说：“大里公墓上，发现有一个男弃婴，身上裹着一条婴儿小毯子，印有您产房的名牌。”

老产婆听了很着急，马上叫拖三轮车的伯伯，赶快准备出门。老产婆问：“现在小娃娃放在哪里？”

“在派出所。”对方答。

老产婆以最快速度赶到了派出所，抱起小男婴，小心检视，正是那老阿公、老阿婆的媳妇所生的，一点没错。

老产婆把小男婴抱到我背上，要我背小弟弟，我好高兴。警察先生拿了一条小背巾，帮我捆得紧紧地。

我们一起去找那老阿公和老阿婆，问问看他们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连自己亲生的小宝宝都可以丢掉呢？

我们来来回回地找了又找，就是找不到那一大片的低矮小平房，也找不到老阿公、老阿婆的家。我们请教了七将军庙附近的住户，大家也都说不知道，甚至连听都没听过。

警察先生说：“这里是我们的管区，为什么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呢？”接着又说：“会不会就是发现弃婴的那处大公墓？”

老产婆说：“我接生的地方，明明是一排排小平房，根本是一般人居住的小社区，哪会是死人的坟墓呢？”

老产婆说我也跟着每天去，如果是坟墓或公墓，我这六岁小女生岂不早就吓死了。

警察说：“何妨试试看，不也很好吗？”

老产婆说：“可是我不知道对方的名字，连姓什么都不清楚。”

警察说：“您想想看，那老阿公、老阿婆叫她媳妇什么名字？”

老产婆静静地慢慢想，终于想出对方叫什么。于是，警察们开始一一核对墓碑上的名字。

果然不出所料，找到了生产的那女人的墓。

警察根据那墓，查出他先生的姓名和住址。

老产婆和警察大人一起按址拜访了这小男婴的爸爸。老产婆说：“这小男婴是您夫人四天前所生，是我亲手接生的。”对方很疑惑，怎么说都不相信，他说：“我太太已死了一百多天了，怎能再生小孩呢？难道她还活着吗？可是，她是我亲眼看她被埋葬的，怎会有错呢？”

老产婆说：“您太太死的时候，有身孕吗？”

对方答：“有，大约七个月左右。”

老产婆说：“那就对了，到前几天，不正好是满十个月吗？如果您坚决不信，是否可以请人开棺，验验看您太太所怀七个月大的胎儿，是否真的生出来了？”

对方还是面有难色，一点也不肯同意。

警察大人说：“我们可以发强制命令，到时您不开，我们还是一样照开。”

那人只好认了。

第二天，由派出所派出了好几个警员到场，请来的工人也来齐了。挖开坟墓，开了棺，那躺着的女人，正是生产的那位阿姨，她的胎儿没了，肚子平平的。身边还有一些老产婆给的药和纱布、棉棒。这下谜底揭晓了。

老产婆说：“我真的是进了坟墓，真的是为死人接生吗？”

对方似乎哭了，眼眶里全是泪水。

对方说：“死人生的婴儿，会是活的吗？如何证明这小男婴真正是我的亲骨肉呢？

老产婆说：“您的父母不是也过世了吗？他们的坟墓不是也在这附近吗？是您父母到台中下来请我为他们难产中的媳妇接生的！”

对方便带我们一大堆人，一起去看他父母的坟墓。警察先生也早已约到了一位法医，请他帮忙监定这小男婴是不是对方的真正骨肉。

法医说：“挖开坟墓，开棺！”

法医又请老产婆从我背着的小男婴身上抽出一小针筒的血，把这血滴在对方父亲的骨头上，一下子全吸进去了。

法医一本正经地告诉对方说：“这小男婴绝对是您的至亲骨肉没错。”

回到家后，老产婆要开出生证明，连同小男婴送去还给对方。我哭了，因为我好想留下这小弟弟。老产婆说：“人家的，就是人家的，怎能不还呢？”

我们到了对方的家，那古老的房屋中间有个大厅，摆祖先牌位，墙上挂着一张张大照片，我好奇地抬头一一仔细看了。我告诉老产婆：“您看，拿大糖球给我吃的老阿公，泡茶请我喝的老阿婆，还有生产的那位阿姨，全在上面，拍得好像唷！”

对方静静地听我边称呼边指，楞楞地注视着我，而当我看完照片，低下头来看他时我发觉大人也会哭，并且一哭就没完没了。

我把小弟弟还给了对方，我已背了一天又一天，我真的好舍不得。

老产婆看我哭成泪人儿，对着我说：“请你妈也为你生一个小弟弟，不是更好吗？就别再哭了！”

后来，我一想到这小弟弟就哭，我妈怕我罹患严重贫血绝症的虚弱身体会崩溃，只好在我病情最为危急的十八岁，为我生下了一个小弟弟，但我还是想念我六岁时所背的那个小弟弟，到今天仍然一样。

屈指算算，那小男婴也该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吧？好神奇的小弟弟现在不知住在哪里？他会记得我这小姐姐吗？这世间第一个抱他、背他、爱他的人。

（摘录自《寿命是自己一点一滴努力来的》

听宠物说话

在电影《怪医杜立德》中，杜立德医生能听懂动物说话，让他成了动物救星。而英国竟出现一个真实版“怪医杜立德”，三十九岁的曼蒂．卡尔（Mandy Carr）竟能听懂猫、狗等动物的“语言”和想法。如今卡尔替有心理问题的宠物看病，而治病

收入大部分都捐给动物慈善机构。

卡尔天生耳聋，二十岁时突然发现她能听懂动物说话。当时她是理发师，在为顾客理发时然听到一个特别的声音跟她要东西吃。卡尔一开始以为是顾客在讲话，接着她发现这个声音竟来自顾客身边的宠物狗。卡尔说：“当我意识到是顾客的狗在跟我说话时，我吓得半死，不知道我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

从那以后，卡尔就发现她能和很多动物交流，甚至只需和动物对视，就能知道它脑袋中的“想法”。有时她只需看一眼宠物的照片，就能知道它的身体患了什么病。曼迪表示：“每当我和宠物相处时，我会聆听它愿意告诉我的任何内容。宠物经常喜欢将它和主人的故事讲给我听。”

现在卡尔常替有心理问题的宠物们看病，还常在宠物主人的要求下，和即将去世的宠物进行交流，满足它的最后愿望。卡尔治疗过的宠物包括狗和猫，还有蛇、鸡、鸭、兔子、臭鼬等。有时治疗一次收费高达一百英镑（约新台币四千七百元），而她将大部分收入捐给动物慈善机构。

（《人间福报》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前世今生 点滴在心

许多人听到前世今生都觉得不可思议，英国有一名小男孩卡梅伦．麦考利（Cameron Macaulay），不但能清楚说出上辈子的家人，还能明白地讲出他住在那里。

卡梅伦六岁时和其它六岁男孩唯一的不同，是他总是谈论他的妈妈和家庭，以及喜欢画他的家－一幢座落在海滨的白房子。而这一切都与卡梅伦现在的生活无关，他所讲的地方是卡梅伦从来没有去过、而且是在离目前住的地方一百六十英里外的苏格兰巴拉岛。

由于卡梅伦不停乞求妈妈诺玛．麦考利（Norma Macaulay）带他去巴拉岛，最后妈妈终于决定带他到巴拉岛，而当飞机降落时，一切就像卡梅伦描述的一样。旅馆告诉诺玛，曾经有一个罗伯逊（Robertson）家族的人在海滨边的白房子里住过，于是一行人向那幢房子走去，但是大人们没有告诉卡梅伦去哪里，他们想看看将会发生什么事。

卡梅伦一下就兴高采烈地认出了房子，但是当他走到门口时，兴奋的神采从卡梅伦脸上褪了下去，他变得非常安静。前一个房主已去世了，但保管钥匙的人允许他进到屋里。房子中果然如卡梅伦曾说过的，有三个浴室，以及从他卧室窗口能够看到海景，室内还有很多偏僻的角落，卡梅伦全都知道。

自从卡梅伦一家回到在格拉斯哥市的家后，卡梅伦安静多了，诺玛说去巴拉岛是他们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这次旅行让卡梅伦的心情舒畅，他不再那样向往地谈论巴拉岛，大人们也明白卡梅伦不是在编故事，他们得到了要找的答案。卡梅伦的经历已经被英国电视台拍成了纪录片《这个男孩从前活过》。

（《人间福报》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真实鬼故事

雨夜

时序一入冬季，台北市总是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到处黏湿答答的，直叫人觉得连身上都多出了几斤水分的无奈。雨夜里窗外的景物透着些诡异的，异乎常态的静寂。救护车的响笛「呜－－呜」凄厉的划过郊区石牌的夜空，明德路一带的居民早已见怪不怪的不再探头探脑的张望了。蔡医师家的女儿，今天又不知怎么样了？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天可怜见，大专联考落了榜，竟然有点儿恍忽失常了起来，一个清秀乖巧的女孩子，让人不免为她感到深深的惋惜。

冬至的前一夜，蔡太太在卧房里，手上拿着一本小说，虽是眼皮沉重酸涩，几欲睡着，却又勉强打起精神，心绪并不平静，甩一甩头，跪在床前虔诚的做睡前的祈祷，愿主赐安稳的睡眠。这一阵子以来，安稳的睡眠，几乎是一种渴求了，特别是每逢农历年节的前一夜，同样的梦境，一再重复的出现，一样的情节与人物，像是一张巨大的黑色的网，深深的把自己罩在里头，无从挣扎，无从喊叫，只是暗自颤抖。

想起另一半，甜蜜的回忆一一浮上心头，嫁给蔡医师有二十三年了，虽然×军总医院的医师待遇，比不上开业医师，总是比一般人好多了，生活稳定，小有积蓄，蔡医师忠厚顾家，从来不在外面逗游，最主要愿意与他结婚的理由是因为蔡先生少年随军队离家，在台湾单身一人，没有公婆同住，是少女们梦寐以求的对象，虽然自己是北部望族的闺女，也顾不得门户不相当的去主动展开攻势了。婚后日子过得非常称心踏实，先生体贴、烟酒不沾，下了班就往家里跑。大概是十四岁就离开了父母，一直缺乏家庭的温暖，「家」对他是个极具吸引力的地方。孩子接二连三的出生后，更是除了上医院当值外，所有的时间都腻在家里，帮着照顾小孩，奶瓶尿布，经营着温馨的家。二十多年了，老大入伍服役去了，老二念国防医学院，有子承传衣钵，心里觉得安慰满足，只是想起女儿目前的状况，真是叫人心疼起来，不知如何是好？蔡太太心里也觉得纳闷，升学的事，家里的人都很开明，从来也没什么压力，何至于出现疯颠的症状？虽然只是间歇性的，也让人担心不已，平时倒是安安静静的在家里自习准备重考。

「小花园外的大门柱子边，站着一对年约七十多岁的老夫妇，穿着蓝布挂，虽然缀着不少的补丁，仍可以看出昔日的光鲜，老妇手上拿着一个大海碗，老先生则戴着一顶毛线织的黑帽子，

手按在电铃上，眼光虽然散涣，但又透着无边的怨和恨，虽然没有开口，仍叫人看了不寒而栗」。猛然一惊，蔡太太就醒了，「铃——」奇怪，这么早会是谁呢？快快的去开了门，原来是隔壁张太太送来了一锅汤圆，今天是冬至，张太太知道蔡家是基督徒，不会有吃汤圆的传统，八年的老邻居了，真正是远亲不如近邻呢！近午时分在厨房里做一点简单的吃食，突然，在二楼温书的女儿从楼梯上直冲了下来，死命的掐住了蔡太太的脖子叫到：「你不是我们家的人，我不承认你」。声音低沉粗哑，像是上了年纪的老妇人，一反平常的娇声细语，蔡太太心知又犯了毛病，连忙一通电话打到先生的医院，召来了救护车。这已经是联考落榜后的第四次了，每次总是她爸爸不在家，害得人担心受怕独自应付，想到这里，不觉泪已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转眼又是除夕了，蔡医师休假在家，可以好好的过一个团圆夜，自从老大入伍后，全家相聚的机会就很少了，这会是一个温暖的年夜，蔡医师脸上不禁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微微的笑着。傍晚时分，鞭炮声此起彼落，餐室里传出带着安徽口音的老妇声：「你不是我们家的人，我绝不承认你」。蔡医师一个箭步跑进餐室，正好看到女儿掐住了母亲的脖子，狂乱的喊叫着，蔡太太两眼上翻昏倒在地上，蔡医师却下跪叫道：「姆妈，姆妈」。

故事看到这里，（其实除却人名、地名外，全部属实），读者应该也猜出了几分，当年蔡医师离乡时已是少年，对父母的衣着，说话的口音，仍有一些记忆，妻子的恶梦里那对老夫妇就是他的父母，蔡医师心知两老一定是不在人世了。游魂飘洋过海的找来要一碗饭吃，由于妻子与自己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并没有祭祀祖先的习惯，以致于两老无依而附身于孙女身上来抗议。至此终于真相大白，而一切的现象都在蔡家客厅增加了一个庄严的神案，心诚意敬的祭祀祖先后，得以圆满的解决，小女儿也于次年的升学重考，录取于新庄×大外文系。而蔡医师则变成医院里最相信灵异现象的人物，诚如他所言：「我所学的是最先进的科学，但我也遭遇到最不可知的玄秘事件，我能不信吗」？ （朱莹抽鸦片

据闻清朝末年有位官员偶在南京某大寺院作客，某晚他躺在榻上抽鸦片，有个身着藏青长袍，容色清臞的瘦高个子揭帘而入，一语不发在对榻躺下，官员以为是同寺住客，便将烧好的鸦片向来客敬烟，来客并不推辞，呼呼大吸，吸罢起身颔首表意而去。

第二三晚，这位不速客来照抽无讹，官员有点讶异，注意到此客离去后是走入对门客房，隔天，官员向方丈探问对门客房何人居住？方丈含糊作答，转请官员迁住别院，随即在寺中举办诵经法会，超渡亡魂。

由于官员与方丈是老朋友，后来再见了面，方丈始说明实情：不速客是早在一个多月前死于对门客房的一位读书人，故此诵经超渡。但死者照样有鸦片瘾，似乎生与死都有物质需要。

八旗丽人

报业耆宿张佛千见解不凡，他的四言诗讽示邱吉尔（有人毕恭毕敬尊称为「邱翁」）目光如豆，可浮大白。他为文自称小时候见过两位年轻的八旗丽人「裊裊婷婷」（原文）走进房来，六岁的他根本不知道她们穿的是旗装，祇说房中来了两位嫂嫂或是姊姊，第二天他母亲吩咐设香案，焚烧金银元宝，并命他磕头，原来当夜已晚，大门二门均已关紧，不可能再来外客。第二次十岁，他看见房门外慢慢走过一位身穿蓝缎绣花袄褂，大红百褶长裙的女太太，他母亲事后判断：「那一定是表娘（原文）。」由于表娘早已故世，那么他见到的不是人了。长大之后，这些奇景他看不到了。晋人阮瞻说：「鬼决不会穿衣服。」但他描述的衣服却是活龙活现。

三续谈鬼

在《菩提树》发表了两次谈鬼的稿子，不知阅者意见如何？蒲柳泉聊斋志益序云：「情同黄州，喜人谈鬼」，《菩提树》的读者，岂无与苏黄州同好的人？所以今天转而谈谈本国的鬼而且是最近发生的鬼。这三件事，都可以实地考查决无虚伪的。

第一件事，台中市乐群街，住着一位姓林的本省人。因经商失败，一筹莫展，只靠他的女人替人洗衣服，维持家用，当然心情忧闷得无以复加。去年某月，他说要午睡，要他女人带着孩子出去，他女人带着孩子到公用自来水龙头附近洗衣服，边洗边想他丈夫的神色不对。便回到家里看看，到家门已内闩，由窗孔内望，一绳高挂，两足虚悬。当时惊慌高叫惊动邻里，破门入救，业已无及。台湾的天气，当然不能久停，一棺永埋。过了几天，南投县有人突说林某的话，自述枉死的苦处要求回家探望。百计祈禳不生效验，只好由一人伴随同行，到了台中市，鬼的路径极熟，直到他家里，抚妻抱儿，大哭不止。他女人在惊愕之后，辨明是亡夫附魂，也相持而哭。鬼说阳寿未尽，尚可复活。听他女人说尸体坏了，并已葬埋，遂痛哭背过气去。邻右围观的人，帮助唤醒。这人四顾愕然，问他数日内的事一无所知，共认附体的鬼已去。同来的人，告以事件的始末，并说我二人已无事了，遂相偕归去。由这天起，林家夜间门窗碗盏，声响不绝，他女人又邀来台湾僧人放过一坛焰口，才觉平静。这一件事，距我的朋友白雨生杨溯吾二君住处极近，他们都认识这家，并亲见最后超度诵经。以这家的穷困，人死尚未诵经，不应在出殡后突然诵起经来，这是一件毫无可疑的事。就是台湾的应赴僧人，甚至不是僧人，诵经放焰口也能有效，只能归之佛语灵验。周安居士云，「密语流传东夏，无殊璎珞醍醐。」由这事可以证明。

第二件事，是台湾最近发生的黄效先杀死杨士荣，毁尸灭迹一案。这件事已各报登载，用不着我来详述。在出事的二天尚未破案，杨士荣的母亲正在着急儿子的失踪，突由窗内望见儿子骑自行车，车前尚有一灯，与平常相同，迳返家门。连忙开门迎出，则并无人来，这时他已想到是不吉之兆。后来杨士荣尸体发现时，更有几种奇迹。第一是身上一个木质名戳，业已烧毁，

只有刻字处未毁，因此证明了死者姓名。第二是凶手用以包他头部的一件衬衫，业已烧毁，只有衫上符号未毁，因此追究出凶手为谁。第三是身上的买屋契约，业已烧毁，只有买卖人姓名及法院公证字样未毁，因此查出了交款数目。这几件事，能说都是巧合而没有使之然者吗？以上各事，各报已纷纷登载。这里有没有鬼的作用，我不愿多加申论。我只愿说一句，假设黄效先知道人死有鬼，人可欺鬼不可欺，必不敢作这样凶杀事件，这是就社会需要宗教的理由。而且鬼不是佛教的产物，我国先哲墨子，主张明鬼，先王以神道设教，出自易经，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出自中庸，都可以代表我国的传统文化。

由杨士荣而引起了另一件鬼的故事。台中市的一位樊先生，在大同路设中英文打字学校，校内的学生，偶因报纸登载杨士荣鬼魂返家的事，而谈到鬼的有无。有一位学生王小姐说，「这又何足为奇，我曾经每天与鬼在一起」。大家追问原由，他才说起事实经过。这事传来传去，便传到我的朋友于国霖束怀瑜二君耳朵里，他二人因为我好研究这些事，向我说可以介绍王小姐与我见面。届时我又邀白雨生君同去，恰好白君与樊校长是熟人。我们到了打字学校，请来这位王小姐，由樊太太陪伴谈话。原来这位王小姐是南投县人，去年春天结婚，甫过数月，他的丈夫因家庭细故，投入宅后水塘自杀。以后他家小孩，便时常看见死者现形。去年年末某一天夜里，她听见邻家狗吠，窗外微有声音，以为有贼。方出声惊问，她丈夫已在屋内，拥抱大哭，自称死得冤枉，诉说不休，经过多时才走。以后隔几夜。至每夜都来，来时总是后半夜两点多钟，走时总是四点多钟。来时每闻狗吠，走时只说走了，便一无所有。摸到鬼的身上，触手冰凉，衣服褴褛。问他可否穿家中旧衣，他说得不到。后来忽焉穿着整齐，说是已寻得一项工作。最后说现在有种种限制，不能再来，最好时常通信。以后即不重见，她也不知道怎么通信。大约往返时间约三四月，家里小孩也有时看见。家人都觉得害怕，只她自己不怕，有女伴愿到他屋里伴宿，他因希图会面，自愿独宿。当他丈夫常来时，她总白天睡足了，以便夜间不睡。我听了王小姐这一段话，看他态度诚实，不似假造，而且也没有假造的必要。我很想向他讲讲佛教里人鬼的道理，及修持超度的方法。听樊太太说他是基督教徒，使我欲言又止。由唯物者的眼光看这事可认为是思念之极，精神错乱。家里小孩看见，也可认为是因为有了横死的人，所以疑心附会。但由另一方来看，恐不这样简单。这一件事，与杨士荣母亲见儿子回家，是同一性质。不如第一件事有三者的证明，其证据力较为充实。一并写在这里作为研究资料。社会上发生同类事件，而能由第三者证明的随时都有，只是有的人不肯留心，有的人肯留心而不肯深刻研究，就不会有西洋的心灵学会或精神学会那样的成绩了。

佛学在纵横两面，有两个特殊原则，纵一方面是三世因果，横一方面是众生平等，因三世因果而主张众生平等，因众生平等而确立三世因果，因二者有联带关系。我们若承认三世因果，起码必须明鬼。若承认三世因果，起码必须爱物。从前丁福保老居士，编佛教入门的书，每以有鬼为立说的出发点，有人批评他是鬼本的佛教，这只是恶意诽谤。六道轮回是佛教的基本教义，能够讳而不谈吗？反对鬼本佛教的，他另有一个人本佛教，作为目标。但是他们所谓人本佛教，并不是要每个人出轮回了生死。因为若谈出轮回了生死，就涉及鬼有的有无问题了。若没有鬼，也就没有轮回，没有生死，是佛教所谓断见，还有什么可出可了呢？他们所谓人本佛教，就是注意社会事业，使大家都得点物质上的好处，这是有为功德，有其当然善果，无可反对。然而不是澈底办法。有人说：「人本佛教，不止给人以物质上的好处，也给人以精神上的好处，你不应该专就物质来说。」我说：精神上的好处，莫大于出轮回、了生死，这又涉及鬼的问题。若不谈这个，只说我们信佛行善，佛必保佑，虽然比仅谈「信则得救」，多了一项有为功德，只为未来得度之因。佛教所谓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不是这样简单。

佛教徒应该作的，是修持与宏扬。若只有修持而无宏扬，社会上对于佛教，没有正确的认识，种种攻击破坏，甚至拆庙逐僧，烧经毁像，使真正修持的人，也无从安禅办道，持戒念佛。若只有宏扬而无修持，则佛教便与一般鬼神教及其它不澈底的宗教相同，而失掉了佛教的意义。修持是由人成佛，宏扬也是以人为对象，所以人本佛教是对的。但人本佛教，应分为人生人智人德三项。我们养老慈幼，赈灾济贫，只是注意了人生问题。虽然作到了养老慈幼，赈灾济贫，也有智的作用与德的作用，但是不懂三世因果，就不是完全的智，不懂众生平等，就不是完全的德。这两件事，都是佛教的基本教义。懂了三世因果，才能实践众生平等；懂了众生平等，更能深信三世因果。若要懂三世因果，就必须明鬼（世俗名曰迷信，恰与佛教相反）要懂得众生平等，就必须爱物，（世俗名曰不科学，也与佛教相反）办到这两件事，才能扩充人的智，提高人的德，使人生不但获得物质的好处，而且获得精神的好处，不但获得现在的好处，而且获得未来的好处。由此说来，鬼本佛教，正是人本佛教的一部。若是离开明鬼与爱物而谈人本佛教，甚至反对明鬼与爱物而谈人本佛教，那就虽然是人本而不是佛教了。

我屡次写明鬼的稿子，当然有人不愿看，但也必有人愿看。我之信佛，就是得到了丁福保老居士的启示，假设反对丁老居士的人，把我与丁老居士并列，我就以得与其列为荣了。

（《菩提树》第四十四期　45年7月》．念生

小童视觉

张佛千童年能见八旗丽人及红裙蓝袄的女太太，年长无此本领；纪晓岚童年能黑夜视物，年长仅精神饱满时偶一能之；民初藕香室主人述一故事：有个姓梅的四川人在安徽作幕友，思家情切，遇到某术士，术士说你只须醉酒酣睡，我便送你回家，梅君照办，术士作法后伸出左掌，命十岁左右识字的小童凝视掌心，小童道：「掌心放光了，梅先生起来了，跋山涉水赶路了，到一所房子了，进屋了，在看一个女人写字了。」术士道：「写些什么字？你一一报出来。」小童逐字报出，原来是封家书，术士一一记下后再作法，小童又道：「梅先生离开房子了，跋山涉水走回头路了，回来此地，又躺下睡觉了……」说到此，梅君欠伸而起，自谓做了个怪梦，梦见他太太在写信，术士道：「这不是梦，这是真事，信纪录在此，不相信等收到信时对证

。」后来信到果然符合，梅君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个故事真假难定，但小童视觉与成人不同则另有实证：双橡园主，顾大使夫人黄女士为文谈到「圆光」，她家失窃名贵古董，请人在静室张白布，由小童看布，成人看不到，但小童则说布上有人持盒在某路行走，根据市招判断路名，立刻通知警方抓人，果然抓到此人，而失物即在盒中。这则故事出自名人记述，似不会假。

又民初宁波大庙演剧失火焚毙数百人，载在县志，独有小童见台下有形貌可怖者多人在串结观剧者发辫，哭闹求去，其祖父亦因而同时逃出性命，两人甫逃出庙门即反阖，火起余丈欲逃无路，均付一炬！此事当地至今犹引以为戒。

又宋高宗绍兴元年，镇江渡往金山的班船被突发狂风吹翻，渡客篙工死者四十余人，将开船时，来了一老一小，小童约十岁，老者刚踏上船，小童便将他拖下来，老者生气打了小童一个耳光，那知小童就此昏迷，跌倒在码头上口吐白沫，老者无奈，只好抱他送医，因此误了搭船，那知两人均由此逃得性命。事后小童说：「我看到渡船上到处有鬼，无头鬼、长舌鬼、流血鬼、非常可怕，故此拖爸爸下来。」老者道：「你何不早说？」小童道：「我来不及说，有个鬼捂住我的嘴巴，我已经昏过去了。」成人不知小童能见鬼，但鬼竟知小童能见鬼，居然单单捂住他的嘴巴不准他说，这帮鬼是存心害人，由此可证小童视觉与成人不同，但是何原因？则无人能解。

水鬼伸冤

深秋时节，我们部队驻扎在福州市东郊，一座东岳庙内。东岳庙是一座很大的庙宇，正殿供奉一尊高达盈丈的东岳大帝，慈祥得令人生敬。殿堂左右各站立两个「四大金刚」，都是高有丈余，身围两人合抱不满的彪形大汉，脚踩小鬼，手执不知名兵器，面部表情凶猛，视之生畏。

据说：这四尊「四大金刚」，见有歹人进入，或是求神者无诚心诚意，就会伸手抓人。其实乃是装设精巧机关，触及暗钮，这金刚就会弯腰抱你。

部队的官兵，都住在偏殿，所以正殿香火依然鼎盛，只是善男信女只能在正殿烧香膜拜，不准到处走动。殿内通路，以及庙宇周围一千公尺以内，所有小路、桥梁、高地，都布有卫兵，二十四小时严密布哨。

某夜，凌晨两点至四点，我负责一座小桥南端哨兵任务，桥是斜跨一条溪流之上。桥之两端，南通东岳庙，北是一条小路通往山上。卫兵的位置距桥头约三十公尺。

那时候福州郊外，还没有路灯装置，附近也没有住家，只是一片荒野。夜半时分，靠暗淡星光，依稀可辨小路、树木。我独自屹立着，步枪夹在腋下，两眼直视前面通路，所听到的只有田野里「咯！咯！」的青蛙鸣声，与溪中潺潺的流水声。左侧一座山丘，坟墓错杂林立，倍增凄凉感觉。我年轻气壮，且一枪在握，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我正沉思的时候，忽然听到似是有人打鼾声音，倾耳再听，忽又中断，但我已发觉此声是在小桥下面发出。俄顷，鼾声又起，亦似哭泣声。我立即喊出：「哪一个！口令！」但鼾声又停，恢复静寂。几分钟过后，又听到「啾！啾！」之声，无法辨明是梦呓还是哭泣。我迅即向前数步，并举枪准备射击，同时我再次喊道：「口令！」但仍然没有回音，此时我心中难免惊悸，正寻思如果真有鬼魂出现，将作如何对付之策，原想扣动扳机，但又想；不知是否自己听觉错误，万一枪声一响，必然惊动附近卫兵，并且惊动营房，不是闹出大笑话吗？因此又忍耐下来，但又不敢向前探视，只有严密注意桥下动静，然却一点声息也没有。

凌晨四点，接班卫兵翁德胜已到，我就把经过情形向他叙述一番。我们商议后，决定两人向桥下包抄搜索，并将子弹上膛。有两个人，胆子也壮多了，并决定若发现有什么东西，不论是人是鬼，即予射击。

但是正当我们两人准备前行之时，突听到：「噗！」一声，并看到一团黑影迅速滚落溪流之中，立即无声无迹。我们到桥下检查一遍，也没有发现。我即返营睡觉。上午我与翁德胜对凌晨所发生之事，仍感纳闷不已，于是两人又到现场察看，适遇见一路人，据他说：「在半个月前，曾有一个从城里来的老年人，在此钓鱼时睡着了，不慎跌入河中，头部重伤，被水溺毙，也许是死得冤枉，鬼魂不散。」我们也发现在溪边，果然一滩烧毁冥纸余烬。并发现河边有些许陈旧血迹，觉得有点蹊跷。

这件怪事的发生，我与翁德胜讨论后，决定暂时不要声张，免得大家都不敢在这里站卫兵。并决定今晚两点到四点的任务，与别人互换，再由自己担负，并请翁德胜设法调动卫兵时间，和我一起，决定查个水落石出。

到了凌晨三点，果又听到叹息声及细泣声。我们就轻步移近小河边，但因天色过暗，只见一个人影，背向我们，坐在河边。

这时，这个人影似已发觉我们走近，就以悲怆、惶恐的音调说：「年轻人，你不要打我，我是被阿土害死的，我好冤！你们要替我伸冤！」听那声音，知道是一个老人家，我们就问：「老伯！你哪里人？阿土又是什么人？」那个人影答称：「阿土是我媳妇的弟弟，他因知道我身上

藏有作棺材本用的金戒指、手镯，骗我到这里钓鱼，将我打死，推入水中。」稍停又说：「我住后街××巷。」说罢即跃入水中。

天亮之后，我和翁德胜就准备入城，今天刚好是星期日，放假一天。

我们两人，到了后街××巷，借着我们话语会通，很顺利就查到老伯住处。同时我们也查访到有关老伯家的大概情形。

这个老伯姓刘，老伴已死，只有一子名阿德，为人老实，娶妻王氏，甚为凶悍，阿德非常怕她。王氏并且把胞弟阿土带到刘家，阿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当我们到刘家时，开门的刚好是阿德，看到我们两个年轻军人，先是一怔，然后问我们找谁。翁德胜说：「我们找一个叫阿土的。」「谁找我啊？」后面走出来一个年轻小伙子，口里还叼着一根香烟，并说：「我就是阿土！」「哟！你就是阿土啊！我们是受人之托，想和你谈几句话。」翁德胜说。

「什么事？你说吧！」阿土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我们最好换个地方谈，好吧！」我说着，一只手已经抓住他的右臂。我们早已经选好一家在警察派出所附近的点心店。我们两人就请他到这家点心店里，也帮他叫了一碗馄饨。

翁德胜就把站卫兵时，发现刘老伯鬼魂托我们伸冤的事，很详细地告诉他。阿土还没听完，就已经吓得脸孔发青，虽然不承认，但却一直恳求我们放过他。我们逼着他同去东岳庙发誓，威胁利诱，阿土才把经过说出来。

阿土说：「刘老伯有金戒子与金镯，一直都藏在腰带里，我想他这么老了，留着也没有用！我向他借，他又不肯借给我。那天我和他同去钓鱼，看他有点想睡，就拿了一块石头，砸他头部，他就昏迷了，我即把他藏金的腰带，解开拿下，再把他推入河中。我跑回去，告诉姊夫说，他是跌入河中，头又碰到河中石头，才会死的。出事时，刚好离开去大便。回来时，他已死了。我姊夫他人很老实，信以为真，就把尸体装棺运回，现尚停放在家中。」至此，阿土可以说已完全承认了。坐在邻桌的一位刑警，是翁德胜的堂兄，我们先已与他密议过了，此时他走上前，把阿土铐上手铐带返警局。以后听说，阿土以谋杀罪移送法院。

我们又到刘家告诉刘阿德，阿土因案现在警局，要找他去警察局。并要他即速超渡他父亲亡魂。

我与翁德胜两人，赶回营房，一天的假期泡汤了。此后桥边的卫兵，也从没有再听到老人泣声。

事情过去两三个星期后，一天夜晚，又轮到我在桥头负责卫兵时，忽然间，在我前面四、五步地方，有一人影一闪，我立即喊：「谁！」，此际，人影已显，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

「兵爷，你不认识我啊？我就是姓刘的阿火。」刘姓老者说着就跪下，我赶紧制止，并说：

「有话你说好了，千万不可跪下。」

于是老者就继续说：

「阿土已经伏法了，我能够伸冤报仇，都是靠你们帮助，今生我没有办法，来生一定会报你恩情。我那不孝子，当时把我尸体运回，却把我灵魂掉在外面，使我成为孤魂，现在他已照你意思超渡我了。我也可以投胎了。」老者说到这里，稍为停顿一下，又说：「兵爷，好人一定有好报的，我刘阿火一定会报答你的。」说毕，就跪下去，叩了一个头，就消失无踪了。

我也如梦初醒一样，定一下神，心想，鬼魂尚且知恩必报，而为「人」者，忘恩负义，彼彼皆是，真是「人」不如「鬼」啊！

死后重现

当过兵的男人或多或少都听说过一些关于鬼魂的传说，有的荒诞不已，有的却又真实得怕人，虽没有亲眼见过，但总是存着一种怀疑的心态——这人世真有另一个空间吗？然而在我的军旅生涯中，就曾亲眼目睹这样的一件事，至今想起，仍令我不寒而颤——五年前，那时我正在外岛服役，记得是一个天色相当晴朗的夜晚，连上的阿文明天就要退伍了，那天晚上他似乎特别高兴，邀请大伙一起去喝酒，于是我们一伙人便很兴奋地去同乐一番，阿文这天晚上显得特别疯狂，酒一瓶接一瓶的喝，有时还会手舞足蹈的站起来、大吼大叫，只是没人注意他在叫什么，正当大伙酒酣耳热之际，奇怪的事也就发生了，我只看到阿文头举得高高的，一直向后仰，两只手也高举向天，像是要抓住什么，他的喉咙仿佛被某种东西勒住或是哽住什么，发出一种非常怪异的声音，这种情形持续几秒钟后，他的头就突然地垂下来，然后整个人便倒在地上，大伙一时惊慌失措，赶忙扶他起来，然而更让我们吃惊的是他竟然断气了，就在他退伍的前一天晚上。

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七天，也就是俗称的「头七」这一天，晚上熄灯前，大伙在营房前烧了一些纸钱，然后各自就寝，我在床上一直睡不着，借着微光看表正好是午夜十二点刚过，忽然间听到军靴踏在水泥地上的声音，很规律地一声一声传来，奇怪，这么晚了怎会有人在集合场走动？好奇的凑眼往窗外瞧去，天啊！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竟然看见死去的阿文穿着一

身军服，在集合场直直地这样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我一时惊骇莫名，寒意顿从心底升起，值夜的班长跟卫兵显然也看见了，卫兵脚软的靠在门边，我则摇醒身旁的人，一会儿像传染瘟疫似的，全连的人都挤在一起往外看，那种感觉，害怕之余还带有一点刺激，阿文则仍机械似地重复他的动作，有时还会转头过来看看我们，只是脸上青森森的，没有一点表情，就这样闹了一夜，至于「他」是如何消失的，则谁也不知道。

这夜以后，「他」就定时地在午夜十二点后出现，重复一样的动作，弟兄们谁也不敢半夜上厕所，到那里都要找人同行，这样持续几夜后，终于有一夜「他」出现一会就突然消失了，正当大伙庆幸「他」总算离去，松了一口气躺平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正在蚊帐外走动的，不是班长——竟然是「他」，我还清楚的听到，一声声的：「我要退伍、我要退伍……。」大家惊吓了一整晚，最后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睡着的，等醒来看见白光时，发现自己裤子还是湿的。

后来我们请教一些较有经验的人士，告诉我们把「他」正式的退伍公文，在他出事的地方烧给他，没想到「他」真的从此不再出现。这件事令我百思不解，直到有一次跟厨房的老兵闲聊，才知道阿文所睡的床位有点邪门，前一梯次的士兵也是在退伍前一天，喝酒时吃东西被鸡骨头哽死，谁知相同的事竟发生在阿文的身上，虽然我终于顺利的退伍，可是亲眼目睹人死后魂魄现身的那一幕，却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免冷汗直流，心跳加速哩！

（摘自《台湾时报》

阿嬤，等我

「阿嬤，阿嬤！」进入三合院，我不停叫着。如果在过去，阿嬤听到会迅速现身，紧紧抱住我，用力亲我脸颊，但这次没有，我直奔阿嬤房间。

大人全在房间，一片哀伤。阿嬤躺在眠床上，动也不动，下半身底下垫着铺平的麻布袋，浓墨般的血，由下体缓缓流出。母亲趋近阿嬤耳际轻唤：「阿母，阿母。」阿嬤依然不动。母亲旋即拿出刚赶到中药店买的人参，交给舅妈，嘱咐她赶快去熬煮，给阿嬤补元气。

子宫颈癌末期的阿嬤，正处于血崩的弥留状态，年幼无知的我，溜上床吵嚷着，要阿嬤抱抱。「来，到外边玩，乖哦！」大表姊迅速把我带开。我玩累了，也就睡了。

当凄厉的哀嚎穿过院落，我惊醒，母亲却不在身旁。朦胧中，只见一个挽髻、穿襟衫裆裤的佝偻背影，遁入门外幽冥中。「阿嬤，等我。」我不可自抑的哭叫，跳下床，光着小脚丫，奔随出去。

（《中国时报》2005.12.5．阿雪

冥女讨夫

下课降完旗，签了退，X老师和王老师相邀一起回家，由学校边的一道石阶小坡上去，走过花岗山广场，再由东净寺旁的气象台小路下坡就到闹区了，这条路X老师并不常走，因为要上斜坡，对于经常骑脚踏车上下班的她，并不很理想，今天正好用走的，和王老师结伴，抄近路边走边聊，不一会儿就到气象台前了，路旁的树下石头上，坐着一名男子，远远的就叫道：「老师，老师，我已经在这里等您好多天了」。ｘ老师驻足仔细看看，在花莲海边的X滨国小教了二十多年的书了，学生可以说不胜计数，不可能一下子就认出他来，这男子大约三十岁出头，怪的是九月的黄昏，天气还是热得人发昏，他竟是西装毕挺满头大汗，和他周身散发的江湖气不怎么搭轧，这名男子大约也看出了老师的疑虑，说道：「老师，我就是麻雀，您还记得吗？我是最尊敬您的，为了表示敬意才服装整齐的来见您，您想起来了吗？我就是麻雀，您的学生」。

ｘ老师终于记起来了，那个喜欢吱吱喳喳，胡言乱语才被同学们取了这样一个绰号的学生，从五年级起就被大多数的老师打入「坏」的行列，只有X老师关心他，知道他只是顽皮一些，本性是很善良的。听说国中毕业后就没有继续升学，交了一批不怎么正经的朋友，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混日子而已，倒也没听说做出什么坏事来，难怪他今天西装毕挺，是为了遮住满身的刺青吧！其实麻雀也不是X老师带的班上的学生，X老师只是兼任他们那一班的历史课而已，由于老师们对他一直有成见，只有X老师以平等的眼光去看他，对待他一如所有的学生，这一点在麻雀的心里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数人所没有想到的。这些年，麻雀所以没有走入岐途，就凭着他认为老师相信他不是个坏孩子，他绝不会让老师失望。

麻雀请两位老师到他家去，奉上了茶，把困扰他几个月了的问题一股脑儿的说了出来，希望听听看老师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可以提供他做参考。以下就是麻雀的叙述：

今年的三月间，一天午后我骑机车经过美仑花莲工业学校门口时，与一辆由工校内突然冲出的重型机车相撞，受伤倒地昏迷，被送到基督教X诺医院急救，因伤势严重住进了病房，等我醒过来，已经是半夜了，病床旁边坐了位年轻的护士小姐，长发披肩，穿着院里的制服，一看我睁开眼，就赶紧站了起来，默默的做事，尽心的照顾我，由于伤得相当厉害，不一会儿又昏睡了过去，再度醒来，天已大亮，没有再见到那名护士小姐，大概换班了吧！第二天这名护士小姐仍然是夜里才来，天亮离去。我心里很难过，愧疚，但是也很感动，我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父亲为了怕再娶的后娘会虐待孩子，一直就没有考虑。

含辛茹苦的拉拔我长大，好不容易给我讨了房媳妇，却因不耐生活贫苦，离婚求去，家计困难的情况下，实在是没有必要再多花钱去雇用特别护士的，我在心里发誓，出院以后一定要好好

的工作，孝养老父。这天父亲来探望我时，我就告诉他，不用再请特别护士了，这要花不少钱的，我父亲却说从来也没有花钱雇请特别护士，想来想去，大概肇事的一方付钱的吧！这小姐很负责的，个性又很柔顺温婉，我们很谈得来。一个多礼拜后，肇事者的父母前来慰问探望时，我向他们道谢，岂料他们也说不知道有特别护士的事，而且也没支付给医院这笔费用，那就奇怪了，搞不好是院里的护士喜欢上我了，不然怎么会每晚不辞辛劳的来相照顾，也没敢多问她，怕伤了人家的自尊心，期待每晚的见面，竟成了那一阵子住院时间内最盼望的事了。两人总是轻声细语的闲聊，怕吵了同病房的人。二十多天后，伤势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医生告诉我可以出院回家静养了，这天晚上护士小姐抄了一张字条交给了我，上面有她的姓名和地址，吩咐我一定要去看她，我也一口答应下来。出院后在家里又休息了十多天，X小姐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语，不时的在我脑中，一天，实在是想念她，觉得没有什么大碍了，骑上机车，怀里揣着那张纸条，决心去拜访她，「十六股」虽然位于花莲市郊，骑机车二十分钟也就到了，顺着字条上的地址找上了门，一位三十五岁上下的男人来应门，听说我要找X小姐时，满脸狐疑，问我和X小姐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当我告诉他大约一个多月前时，那人竟然脸色大变，骂道：「开什么玩笑！我妹妹已经过世七年了，你去哪里认识她！」一番话吓得我跌坐在椅上，好久说不出话来，X小姐的哥哥进去屋里一会儿和一位老伯伯出来，是X小姐的父亲，说道：「我知道我女儿的意思啦！你回去准备准备来娶她；我们也是穷苦人家，没有什么嫁妆，简单就好了」。回到家后和我父亲商量，他是决不考虑，反对到底，说我已经离了一个老婆，再娶一房神主牌，将来还有谁敢嫁过来？

老师，我今天专程来等候您，是希望您能给我一些意见，我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X老师想了半晌道：「麻雀，老师觉得你还是要娶回她比较妥当，将来你如果有对象要结婚，可以坦白的告诉对方，不可隐瞒，若是女方不愿祭祀她，那你可以把神主牌寄放在佛寺里，初一、十五拨空去上香祭拜。但是记得，一定要事先坦诚告诉人家，不可欺骗」。虽然X老师帮他想了这个办法，无奈麻雀的父亲固执得很，说什么都不答应，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麻雀有时也常回想在医院里共处的那一段日子，有时也不免好奇，不知这X小姐原先是做什么工作的，一天闲着没事，跑去门诺医院去查询，以前的护士中是否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答案是否定的，真是叫人想不通，怎么会在医院里出现，而且身穿护士制服？或许是什么时候在医院过世的病患？

十月底的某一天，X老师一大早骑着脚踏车经过北滨街要到学校去上课时，路旁看见一群工人敲敲打打忙着在搭帐蓬，这在都市中是很平常的事，总脱不出是哪一家在办红白喜事之类吧！下午放学时，出了校门，骑上车子，很快的就到了搭蓬子的地方了，是办丧事的灵堂，X老师斜眼看了灵堂里挂着的黑白放大照片，是年轻人，不知是什么原因，年纪轻轻的就死了，等等，那照片好像在哪里见过，X老师再仔细看一下，麻雀，是麻雀，X老师脑袋瓜「轰」的一声直发麻，距离麻雀拦路请教到现在也不过一个多月而已，没有想到事情竟是以这种方式结束。

X老师是笔者的亲姐姐，不知道麻雀的父亲是否曾经后悔？早知道X小姐会带走他去做夫妻，是应该答应她的。这世间就是没有「早知道」的好事，人们口中若说出「早知道……就……」。多半是造成遗憾无可挽回了。这事给我很深的感触，因为我也常碰到一些「早知道就怎样怎样」的个案，你是苦口婆心，言者谆谆，她是听者藐藐，甚至还要怀疑你是有什么好处的，等到有一天正如所料，却又急急跑来千求万托，「早知道……就……」偏偏悔之晚矣，更有的是一再重蹈覆辙，这种人可以说是结了疮疤忘了痛，根本就理会不得，随她去了。（朱莹荒山魅影

我们立即转入右边小径，加速走向古厝。古厝外墙是白色，两扇大门是原木，未加油漆。大门是虚掩着，我即推开大门，并高声发问：「请问有人在吗？」但连问数声，均未见回答。于是我与杨同志就跨过高高的门槛，进入屋内的天井，我们伫立一会儿，隐约可看到大厅中除了一张横案，及排列一套椅子外，并无他物。

厅之两侧，各有一房，但房门深锁着，杨同志趋前敲门，都没人回应，显然无人居住。我们从大厅右边走向后厅，发现后面又是一进。厅后为中庭，上面又是一大厅，不过面积比前厅小了很多。

后厅暗处，停放一具棺木，黑漆发亮，灵桌上放一盏油灯，只有一条灯草，发出微弱闪闪萤光，灵牌上写着什么，当时无心去看。此情此景，果真是阴风惨惨！心想，既有灵桌、灵火，怎么会没有人呢？难道是鬼屋吗？虽然我们都是年轻军人，也不禁有悚然之感！但既来之则安之，鼓起勇气，沿着这后厅右边一条楼梯，我们故意加重脚步，拾级而上，使楼板发出「砰！砰！」之声，以减轻自己的恐惧感。

楼上有三间并排的房间，房间内都堆积稻草杂物。房间前面是一条走廊，宽约四尺，走廊临中庭的一边，有木栏杆。站在走廊可看到这二进大厅，厅上空无一物，厅之两边各有一房间，临中庭一向开有门窗。

这时，我们心神已定，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怕，反而感到肚子已经很饿了。我们卸下全身装备，下楼找厨房，准备煮点稀饭吃，吃饱了再睡觉。

果然，厅之右边那间就是厨房，但门已上锁，我们只好翻窗跃入。。厨房很大，所有用具一应俱全，但水缸里却没有一滴余水，没有水就无法烧饭。杨同志气极，又到左边那房间敲门也无人应门。但房门也是加锁，只得扫兴上楼。我们就搬了些稻草，铺在走廊地板上，席地而卧。拿出所带干粮充饥，幸好水壶里还有余水。填饱肚子之后，睡意已浓，忙把步枪子弹上膛，紧

靠身旁，实在是太累了，我们就和衣而睡了。

正当迷蒙之际，突然听到「吱！」的一声，显然是开门声音，我与杨同志立即惊醒坐起。（当军人的，都训练成随时保持警觉的习惯，稍有风吹草动，都会使我们清醒。）可是太疲倦了，并且刚刚入睡，虽然已醒，似仍有一点迷糊感觉，但我们都很清楚地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形，跨出左边那个房门，双手端着一个洗脸盆，向中庭倒水，听到「哗！」一声，他迅即已闪入房中。就在这同一时间，杨同志已举枪欲射，我立即加以制止。

「他妈的！明明有人住，刚才叫门时，何以不理？」杨同志极为气愤，同时也把枪放下。

「算了！算了！一般老百姓，都是怕士兵吵扰，他们避不见面是可以谅解的，何必因一时气愤，而铸成错误，我们又何必与乡下百姓赌气呢？」我们就继续睡觉。

一觉醒来，天将黎明，我们因要赶上自己队伍，归队行军，就匆匆起来，将行囊整理好，准备继续赶路，好在今天脚跟伤痛，已好多了。

正想下楼之际，忽然看见厅之右边厨房内有灯光，并有人影在动，也有轻微说话声音。我与杨同志即急步下楼，往厨房走去，只见厨房内有一老妪与一中年妇女，均着白色衣裤，正坐在饭桌旁搓汤圆。（福州民俗，冬至日，家家户户都要吃汤圆，一早，家人就围桌搓汤圆。）该老妪与中年妇女见到我们，极其惊慌。杨同志先责问她们，昨晚躲到哪里去，但她们只是低头不语，状甚害怕。我见状亦以福州方言，很温和口气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怕，我们是青年军，都是有知识的学生，不会伤害你们的。」那个中年妇女，已没有惊吓的样子，并说：「我们是被日本鬼子害惨哦！对不住！对不住！」并表示要煮汤圆请我们，但我们因急于赶路，只有谢谢她们美意了。

离开古厝，沿着小路快速行走，天空已有点发白。虽只经三、四小时睡眠之后，疲倦已尽失，呼吸这山中清晨空气，精神也为之一振，身心轻松愉快。

走了不及十分钟，杨同志发觉米袋忘了带，因刚才过于匆忙，遗忘在古厝楼上。（遗失军用物品，要受很重处分。）我们遂即回头，奔向古厝，可是！怪事发生了，我们竟然找不到这古厝了，路只有一条，通往古厝的小径也在，但小径前面却是一片树林。米袋却在小径边找到了，而白色的古厝，却消失无影无?。到此时，我们才感到恐怖害怕，并且疑惑丛生。难道昨夜，我们就是睡在这荒山之中？幸天空已现曙光。

我与杨同志，一面用慢跑速度跑下山岗，一面讨论着这件怪事；到现在，我们才发现有很多疑问，当时都没有注意到；如昨夜所见倒水的人，除了肯定是白色衣服外，何以只感觉是人形？是男人抑是女人，为何无法辨别？天气这么冷，昨夜所见的那人，以及今早的两个妇女，为何穿着那么单薄？又何以都穿白色衣服？房门明明加锁，他又怎样出来？难道这都是我们共同的幻觉吗？真的越想越害怕。

事情已经过去了，不管他是鬼是狐，总给我们过了一夜，值得永远记忆的一夜。我们还是要谢谢他。

两小时后，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他们正整装待发，而我的心，仍在剧烈跳动着，跟随着队伍作第三天的行程。

魅影怪谈 淡江惊魂夜
──头七．丈夫回家时

北部多雨的淡水镇，D大是颇负盛名的学府，由植有高大凤凰木的英专路走上一百三十二阶的克难坡，学校的建筑大都保有中国式的飞檐画栋，亭台水榭，加上浓荫草坪的衬托，竟也成为淡水吸引外地游客的风景区，每到黄昏沧海落日，一片彩霞，这地方便成为远眺淡水夕照的最佳场所了，学校里的教授及行政人员，有事没事常来找我聊聊，因此我有很多机会听到一些精彩的故事，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兴趣分享?

D大校园里的一栋大楼经过重建，费时三年多，这一天是工程验收的日子，负责工程部份的王君，做完简报后领着一班有关人员，包括当时的C校长（现任某部首长），由底层起逐层的检验，说明，直到顶楼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大伙松了口气上了阳台，居高临下，淡水河的夕照美得使人仿佛跌入了百年前河上帆船点点的梦幻一般，舍不得离去，直到火红的太阳隐入了海平线下，才不得不下楼，王君领着众人走向电梯，拿下串在腰间的钥匙，打开了电梯门，率先一脚跨出，眼前是巨大黑幽的深洞，后退已然不及，C校长从背后抓住了他的夹克，太迟了，王君惨叫着直坠入底层，那惊恐无助的惨叫声在电梯间里回荡。

校方为他安排了一场隆重的公祭，紧接着就出殡了，办公室的同仁怀着哀伤的心情帮他整理遗物交给了他的妻子，头七的晚上王太太心绪不宁，睡不安稳，大约一点多钟的时候，感觉到床前好像有人，睁眼一看，竟然是去世的丈夫回家来了，王太太一点儿都不害怕，平时夫妻情深，能再见一面反而是求之不得，只是这王君一直以半边的脸对着她，觉得不解问道：「你怎么不站过来，让我好好看看你?」王君回道：「那半边脸摔下时扭曲压挤得不成形了，怕你看了会害怕，你好好听清楚，以后没有机会了，学校办公桌抽屉的右方，我用胶带贴了一个信封，里面有我存的一点钱，记得去拿回来，好做你们母子的零用，另外公祭时，几个平常和我称兄道弟的朋友，竟然连个花圈挽联都舍不得送，太现实了，看我没有利用价值了，我要去找他们

算算帐！」王太太思索一番，心存慈悲回答道：「不要这样，这不像你平常的为人，何必为这种事计较而让我担心呢」？王太太慢慢的劝解她的丈夫，终至他答应不采取手段报复，两人再谈一些家常也不得不依依分手了。隔天专程的到学校办公室去，真的在抽屉的边缘用信封胶带固定着一些钱，同事们啧啧称奇。人活在世上要过得心安理得，有道是：「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那几个平日里因工作关系常由王君之处得到方便的人，急急表现出人在情在，人亡情亡的，到这时反倒是后悔不迭了。（朱莹五位检察官

据闻崔、蔡、郑、高、钟，五位检察官在十一年前犹是台大法律系学生，共住一栋老旧的日式房屋，房东曾老已七十多岁，疏懒成性，屋内到处尘粪鼠迹，脏乱不堪，房东太太的灵位则摆在斑驳的客厅墙角。不久深夜，高生如厕，看到一名长发及肩、身躯佝偻的女人闪入客厅，由于不可能有女人，便唤起钟生共同追踪，却毫无结果，当夜隔房郑生胸口被压，颈部被掐，第二天老房东解释道：「那是我太太，她不会害人，不要紧啦！」但之后仍是骚扰不断，最后五生悉数搬家了事。

后来五生都考取了检察官，但面对记者则一律不信灵异，他们说：「检察官经常遇见死人，何以横死者都不显灵，为自己雪冤？」这得由高雄市殡馆「元老」罗老先生来解答，据闻罗道：「殡馆员工半夜遇鬼作弄，最佳的避难场所是馆内的『外勤检察官办公室』，鬼敢在玻璃窗外诸般恐吓、诈变百出，却不敢进室一步，因为鬼怕官，更怕检察官。」这是很奇怪的说法，无人能作进一步说明。

紫色惊魂夜

当你看到这篇文章时，群鬼飘荡的七月早就过完了，鬼族们已回到冥府，阳间更是恢复正常，百业蒸腾，热闹滚滚。「朱妈妈」我在鬼月接近尾声时，提笔为您写上一段鬼事，这故事是二年前我的二哥所提供，但吩咐必须等待他退休离开该单位，才可以发表，以免影响员工心理，没人愿意值夜，那他这个主管麻烦大了。

花莲地方清洁大队队址正好与县立殡仪馆隔邻，位于南滨海边，喜欢在黄昏时刻到南滨海堤漫步的市民，对这两栋建筑物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真是大杀风景之至。南滨的黄昏与白灯塔的日出一直是花莲人的最爱，即使远离家乡，漂泊异地，也是让人魂牵梦系无法忘怀，就如我定居北部也已超过二十五年了，每回搭乘北回列车，愈接近花莲的海域，心中就愈澎湃起伏，甚至有回到母亲怀抱的感动而致热泪盈眶。几年前在电视新闻上见到了白灯塔被炸毁的那一幕，仍然令我神伤多日，建设之前总是必须先破坏，美丽的白灯塔只能保存在记忆里了。花莲人对花莲的海感情是非常特别的，随便找一个花莲人问问，绝没有任何一处地方的海，可以取代花莲的海在花莲人心中的位置，这种对大地的浓烈感情实在很难形容也不易理解的。

清洁大队和县立殡仪馆选择南滨海边为新址时，当然引起不少市民的反对，但是仍然照计划进行，兴建完成且迁入办公了，我的二哥当时正是清洁大队的队长，队上每晚轮流由两名队员留守值夜。有一天晚上，半夜一点多钟，大门口的电铃突然响个不停，值班的队员甲和乙，只得出去看看，一名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不知为何缘故，满脸怒容，青筋暴突。开门出去想了解一下，那男子却是比手画脚，说话又急又快不知所云。突然的，挥拳就朝队员甲的脸上打去，这下子可是激怒了甲和乙了，大家素不相识，怎么会这样不讲道理呢？还是根本存心来挑衅的？要打就打吧！难道我还怕你不成！就这样你来我往了一阵，那年轻人不敌，拔腿就往海边跑去，队员甲迟疑了一下，抬起手用衣袖把鼻血胡乱擦了擦，心有未甘，追了上去，队员乙在后面叫道：「算了，不要追了，当心他有家伙！」年轻人在前奔跑，甲在后面追赶，却是怎么追都追不上，夜色渐渐迷蒙了起来，甚至竟然变成了紫色的，跑了好久，没有见到海防兵哨，真是奇怪，那个班哨是多少年来就一直在那里的，怎么凭空就消失了呢？甲有一点害怕，却又觉得一切都像是在梦境般的不真实，两腿不自主的继续向前头的人影追去。队员乙在办公室中，一直看着墙上的挂钟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甲一直没有回来，外面静悄悄的，一点儿声响都听不到，从窗口望出去，只看见殡仪馆的灯光惨绿如豆，幽幽晃晃的，心中不禁发毛，甲会不会给那年轻人杀死了？乙鼓不起勇气出去看看。好不容易捱到了四点，队上的同事陆续的来报到上工了，才分组拿了手电筒出去寻找。却是在距离队部不到三百公尺的一个水坑发现了他，全身浸在水里，面孔朝下，原以为是死了，捞起一探，鼻息尚存，只是冻得像只冰棍了。这事还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农历二月天，在冷冽的海边水坑中，面孔朝下的泡了三个钟头，居然能逃过一死，真是命大。那种水坑在海边是常见的，平时干涸，涨潮的时候才积存海水形成坑洞。

甲从医院出院回到队上上班，对这件事不愿多谈，只坚持二点，一奔跑的路途很远很长，绝不止三百公尺，且没经过海防班哨，二、四周的一切俱是诡异的紫色，其余就三缄其口了。队长跑到海堤上仔细的看看，班哨安然直立在那儿，哨兵荷枪站岗，一切都很正常呀，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过了一个多月，和任职刑警局的友人无意间聊天才得知，清洁队部尚未动工兴建以前，曾有一群年轻人在那空地上打群架，其中有一人，年龄十九岁，被捅了几刀，不敌逃走，溺毙在发现队员甲的那个水坑中，所穿着衣物正是那夜来挑衅吵架的同一人。（朱莹爷爷来看她

萱萱是我的小侄女，打从一出生，就一直由退休在家的公公照顾。公公不但乐得天天帮孙女换尿布、冲牛奶，更常推着婴儿车带萱萱四处玩耍；即便回大陆山西老家，公公也要带着孙女同行，一点也不嫌麻烦，还说若没见到小孙女的笑容，会很牵挂。

萱萱五岁那年，公公罹患肝癌，最后长住医院，我们偶尔会带萱萱去医院探望老人家。萱萱年纪虽小，临走却总不忘叮咛公公：「爷爷，你要乖乖喔，要听医师叔叔的话喔。」她常逗得老

人家哭笑不得。

那夜我们接到公公病危通知，只有小姑留在家里照顾萱萱，其它人都赶到病榻旁。公公当时肝脏肿瘤已扩散，最后几经挣扎而过世了。

公公才过世，我们立刻接到小姑的电话，说一分钟前，原本睡着了的萱萱突然一阵翻滚，猛喊着肚子痛，让小姑惊吓又担心，但她随即又安静的睡去。小姑感觉有异，压低声量问：「爸爸情况好吗？」听着，我一惊，因为公公过世前，正是不断的觉得腹部剧痛。

治丧期间，有一个深夜，睡得正香甜的萱萱突然哭闹不休，还对着客厅大门直喊：「爷爷，不要走！爷爷，不要走！」当时睡在同一房间的婆婆和小姑，都被她的哭闹声吵醒。

次日天亮，她们问萱萱昨晚哭闹的事。萱萱说，连续几个晚上，她都看见爷爷回来、和她说话，也像平常一样地坐在客厅角落的椅子上看电视，但那晚，爷爷告诉萱萱，他以后不回来了，萱萱很伤心，才会在公公转身离开时大喊：「爷爷，不要走！」而公公住在南投山里的老岳母则说，公公去世前一晚，她在梦里看到他一直站在南投的家门外，安静的与她挥手。梦醒的时候她有不祥的感觉，而梦境也成真，他真的和她们告别了。
（《联合报》潘琇莹．2008.05.07
魂迷恶鬼潭 险为替死鬼

空中楼阁谁都不信，民初上海传闻：有位名医傍晚被请至虹口一所华宅替人诊病，宅内灯光昏黄，病人卧于帐中，只伸出一只手等待搭脉，名医一搭是鬼脉，大惊逃出，回头再看则根本没有华宅，但见荒冢累累！

这种传闻竟有灯光床帐，怎么说都荒乎其唐，一派胡言；但世事竟有类同，此地节录自称小花猫的香港殷商来函：「一九五一年腊月某晨五时半，小花猫福建家乡的大伯挑了一担青蒜出门叫卖，半小时后二叔亦出门，走到村外的风炉潭（潭圆如风炉，故名，广三丈，深二丈，为当地恶潭），忽见大伯在潭边破口大骂：「格你酿（闽南粗话）！你再不拿钱出来，老子要破门进来了！」二叔大奇，潭边既无人家，复空无一人，便赶上去问大伯在干什么？大伯气呼呼地回道：「格伊酿，那个『查某（女人）』买了两斤蒜，半小时还不给钱！」三叔顺他指处一看，只见潭中浮着两把蒜，心知不妙，二话不说，强拖着大伯回家（二叔孔武有力，是乡中好汉）；饮下热水，大伯定神说出经过，原来潭边出现一所华宅，走出一个女人，看似侨眷，向他买蒜，叫他进宅去拿钱，大伯守礼，为避男女之嫌，不敢进宅，只在宅外等候，那知幸好避嫌，亦碰上二叔去得巧，总算拣回一命。」小花猫没有形容这位女侨眷当时的表情，笔者猜想由于女侨眷志在拖人下水，必须施展浑身解数，极可能「千娇百媚，万种风情」！假如大伯当时浑陶陶三心两意，贸贸然然跟着女侨眷进宅，那未会不会扑通落水，直沉潭底，就难说了。
空旷的水潭上出现华宅幻境，谁能相信？但小花猫实话实说，笔者怎可不信！
（岑立澍
飘荡的衬衫

据闻台中五权路某户家庭，父母都去台北投标工程，家中只剩三个小孩，最大的十四岁，当晚关好门窗就寝，大小孩半夜一时醒来，在路灯照明下，清晰看到一件白色衬衫悬空飘移，无声无息地从气窗飘出，消失无踪，问题是当天没有晾洗衣服，而气窗既有纱窗，窗外更有铁窗，连小虫都通不过，衬衫怎么能通过？此事第二天在长途电话中提到，父母立刻赶回拜拜，然后收拾行李搬到亲戚家暂住，恐怖的是：父亲到家即高烧不退，住进医院说是急性肝炎，不到几天便一瞑不视，两者是否有关联？小孩都不敢问，怕做妈妈的伤心。
阮玲玉的故事

这世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解释的灵异现象，音乐创作人小虫的写歌生涯之中，也有过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1992年，关锦鹏拍摄电影「阮玲玉」，邀请小虫为电影配乐并谱写主题曲，小虫创作的主题曲「葬心」，道尽当年因「人言可畏」自杀的阮玲玉悲情传奇，而这首歌的背后，也藏着一个神秘难解的故事。

「阮玲玉」是小虫第一次为电影写歌，他说：「关锦鹏对音乐要求很高，退了我几次稿，搞得我压力很大。」那时候的小虫住在内湖山区，夜半时分异常安静，有一天深夜，小虫决定关掉家里所有的灯，坐到钢琴前开始写歌。「我每弹一个音符，就觉得有个声音飘到我耳边，对我说『对！』。」小虫在动眼部手术之前，他能够「感应」到特殊现象的能力在圈内十分出名，因此多年前的这一晚，他耳边突然冒出某个气音，他倒没有太受惊吓。「其实我一直觉得有个女人站在我身后，但我回头都没看到任何人。我边弹边唱，录下demo，好几次明明是要弹这个音，但却按下另一个琴键，这首歌就是在这种『冥冥之中』，3 小时内写完。」完成demo，他立刻打电话到新加坡，和主唱黄莺莺分享。小虫听到话筒那端传来女生的哭声，以为是黄莺莺心情不好，放了他唱的demo带给她听之后，就匆匆结束对话。第二天，黄莺莺打电话问他：「你demo是找哪个女生唱的，怎么她边唱边哭？」这话说完后，小虫不语，黄莺莺也开始觉得不太对劲，小虫笑说：「还好，她是处女座的，所以还满镇定的。」黄莺莺配唱时，小虫先把古早黑胶唱片放在地上磨蹭，制造怀旧复古的音感，接着他要求黄莺莺用手捏住鼻子，唱出30年代歌星的嗓音特质。「葬心」推出后，它凄美的曲调，让人一听就连想到哀怨悲情的阮玲玉，而这部电影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也双双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并且让小虫一举拿下这两座奖项。

小虫说，当台上宣布最佳配乐奖前，他就被一股力量推了一把，他上台致谢时，也特别感谢阮玲玉带给他创作的灵感和感动。拿了这座奖走没两步，小虫耳边就传来一句：「还有一座！」果然他接着又上台领了最佳电影主题曲奖。

小虫说，听过这个「阮玲玉」音乐故事的人，都觉得毛毛的，但这的确是他音乐生涯之中，最特殊的一个灵异经验。「其实，在走香港金像奖典礼的红地毯时，我就看见『她』了。她穿着红旗袍，手拿着扇子，风华绝代的模样！」小虫这样形容着。
（《中国时报》，2006．8．11山难死者与我招呼

登山的人常常会感觉自己在山中的警觉较在都市来得敏锐，我想这是为了要察觉危险天生具有的能力。

在数年前我们有一次攀登高岳，途经某个地方突然觉得空气变得潮湿沉重，令我们感到不舒服，当时我们一直想靠右走，却不由得往左走，一行人觉得很奇怪，就沿着原路赶紧下山至当地的警察局，后来过了一个礼拜在那个地方发现了山难者的遗体。

后来又有一次我们一行四个人再度登上那座高岳，当步行至谷道，看到二位男性登山者似乎刚攀登完归来，一个脸色苍白且五官扁平，另一个肤色黝黑，轮廓较深。

我当时走在前头，跟他们擦身而过时有同他们打招呼，也有听到最后一位同伴向他们道早安，但却没听到我身后的二位同伴有打招呼。我看这二位登山者不知发生什么变故，他们登山的壁钩和绳索并没有收进帆布包里，一直拖在地上走，不过看他们得意洋洋很愉快的微笑着，就没有再想下去。

不久发现了在屏风岩遇难的遗体，看到这二位山难死亡男性的脸，我不禁叫了出来，他们正是遭山难后才跟我们擦身而过的人。

后来我在某个电视节目说出这段奇遇，一位通灵者表示这二位登山者并不知道自己已死亡，还准备回家呢……。
（原载《神秘杂志》八十七期
主灵刚暴 打死婢女

友人话及四十七年前陪都某豪宅主母刚暴，对其稚龄丫环责罚严厉，某天主母与主人细故口角，竟轻生投缳自缢。

吊客满堂，丫环端茶奉客，忽摔飞杯盘，滚地嚎叫：「少奶奶！不要打了！我再也不敢了！」忽又跃起，一手叉腰，一手戟指，恰如主母声音：「哼！我死了你还臭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接着复满地乱滚，凄声哀嚎，谁都拉不住，最后遍体瘀伤，气息微弱，送医不救；解剖后发现严重内出血，脏腑破裂，多处骨折，而在场数十人咸证无人打她。

众人猜想必是年幼不晓事的丫环在主母灵前说过幸灾乐祸的话，才遭到毒打；再有，豪宅所开的店铺在丧事办完后重新营业，竟发现置在门背的一支三百斤大秤秤杆断成三截，这种坚木秤杆连刀斧都难予砍断，是不是被用来作打死丫环的凶器？无人敢论。
生死有命 自存冥币阎王召请片刻难留

如果您是神秘杂志的长期读者，那么您大概还记得第五十九期中有一篇「医生的奇遇与福报」里的主角C大夫吧！C太太因着上回的渊源与我成为无所不谈的好友，从此常带她的一些朋友或是C大夫医院里同事们的太太来摆摆龙门阵，闲嗑牙，其中有位G太太是比较常见的，我们之间也是相当的熟悉了，她的先生是X总医院里的医事技术员，住在医院的眷属宿舍里，故事是发生在她那高龄八十六岁的老父亲身上：

话说这老先生早年跟随政府到台湾来，身边只有妻子及女儿，老妻去世以后，自己一个人租住在青年公园旁的单身国宅，老先生仍然有着中国人传统的观念，认为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她夫家的人了，娘家人不好太烦扰，女儿基于孝心，一直希望接老父同住，老先生也一直固执的拒绝，自己向市政府国宅处租住了单身公寓里的一个单位，平常日子就礼佛、念经，过得平静无波，女儿看是无法改变老人家的想法，也就由他去了。

有一天老先生梦见留在大陆故乡老家的长兄及长嫂，衣衫褴褛，表情愁苦，不曾开口讲话。老先生离家有四十多年了，想尽了办法就是无法取得联系，也不知家人是否都安然无恙？做了这样的梦不禁黯然，连着几天心情郁闷沉重。几天后意外的竟接到一封红十字会辗转来的家乡的来信，寄信人也不清楚是哪一房的亲人，离开太久了，没有什么印象，信上提到他大哥大嫂一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斗争而死。这是四十多年来第一封来自故乡的信，没想到捎来的竟是令人心伤的消息。残存在记忆里的家乡的点点滴滴，渐次的在他脑中鲜明了起来，想起在故乡人们常为辞世的亲友焚烧元宝的情形，元宝是用纸钱折成，边折边念佛号，折了一定的数量就放入一个特制的信封内，信封上写着：冥界XX人收存，阳上亲人XX奉上。装满了四十九封再放入纸扎的皮箱，一起烧化。老先生满怀感伤与悲愁为他的兄嫂折叠起元宝来，折一只元宝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日复一日，渐渐的心情平复了下来，竟也在这动作之间得到一些温馨与安慰，至少也能为自己的亲人做些事的感觉充满他心中。

积存了相当数量了，老先生翻查黄历选择了一天，弄了些简单的饭菜就在阳台上遥祭大陆的兄嫂，并烧化了那些元宝。七天后睡梦中，大哥与大嫂双双出现，衣着显着不同，整洁多了，不像上回梦中所见破破烂烂的，而且精神也好多了，是来谢谢他给烧的元宝的。

隔了二天，竟然梦见了四嫂前来怪罪，这老先生行六，嫂子们都称他「六叔」，四嫂托梦道：「六叔，你怎么只给大哥、大嫂元宝，没有我的？请你也给我烧一些吧」！说着竟哭了起来，老先生醒来后推想，他四嫂一定也不在人世了，这可怪不得他，实在是不知道呀！就这样，老先生又开始折元宝念佛号了，待得烧化后，他那四嫂来入梦道谢时竟叮咛道：「六叔，元宝我收到了，此后你必须为自己打算，多折一些自己的份，先烧化了存着，以后才有得用，别想仗望你的女儿！」。醒后老先生觉得真灵，女儿、女婿和二个外孙女孝心是无庸置疑无可挑剔的，这又怎么说呢？既然孝顺，百年之后不会不烧些钱给用用吧？原来这一家子全是受了洗的基督教徒，平常时候看老爸爸念佛折元宝，并不反对，完全是希望老人家的单调生活有些寄托与调剂，并不是相信烧那元宝有什么作用。既是这样，老先生就遵照嫂子的劝告，也慢慢的为自己折起元宝来了，积存一阵子就烧化，再开始继续折，老先生心里很踏实，明确的知道就算是现在一口气接不上来，在另一个世界他也不致是个没有钱用的「穷鬼」了。

到了七十九岁那年，老先生陆续的有了些病痛，也没怎么在意，上了年纪的人，总有一些症状的，不想让女儿担心，强自忍着，实在是不舒服就去躺着，直到有一天同住单身国宅的人，发觉老先生已经好多天没有在文康中心出现了，才通知管理员去看看，却是早已昏昏沉沉不省人事了，十万火急的通知了他的女儿，并由X总派出了一辆救护车把老先生送进了医院，经过了几天密集的检查，结果是膀胱癌，女儿及女婿一辈子从事的就是面对病人的工作，生老病死是再自然不过，所以并没有什么晴天霹雳之类的打击，只想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老父少受些折磨，可惜几年前喧腾一时的「安乐死」没有通过，他们倒是举双手赞成的，大医院里每天都接触得到这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病人，早就把生死之事看得很淡了，生有何欢？死又何足惧？

膀胱癌足足折磨了老先生五、六年，早已失去意识了，只是拖时间而已，住院、出院、住院、出院，在家和医院之间来来去去的，痛的厉害时，哀叫声吵得整层病房不安宁，竟说：「我已经去阎王爷那儿走过一趟了，阎王爷叫我回来清偿债务和喝喜酒，喝完喜酒再去报到」。老人这一生银钱之事最清楚不过，并未欠任何人债务，病重的人都不得休息安睡，只好接回家去，家人支持不下去时就又往医院里送。今年四月初，有一夜老先生又陷入昏迷状态，医院也发出了病危通知，岂料到天亮后，竟然苏醒了过来，甚至能在床上坐起来，家人以为是回光返照，老人家已经有三年无法行动，也没有表达能力了，这一次倒是开口说了话，而且老人这几年根本就神智不清了，家中有什么事是绝不可能知道的，而当时确实距小外孙女的结婚之日尚有二十天左右，外孙女婿是市立医院的年轻大夫，由于男女双方籍贯的不同，订婚、结婚的传统风俗习惯有很大的差异，这期间我们几个常相聚会的太太们都曾提供过意见，参与其事，做做狗头军师。这可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老先生病得甚至连家人都认不出了，哪里会知道外孙女要出嫁的事？

G太太跑来找我，问着如果是冥债未能主动清偿，才造成以病痛折磨的方式偿付，她宁可帮老父偿还，我提醒她，以老先生的情况而言，「受生经」偿还因果债的后果并非就此痊愈，而是提早结束折磨往生，G太太认为这是帮助老父最好的办法，毕竟已经病了五、六年了，既然医院早就宣布没有希望了，何必让老人家在这一生接近终点前，走得如此的艰辛！

事情倒真的像阎王爷交代的，清偿了债务，喝完了喜酒再去报到，小孙女的婚礼过后一个礼拜，老先生就长眠不起了，果真是「阎王注定三更死，绝不留人到五更」！？
（朱莹同学会遇已故同学

去年秋我首次参加小学同学会，那是大约三十年来的首次同学会，想想可以会见幼年时期的同学，我不禁手舞足蹈地搭着公车赶赴会场。

我在车上回忆一个个同学的姓名与长相，但只有其中一个同学长相我却怎样也想不起来，那是个姓陈的男同学——活泼又好动。就在此时，后座有位男士起身站到我旁边，亲切地叫了声「小惠」，我看着他想不起他是谁，对方亲切的笑着说：「你忘啦！我就是陈○○啊，原来他就是我刚才一直想不起来的那位同学。

我们下车后直接前往会场，老同学多年不见大家围在一起吱吱喳喳的扯个没完，说着说着我说刚刚在车上见到陈，怎么一下子不见人影，我身边的同学闻言才停止交谈，很奇怪的看着我。原来是陈在进高中时就得怪病去世了。可是我刚刚明明在车上遇到一位中年先生，他认识我也自称是陈，这怎么可能呢？我想也许是他也渴望见见老同学才现身出来与我见面吧。
（原载《神秘杂志》八十三期．翰林）
夜夜擦玻璃的勾魂使者
－－十六条人命结束在同一张病床上

这一则故事，背景仍然是号称全国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每日门诊超过万人的XX总医院，院里有一栋XX楼是去年才改建完工的，在未拆除改建前的旧楼曾经发生过一些比较特殊的事，由于医护人员常在我家出入的关系，我得到些不为人知的消息，我们先来看看：

案一：病人甲，住院ＸＸ楼病房十多天了，病也大致痊愈，预定一、二日之内就可办理出院，回家调养了，每日躺在那病床上，白天睡多了，一到夜里辗转反侧，无论如何就是没法入睡，

只好坐了起来，把枕头塞在背后，半坐半躺着发呆，胡思乱想的，就快回家了，心情稍微轻快了一些。窗外一名退伍军人模样的清洁工人正在擦玻璃，还举手摇了摇和病人甲打招呼，这医院的管理真是好呀，随时随地清洁溜溜，一尘不染，连半夜都有值班的清洁人员在工作。第二天早上住院医师来巡房的时候，病人甲还真夸赞：“你们医院真干净呀，半夜还有人来擦玻璃”。医院的行政工作大夫并不清楚，只笑答：“应该的，医院嘛！干净一点是需要的”。这天晚上病人甲就“出院”了，没有回家，而是移到太平间去了。

案二：病人乙，住的仍是同一间病房，甚至床位都是相同的，大医院一床难求，对病家而言，只要有病床可睡就很“阿弥陀佛”了，哪由得你来挑三拣四的。晚上大约一点多钟的时候，病人乙看到窗外有个清洁工人在擦玻璃，这么晚了，真是难得，摇了摇睡在旁边躺椅上的女儿：“你看他们医院真好，半夜了都没休息”。女儿却是一头雾水，什么也没有看到，窗外黑漆漆的，哪有什么人在擦玻璃窗，老人家病久了，难免胡言乱语的，搞不好还有幻想症的可能，兴趣缺缺，自顾的睡了，懒得再搭理。接连着几夜，病人乙都坚持看到了擦玻璃的人，但是同病房的病人与陪伴的家属都不曾见过，也就不了了之了。原定出院的那天，病人乙的儿子媳妇都来了，看老人家睡着了也没吵醒他，迳自的去办理出院手续，待得手续办完回到病房，看老人家还未醒来不知还要睡多久，儿子担心只请了半天假，下午还得赶回公司上班，只好先把他叫醒，靠近病床才发觉老人家脸色泛白，早已气绝多时了。

Ａ大夫注意到这个病床的这种现象，是因为接二连三的发生病人在出院当天无缘无故的去世，而去世前一定见过那名半夜擦玻璃的工人，“他”是凶手吗？可是死者都没有任何伤痕，动机呢？行凶总有个动机吧！而且ＸＸ楼楼高十多层，太离谱了，半夜擦玻璃，没有升降机根本就不可能攀升至八楼的病房外墙擦玻璃，Ａ大夫去查询过，升降机从来没有夜间使用过的纪录，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同事讨论又惹来讪笑说他是小题大作，神经过敏，医院里哪个病床没死过人，碰了几次钉子后，Ａ大夫就不再谈这件事了。直到……案三：Ａ大夫的挚友王先生奉派出国受训三个月，这期间托付Ａ大夫照顾他的家人，王太太因为胃出血住进了医院，她非常的客气，知道医师的工作繁重，不想烦扰他，等他得到消息赶过来时，不禁当场就愣住了，八楼Ｘ房Ｘ床，怎么会这么凑巧，赶紧跑到住院组查查看是否能帮她换个病房，结果当然是没有，这种大医院病患是排队等着进来，哪里会有空病床？要怎么去告诉她避开那擦玻璃工人的骚扰，可真是Ａ大夫的一大难题了，何况根本也是没凭没据的，要从何说起？只能千叮咛万交代，不论白天黑夜，窗外有任何人出现都不要搭理，装做没看到就好了。Ａ大夫始终认为，八层楼高的窗外没有升降机就不应该有任何“人”出现！第一夜平安无事，Ａ大夫稍微放心了些，第二夜大约二点多钟的时候，Ａ大夫与太太早已就寝，两人却同时听到凄厉的喊叫声：“Ａ大夫，救我！”声音不知从何而来，听得出是发自王太太，两人同时跃下床，拿起睡袍和车钥匙就冲下楼去，风驰电掣的往医院驶去，把车丢在大楼正门口，顾不得妨碍了别人的通行，急急的往电梯跑去，红灯亮起1、2、3，真是慢呀！挨到了8，赶紧跳了出去，在走道上奔跑了起来，打开病房门，正看到窗外那清洁工人一手拿抹布正在擦窗玻璃，一手向王太太招着，面目慈祥可亲，有说不出的魔力，叫人很难拒绝。王太太双手死命的握紧了床头的栏杆，尽全力的抗拒，Ａ大夫大声的喝叫：“干什么”！突然之间一切就恢复正常了。王太太心有余悸等不到天亮就搬到急诊室去。那擦玻璃的男子向她打招呼，她并未回答，后来就招起手来，王太太起先装着在看杂志（她认床，非自家的就是睡不着），眼角的余光还是免不了会扫到他，觉得好像有一股强而有力的力量，把她往窗前慢慢吸去，她丢掉杂志紧紧抓住栏杆使尽全力叫出：“Ａ大夫，救我”！王太太是这一段时间内住过该床唯一悻免于难的病人。

Ａ大夫为了医院里的同事们不相信他而忿忿不平，发誓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但是又不知道要从何处着手，总不能每夜去那窗前守候，苦思了几天，决定由曾住过这一病房床位的患者查起，一个接一个地追溯，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锲而不舍的追查，花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一共查出了十六名病患是在痊愈出院的前一夜或当日莫名其妙的去世，男女都有，老少俱全，这现象不能说是巧合吧！Ａ大夫为了终于查出了一些眉目而暗自欣喜，距真相大白的时候应该是不远了，回去说与太太听，太太也觉不可思议之极，不论怎么说，十六条人命绝不是小数目，如果这半夜擦玻璃的男子真是凶手的话，也未免太狠毒了些，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Ａ太太为这些送命的病患觉得惋惜，病已治愈却死得这样不明不白，其中也颇有几个曾与大夫提及夜里看到擦玻璃的男子，而Ａ大夫暗示家属大事不妙，却被家属怀疑大夫“头壳坏去”，明明就可以出院了，尤有甚者还骂Ａ大夫乌鸦嘴的。这Ａ大夫为了这事受了不少委屈，不找出真相还真的是不甘心，就这一点意念就足以鞭策他无休无止的去追查了，起先还有不得不去做的心情，查到有三、四个无故去世的病患出现时，他的情绪突然的亢奋了起来，知道自己并没有胡乱推测，早晚要揪出这个恶毒的“凶手”来，每天值完班回家后总把追查的进展告诉太太，打从一开始太太就没有怀疑过他的说法，给他支持，这在大部分的医院同仁以怪异的眼光看他的时候，是最好的鼓励，当然要把成果与她同享。

这一天是星期假日，不用看门诊，时间充裕，大清早Ａ大夫由石牌路家中一路慢跑至院区，这是他和太太每周一次的固定运动，在宽广的院区绕了一圈后做一点柔软体操就休息了。带着太太进病历室去翻查过去的旧资料，快到中午的时候，太太拉了拉他的衣袖哑着声音说道：你看！

病房：八楼Ｘ房Ｘ床。
住院日期：六十三（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
病名：胃癌。
姓名：李ＸＸ、荣民。
性别：男、年龄：六十一岁、保别：荣保。
职业：高楼外墙清洁工人。

死因：久病厌世跳楼。

Ａ大夫兴奋的叫道：“逮到你了”！这个夜夜擦玻璃的男人，在ＸＸ楼拆除改建后就不曾再出现过，Ａ大夫也终于不用再为住那张病床的病患提心吊胆了。（朱莹夜鬼上车 司机破胆
－－宜兰卡车司机每走夜路必遇鬼

我是一名司机，开车开了二十几年，从十几岁当助手，到今天拥有十四辆大拖车，雇用助手，上山下岭，餐风宿露，也可算是「夜路走多」的人了。
夜路走多，难免碰上「那话儿」。

这种经验，我是绝少提起的，因为，万一碰到铁齿铜牙的人，难免要骂「黑白讲」、「胡说」，还嗤之以鼻，表现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令人看了，为之气结。

这也难怪，鬼之为物，虚无飘渺，明明千真万确地出现在你眼前，坐在旁边的人却视而不见，你说有，他说没有，要争，拿不出证据，顶多换来一句「神经病」、「过敏」。

所以，虽是有幸碰过几次，却始终坚持原则，绝少提起的，这次，经不起简编一再催促，只好简述几则，在此，我要郑重说明，这是原原本本，和盘托出，绝对不是「讲古」。

话说，十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我和司机载了一卡车的「材篦」，（当时，我只是助手）一路瞎扯，连夜赶路，要到花莲的中华纸浆厂去交货。
途经苏花公路，那时，苏花公路夜间是不管制的。

大约是凌晨二点左右，车子绕了几个弯，爬上小清水，还记得很清楚，当晚月光特别明亮，空气清爽，车灯照得很远。

打老远，我们就看到一个人从海边爬上断崖，那人也的确厉害，爬那陡峭的崖壁，似乎不费什么劲，而且爬得飞快，不一会功夫，已到半壁。

车子越近，看得越真，而且此时尘砂飞扬,阴风惨惨，砂粒打在车窗上，劈哩拍啦响，司机发觉不对，是人绝对没有这种功夫，不是人，是……司机不敢再开，忙踩煞车，将车靠边停住。
想不到车才停稳，抬头一看，那人赫然站在前面的石椅上，表情木然，往这边直瞧。
看不到下半身，只见他头绑一条毛巾，穿着单薄，在冬天的寒风里，凛然而立。
这个时候，司机已经吓得上牙打下牙，打得磕磕响，全身发软，显然是无法再开车了。

看到这个情形，我自告奋勇，跟司机讲：「换我开好了」，司机点头答应，但他不敢下车，不下车不容易换位置，我只好走下车，当绕过车头时，我抬头打量了一下，这个人身强体壮，脸部轮廓清楚，一副捆工的模样。

我边走边念：「好兄弟，今天我身边没带「手费」，卡失礼，等明天交完货，回来路过贵地时再给」；说完，急急爬上车，坐上驾驶台头也不敢回，把车开走。

当时，我并不怎么害怕，但车子越开，越感到心惊，第二天，卸完货，大清早，就先准备办了「手费」（银纸、更衣），才放心地吃早餐；回程，经过那里，我祝告几句，献上纸钱，整个心才安定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遇鬼。
第二次，是在北横。
那时，我是罗东信东货运行的司机，负责到栖兰山载运木材。
货运行的老板娘信神信得很虔诚。

那天早上，行里供奉的帝君，在上完香后，忽然「发炉」（香炉起火），老板娘认为是不祥之兆，事出必有因，不愿出车。

但是兰阳林区管理处有一分队的职工，要上山「检尺」，需搭货卡上山，不上山不行，老板娘一再考虑，迁延了很久，最后，迫于无奈，才派了一部卡车，把这些人载运上山。
俗语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辆卡车奉命把人送到后，立刻返回。

在回程途中，就在栖兰山检查哨附近，突然车子煞车失灵，司机控制不住，人车翻下山崖，掉落溪谷。

车子掉下时，大概没有人看到，否则也不会捱到凌晨才打电话回来，当车行接到电话，知道出事，已经是凌晨一点了，老板急如星火，忙找人开车上山救人。

我那天在家帮忙卖油，老板打电话问我肯不肯同去救人，我想，反正没什么事，就答应下来。

老板、老板弟弟、司机和我共四个人，开了一部卡车上去，去的时候，刚好遇到山崩，差一点就掉落山谷。

到达出事地点，好在山谷不深，煞车失灵发现得早，有了心理准备，司机和助手都受伤不重。

救了人，六个人踏上归途，司机、老板和受伤的司机坐前面，我、老板弟弟和受伤助手坐车后。

那天晚上，大概是雨过天青，月光特别明亮，照得树影婆娑，河床上芦苇摇曳。

车行到了梵梵（英士）停了下来，老板要献纸钱，纸钱在出车时就准备好了，出事地献一些，路上献一些；老板走下车，手上抱着纸钱，一张一张献，才献了几张。

忽然从车斗上跳下一个人，这人走近老板，伸手要纸钱，老板以为是我下车要帮忙献，顺手拿了一迭递了过去，那人也伸手去接。

当目光顺着纸钱一接触，只听老板叫了一声「树」，发现那个人不是我而是一个陌生人时，一慌两手乱拨，将纸钱全部往那人身上拨去，忙不迭爬上车斗，大概太紧张，爬了好几次，爬不上来。爬上来后，急急催促开车，开车头也不敢回。

月光下，我在车上看得很清楚，那人穿卡其色中山装，面团团，头发梳头很整齐，看来像个有身份的人。

车子开动，我问老板，刚才那个人是谁，老板似乎心有余悸，手脚还在发抖，回答我说：「刚才那人要上车前，有问我，我让他搭便车」；我不信，车斗明明只坐我们三个人，一路闲聊，那来这号人物，明明没有这个人，却看他跳下车。

我说：我去问司机。

老板慌忙把我抱住，示意我不要问，因为他怕司机知道后会分心。

这件事现在提起，还起了一阵阵的鸡皮疙瘩，浑身打寒颤。

这两次所碰到的鬼，害怕归害怕，倒没有受到伤害。

受到伤害的一次，是在南山。

那时，我和一位司机，负责到环山载木材，由罗东出发，经天送碑，在南山加水，然后直驶环山。

出车都在晚上二点左右，到南山约三、四点，那正是最爱困的时候。

事情发生那天，尤其想睡，我和司机讲：实在爱困，让我睡一下。

话才讲完，眼皮就合了起来，在那将睡未睡之际，朦朦胧胧之中，看到一个人，两手箕张飘了过来，伸手掐住我的脖子，我一时喘不过气来，胸口有如千斤巨石压着。

那人长得十分凶恶，很少看到这么难看的脸，浓眉、阔嘴、獠牙，因为他是掐着我的，所以穿什么衣服看不真切，身材如何，也不知道。

我极力反抗，但手脚有如被粗麻绳缚了千层，动弹不得，神智虽清楚，嘴巴却说不出半句话。

那天，恰好有一位朋友搭便车，就坐在我和司机的中间。

我极力反抗，企图挣脱恶鬼的双手，迷迷糊糊中，大概是激烈扭动，用力过猛，不巧撞到了这位朋友的肚子，他痛楚地叫了一声「嗳哟」。

他这一声叫，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我睁开眼、深呼吸，定了定神，朋友生气地朝我骂了一句：神经、睡不睡、乱撞。

我兀自喘气，把刚才的情形说了一遍，并说：我差点被掐死了，你还不知道。

朋友将信将疑地说：我坐你旁边，就没看到。

司机听后，笑道：「呷那么怪，怎么不来找我，偏偏要去掐你」，一副很神气，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第二天起，那位「仁兄」就真的找上司机，足足掐他的脖子掐了半个月。

每天车抵南山，这位「仁兄」必然适时出现，好像等在那里一样。

够勇，也够「铁齿」，每次司机被掐完脖子后，我都劝他买些「纸头」献献，他就是不肯，辩称是太累的关系，才会作恶梦。

就算累，也不可能连着十多天都那么累，就算做恶梦，也不可能连着十多天都梦到被掐脖子；而且到南山，是可以不睡的，为什么一定要睡。

每次到南山，司机就像生了病一样，浑身乏力，无法开车。

虽说「邪不胜正」，但人到底还是怕鬼，经不起一再纠缠，最后司机屈服了，买了些「纸头」奉献，还说了一大串话，不知说了些什么。

就这么怪，自从献纸那天起，那位「仁兄」就不再出现了，我们也得平安。

另外，有一次，是到太平山载原木。

这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一路开车上山，这条路，已经走了好几年，是走惯的路，一坑一窿，清楚得很。

车子一直往上爬，忽然，我发觉有异。

不对，这儿应该是个急转弯，怎么看起来前面笔直平坦。

我急忙煞车减速慢行，睁眼仔细瞧去，依然是笔直平坦的柏油路面。
看不出应该转弯，也找不到弯道。
经验告诉我，不对劲，不能再走。
于是，我停车，下车勘查。
没有云，没有雾，前面看起来是一条笔直的柏油路。

我找了一块大石头，坐下来，拿出香烟，抽了起来，抽完两根烟，我再抬头一看，前面哪里是路，前面是万丈深谷。
弯道就在眼前。
好险！

从小，我的胆子就不小，对鬼神也不深信，凡遇到可疑，必追查到底，诸如：有些恶作剧的人，在路边树上吊个模特儿，月光下，随风飘荡像极吊死鬼，或将模特儿的头，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装扮成车祸等等，这些都不 曾吓着我。
不过，以上几则，每当想起，心有余悸。
（原载《神秘杂志》三七期．金川）
指腹为婚结恶缘 摇篮匹配酿大祸
——女鬼讨嫁的真实灵异故事

每个为人母亲者大概或多或少都曾经开过这样的玩笑吧！？看到朋友或邻居的孩子活泼可爱，就忍不住的冲口而出：长大了给我儿子做媳妇儿，或将来结个儿女亲家吧！说这话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可能种下了祸根。把这事慎重的提出来讨论是因为常有机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眼看着所造成的遗憾和排解的万般困难，只能由衷的希望为人父母者，少拿子女的终生大事当作玩笑的内容，下面将举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盼能引起大家的警惕。

许多年前在高雄左营地区的海军眷村里，赵家和王家是住在同一巷弄里的，二位家长又是官校同期毕业的，甚至于还在同一舰上服役，感情之深厚比亲兄弟犹有过之，赵君比王君早三年结婚，生了三个儿子，王君则只有一个女儿，比赵家长子小了四、五岁，从小就乖巧灵慧，小嘴又甜，赵妈妈，赵爸爸的叫的人窝心，还直叹儿子楞梆梆的不如女儿的好，疼的就跟自己亲生的没有两样，两家父母就常打趣，结个亲家多好，上了小学以后，更是每天把功课带到赵家来，这赵家大儿子也就不得不当起了小小老师来，其实，心里实在是不喜欢，觉得小女生烦人，橡皮糖、讨厌鬼，尤其看父母疼她的样子，心中有许多的不平。慢慢的，女孩上了初中了，赵家儿子也克绍箕裘的考上了海军官校，开学前几天，两家约了个时间聚在一起吃饭算是饯行，席间赵妈妈顺口的开着玩笑说道：「小妍将来给我儿子做媳妇儿好不好？」那王小妍一下子就羞红了脸，低下头了。倒是这赵楞子（他的外号）觉得根本不可能的事，她只是个不同姓的妹妹而已，这种玩笑倒是开过就算了，也没有什么人刻意的去把它放在心上，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会变成所有折磨、痛苦的根源，并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先来谈谈王家的事吧！八二三炮战时，王先生官拜中校，不幸于金门料罗湾之役殉职，同年十七岁的女儿上学途中遇车祸丧生，遭遇这般悲惨的双重打击，王太太也就一病不起了，前后不到二年时间，一家人全都去世了，生命的脆弱，世事之无常，叫人深深觉得身为人类之渺小、无力。过了几年，赵先生由军中退了役搬离了海军眷村，赵楞子随舰漂泊了一阵子，虽然已经成了家，却天各一方的无法常相聚守，几经斟酌，还是喜欢陆地上的安定生活，服满了十年役也申请除役，和朋友合伙经营电子公司，并兼任总经理，为了上班的方便，把家也搬到楠梓去了，那几年电子工业可以说是如日中天，赵君就买了块地，自己请人设计动工，兴建了一幢雅致的别墅，为三个孩子（二男一女）各自安排了一个房间，也聊为补偿自己从小和父母、兄弟挤住狭小眷舍的遗憾。并且把年老的父母接来同住，由于妻子非常孝顺贤慧，和公婆相处愉快，三代同堂，和乐融融，赵君心里觉得踏实满足，常想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一天，赵楞子的太太在操持家务时突然昏迷，赶紧送入医院，检查不出什么结果，住了几天也就出院回家了，过一阵子相同的情况就又出现，从此在各个医院进进出出也算不清多少次了，每家医院检查的结果也都是千篇一律的说是正常，可是体重却直线下降到只剩三十九公斤了。曾几何时，电子业也迅速凋零，无以为继了，前后七、八年间，赵家所承受的打击是很难用笔墨去形容的，事业倒闭，妻子长病，为了庞大的债务，把房子也卖了，搬到旗津去，远离所有的亲友、旧识，在渔市场做临时搬运工，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二个儿子倒很懂事，起早摸黑的派送日晚报、海报，赚取工资为他们住院的母亲筹措医药费用。这一年的中秋节，读高中的次子参加国小母校的同学会，回到左营眷区，未料半途遭一辆机车撞倒，当场死亡，距离当年王小妍出事的现场不到五十公尺，家人伤心欲绝，不知道为什么噩运一直如影随形，不肯罢休？

日子总是要继续的过下去，大约又经过了八、九个月的时间，有一天赵奶奶在睡梦中恍恍惚惚的见到了一坛骨灰，上有相片，却是看不真确，醒来也就忘了。隔天半夜梦中又出现相同的景像，只是稍稍清晰了一些，那相片里的女孩清清秀秀的，似曾相识，一时却又想不起来，骨坛好像是在一个寺庙的纳骨塔，黑幽幽的，赵奶奶觉得这个梦好像有点奇怪，思前想后，实在是想不出亲属里有谁的骨灰是存放在纳骨塔里。

第三天几乎是一入睡就开始做梦了，这一次可是非常清楚的，像是看电影一样，首先出现的是一间寺庙或庵堂，然后是一座七层高的塔，经过狭小的楼梯通到地下室，骨灰坛一排排的放着，光线很差，阴森森地，突然那少女的相片好像放大了几倍的就出现在面前，怨怨哎哎的眼神

，好像有着诉不尽的恨意？相片下的姓名赫然就是：王小妍，另有二行小字写些什么却是看不清楚，赵奶奶心中一惊就醒了过来，再也无法入睡，这王小妍过世也有二十多年了，怎么无缘无故会连着三天在梦里出现？赵奶奶一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虽然有时也手持念珠，念念玫瑰经，要说民间传闻托梦这一类事，她是绝对不相信的，只是心里纳闷，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呢？想了几天，还是憋不住的去讲给街坊邻居听，这下可好了，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建言」多多，不知是该听谁的才好，旗津地区居民大都是靠海为生的，年轻人都出外工作去了，留下来的都是老弱妇孺，看天吃饭的人，心里对鬼神之事比一般人虔敬许多，说得赵奶奶倒是担心了起来，回去和儿子商量，到底是受过军事教育的，儿子冷静思考一番，决定撇开邻居建议的问神、占卜等等与赵家传统信仰相违的方法，由赵奶奶回到左营寻找梦里的寺庙，再做打算。虽说梦中看得很清楚，实际上要去找出也有相当的困难，又加上异教徒的她，眼中所见寺庙大多是红红绿绿，金碧辉煌，实在是无由分辨。

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顶着南台湾七月恶毒的太阳，几天下来就累得想要放弃了，这天下午四点多模样，赵奶奶途经莲池潭时，湖面上吹过了一丝微风，虽然风是热的，也比没有的好，赵奶奶就停了步，凭靠着栏杆休息，把旗袍襟上夹的手绢拿来扇风，凉快凉快。看那对岸半屏山光秃秃的一大片，心想早该改名秃头山了，为那破坏景观的水泥工业觉得生厌，不看也罢，转过身来，面向街道，突然有一些什么感觉而又说不上来，发怔了好一会儿，慢慢的回过神来，头脑才比较清楚一点，对街巷底靠近山脚的地方，有一座灰朴朴的塔，好像在哪儿见过，赵奶奶心情紧张兴奋了起来，快步的穿越马路，不禁为自己年过七十还身手矫健感到得意，走完巷子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庄严的佛寺，进了大殿觉得气氛真好，就像她去教堂望弥撒时的感觉一样，安宁、肃静，好像谁开口说话都是罪过一般，佛菩萨的塑像安祥慈和，和圣母玛莉亚有几分的神似，赵奶奶眼中涌起了热泪，心中莫名的感动。由偏门出大殿，经过一片空地就到了纳骨塔，就如同梦中所见，熟门熟路的就由楼梯下到地下室，心跳快速增加，如期所料骨灰坛一排一排整齐的放在架子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石灰的味道，赵奶奶觉得好像有人牵引着她，直直的走向其中的一坛骨灰，岂料那盒上的照片竟然嘴脚牵动了一下，似笑非笑，赵奶奶吓了一跳，怕是看花了眼，赶紧的由皮包里摸出老花眼镜戴上，再仔细看看，倒没什么不对，那照片下的资料写道：

姓名：王小妍性别：女
生于民国ＸＸ年Ｘ月Ｘ日
歿于民国ＸＸ年Ｘ月Ｘ日

赵奶奶不禁心酸伸手再相片上轻抚着，泪顺着脸颊淌了下来。找到就好了，心理的大石终于可以放了下来，回到家后，想了一夜不曾入睡，不知道这事到底要如何处理，要说是为了小时候开玩笑要娶王小妍为媳妇，必得去娶个牌位是万万行不通的，因为赵家是天主教徒，这种事情是绝不可能的，要说是不理她吧，心里又很害怕，保不定还要出什么大乱子，后来辗转打听到我的电话，与我取得联系希望能帮忙处理，或者提供意见参考，对我而言，所经手排解的事情，没有完全相同的，即使外在因素看起来有些雷同，例如形成的因缘，所发生的过程等等，实际上仍是有非常大的差距，最主要的原因就在「对象」的不同，就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就是同卵双胞胎，仍然有他不一样的地方，因此我只能答应尽力而为，不希望人们以为凡事都能化解，有些事情处理的结果不尽圆满的也在所难免。承接这件个案，对我实在也是一个挑战或考验，主要是当时赵家的状况确实是走投无路了，如果能经由我的「手」而有些许改变，我又何忍拒绝呢？虽然没有十分的把握，看那赵奶奶心诚意敬的面容，感觉上就比较乐观了，善心人的问题总是容易化解的多，这大概也算是善有善报的另一种「福报」吧！

事情的进展，倒是出乎意料的顺利，这王小妍「我执」太重，心愿未了，只记得要嫁与那赵楞子，见那赵君成家立业，妒恨尤甚，直想让他知道那正妻的位置由不得别人占有，先是作祟赵妻以示警告，无奈因宗教信仰之不同，赵家毫不知情，继而夺其次子之命，在她自己遇难现场附近，仍无法与赵家人沟通，最后才一再托梦相告，而赵君所积欠的前世冥债，经由特为偿还因果债所设之经典来化解全部所须也不过是五十一遍经咒而已，另由赵家下愿行善配合，功德全部回向王小妍，以期能离苦得乐转世超生，结果相当圆满。赵君后来在旗津地区创建了一个生产渔具的工厂，业务鼎盛，目前可说是渔业界知名之士，赵太太的毛病也莫名其妙的完全消失了，大儿子目前在美国留学，小女儿就读高雄中山大学，赵奶奶与我则成了忘年之交。

这故事是否给了您一些警示或忠告？如果您也常喜欢开开玩笑，给小孩子们乱点鸳鸯谱？下次开口前，务必请您三思，多想想「祸从口出」这句话吧！切勿因为无心之失，而造成任何难以收拾的局面！（朱莹）真人真事鬼故事

那天晚上，丽文小夜班下班，回到公寓那栋大楼时，大约是十二点左右。她走进电梯，准备上七楼住处。电梯开始往上，到了五楼，电梯门打开来。丽文等了一下子，往外看却看到五楼电梯口的格局，竟然整个都是古式的砖墙。她心里觉得怪怪的，有种说不出的阴森，便要关上电梯门。

这时突然有一对母子，母亲的年纪约莫四十岁左右，两人匆匆忙忙的冲了进来。待电梯的门关上后，奇怪，电梯并没有朝她按的七楼往上攀爬。反而在往下降，直到一楼，等门一打开，母子俩便又匆匆的离去了。尔后，丽文又重新按了七楼键，又按了关门键。可是，电梯却动也不动的杵在一楼。此时的她，觉得整件事邪门极了。

丽文吓得电梯不坐了，直冲到警卫室，找来值班的管理员问清楚。管理员笑了笑告诉她，「小

姐，这座电梯从中午就坏了，不能坐。电梯公司的技术员要到明早才会来修，你还是爬楼梯上去吧！」「可是，我刚刚明明就坐上了电梯，还上了五楼啊！」丽文迟疑的说道。

「你坐上电梯到五楼啊！那一家子正在办丧事呢！老婆和儿子都车祸死了，就剩下老张孤零零一个人了，真是可怜啊！」丽文这一听，吓得拎起包包就没命似的往外奔逃。

「哇！好可怕哦！那后来你和丽文还继续住在那里吗？」如馨伸伸舌头，摩擦着双臂，抖抖那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哪还敢啊，魂都吓掉一大半了，我们一找到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就赶紧搬出来了！」惠玉惊魂甫定的说骨灰洒向淡水河 爸爸回来了

今年农历七月真是个不祥的月份，连袂而来的台风造成严重水患，伤亡重大，军机坠毁损失了十八名空军官兵；日月潭游轮翻覆，五十七名游客惨遭溺毙，接着桃园八德乡的地下爆竹厂爆炸，死伤共达五十多人；三重客运班车在台北桥上出事，伤亡惨重，不论这些鬼月鬼事是穿凿附会，还是确有其事，不可否认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七月。

虽说交通工具的发展非常快速，但是仍然有些地方不得不使用落后的器具，台湾也不例外，像是「摆渡」，靠着一艘小舢板，一个摆渡人，沟通联系着河的两岸，想起来好像蛮诗情画意的，其实早已被马达船所取代了，「澎，澎」作响的噪音，在漂浮着垃圾、胶袋、保丽龙瓶罐的臭河水上穿梭来往，还有什么情调或气氛可言？台北附近比较为人所知的渡船头，大概是士林区社子岛中国海事专科学校旁和对岸观音山狮仔头吧，另外一处是距淡水河口不远的关渡竹围里和对岸的八里，这里的渡船近年因关渡大桥的通车而没落，甚而停摆了。

数年以前竹围—八里的渡船曾发生过翻船惨剧，确实的时间与死亡人数已不复记忆，只记得不仅三、二人而已，罹难者之中有一名是淡水D大的行政人员，暂且称他王君吧，这王君是淡水沙仑地方人，北部地区的读者对沙仑这个地名应不致太陌生，就是沙仑海水浴场所在地，海边长大的孩子多半深识水性，泳技高超，入水有如蛟龙，王君在二十岁出头时就拿到了国际红十字会水上救生员的执照了，每年暑假期间戏水的人潮为患，当然也免不了会出现几次溺水的事件，王君义务的在海水浴场担任救生工作，后来进入D大工作，结婚成家，在竹围买了一栋房子才搬离了海边的老家，每天过着上班，下班的标准公务员生活。那一份固定薪水养家付房子贷款，日子过得并不充裕，太太在家管教两个孩子，也无法外出挣钱帮助家计，王君每个周末下午和周日都到对岸的八里一个游艇制造厂兼差，虽然辛苦了一些，只要家中大小平安健康，辛苦些也很欣慰的。

由竹围到八里最近的路程就是乘渡船了，由陆路须经由北投、士林、台北桥、三重，绕一个大圈子，起码要花一个半小时，不像现在有关渡大桥连接两岸，过了桥就是八里了，方便得很。这一天是周末，傍晚游艇厂下了班，王君骑着机车急急的赶到渡船头，连人带车的上了渡船，这是一天里的最后一班了，秋天了，天色暗得很快，渡船晚间是停驶的，没赶上就只能绕路回家了，这收班前的最后一趟，乘船的人、车、畜总是特别的多，大家都归心似箭，好在渡一趟河也不过十几分钟的事，马上就可以回家享受一顿热腾腾的晚餐了。

王太太弄好了晚餐，摆上了餐桌，用纱罩盖着，牵着一对儿女的手在门口等着，引颈远望，小路的尽头始终不见丈夫骑车的身影，若是加班他一定会打电话回来，还是没搭上渡船走陆路？那得多花一个多小时，也应该会打个电话通知的，王太太自言自语着，突然那几百公尺外的竹围小街上骚动了起来，人们都跑出来了，有人猛敲着铜锣不知在喊叫些什么？几分钟后人群往渡船头跑去，附近小店仔头的老板匆忙跑过，王太太赶紧抓住他问：「出了什么事？」那小店老板头也不回的只叫道：「翻船了，通知男人们快去救人。」王太太心里有一丝不祥的感觉闪过，带着孩子也往河边走去，又想丈夫是合格的红十字会救生员，这小小淡水河大概还难不倒他，海边长大的人，水里来，浪里去的，这样一想又比较放心了。

渡船头附近的河岸边万头钻动，救人的，找寻亲友的，纯为看热闹的，七嘴八舌闹轰轰，问不出什么结果来，只知道翻船了，天色渐暗了下来，陆续的有遇难者的尸体给捞了上来，也有侥幸获救的，救护车凄厉的鸣，鸣哀号来来回回的奔驰，岸边已有遇难者的家属在焚烧纸钱，哀伤的哭泣着，火光照映着躁动的人影，交织成一幅诡异的景象。王太太呆坐在地上，任由两个年幼的孩子，不知情的在旁边嬉戏着。救援打捞的行动因灯光照明设备的不足，缓慢了下来，人们渐次散去，王太太牵着孩子的手疲累的向回家的路上走去，忽然想到丈夫也许早已回到家了，提起精神向家跑去，进了门，没见机车，什么都没有，维持着自己出去时的样子，确定丈夫没有回来过的迹象，王太太一下子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瘫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淡水沙仑军方蛙人训练基地也派出了一班兄弟前来支持，到底翻船时船上有多少乘客，并不确定，倒不是船家也遇了难，而是乘客是缴付现金而不售票的，只知道大约是二十多人，外加四辆机车及一些货物，每有遇难者的尸体捞起，岸边的家属哭天抢地的号哭，也有那父母亲人拿着遇难者的衣服高挂在竹竿上，一声声的叫魂，令人鼻酸。援救打捞的行动持续了四、五天，因天候不良下起大雨而暂停，王太太不得不安慰自己，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也许丈夫的遭遇就像那电视剧里的情节那样，自己游上岸去了，得了失忆症，忘了「我是谁」了，哪一天突然又回复正常了，自会回家来团聚的。渡船遇难的第七天，上午八点多钟，王太太的六岁大女儿在门口等幼稚园的娃娃车时，突然叫道：「爸爸回来了。」王太太顾不得穿拖鞋，赤着脚就冲了出去，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女儿却坚持爸爸回来了而且衣服都是湿的，王太太

心里多少有了点谱。果然接近中午时分，电话铃响，听起来格外尖锐刺耳，沙仑派出所通知，淡水河出海口附近捞了一具浮尸，请她去看看。后来的事如何处理，王太太一点印象都没有，心情太乱又加悲伤过度，只记得吩咐亲属把丈夫的遗体火葬放进阳明山的灵骨塔。

二个星期过去了，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陌生人，是来给王先生上香的，一对老夫妇带着儿子、媳妇与孙子，进了门，老夫妇就令儿孙在王先生灵前下跪行嗑头大礼，原来老夫妇的儿子也是那班渡船的乘客，王先生原已脱险上岸，却迅速脱掉衣服鞋子，再下河抢救溺水的人，来回了二趟，才因精疲力尽再度下沉无踪，王太太听了才大声的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停了下来反而冷静的说道：「他原本就是红十字会的义务救生员，就算不在那班渡船上，也一样会奋不顾身的去救人的。」那一家人留下了地址、电话，请王太太尔后若遇到困难时一定要和他们联系。

王太太把事情从头到尾的想了一遍，对丈夫而言，在救人的行动中付出自己的生命，也算是死而无憾了，既使事情重新发生，相信丈夫的选择仍然是不变的，既然如此，自己就不应该再悲伤下去，想通了就打起精神来，在附近的电子公司找了个工作好抚养小孩。去报到上班的前一天，专程的上了一趟阳明山，把丈夫的骨灰领了出来，拿到了渡船头，一泪一把的洒向黄昏的淡水河面上，无怨，无悔，只有爱。 （朱莹鬼哭神嚎 枯骨作祟

史匹柏电影「鬼哭神嚎」，外国建商购下墓地建屋分售，迳将墓地铲平，地下骨质未予迁葬，购户迁住新屋后出鬼，天翻地覆，说来只是电影，那知宜兰李宅竟是翻版，长胡子老公公在走道来去，卧室藤椅上坐着陌生中年男子影像，床铺剧烈摇晃，八个小孩都被骚扰，焦躁不安，哭泣发狂两三个小时不止，掐脖子、压胸口，一再发生，经三清宫祀李元帅「兴鸾」指示：屋基本是洼地，建商从他处运来土方填高，部分土方取自古老坟地，其中夹杂枯骨，想求安静，必须捡出枯骨运回坟地重新安葬；结果劳师动众，将屋内挖了八个七八尺深的大坑，捡出几十块大小人骨，分装八个陶瓮，诵经祭拜后葬回来处，全部过程由李元帅坐镇指挥，可谓辛苦。这段故事杂志及各报均有报导，必然不假，但科学家则装聋作哑，不予解释。
爱孙心切 鬼探鬼

花莲的市郊有一处地名佐仓，平日里人车稀少，有一点荒凉，每年只有清明节前后才显得热闹一些。泥水匠阿木师这一阵子接了一笔工程，每天上下工必须在佐仓经过，这天下了工，阿木师骑着机车，不疾不徐的顺着马路回家去，前面的路上却见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婆婆在招手拦车，阿木师停了下来，原来阿婆要去佐仓找人，却不知道路要怎么走，阿木师一向心地善良，看那老人家年纪大了，又没有儿孙陪伴，时近黄昏，日头西斜，恐怕天黑了都没办法走到吧！反正自己回家也要经过那儿，就好心的请老人家上机车后座，送她一程。经过火葬场附近时，老婆婆叫道：「停停，我自己慢慢找吧，是三号」。下车时给了阿木师一个红包谢谢他，迳自走了。阿木师楞了一下，没料到老人家还这么多礼，想把红包退还时已不见人影了。

经过黄昏市场时，（这是花莲有名的大市集），阿木师想，买些菜回去打打牙祭慰劳自己也好，反正今天多收了一个红包，进了市场挑挑拣拣，待得要付帐时，拿出红包一抽出，里头竟然是张冥纸，大白天的，才四、五点，怎么会碰上这种邪门的事，阿木师吓了一跳，跨上机车就往回骑，到了阿婆刚才下车的地方，仔细的看看周围的环境，连一户住家也没有，记得阿婆说是要找三号，莫非是火葬场里？这可是附近唯一的建筑物了，阿木师硬着头皮走进火葬场找管理员打听，管理员坚持没有看到任何人进来过，火葬场又不是夜市，人来人往的，难免看岔了眼，没事人跑到火葬场干什么？除非是死者的家属来领取骨灰，阿木师想想也有道哩，只好再问问看是否尚有未领走的骨灰，管理员道：「只剩编号三号的骨灰了，是个女的，大概三十多岁。」编号三号，阿木师像触电了似的跳了起来，头皮发麻，脸色苍白。向管理员要了那死者的地址，阿木师上了机车直奔市区，找上门，有人出来探问究竟，拿出一张黑白照片，阿木师一看直点头，没错，就是那个阿婆，给了我一个红包，里面装的却是冥纸！阿婆的家人再另包了一个大红包给阿木师，说是要给他压惊补偿的，阿木师连忙推辞说道：「我并不是来要红包的，只是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阿婆去世已经有八年了，在世时最疼爱家中的孙女，而那孙女因患子宫颈癌，药石罔效，近日过世，送往火葬场火化，因为寄存骨灰的纳骨塔尚未安排妥当，所以暂时仍放在火葬场，没有想到阿婆思孙女心切，竟然出现了「死人探望死人的」怪事来，这件事最近在花莲轰动一时呢！

另一件黄昏怪事则是发生在花莲的花岗运动场，我的姐姐在北浜国小任教，上下班须横越花岗广场，有天放学时，和同校的二位女老师结伴同行，三人边走边聊，远远的看见一位老者肩挑着扁担，两头各挂着一个大竹篓子，装着满满的青菜，大概是在菁华桥边种菜的吧！看他越走越近，好像没有避过她们的意思，三姐只好推一推身旁的同事让一让，那扁担还重重的撞了姐一下，姐觉得奇怪，跟她同事说：「路这么宽，他为什么不走？非要从我们中间挤过去？」不料二个同事却回答：「谁？你在说什么，那里有人？你见鬼了！」莫非真的是见鬼了？
（朱莹魂归故乡缺盘缠 找个替身索路费

这是发生在日据时代的故事，时约民国二十七年，家父继承祖传的海产业批发商行，店名源海利，当时日本水产学校的产制品与源海利订有长期合约，全数交由源海利代销，生意兴隆，在中部一带可是响当当的招牌，然而树大自是招风，不多久，房东就托词要收回房子自用，说穿了，也不过是看人赚钱眼红罢了，家父无奈，只好找房子搬家，要找一处地点合适的店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房东又催讨迫人，当时源海利总店里的店员有七、八个，其中有一位因满脸出天花后留下的麻子而绰号「麻子炎」的店员，家中正好有一间闲置的店面，家父只得暂时把店铺迁往麻子炎的房子去了，这麻子炎娶有二房妻室，大小老婆成天争风吃醋，吵闹不休，元配自认受到冷落，心有未甘，有一天就在厨房后的厕所里悬梁自尽了，或许是命不该绝吧，

家父正好要去方便，撞见了急把她救了下来，当时正是烧晚饭的时刻，就顺手把那悬梁的布条丢进灶中烧毁了。夜里十点店铺打烊了以后，家父竟然不明所以的发起高烧来了，请了大夫来出诊，也找不出病因，等到天亮赶紧送到公立铁路医院，院长是当时彰化名医，日人野口大夫，亲自诊断说是急性肺炎，第二天下午开刀，但是并没有多大效果，白天一切正常就跟没病一样，一到夜晚就高烧呻吟不止，无法入睡，由清明节入院直到端午节都过了，病情未见减轻，家人焦急万分。

家父是彻底的无神论者，非常的铁齿铜牙的人，有一日白天里正常时间竟然说道，每夜病房里都有一个鬼魂来与他吵闹，凶恶异常，不让他睡觉，这可真是叫人难以置信，由家父的口中竟会说出这一番话来，院长同意给他换个房间，并且吩咐不悬挂病患的姓名，这一招真是有效，几个月来不曾好睡一觉的父亲终于能安安稳稳的睡了，母亲和奶奶松了一口气，没料到只维持了三天，还是让鬼魂找上新病房来，迫不得已了只好出院，但是也没敢回店里去住，直接的回到北门的老家，每晚高烧的病况丝毫没有改变，人也给病折磨得不成形了。

有一天住在台中沙鹿的远亲表姨来家作客，黄昏的时候在客厅里看见一名着唐装结黑腰带的赤脚男子，由旁门进入家父的房间去，操大陆福建沿海腔调的闽南话与家父争吵，连着二天表姨都看到了这名男子，忿忿不平，认为这人真不近情理，哪有人找病人吵架的。可惜母亲正忙着做饭，给孩子们洗澡，没有机会看看到底是人还是鬼？表姨回沙鹿后，母亲越想越不对劲，决定亲自去找麻子炎问明白，到底父亲是为了救他老婆才生起怪病的，麻子炎说他心里也是很难过而且害怕，不得不说了出来，他的房子是建在大道公庙旁的养鱼池填平的地基上，未建之前，是由一位唐山客和本地一名小流氓合股养鱼的，那唐山客原本并不愿意，因个性太过憨直，找工作到处碰壁，只好拿出所有的积蓄投资，到年底鱼长大了，小流氓就强迫那唐山客拿回本钱，侵占了所有的鱼货，唐山客无计可施，打官司亦是徒然，日据时代本地人是比唐山人较为占便宜的，想不开就跳入池中自尽了，此后冤魂每晚在池边徘徊，后来只好填平了水池盖房子，麻子炎的房子正好就在水池的中心点。

奶奶急忙请了位牵亡魂的师父来，因不知那唐山客的姓名年籍等相关资料，只能告知以福建人来台湾彰化大道公庙边养鱼被骗的落水亡魂，姑且试试看，没想到也能成功的沟通，带着唐山口音的冤魂说出因他是外地人，想回家乡又缺盘缠路费，本欲找房东太太为替身，不意竟被人解救，只好针对这多管闲事的人下手了，奶奶答应他次日晚间送了一大笔路费去「过沟仔」旁的六将公庙，请六将公作证转交给他。家母在第二天晚上单独的前往把准备好的纸钱拿去焚化，那六将公庙是一座阴庙并没有庙祝驻守，附近也没有任何住家，母亲虽然很害怕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往，进入庙内竟看到两截惨白的小腿，吓得差点夺门而逃，仔细冷静一瞧，原来是自己的腿哪！这才安心下来，诚意的恳求六将公慈悲化解，原谅病人无知，说也奇怪，从这天晚上起就再也没有发烧，唐山客也不再出现来骚扰了。因扰多时的病就这样不药而愈，唐山客大抵是收到了路费，回到家乡去了吧！迷信或者不是迷信，实在很难下断言，我只是据实的把家母的叙述写了下来，至于要如何去解释就由着您了！必须声明的一点就是家父母，在日据时代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并不很赞同奶奶的做法，只是旧时代大家庭的婆婆有无上的威严权利，没有办法反对，却没想到因而救了父亲一命！

悬梁之夜 梦催还债

一名李姓女子梦到债主余德仁浑身是血向她要债，第二天即匆匆带着钱去还债，发现余德仁已上吊死亡多时。她除了报警处理，并把所欠的钱全部购买冥纸焚烧。

李姓女子是在八日下午发现得年六十二岁的余德仁（住新竹市龙山里）上吊死在住处，经检方相验，分析他于六日晚上九时左右死亡。她一时心感不安，将拖欠的三万元债款全部购买冥纸，在死者灵前焚烧（结果陆续烧了十天才全部烧光）。

李姓女子表示，他欠余德仁三万元未还，某日凌晨在睡梦中突然梦到余德仁浑身是血的向她索债，并说他身无分文，急需用钱。

她惊醒来后愈想愈不对劲，于是前往邮局提款五千元，登门还债，才发觉余德仁已自杀死亡。她心里毛毛的，才决定把欠款全数购买冥纸火化，以求心安。

李姓女子说，她向余德仁借钱，是看到一名姊妹淘断断续续向他借了六十多万元，她才跟进的。她表示，余德仁是单身汉，一生积蓄耗尽后，才投环自杀的。

（原载《灵异世界》二期

湘西赶尸篇

清晨重庆 亲见赶尸

三十二年（1943）某晨在重庆新街口菜市，突然人们竞相奔避，注视间，发现赶尸者，死者头戴斗笠，垂挂纸钱，身着长袍，两手垂直不动，两
脚行走如活人，赶尸者手持竹杖在后，相随而行。死尸仍能行走，真是怪事，当时见者甚多，相传赶尸者所念辰州（湘西）符咒，能将死者由四川赶回湖南家中安葬而不至腐烂云。

（钟石盘《圣贤梦影》）

湘西法师谈赶尸

额头贴符咒 死尸也会走

电子科学时代的不可思议事实

相信大家在「电影」中都看过赶尸的情形，但真实的赶尸情形又如何呢？且听赶尸者道出其亲身经历。
时间：一九八四年七月三日
地址：旺角××中心××居士命馆
居士：现在是电子时代，月球都上去了，还来谈湘西行尸，你不感到违反了科学精神吗？

记者：我没有这种看法，因为几千年的哲学史，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玄」字之争，你说鬼神是实际的存在，人家却骂你是迷信，究竟，谁才是唯心的？还有待科学进一步下结论。昨天，我听一个朋友介绍，法师是湘西人，未来港之前，还在湘西赶过尸，特来听听你的意见，请法师不吝指教。
赶尸也名领尸

居士：赶尸流行于湘西的芷州、辰溪、叙浦、沅陵四县，与其说赶尸，倒不如说领尸准确。因为「赶」尸的时候，法师不是在后面赶，而是在前面领。他在前面一边带路，一边打锣，尸体在后面，一跳一跳的，跟他走。一个法师可以赶一个尸，也可以赶两个或几十个尸，尸多的时候，为了避免他们乱走乱跳，就得用一条草绳将他们串住，以我而论，我最多一次共赶过十七个尸，我用草绳将他们串成一串，然后，在四川的成都将他们赶到家乡芷州。
记者：真的一条草绳就够吗？

居士：是的，那些僵尸要发起鬼性时，虽然很凶，又很有力，但是，我们赶尸人用的这条草绳是画过符咒的，所以，真的指头大那么一根，就会把他们串得服服贴贴的。
记者：你可以将具体细节讲给我们听吗？
僵尸最怕狗咬

居士：赶尸都是夜行昼止，而所以要这样做，一是夜间阴凉，没有日间的炎热，二是死人是属阴的东西，夜里显得特别精神，跳的也特别快；
三是夜间人少，不致影响，就是沿村过乡，偶尔没有人在，远远听到我们那特殊的锣声，他们也知道赶尸来了，先行避开。并且，由于尸体怕狗，主人家一听到我们的锣声，就会将狗关了起来。这就是赶尸人为什么一边走，一边打锣的缘故。我有过一次遭遇，有一回，我经过一个小村子，那村子真的很小，才两、三家，他们矮小的茅屋又给竹林遮住了，我不知道有人居住，一大意，就忘记了打锣，结果，当我发现时，已经迟了，村里冲出来几条狼狗，它们猛地向尸体扑去，吓得那些尸体四处奔逃，有的躲在大石后，有的竟爬到树上，僵持在那里
！当我将他们一个个找回来时，发现他们有的被弄得衣衫残破不堪，有的被咬得血肉模糊，这一次，我不但赚不到一个钱，还遭到死主人的责骂，他们说我不负责任！
记者：鬼不是很厉害的吗？怎么连一只狗都没有它的办法，吓得要爬到树上？

居士：这是因为我们这些赶尸人在他的头上，贴了一张黄符的缘故，这张黄符十分中用，死人所以会一跳一跳的跟着我们走，全部借助这张黄符的力量；另外，这符的制压作用很强，它只许死尸循规蹈矩，而不准他们乱跳乱动。

那时，在赶尸人经常走的几条通街大道，都设有兼作赶尸生意的客栈，这些客栈，一年三百六十日，从早到晚都不关门。黎明前，我们将尸体赶进他的店里，如果尸体不多，我们就将他们赶到大门后，让他们靠墙站好，然后就将他们额上的黄符揭下来，他们就一准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
如果「人」多了，我们就将他们赶往入房，因为这些尸体都是站着，而不是躺着，所以，一个很小的房间，就可以安顿很多人。一直到晚上，天黑了，我们又将黄符往他的额上一贴，领着他们继续上路。
赶尸尸体永不腐烂

记者：如你所说，你赶得最多十七人那一次，是从成都赶回湘西的，其间不下千里，单程不止一月，这么长的时间，难道尸体就不腐烂吗？
居士：在很多人看来，这实在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难道尸体走路就可能吗？
二者都不可能，但是，明摆着却又都可能，我不但看过，而且赶过。想起来，所谓可能，都赖于那道黄符的力量。而实际上，有时因为天气不好，路道不通，一走就是几个月，但是，那些尸体照样安然无恙。
记者：居士，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为什么赶尸只流行湘西地区呢？

居士：这就是和湘西的特殊环境有关了。我们那里，地贫人穷，交通不便，如果一个人在外地死了，千里迢迢，要风风光光地将他运回来，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聪明的祖先们才创造了这个很省钱的办法。因为不是几个人运一个人，而是一个人赶几个人，所以，经济十分划算，乡亲们也乐于接受。另方面，赶尸虽然简单，但也得有它的特殊设备，如刚才所讲，它须要有为死人而设的旅店；
并且，还须要群众和你配合－－一听见锣声，就要将狗关了起来，由于种种原因，所以，赶尸就只流行湘西一带。不过，那是真实的，绝无虚构的，只要一张黄符往死人的额上一贴，他就一跳一跳的跟你走了。
（原载《不可思议世界》三○期
湘西赶尸 现场切入

抗战时，湘南西部辰州府的洪江镇上，有一位王家庆王三爷，是当地的大户人家，世代书香，

耕读相承，家有田产千余亩，其为人也，疏财仗义，热心公益，修桥铺路，排难解纷，只要是一些积德的善事，他都尽力去做，在当地人心目中，名望甚高。
由于人们对他敬仰，不管当面或背地都称呼他一声王三爷而不名。
他的老伴李氏夫人，知书达礼，只为他生下一男一女。
男的叫王耀宗，女的叫王逸梅。

王耀宗今年廿一岁，长的一表人才，英俊潇洒，言谈举止，彬彬有礼，加上性情谦和，满腹经纶。

他走在洪家镇的大街上，所有姑娘们，都喜欢偷偷地看他一眼，确实人见人爱浊世翩翩的佳公子。
他的女儿王逸梅，也长得非常美丽，秀外慧中，县中毕业，老夫妇俩疼爱万分。

洪江镇上的人，都知道王家的孩子聪明好学，才气纵横，将来很有出息，一定是王三爷前生修来，见者莫不许为大器。
高中毕业以后，王三爷把王耀宗留在家里，一方面读书，一方面帮忙料理家事。
就在这年的夏天，王三爷抱孙心切，为他娶了一位淑女，以了却他多年一番心事。

王耀宗的新婚夫人唐湘菱女士，毕业县中，芳龄十八，明眸皓齿，娴静大方，也是黔阳城里富绅唐大邦先生的掌上明珠。
这一对美满良缘，郎才女貌，门当户对，不知羡煞了镇上多少青年男女。

但是，王耀宗受时代思想之熏陶，求上进之心甚切，认为要实现他的理想和抱负，唯一的只有继续升学，此外别无他途可走。
计议既定，王三爷决心让耀宗投考蓝田师范学院就读。
日机凌空施虐　主仆二人生离死别
蓝田，位于湖南全省地理上之中央，属于新化县治。
过去为湘黔铁路之终点。

抗战时期，为湖南文教之中心，全省各公私立大专院校，均疏迁于此，学府林立，耀宗因系初次出远门，王三爷自然不放心他一人前往，特派赵根沿途伴送，并照顾他以后的生活起居。
三天的行程，转瞬即将过去，终于在下午，到达了蓝田。

耀宗就在西区选择了一家旅馆，安顿下来。几日来的旅途劳顿，一扫而空，剩下的日子，就是要好好看书，应付即将到来的入学考试。
第二天一早，起床之后，吃过早饭，他就带了证件，先去师范学院招生处报名。
一星期过后，紧接着就是入学考试来临，他一早就到师范学院去参加考试。

最后，成绩揭晓，果然看到自己名列前矛，喜不自胜。回到旅馆赶忙写了一封家书禀告双亲及他的妻子，好让他们高兴。
蓝田镇虽是一个小小山城，可是万恶的日本鬼子仍然不肯轻易把它放过。
敌机常常对这个城市无辜的滥施轰炸，警报一日数起，风声鹤唳，一夕数惊。

一日，心血来潮，他想到城外荷池湾一带走走，看看近郊的山光水色，藉以排遣一下旅馆的寂寞！

他带着赵根，离开旅馆，向西南而行，主仆二人，且走且行，没有走上多久，就遇上空袭警报。

一时全城秩序大乱，市区民众纷纷前往郊区疏散，蜂涌的人群，就像惊涛骇浪，排山倒海而来。
瞬忽间，王耀宗与赵根主仆二人，被汹涌的人潮冲散，彼此失去联络。

不久，敌机数架飞到蓝田上空，还没有来得及躲避，如雨般炸弹已掉在城市及其近郊一带。

不一会浓焰腾空，硝烟弥漫，火光四起，转眼之间，全市房屋，尽成一片瓦砾。尤其满地尸体狼籍，血肉横飞，疮痍满目，观之流泪，闻之酸鼻，真是人间浩劫，惨不忍睹。

王耀宗第一次经历这种惊险场面，吓得面无人色，加以人地生疏，慌慌张张，东奔西窜，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枚炸弹正落在他的左前方不到十余公尺地方，一时走避不及，身负重伤，倒卧在血泊中。

赵根一人在人群中东张西望，看不见自己的主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喃喃自语：「我真该死，没有好好照顾少爷，此次警报声中，不幸二人被人潮冲散，是凶是祸，尚不得而知，万一不测，我将如何向老爷交待。」不过，他仍然抱着十二万分希望，再往各处找寻，他想，一定可以找到少爷。
一连走了好几处地方，仍然不见少爷踪影。
壮志未酬入鬼籍　王少爷惨死异乡
这时，已近黄昏，暮色苍茫。

小小蓝田镇，能去的地方，他都去了，现在只剩下几家医院未去，他想：
要是真的出事，少爷可能躺在医院里也说不定，我得赶快到医院去看看。

一连走了好几家医院，经过一所省立新化蓝田医院临时伤患收容所的门口，他赶快进去一看，但见门前人潮拥挤，来往探病的男男女女，个个面带忧郁之色，心情显得极为沉重。

赵根站在中间的走廊，沿着左右的铺位，一个个看去，他走到靠右边的第八个铺位上，突然一怔，两眼仔细定神一看，他发现少爷也躺卧在这家医院的临时伤患收容所里。

赵根连忙爬上床铺，叫声少爷，没有回答；再叫，仍然如此；他弯下身子，用手试试他的呼吸，呼吸似乎早已停止，再去摸摸他的脉膊，脉膊也没有跳动，全身冰凉，木木、硬硬！简直是一具僵尸，可能已经死去多时。
王三爷连作梦也没有想到儿子会这样惨死！

当电报送至王府，三爷拆开电报一看，脸色顿时一沉，两眼发黑，哎哟一声，倒在地上，晕死过去。

尤其耀宗的妻子，这几天本来身体就不大舒服，又因有孕在身，她原先就不主张丈夫外出升学，没有想到离家还不到一个月，就罹难惨死，闻此恶耗，她在埋怨、悔恨之余，硬是哭得死去活来，像泪人儿一般。

王三爷见事已如此，尽量抑止悲痛，覆电赵根，嘱将耀宗遗体，赶回洪江安葬，以「归正首丘」。
叶落归根老观念 如何运尸伤脑筋

在湘西一带，有很多外出谋生的人，如客死他乡，恪于「归正首丘」这一习俗，死者的尸体，必须运回老家安葬，如遇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尸体容易腐臭，最后只有找巫师「赶尸」一途。

人死了以后，都希望「归正首丘」，所谓落叶归根，做鬼也要做自己家乡的鬼，这种伦理思想，在过去老一辈人的心目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归正首丘」这一典故，源出于淮南子说林：「鸟飞返乡，兔走归窟，狐死首丘。」（狐狸临死，必然把头朝向它的丘穴的方向。）世因谓返葬故乡，为「归正首丘」也。

王三爷用上这一典故，从这里可以看出「归正首丘」这是中国人的一项重要习俗，这种习俗在湘西地方，人们都非常重视。

根据此地民间习俗，一个人死了之后，其尸体最忌露死露埋，一定要停柩在堂，亲视含殓，方才合乎古礼。

就是一般穷人，如乞丐之流，死了无钱购买棺木，也要由当地慈善机构如「同善堂」等单位代为致送，以全人道。

赵根自少爷遇难之后，呆在旅馆，一夜未能合眼，只有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自怨自责，愧疚交加，他很想一死了之，可是想到少爷后事未了，这样死去，岂不更增加老爷为难。

正在犹豫不定之际，旅馆茶房送来电报一通，赵根泪眼模糊接住老爷覆电，看过之后，他只有遵照老爷给他的意旨行事。
就去找旅馆陈老板探听一下本地巫师住所，想前往接洽「赶尸」事宜。
辰州巫术大法师 作法赶尸太离奇

这位张巫师，年纪大约四十开外，原籍辰溪（即辰州），搬到此地已快有十年，从小跟随着家庭信奉道教，祖上三代都以「赶尸」「做法」为业，蓝田通洪江这条山路，来回往返，少说也有三十几趟，沿途一草一木，都摸得很熟，那里是山路，那里是平原，那里有河流，那里有桥梁，那里有野兽出没，那里有伙铺可供歇脚（湖南人称旅店叫伙铺），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发生，也好从容应付，处理上也不致感到棘手。

比方说：尸首体内都有一种怪的气味发出，如行经此地，森林之中猛兽在老远的地方就可嗅得出来，它们会朝着气味发散出来的方向，群起围攻而噬。如事先就知道这一地区有猛兽出没，就可用符咒将之驱散，化险为夷，如路途不熟，等情况发生，再来处理，那就危险万分，其余类此特殊事件还多，不必一一细举。

赶今晚起程，加上少爷耀宗这具尸首，算起来一共有九具之多，均由张巫师负责赶回黔阳、洪江一带。

其它八具，三具系病死，其余五具也是昨天上午空袭时，同时遇难。五具之中，还有一具女尸，年纪不大，还是一位学生。

赵根听了张巫师说，今晚一次可赶九具尸首回黔阳、洪江一带，心里暗自惊奇，他以前在洪江也听人谈起赶尸这种事儿，都说一次可以赶个三具五具，却从没有听说一次还可赶个九具，是否九具这个数目就是最大限量，究竟还能不能够再增加？他带着迟疑的口吻向张巫师问道：「我知道巫师的法力无边，这是事实，不必怀疑，请问最多一次可赶几具尸首？」张巫师说：「每赶一次，最少要有五具，才能划算，最多时一次可赶十三具，太多也不行。根据符箓规定，赶尸只能奇数，不能偶数。」巫师接着又说：「赶尸也有种种限制，不是任何尸首都可以赶，通常要赶的都是些新死不到十天之内的尸首，赶起来才容易上路，死了很久的陈尸，那是不能赶的，因为它的灵魂早已离开尸体而随处飘散，所剩下来的，只是一付躯壳，就没法子了！」赵根这时忽然又想起一句古话：「春三，夏四，秋半日。」意思是说，人若在春天死了，他的尸体可以延到三天，不会腐臭。夏天可以延到四天；秋天，则只要半天，它的尸体就要腐臭！现在正是夏秋之交，尸体是最容易腐臭的，腐臭了的尸体既不卫生，他请教巫师，这样的尸体，还能赶吗？

巫师听了赵根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觉得很有意思，连忙点头对他说：「你说得很对，腐臭了的尸体，是不能赶的。这种事情，如在寒冬，倒不是问题，如遇炎炎夏日，只要给它画上一道「防腐符」，就永保不会腐臭。」巫师与赵根侃侃而谈，有问必答，这些话，都是他从事这一行业的经验之谈，里面还不知包含了多少血泪在内。

赵根与巫师谈妥这宗生意，使他决心信赖将少爷尸体托付请他赶回洪江老家。

赵根正要起身告别，巫师一看吃早饭的时刻已到，遂留他在家同吃早餐，吃过早餐，巫师偕同赵根，随带两名助手，携带法具及香烛与纸钱、黄表纸码等物，同至省立医院太平间，雇了一辆人力车，将少爷尸体移至郊区一座道教胜地玄通观道院的柴房内，停放下来。

两位助手将耀宗尸体，经过洗涤、化妆、换装等手续，将之移靠墙壁的一方，张巫师就在柴房内就地摆上简单香案，点上香烛，焚化纸钱、纸码、黄表等，口中念念有词，两名助手立在一旁，跟着念咒。张巫师用桃树枝画了一碗咒水，随即喷在死者身上。

这一碗符咒净水；喷上尸体之后，可使死者灵魂紧附尸体，以便带动尸体行走，一如常人；另外，还可防止尸体永不腐臭。

一列僵尸排排站　狰狞恐怖阴森森

赵根来到道院柴房内，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好痴痴的呆在柴房门口，他对着少爷遗体，想起了生前他与他两人形影不离，虽名为主仆，形同兄弟，出则同游，入则同住，一夕之间，竟天人永隔，人生如梦，言念及此，忍不住两行热泪漱漱直流，哇的一声，就在门口号啕大哭起来！

张巫师听到赵根哭声，赶忙上前阻止，并劝道：「此处乃仙道之地，法坛之场，最忌哭声，尤其对死者来说，非常不妥，因为死者灵魂一受刺激，就会魂不附身，一旦魂不附身，对我来说，事情就很不好办！」赵根听了巫师劝说，连忙抑止了哭声，离开柴房，步上台阶，就在这一排柴房门口踱着方步，走来走去，以打发这心情沉重，度时如年的一段心中极度难过的时光。

不料就在这时，他发现另外的一间柴房内，也停靠了几具尸首，每具尸首脸上都是一层死沉沉的银灰色。有的眉毛之浓又粗，两眼凸出，泛着绿磷磷的淡光，有的眼角还挂上两行血泪，嘴巴张合之间，露出两排长长的门牙，各尸首都着黑色长衫，两耳之间，都挂上一串穿好的黄色纸钱，白色纸幡之类，长及腰际。

其中一位女尸，年纪不过十七、八岁，长发披肩，乍看好像是对自己?牙裂嘴一丝笑容，仔细一瞧，又像若有所思，直把赵根吓得目瞪口呆，面无人色，惊恐不已。

倏乎之间，感到一阵毛骨悚然的阴森森冷风，从隔窗迎面吹来，赵根顿时不由得连抽了几个寒噤，浑身上下十万八千根汗毛，根根直立，一声惨叫，惊倒在地。

赵根这一声惊叫，非同小可，连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张巫师，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身不由己也倒退了两步。

经过巫师定神一看，才发现赵根惊倒在地，口吐白沫，嘴呈紫色，好像中了邪魔一般晕死过去。

巫师屈指一算，不是别的，原来赵根是被隔壁柴房几具尸首给吓破了胆，因此晕倒在地。

张巫师连忙给他收惊还魂，画了一道灵符，贴在身上，又画了一碗咒水，先向脸上喷了一口，再灌进肚内，半小时后才苏醒过来。

巫师说：

「你连日惊恐过度，再加上身体疲劳，心神不安，火焰很低，今后应好好休息，才能恢复体力。此间一切，我已准备完成，只等候预定时间出发，请你放心。

桃树枝．七星剑　驱神役鬼赶尸行

我们通常都听人谈起中国古代有所谓三教，即儒、释、道是也。

这三教之中，只有道教变化无端，最为洒脱。学成之后，不但可以驱邪捉鬼，还可以长生不老

，只要修炼得法，还可以升天成仙。历代主持道教的正一天师遗有一册「太上正盟威法箓」，为一部道家的重要符箓。

「赶尸」通常都是巫师担任，他是属于「道教」另一支派，世代相承，其家传的法具和符咒，从不轻授外人。

晚上八时不到，张巫师率领四位助手，带了香烛、纸钱、符咒、纸码、供果祭品等物，一行来到玄通观道院柴房内，就地设坛，摆上香案，点燃灯烛，放上供果祭品。

四位助手分立两旁，各人手中都执了一根长长的桃树枝，为首开道的那位助手，还要加上一根长长的竹杆，上面扎着旗幡拖地，打在前面，随风招展。

张巫师着上道装，头戴四角方帽，身穿八卦道袍，左手执天师令旗，右手执上一根带叶的桃树枝，树上还扎些白幡，腰间执着一把七星宝剑，从台阶踱着方步，一摆一摆的来到香案前面正中央站立，首先宣读一封写好的黄表疏文，然后念上咒语，把尸首姓名的一一插上，咒语由慢变快，由快转速，最后，只见巫师嘴巴不停地在张合，一到结束，巫师全身都冒出冷汗，汗水都遮住了眼睛，汗水浸湿了外衣，好像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九具尸首，此时由各柴房内全集中在一起。

接着就在事先准备好的九块约二市尺正方大小的黑布上面，由张巫师各画上一道符箓，又在盛着一碗满满的清水上面，念着咒语，再用中指在碗上画了几画，「喝」的一声！碗内清水全洒在九具尸体身上。
助手将黑布罩在每具尸首头上，每具尸首身上各带一道灵符。
九时正，张巫师将天师令旗一挥，尸首起行，室内一具具黑色尸体开始蠕动起来。

为首的一位开道助手，手持纸幡前导，其余三位助手，焚化一大堆纸钱、纸码、黄表。各人步出台阶，合念起行之咒。

巫师再度挥起令旗，各尸首突然之间，由侧面来个向右转弯，使一具一具跟着前面那个开道助手，鱼贯走出，成一路纵队前进。

张巫师殿后，口中仍不断念着咒语，右手拿着一根长长的桃树枝，像赶骡马似的，边走边赶，挥动个不停。

尸首行走起来，状若常人，因四肢僵硬，手不能摆动，脚也不能弯曲，直挺挺而行。此时四野岑寂，浮云翳月，落木萧萧，黑影幢幢，一个个朝向前面疾疾而行。
最怕鬼魂僵尸大战 道行不足必遭殃

第一天晚程，由蓝田到黑松岭，约六十华里，这一段路程，桥梁不多，中间如无特殊状况发生，不致延误到达时刻。一位老巫师曾说：「赶尸最忌桥梁，尤其湘西一带，溪流纵横，桥梁甚多，每一座大的石桥之上，都建有一座小庙，立在桥的正中央，这小庙里面供奉一位杨泗王爷。这位杨泗王爷，据说还是一位水神。」杨泗王爷守桥有责，尸首经过，必须一一加以盘查，才能放行。

有时遇上刁难的王爷，找找麻烦，那就要耽误很长的时间，唯一的办法，只有焚化更多的纸钱，念上更多的咒语，才能顺利过关。俗语所谓：「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反正阴阳一理，无啥稀奇？

由蓝田至洪江，普通只要三天行程，可以抵达。如以赶尸的行程计算，就不会有这样快。因每晚最快也要九时才能起程，到凌晨三时，就要歇脚，以每小时走十华里计算，每晚最多只能走六个小时，即六十华里。（注：一华里等于半公里）夜十一时过后，阳气转弱，阴气渐盛，弥漫于大野之间，此时最适宜于尸首疾行。

这时夜雾弥漫，四周漆黑，雾水浸湿了衣襟，伸手不见五指，路旁鬼火，时隐时现，忽明忽暗，时而野兔宾士，沙沙作响，时而林间松鼠乱窜，其声吱吱，加上步履之声，此起彼落，前后左右，悉悉索索，一阵阵冷风，照面吹来，吹动着草木，扬起了落叶与蓬茅，那种高旷肃杀之气，身临其境，无不使人心胆俱裂！稍闻响声，又觉后面厉鬼仿佛尾随而至，乘机攫噬，况前面赶的正是真正尸首，平时只要瞥见一具尸首，就觉得害怕，何况现在正是不折不扣，整整九具，真是群尸毕至，人鬼杂陈，万一符咒失灵，在此深更夜半，新鬼旧鬼，一场混战，势所不免！后果如何，实难逆料！干这一行的巫师，随时都惊心动魄，提心吊胆，骇不胜骇，惧不胜惧也。

再行数里，俄而峰回路转，树林深处，有屋数椽，即黑松岭是也。时正凌晨三时，鸡声唱晓，曙色微明，阳气充塞于天地之间，已不利于尸首行进，于是就在附近找了一家福盛兴伙铺，暂时歇脚。

伙铺主人，一眼瞥见「赶尸客」到达，马上腾出一间柴房，安置尸首，尸首到了柴房，仍然有序的一具具鱼贯而入。排列整齐，倚靠墙壁，自行歇息。巫师为它点上香烛，焚下大把纸钱，念了一阵咒语之后，才回到客房，换上便装，沐浴净身，吃过宵夜之后，各人回房就寝，因通

晚紧张夜行，身体疲倦已极，倒在床上，便呼呼大睡，进入梦乡。
　　这一睡，一直睡到第二天晌午时分，巫师与助手们，才一齐起床，梳洗之后，共进午餐。

各助手平时都有自己的日课，念咒的念咒，写表的写表，画符的画符，过了晚上八点钟之后，他们个个都紧张起来！
　　黑松岭上僵尸队　人鬼杂处吓煞人

在黑松岭休息一整天，吃完晚饭，几个巫师都聚集在福盛兴伙铺的大厅上，商量今晚赶尸的夜程，巫师们都知道，由黑松岭到大渡口，约五十华里，这节路很不好走，沿途要经过三座大的桥梁，尚有各式各样的小桥，像石板、木板临时架设的桥梁，尚不包括在内。

张巫师也知道本晚夜程非常艰难，他坐在大厅中央，手中捧着一把水烟袋，燃起纸捻，猛吸猛抽，猛抽猛吸，抽个不停，骤看上去，好像他很悠闲似的，仔细一瞧，并不那么简单，因为他两道浓眉深锁，双眼紧闭，反映出他心事重重，若有所思，他想先听听一下大家意见。

一位助手巫师说：「本晚通过桥梁的符箓，均已画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多准备纸钱：不等通过，就先行祭告神灵，然后一一将之焚化。我想今晚不会有什意外的事件发生。」又一位助手也说：「今夜最吃力的一段路程就是由老鹰坪到大渡口，此地林中经常有猛兽在此出没，实在防不胜防，依我看，张公巫箓最灵，不等经过此地，即行施放，可以避免临时慌乱，手足无所措也。」张巫师听了两位助手意见之后，频频点首，然后他再三叮嘱各位助手。他说：「根据以往经验，老鹰坪到大渡口一段路，是赶尸最容易出纰漏的地方，这一段路程，我虽然跑过不知多少次数，我从来就不敢大意。

过去别人很多岔子都出在此地，如果事先防范而不得其法，万一发生不幸，不但前功尽弃，个人生命也不能保，幸能逃出，以后也休想在此地再混下去。」张巫师讲完这段话，神情紧张，语气坚定而有力。因为这种事情，不是闹着玩的，搞得不好，势必生命交关。

符咒这种东西，如果用以制压任何事物，必须能放能收，才不致发生问题，一旦出了差错，例如，在半途上发生群鬼与尸首互驱：如遇符咒失灵，则群鬼与尸首中之一，必定要找巫师火拚，双方火拚到最后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毫无问题。

至于林中猛兽群起出没噬尸，正如助手们所说，只要事先严加戒备，倒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因为巫术这种东西，能杀人于千里之外，何况它们之中到底是区区猛兽，倒不算得了什么？

俗语说得好：「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赶尸如此，干任何事情，也是如此，不能事先没有周全计划和准备。
　　女僵尸争先恐后　杨泗王爷显神威

九时正，各助手们此时齐集在福盛兴伙铺里右旁的一间柴房内，张巫师念完起行之咒，挥动天师令旗，尸首走出柴房，仍然成一路纵队行进。

今晚所不同的，是排在最后第九名的女尸，忽然抢先走在前头，将原先走在前面的一具尸首变成倒数第一名，四位助手觉得非常奇怪，还以为是张巫师临时安排，玩的什么手法，经过张巫师作了一个手势，证明不是他的安排。此时各助手武巫师，大家面面相觑，不胜惊骇！每个人都认为今晚事态，非常严重，而且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助手们的脸上，个个惊疑不定，好像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

张巫师面对此一事件，也觉得十分突兀，百思不解，在起行之前，他很想将这具女尸首拉到后面，再换上一具男尸走在前面，这样做法，又怕另生枝节，反而搞乱了手脚。虽然内心伤透脑筋，他面上表现 却仍镇定如常，不动声色，口中依然念念有词，不愧大将风度。

现在再说开道的那位助手，持着纸幡，他一定要与尸首维持二百公尺以上的距离，走在最前面。一旦遇上走夜路的行人，老远就要来回挥动着纸幡，夜行人一看便知道前面有尸首路过于此，赶快趋避。否则，如果不幸碰上，轻则害病，重则丧命，只要在湘西一带待过的人，大都有此常识，不必害怕。
　　十二时过后，尸首运动快速，离大渡口只有两里多路，再走过一段，就是落马桥。

眼看落马桥马上来到，此时张巫师口中不断念念有词，将准备好之黄表、纸码、纸钱，由开道助手在桥上杨泗爷庙前先行焚化，祈请王爷庇护放行。

尸首继续前行，快要步上石桥右端，突然一阵狂风，迎面袭来，吹得每具尸首东倒西歪，差一点被吹得扑倒地上。各助手也被这阵狂风吹得失魂落魄，吓得全身冷汗直流，手足发抖！

就在此时，尸首呆立桥头，停止不前，张巫师看在眼里，不禁火冒三尺，右手用力挥动着桃树枝，仍然木然不动，没有反应。

正在无可奈何之时，巫师一跃而前，手持天师令旗，屹立桥头，仰天大喝一声，跪在地上，祈求王爷指示：「还请王爷体谅群尸行路艰难，着意放行！」经符箓显示，王爷有旨：「何方女鬼，胆敢前行，如不更换，即行腰斩。」巫师恭聆王爷旨意：旋即持咒另换一男尸走在前面，

着女尸首殿后。

这女尸首本不愿意，看到前面守桥之杨泗王爷，横眉怒目，剑拔弩张，那副跋扈不可一世咄咄逼鬼的样子，吓得她早已魂不附尸，那里还有她反抗的份儿，只好掉过头来，乖乖的紧随男尸之后，徐徐通过大桥，继续向西而行。

千重山来万重水 千里赶尸一日还

这一幕戏剧性阻挠过桥事件，从发生到结束，整整在桥上呆立了半个时辰，幸张巫师意诚心正，法力无边，终算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意外，有惊无险，实不幸中之大幸。

其它几位助手，站在一旁，吓得目瞪口呆，汗毛直竖，正是深更半夜，人鬼相杂，惊恐万分，幸亏他们平时都练过玄功，懂得符箓护身，否则，不被吓死才怪。

由落马桥至大渡口，沿途都很顺利，没有遭遇阻扰，尸首疾疾而行，早上三时二十分，赶尸队伍全部抵达大渡口，就在前面拣了一家协荣升的伙铺休息，尸首也进入后面一间屋子里集中，张巫师点燃了香烛，焚化纸钱，口中念了一阵咒之后，就退出这间屋子转回客房，因昨晚途中非常辛劳，大家看来都很疲倦，卸下行装，草草吃了一顿宵夜，即回房休息，一宿无话。

由大渡口至洪江，尚一百八十余华里，危险的地区，都已过去，过九岩亭后，即可步上坦途。

第三、四晚行程平常，一路都很顺利，无可描述。

第五晚，由狮子滩至洪江，全程四十余里，山路不多，实际上只要走上三十五里，就可以到达距洪江还有五里之碧山观，因为尸首不能直接赶至家门，只有将耀宗尸体，装棺入殓，暂厝在这座道观之内。

王三爷夫妇俩自从爱子遇难之后，埋首家门，足不出户，终日躲在房内痛哭，悲痛至极，甚至在睡梦之中，也在惊呼叫喊耀宗赶快回到他爹娘身边，老俩口这几日来，粒米不沾，眼看着身体已日渐消瘦下去，亲友们个个都在担心这两位老人是否承受得起这个突如其来的严重打击。

他的媳妇湘菱，也终日茶饭不思，躺在床上，日夜啼哭，每日以泪洗面，泪尽枯干，继之以血，容貌折损，看上去已不成样子了，老天爷莫非是天妒良缘，否则，何以要苦苦的拆散这一对少年恩爱夫妻呢?

这两天幸好赵根从蓝田赶回，外面事情也有人照顾，一大清早他就去请碧山观的道士为耀宗诵经，另外棺木装殓，也都一一准备齐全，只等明天凌晨一时尸首到达，就可接入该观入殓，由道士诵经三天，超荐亡魂，然后择定吉日，运回自宅，再行出殡安葬。

耀宗丧事完毕，湘菱十月怀胎，一举得男，王三爷做了一辈子好事，好人终算有了后代，洪江地方人士闻悉之余，大家都为王三爷欣慰不已。

（本文节录自碧庐山樵所着《湘西赶尸记》

僵尸大闹太平间

汉口市的协和医院，是一间外国医师最多的医院。设备精良，医术高明。

抗日战争前，中国人崇洋心理非常浓厚，所以，这家医院的业务鼎盛，门庭若市，候诊室大摆长龙。

病人多，相对的死人也多。因此，医院太平间的生意也不坏，经常停得满满的。

古话说的好：医生只能治人病，而不能救人命。协和医院尽管声名远播，但他们却不敢夸口说进来的病人却会活着出去。因而，他们在建院之初，并没有忽略太平间的设置。不过，他们并不去宣传医院太平间的设备如何好、如何地安全，除非不得已，谁也不愿花钱去太平间住。

这椿太平间僵尸案发生于一九三○年，他的出现，当时的确使只信上帝而不信鬼魂的洋人们伤透了脑筋，从此西洋人不敢轻视中国的鬼魂。

死尸离奇复活

协和医院的太平房共分两间，一停男尸，一停女尸，每间各有男女三人日夜轮流看守，每人八小时。

看尸人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守尸体，其次是洗刷尸体，因为死人的身上不是一身吐秽物，就是满身屎尿，臭气的尸体进了太平房以后，头一步就是洗刷干净，然后用被袋包了起来，等待亲属认领。

今晚是孙有根的班。

六点才刚过，他就准时在太平间上班。

其时，太平间里才放了三具尸体，他瞟了一眼，嘟噜说：「为什么才三具？」言下之意，似乎是嫌太少了。

其实，他心里有数，漫长的八个小时，多多少少还得添上两具三具。

病人如果上午死掉，很可能当天就给亲属领走了。这时候还留在这儿的尸体，是一定要在这里

过夜的。
　　孙有根在靠墙的椅上坐下来。「叭、叭」有声地吸着旱烟袋。

面对着他的是六只泛着青灰色的死人脚板心，要是别人，在这里是坐不了一秒钟的，但孙有根毫不在乎，日日与尸体为伍，感觉早已麻木，只不过将那些尸体当做一堆泥土罢了。

这时，通道里响起了一阵「吱吱」的响声，他知道是运尸体来了。他刚要站起身，只听杂工老王在外面叫道：「新客人来啰！」孙有根开了门，只见老王推进来一个胖子，他随口问道：「啥病？」「心脏病。」老王挖苦着说道：「这小子有钱，整天泡在酒缸里，医生对他说：「你如果想多活两年，赶快戒酒！」但这小子真他妈的活得不耐烦，人住进了医院，还忘记不了酒，酒瓶藏在被子下面，天天偷着喝！他不死，叫谁死呢？」孙有根帮着老王将尸身推进了房里，一边问道：「他人住在医院，怎么藏有酒呢？」「还不是他那年轻的太太给他拿来的！」

「这家伙怕有五、六十了吧！」孙有根看着他的一头白发，说：「他太太还那样年轻？」「我看不是姨太太就是填房。」老王补充说道：「或许是爱上小白脸，故意用酒将老公害死的！」「你怎么知道？」

「我也是猜的。」老王叹了一口气，「真可惜他那样一个大银楼，如今连一文钱也带不到阴间！做人真没意思啊！」老王说着，走了。

死者浑身泛着紫色，褥裆里尽是屎尿，孙有根剥开死者的衣服，拿着一条水管向他身上冲洗。

「他妈的。」他边冲边骂道：「愈是有钱愈是胖，愈胖就愈易得心脏病！」说着，他将水管对着死人的下体猛冲。臭气渐消，水槽里的洗尿水已由浊变清。
　　于是，他将水管转过来，向死者的胸口冲去。

忽然，一椿怪事发生了！死人的右手飞快地弹了起来，「叭」的一下，就将水管拨开，水管的水猛地向另一张床上冲去。
　　孙有根一慌，眼睛一眨，只见死人的手已回原处，就像刚才没有发生过这回事一样。

他不禁楞住了，他在太平房工作了四十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怪事！他忘记了偏过水管，口里喃喃地说道：「喂，胖哥，我们无冤……无仇的，你可别吓唬我啊！」他一边嘟囔，一边又掉过水管向胖子的胸口冲去。谁知又吓人的事来了，只见死人的双手齐动，将水管拗回头，将孙有根浇了一身水。
　　孙有根叫了一声妈呀，丢了水管往回就退，一直退至门边，给门顶住了，才停了下来。
　　水管掉到地上，水无情地流着，死胖子的两只肥手又垂了下去。
　　「是不是死人活了？」

这意念在他脑里一闪而过，使他恐惧全消，连忙跑到死者身边，摸了摸他的胸口。根本不是这回事，死者的胸口静静的，遍身都很冰凉。

恐惧重又浮现他的心头，死胖子的胸口像有吸引力，孙有根贴在他胸口的手竟然抽不回来。

他眼光发傻地望着墙壁，脑海里一片空白，突然，一道影子映入了他的眼帘，使他的神智又恢复起来！

屋内无第二个人，墙上那道影子是从那里来的呢？孙有根将手缩回来，却不敢回头去看那道黑影，他真担心，万一真的有一个死人站在他面前，他应该怎么办？

好久，他才回过了头，但是，他的心像擂鼓一样地跳了起来，膝盖骨也开始发软，身体渐渐软下去。最后，四平八稳地躺在地上。
　　屋内出奇的静，只有水管喷射出来的水响着「沙沙」的声音。
　　太平间惊心动魄一幕

九点多钟，特区乙病房的一个老太婆死了，老王将尸体推进了专停女尸的太平间，经过孙有根这儿的时候，他敲了敲房门，说：「喂，老孙，九号床的那个瞎眼子的快不行啦，你等着接客吧！」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老王皱了皱眉，又敲了敲门：「怎么，打盹啦？」仍是没有回声，老王一疑，忙用肩膀扛门，轻轻一碰，门就打开了。
　　这回轮到老王吃惊了，他只是见孙有根躺在地上就大吃一惊。

老王将孙有根推到椅子上，揪着他的头发摇了几摇，孙有根这才转动了眼睛，但眼神十分慌恐。
　　老王讶异地问道：「老孙，怎么回事呀？」
　　好久，孙有根才想起了刚才所见声音凄厉地嚷了起来：「死…人！」「死人怎么样呢？」
　　「他们坐了起来！」

「你眼看花了吧，四个尸首都是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不！」孙有根肯定地说：「我看得千真万确，先是胖子和我搞鬼！然后是那个尸鬼直眼瞪着我！」「老孙，别胡扯了！」老王望着他说：「洋人不信有鬼！让他们知道了，饭碗不保！」老王说着，走了！

孙有根强打精神站了起来，猛力地摇了摇头，回忆方才恐怖的景像，浑身还在发抖。

被水洗冲的那具尸床上坐了起身，两只眼睛直瞪着他，好像在说：「你为啥淋我一身水？」想到这里，他又转眼向那几具尸体望去。
只见刚才坐起来的那死人手一提，就将被袋往上拉！

孙有根浑身发毛，恨不得立刻离开这个地方，但是老婆儿子靠自己养活，只得坐下来，但愿这些鬼魂别捣乱了吧！
孙有根闷坐着吸了一口烟，精神好了很多。将胖子的身再擦干，另外套上一条被袋。
他心怀戒心地从事这次工作，幸好，再也没有什么事发生了！
他又去靠墙的椅子坐下来，四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剩下的一半时间可有一点难熬。

他偶然抬头向前望去，只见死人的八只脚一齐向他伸来，有些碍眼，他起了身，走了过去，将被往下一拉，将那八只死人脚盖住。

入夜的医院非常寂静，又没有客人来，孙有根叹了叹气，准备好好地休息休息，他闭着眼睛打了个盹，但是，当他醒来时，又发现四双死人脚又从被里伸了出来。他擦擦眼，心里直打颤，方才不是盖得好好的么？莫非有风？这风从那里来呢？
他定睛一看，一口气塞在喉咙里再也吐不出。

原来，盖在死人身上的被袋正在缓缓地向上抽动，四床被单串在一条线上似的向上拉着，最后，四具死尸腰以上部份都露出来了！
孙有根一看，又昏倒在地下。
死尸走回病房

十一点正，护士长依例查勘，当他走到十一号房门之时，发现房间虚掩着，问道：「十一号住了什么人？」护士回答说：「一个心脏病患者，四个小时前已死，送往太平房了！」「没人为什么熄灯？」

她一边说着，一边走进房里，一看不禁奇怪地问道：「咦！人既然死了，你们为什么不送去太平间？」护士走进里面，可不是，那胖子还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呢！他手上还紧扼着一个酒瓶呢！她不胜怀疑地说道：「我亲眼看见老王将他送去的！」「有这种事？一定你看错？或者你在偷懒了，快把他叫起来。」护士按了一下铃，杂工老王就来了，护士长问他道：「老王，十一号房的胖子死了，你为什么还不送去太平房？」「送去了呀！」
「那你自己往床上看看！」

老王一看，慌得目瞪口呆，吃吃地说道：「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护士长对他说道：「你快去太平房查看！」
老王一听，连奔带跑地直往太平房而来，眼光往里一瞧，心就收紧了！
原来，太平间里只有孙有根一人躺在地下，床上的四具尸体都不见了！
全院搜查尸体

事情一嚷而去，协和医院一片大乱，除了胖子的尸体在十一号房之外，其它三具尸体都无影无踪。

孙有根经过医生挽救以后，终于清醒了。据他所说，他当时还坐在太平房里，见到死尸一齐往外走，他晕倒了。后来，究竟那些死尸去了那里，他一点也不知道。

所有的轮班人员都参加了搜尸行动，结果，都在死者原来的病床上找到了。其中，有一个死人原来便在其病房，他是上午死的，下午，他那床位又有了新病人，可是他
却四平八稳地躺在病床下。
上面有些情节，是很难解释的。但是，它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就不能不令你相信了。
（原载《神秘杂志》二六期
动物有情篇
示梦求法

早年达缘老和尚在梵音洞当家，漏放了一只乌龟，当夜龟示梦于他，要求他为其授皈依法，并放生。

这畜牲原本应是当天与其它水族同授皈依的，只因它夜间自行溜出水桶，不曾回来，躲入礼印师房间睡大觉，结果举行皈依法事和放生仪式时都无缘参加。幸亏一丝灵性未泯，梦中求助老和尚，而得受皈依，闻法得度，并得赐法名为善根。（《栖月庐笔记选》，智行法师）神鸟现瑞

三月春暮，莺飞草长。山雀儿婉丽的歌声和着布谷的伴奏此起彼伏，蓝湛湛的天空里没有一丝儿游云，坡地上开遍了杂色的花朵，到处是浓郁的怡人春光。

俗语说：天下风景僧占多。这话是有道理。圣公寺就座落在酷似下弦月的月弯里，浩浩林莽的喧响，山泉奔涌的清唱，千姿百态的群鸟竞舞，更使得伴随节奏明快的木鱼声抑扬顿挫的梵唱

庄严而清净。

山西晋城是个好地方，座落于下村镇的圣公寺更是个好地方，神圣的地方，奇妙的地方。说它神圣，那是因为它是一座专修念佛的深山古刹；说它奇妙，是因为那里发生了一件奇特而妙趣无比的事情。

二○○○年农历三月初一，是佛教里的一个好日子。慧梁法师也似乎在这一天凌晨显得更加虔诚地走进大雄宝殿，虽然这年他出家尚不足两年光景，然在俗时就一直笃信念佛法门，一句佛号无间无断，语默动静持如流水。他体魄魁伟，大殿里敲木鱼的差事自然非他莫属了。他敲出的木鱼声，几里之外都有回音。早课时，僧众们正在专心唱念，忽然有几只五色奇鸟飞入殿内，旁若无人，绕佛几匝，从木鱼嘴角钻了进去，又钻了出来，飞出殿去；一会儿又飞了回来，它们个个嘴衔花草。一星期后，大家发现它们在木鱼内筑了一个漂亮的巢窠；又过了几天，发现它们产了许多鸟蛋，小鸟早已破壳出来了。法师每天敲木鱼时，它们像天真的孩子们把小脑袋从木鱼两边嘴角里伸出来，眨巴着好奇的清澈而明亮的眼睛，左看看，右瞧瞧，嘴里也是念念有词呢。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小鸟们很快长出了丰腴的翅翮，在木鱼里钻出钻进，跟着木鱼声唱念相和。

终于有一天，在大家不知不觉间它们还是神秘地飞走了。事后，大家仔细算了一下，从它们来到木鱼里筑巢到离开，整整四十九天，这个数字在佛教里是个十分吉祥的满数之词。
有位记者朋友曾去那里采访此事，并撰文登报，知者无不称妙。

真是奇而妙啊，念佛求生净土，本是奇而妙有之法门，念佛人感应事迹，从古至今，文献多有记载，然如此之奇之妙，实乃神奇绝妙矣。

普愿天下苍生，人人持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句神极妙极之咒王，解无边之灾厄，得无尽之祥宁，生无量之净土。（《栖月庐笔记选》，智行法师）螺蛳示梦

达缘老和尚在上海枫泾性觉禅寺曾讲给礼印师一则亲历之灵异故事，礼印师今夜亲口讲于我听。

有一天众居士发心买来许多水族众生，在寺中由老和尚授皈依后放生了。是夜，有一青衣童子来梦境中告诉老和尚因何将它漏放了，老和尚回答说：「不会吧，全放掉了呀！」「你去看那些装过螺蛳的蛇皮口袋吧，我就被卡在袋底一角上，被大家又带了回来！」童子说完就隐没了身相。
凌晨，老和尚果真在口袋内之一角处找到了托梦于他的那个螺蛳，便将其放生于泖江。

深夜，青衣童子又来梦中，不过这次它是来谢恩的，而且十分欣喜的样子。（《栖月庐笔记选》，智行法师）海龟救生

上年五月马尼拉电讯：菲国滨海小村、村民发现一只大海龟拖着一只救生筏向岸边航来，筏上五人饥疲不堪，其中一位布莱恩女士生还后道：白兰黛台风将他们搭乘的船击沉，他们五人乘筏在海上漂流三天两夜，绝望中遇到大海龟，五人合力将筏系在海龟脚部，这只背甲一公尺的海龟便尽职地拖着他们航行两小时，直到抵岸，之后他先生解开绳索，海龟立即游走；这次台风除沉船外，至少有廿五人失踪死亡，海龟竟是他们的救星。
动物投胎
作者：蓝国扬．台湾

敏督利台风来袭的第二天，花东地区仍然是风雨交加，我开着车，载着小舅子饲养的一只西施犬，从台东市沿着东海岸公路回成功镇，把狗还给他，台风虽然没有给台东带来大灾害，但是公路上的杯盘狼藉模样，还是让人感到怵目心惊！

小舅子的那只西施犬，是在台风来袭的前一天失踪的，牠因为行动自由，所以经常都是留连在外，就这样，可能被误认为是只流浪狗了，失踪那天，全台东都下着雨，牠被带到台东市后，又逃离，最后被一位学生收留，并且送到宠物店去，也许是命中注定的，那只狗过去都是在那家宠物店作美容，老板对他相当熟，于是打电话辗转让我带回家先照顾一夜。

我们因为从未养过宠物，所以折腾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也顾不得风雨，就开了车把狗狗给送回成功镇，大约是开到兴昌附近吧，公路上死了一条狗，嘴上还流着新鲜的血，看来才刚死不久，我虽不喜欢狗，但还不至于讨厌，所以一路上，我不断的念着佛号，期望牠能早日登极乐或投胎重新做人。

说到投胎，我有两次相当清晰的印象，你可以说那可能是「巧合」，也可以说是我的「幻听」，不过，那情景太鲜明了，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那是在民国七十六年（一九八七年）间，我在台中市一无所成，又搬回台东市来，租了一间老旧的劳工住宅暂住，房子的后面是一条防火巷，前面没有骑楼，骑楼的部分被围起来作放置机车的院子，这个院子，除了放机车外，也摆一些杂物和鞋柜之类的东西，反正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摆那就是了。

防火巷内种有一株二十年以上的龙眼树，因为家家户户都在防火巷内搞违建，所以巷内显得有些阴暗，老龙眼树没有人照顾，果实结得不多，倒是落叶多年来掉得厚厚的一层，有人走在上面或是风一吹，就会响起一阵阵的沙沙声，尤其在冬天的夜里，让人不寒而栗。

我和妻子的房间就在一楼，此间只隔了一道约一公尺半宽的洗衣间，平常写稿或读书时，都可以清楚的看见那株龙眼树，斑驳的树皮和黏满了蚂蚁的树叶，怎么看怎么不舒服，无奈，那不是我种的，所以无权要怎么做。

有一天夜里，大约是深夜的三点多，我忽然从梦中惊醒，因为我听见了防火巷内的一些奇怪的声音，初时，我还以为是邻居有人要外出运动或散步经过防火巷，但是仔细聆听后，又觉得怪怪的，因为那些声音，有男声、有女声，只是声音非常细，内容完全听不清楚，我偷偷将头抬高一些，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却又什么都没有瞧见。于是又睡了过去。

第二天清晨醒来，我到前院去打扫，却发现有一只猫，从前院的铁窗隙缝间钻了进来，看见我之后，又匆忙的从原路钻了出去，当时只以为，那只猫或许在我屋内发现了什么吧，并未多加理会。

过了一会儿，我整理杂物，发现在一堆的水桶底下，有一窝才刚生的小猫，连眼睛都还未睁开，我没有联想到什么，只是将那窝小猫拎出来，放在门外，让母猫一只只的将小猫刁走。

民国九十二年（二○○三年）间，我搬到新屋已经有近十年，和老住家相距并不远，同样的一条街，只是不同巷弄，屋后仍然是一条防火巷，违建依旧，只是没有了龙眼树，巷子明亮多了。

隔壁邻居的女主人，是一位相当有爱心的中年妇女，平常，除了自己养有狗狗外，对流浪狗也是相当照顾，到了喂食狗狗的时候，总是会多准备一些饭菜给小区内的流浪狗吃。

有一只流浪狗，全身是白色的，虽然没有主人照顾，但是牠的毛色还是能保持不脏，大家都喊牠叫－－小白，牠不像其它的流浪狗有时候还会咬人，所以小区的民众和小孩都很喜欢牠。

最主要的是，牠怀孕了，肚子已经胀到快要爆了，大家都知道，小白很快就要生小狗狗了，牠因为个性温驯，所以大家都可以抚摸牠，连我这个不太喜欢狗狗的人，都忍不住在出门时摸摸牠，也或许因为每天都见面吧，牠对我和隔壁的女主人格外的信任，看见我们都会摇屁股，彷佛小白就是我们家里养的宠物似的。

有一天夜里，我又在梦中醒来，刻意的看了看闹钟，也是深夜的三点多，我听见了后面防火巷内，有男声和女声，声音相当细微，可清楚分辨是人发出的声音，只是声音内容还是听不清楚，不过我确定，声音中似乎带着愉悦知情。

我第一个直觉，还是以为那是早起运动的小区民众，因为我的住家是在靠着大马路的第一间，所以没有怀疑其它，就又沉沉睡去。

第二天清晨，我没有自动醒来，而是让小白给叫醒了，牠在我家和隔壁之间的防火巷内，不停的奔梭、叫吠，把我和邻居女主人都叫醒了，因为声音有点怪，所以我就到后面去看看。

结果在一堆有线电视的天线底下，发现了小白产下的六只小狗狗，我立即将前一天留下的半只鸡拿来，给小白补补身子，我因为从不养宠物，因此，那六只小狗狗，全都让邻居送到山上去养，小白当然也是一起去，就这样，小白从此不再流浪，变成了家犬，或许这是小白的幸运吧！

等事情办妥后，我突然惊觉，那会不会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动物投胎？可是我为什么可以听见？心里不禁一阵颤栗，尽管这十多年来，我只有两次的经历，但是印象之深刻，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也许我宁愿相信那只是两次不同时空的巧合而已。

回程，经过兴昌路段时，那只被车辆辗毙的小狗尸体，已经不在了，这应该是某个善心人士的功德吧！我在心中默默的祈祷，但愿那只小狗能早日投胎，下辈子不要再当狗了。

忠诚的狗

（台湾彰化）彰化市南郭路一段五二巷昨天深夜发生火警，烧毁了八间老旧房屋，没有人员伤亡，但烧死了两只忠实的狗。

由于房屋老旧，因此财产损失估计仅在十五万元左右，倒是一名李姓住户所饲养的二只狼犬狗，在火警发生后猛吠不停，叫醒主人逃生，可是当主人在逃离火场后，二只狗并不知道犹吠个不停，消防人员赶到时曾用水喷射二只狗，却赶不开，几分钟后燃烧的木块纷纷掉下来，二只对主人忠实的狗也葬身在火窟之中，消防人员及主人均为之唏嘘不已。

雄蛇救「妻」

日前，浙江省上虞市南部山区发生一件奇事：雄蛇勇救雌蛇，咬破了捕蛇人的手指。

这天，年约四十岁的浙江台州市黄岩捕蛇人董某，途经上虞市丁宅乡应山村外水库，发现此处有蛇活动的踪迹。于是，董沿蛇迹追寻，在一座荒坟中找到了蛇洞。董某蹲下「唤叫」片刻，

一条约八十厘米长的雌蝮蛇顺从地游到其身边。他急忙用右手抓住这条雌蛇。正当董某高兴之际，不料洞内还有一条大雄蛇，昂头向董某捏蛇的手指狠咬一口。董某不得已扔掉雌蛇，蛇「夫妻」趁机逃走。董某左手紧紧摁住中毒的中指，环顾四周，请求过路村民徐某帮忙割指，徐胆小不愿，董某只好向徐借镰刀，忍住剧痛，毅然斩下中指，保住了性命。
（摘自一九九九．六．三《兰州晚报》）

猫救主人

这些都是传闻，但上年十月十七日下午五时发生的旧金山大地震，则电讯报导早在十小时前猫狗都已预知，狗烦躁互咬，到处躲藏，猫行动反常，嚎叫不停。旧金山两次大地震间隔八十三年，渺小的人类面对自然似乎只有听天由命一途！

中信局有位朱姓专员本是留日学生，他说日本人家养猫极多，因为猫能预报地震；某考古团体发掘某个地震埋没的古城，掘出四万人骸，有的被埋没时正在拼命逃跑，而居然没有一条猫骸，可见猫预知大难，早已逃避一空；又某处人家一条猫忽然烦躁不安，嚎叫数小时，竟将主人的手脚都抓破流血，主人大怒，持棍追打，主母道：「不要打，我们的猫极乖，看来有灾难，我们收拾细软到远地亲戚家住两天看。」于是带了猫一起离家，那知当夜紧邻家园的火山爆发，将家屋埋没。

一餐的代价

寒风飒飒，阿助拎着手电筒的手越发缩得厉害，连脖子也紧挨着衣领，恨不得全身躲到衣服里去。「这个冬天，真的冷得够凶了，此时，要是有一锅热腾腾的宵夜，那就再好也不过了」。阿助口里念着念着，脑海中不禁想起白天好像在仓库附近看到一只黑狗。「嘿！狗肉是最滋补的啦！那只狗看来应该是没主子的，哼！明儿个找宝哥来，一起弄顿好料理。」想到这儿，嘴里不由得呼噜起来，阿助咂咂舌头、舔舔唇缘，好似人间美味已尽在口中。

宝哥、阿助这票人是标准的老饕，尤其对「香肉」更是情有独钟。听到阿助说厂里有条狗可以下锅，一个个便磨拳擦掌起来。这天，典仔早早便找来炉子、锅瓢，小方也准备根绳子和木棒，待工厂一敲了下班钟，便蹑手蹑脚地绕到仓库后头。

「看哪！宝哥，那只家伙在门边喝水哩！咱们两头包抄过去」，阿助先发现黑狗，兴奋地呼喊着，三个人真就兵分三方往黑狗围去。突然，狗儿敏锐的听觉发现了不怀好意的他们，马上狂嗥了起来，并惊悸地拔腿狂奔。

黑狗迅速跑到仓库旁的一堆造船器材中，躲入长长的钢管里，阿助和宝哥一人一头地搓揽棒子，都探击不到黑狗，眼看着到口的好菜就将没了，心里非常懊恼。没料到，最会动歪脑筋的小方这时竟开了辆堆高机来，按下钮，钢管便被悬吊起来，瑟缩在里面的黑狗，便也应声落下，只听得惨嚎一声，典仔的锅里迅即浮出一片肉腥。

不过，说也奇怪，进了补的阿助好像也没有比较壮硕，反而开始病了起来，三个月就进了棺材。隔没多久，宝哥也被一个冒失鬼撞死；小方则是得了怪病，忽冷忽热地，在病榻上躺了半年，便自己受不了，上吊了结残生；今年初典仔也不知撞上了什么邪，右手没来由的就动弹不得，瘫痪萎缩。一连串发生了这些事，工厂里的同事都觉得怪异，知道他们杀狗过程的人更是谈「香肉」色变，再也没人敢动这些流浪狗的歪脑筋了。

（报载阿助等人为贪口腹之欲，不惜残害众生而立即得到「不得善终」的果报，令人不免触目心惊。再看看国人动辄花费不赀、铺张宴客的行为，在此刀俎中丧命的生灵又岂仅一条狗而已？古德云：「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贪图滋味者，见此应深自警惕，切莫报应临头，才悔不当初啊！）（觉世旬刊一三○一期．1994年3月．净愿

梦见蛇索命

太平地区的消防单位最近只帮民众捉蛇，不再杀蛇、吃蛇。

消防队过去捉蛇后，不少都会杀来吃掉，最近有资深消防队员梦到蛇来索命，或在火场看到火舌如蛇状般冲过来，加上保育观念兴起，太平地区的消防人员已不再杀蛇，捕获蛇类都交由保育团体放生。

资深消防队员说，以前消防队帮民众捉蛇后多宰杀煮汤，野生动物保育法施行后，眼镜蛇、雨伞节等少见或保育类毒蛇，都改交农业处处理，锦蛇、臭青母、过山刀等无毒蛇类，消防人员或义消偶而还会杀来吃。

这种吃蛇文化最近出现了转变，消防队员透露，因为有部分资深的消防队员经常梦见蛇来索命，更玄的是，在火场灭火时，火舌竟像蛇头往消防员冲，相当吓人。

因一些消防员有类似梦境及遭遇，最近各消防队不再杀蛇，如捕获无毒的蛇就自行带到山区放生。消防队员认为这种改变应和保育观念深植人心有关。
（联合报／记者林重鋆／太平报导）

一只狗救三十多条人命

大火突然而至，大家在声声惊叫、哀号中，什么家当也带不走，仓惶之间，一只不会吠的狗神奇地救了它的主人和左邻右舍，自己却冲回火场，任主人如何悲唤也唤不出它的踪影……。

一只不会吠的狗，一场大火中拯救三十多条人命，自己却在这场灾难中离奇的牺牲了！

在它唤醒主人后，直到大火结束，它有足够的时间逃离现场，而它却选择留在屋内，最后命丧祝融之手。究竟它在寻找什么？或是报恩？或是要修行得道？还是它原是菩萨，在人间有难时化身为狗，拯救生灵？

两天后，主人在一片废墟的现场，找到毛色依旧、舌头微吐、阖眼而安详的它。最令人惊异的是它右前肢环绕一串檀香佛珠、颈子也挂着一串。是谁在大火中将两串佛珠替它套上？是它自己吗？可能吗？难道它不愿离去，就是为了这两串佛珠吗？佛珠对它有何意义？它懂佛吗？

佛说众生平等，难道它真懂佛道？它是否是民间传说中的天神，犯罪被谪放民间，必须拯救生灵，将功赎罪后才能被接回天？或者，它是修道人，得知此处有难，赶来拯救，牺牲肉身，换得三十多条性命，以达修道成佛之宏愿？

「谜」尚未解开，而它殉难之身已葬在观音山上，对它的救命之恩，主人和邻居们早已深深烙在心里。

「汪汪」因为不会吠，收留它的张先生给它取名「汪汪」。

距离灾难发生前的十多天，全身被大雨淋得湿涔涔的汪汪，静坐在张太太清洁大队点名收工处外面，眼睛不时凝视张太太。张太太随口一声说：「如果你要让我养，就在外面等我。」几分钟后，它仍然坐在原地，看见张太太出来，很自动的跳上摩托车。就这样，它成为张家一份子。

它每天像跟屁虫似的，一刻不离的跟着，包括洗澡、如厕（在门外等候）。别人看在眼里，认为它紧迫盯人得快令人发疯，而它的女主人却甘之如饴的说：「随它！」若主人不在，全家它最大，在柔软的沙发上，或趴、或仰、或卧，随心所欲。如果熟悉的脚步声，由远方逐渐迫近门口的同时，它的身子，迅速而敏捷的跳出窗外，一路逃之夭夭。

汪汪不曾吠过，只会哼哼。灾难发生的前一天，女主人的弟弟说：「从没见过这么黏人的狗，而且不会吠，很奇怪，你要小心点！」事发当天晚上，一如往常，大家早已走入梦乡，它的同伴也一只只发出沉睡中的鼾声，它又是守着女主人，睡在女主人睡的椅子下。

约深夜两点多，汪汪持续不断的发出哼哼声，女主人被吵醒后问它：「汪汪，你有什么事吗？」只见汪汪迅速冲出大门，跑进巷子里。随着汪汪站立的地方。女主人看见红红的火光，正笼罩着后巷老人的木屋，窜起的火舌也逐渐逼近左邻右舍。

女主人惊吓之余，已顾不得叫汪汪回来，只顾自己跑回房内，唤醒仍在沉睡中的丈夫、小孩，随后是急促的拍击左邻右舍门板的声音。

大家在声声惊叫、哀号中，什么家当也带不走的情况下，只身逃出火场。在这吵杂纷乱的时刻，已没有人想起叫他们起床的汪汪！

在大家惊魂甫定的时候，张先生发觉，汪汪不在外面，又冲回已快被大火吞噬的屋子，不断的叫唤：「汪汪！汪汪！快出来，你在哪里？快出来啊！」如泣如诉的叫唤声，传遍整个火场，却始终得不到汪汪的回应，也不见它的踪迹。

两天后，主人清理火场，希望有奇迹出现。他们希望不要找到汪汪的尸体，表示它可能还活着，只是失踪；如果不幸，汪汪在废墟中，他们希望它仍活着，能有挽救的机会。

大伙焦急的在每一个底层、每一个角落翻找着，现场只要被大火吻过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化为灰烬的，他们的心忐忑不安，心想，如果它在屋内，一定也是灰烬一片。

第二个希望可能破灭了，可是尸体尚未找到，也许它已逃离了，心中又浮现一线希望但是这分希望刚刚浮现心头的同时，又被张先生儿子的叫声打碎了。

它真的死了！

只是浮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人十分惊愕，不知是该为它祈愿？还是哀悼。完好如初的毛色，阖眼而安详的表情，以及两串佛珠的巧合，令人对这场灾难加添许多的神奇色彩。

在张先生叫一声汪汪后，血自汪汪鼻中流下，正如民间传说：「死人见到亲人时会七孔流血。」邻居闻讯后，也准备鲜花素果焚香祭拜，感谢汪汪的救命之恩，从此邻居对张家的狗儿也另眼看待。

当天，张先生准备一只大箱子，箱内放一些冥纸、金纸、九朵莲花，当作汪汪安息之棺。

张先生轻唤一声汪汪，随后说：「请你将身体放软，我们要为你入殓。」话毕，只见张先生抱着汪汪逐渐柔软的身体，小心翼翼的放入纸箱里，又将两串佛珠一并陪葬。最后由张家大小，一路护送至观音山上，掘穴埋葬。虽然汪汪已离去了，但它舍己救人的英勇行为，仍留传在台北市南宁路内。

（作者：童月，台湾

大地震前，黑猫来呼叫

人类常常自诩为万物之灵，却也只区限在视力和听力，智力的表现，仍然缺乏「灵」的沟通，仅在广大的地球环境中，就还有很多事物有待开发，单是「灵」的境界，便已神秘莫测，而且确实存在世上真有灵猫吗？

记得多年前的九二一大地震当晚，我们住在台北，小弟照样在电脑桌前打电动、我与现在的老公热线、外婆与哥哥看电视兼下棋，谁都不会想到几个钟头后，会出现恐怖的大地震。

到了凌晨一点半左右，全家正准备就寝，有一只猫突然跳到我房间窗口外的小花台，对着黑漆漆的卧房发出叫声，那模样之专注，好像在跟我讲话。经月光反射，我看到它修长发亮的黑色身躯，脸上张着一双水蓝色的眼睛，似乎能透视房里的一切。因为我们社区里鲜少有猫咪出没，我格外感到新奇，于是叫唤家人来看猫。

当大家纷纷前来，挤在窗口对它探头探脑时，它叫得更大声，嘶吼得近似破音。

外婆忽然惊讶的说：「它怎会跑到这来？它是我喂的猫啊。」她又说：「你们看，它的胸口那一块心形白色的，还有四个脚掌也是白的，就是它啦。」小弟开玩笑的说：「有大灾难要发生啰。它在拉警报喔。」此话一出，他马上被外婆狠敲一个脑袋，大骂：「小孩子别乱讲话。」随后外婆转身进客厅找猫食，疑惑的碎碎念着：「我不是今天才去山上喂过吗？怎会这样？」没想到，这时候猫咪忽然停止了叫喊，倏地跳离现场，在夜色中失去了踪影。

外婆捧着一小碗猫饲料追出去找猫，我们三姊弟也跟着外出，在暗巷中一起寻找它的身影，结果还未走到巷口，两排路灯忽然熄灭，接着听到附近发电机启动的声音。

就在那寂静的短暂几秒钟，有如暴风雨前的宁静，令我有种不祥的感觉。接着，发生了力道强劲的天摇地动，当下许多住户都从睡梦中惊醒，夺门而出，耳边也传来此起彼落的猛烈撞击声，吓得我们祖孙四人十指牢牢紧扣。

延宕几分钟后，勉强归于平静，此时街上已站满了人。当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回到已是残破不堪的家时，只见满地碎玻璃及令人心痛的坍塌画面，凌乱的地面让我们连路都没法走了。

当我来到自己的卧房，发现梳妆台不偏不倚的，就倒在我床头正中央，直教我不寒而栗。想到能捡回一命，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事后回想，如果没有小黑猫出现，我们就不会全家出动寻找它的踪影，可能继续待在家中梦周公。当大地震来袭，睡梦中的家人下场会如何？实在不敢想象。

我也想着，能够全家躲过这起可怕的大地震，是否与外婆长年喂食流浪猫狗有关呢？因外婆常怀慈悲心，多年下来，即使经过几次搬家，都风雨无阻的骑脚踏车，载干粮沿路喂食流浪猫、狗，足迹遍及城乡僻壤。她常悲天悯人的说：「那些猫猫狗狗，每天都伸长脖子在等我，它们都很无辜，不吵也不闹，好乖，没有猫狗愿意天冷下雨在外面游荡的。」也许我们是托外婆的福，住在我家附近山上的乖巧黑猫，才会在地震发生前，远来我家警告，让我们全躲过劫难。不过，外婆此后去山上喂食，未再遇见它了。想到它是否在地震发生时遭遇不测，就令外婆好愧疚。

如今外婆虽然已往生多年，但那只黑色猫咪依然令我怀念。

（《联合报》．月河　2008.05.07

小偷行窃 老猫报警

居住在大连市星海一站附近的刘某，家里养着一只十一岁的老猫。几天前凌晨二时左右，小偷刚爬上厨房窗台，就被老猫发现。这只老谋深算的猫，没有惊动小偷，悄然跑进屋里跳上睡床，摇醒刘某老伴。睡梦中的刘某老伴坐了起来，感到奇怪。老猫指引她来到厨房，这时一道微弱的手电筒光柱从窗外射来，紧接着一个人影出现在撬开的窗户上。说时迟，那时快，刘某老伴顺手抢起身旁一个装满板栗的塑胶袋子朝人影头部砸去。小偷「唉呀」一声，抱头跳楼，鼠窜而去。

小猫报警 小偷被擒

四月五日，一名入室偷盗的「飞贼」被小猫发现后报警，家人合力将其活擒。

当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左右，一个黑影从窗户窜进广东省广州东山区某住宅区一栋高楼的三楼，企图行窃，不料惊醒了睡在厅中的小猫。小猫四处乱窜乱叫，把物品碰得砰砰作响。卧室内的主人以为小猫在捣乱，便大声吆喝：「别动，再动，我就杀了你！」小偷一惊，立即躲藏起来。小猫见主人毫无觉察，便故意把台灯打翻在地。主人生气地出来，打开厅里的大灯正要追小猫，却发现一人撅着屁股躲在沙发旁发抖，便大吼一声：「谁？出来！」小偷见事已败露，忙跪下求饶。主人当即叫醒家人将其擒获并报警。

经审，这小偷来自湖南，是专门入屋行窃的惯偷，没想到会栽在一只小猫「手」里。

（摘自《兰州晚报》）

主人昏倒 忠犬报警

彰化市一位80岁的老先生因为身体不好，外地工作的儿子5年前特地认养一只流浪的黄金猎犬来和老先生作伴。没想到，这只黄金猎犬竟然两度救回散步时昏倒的老先生。

谢老先生出身养鳗人家，虽然因年纪大了而工作停摆，但他每天还是会到干涸的渔塭走走。谢老先生每次想散步，只要呼唤「来福」，它就寸步不离的跟着。

日前他走着走着突然昏倒，跌到1公尺深的鱼塭，没想到竟是来福救了他。谢炳南妻子说，「它把门弄开一个缝一直叫、一直打门，我就问它说，『来福你在干嘛？』」老太太发现不对劲，跟着来福赶往渔塭，将老伴背回来送医，而且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两次。来福也果真尽忠职守，只要主人发生危急，便拖着老命飞奔回家求救。这样的举动也印证了一句话，狗真的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2008．8．17《人间福报》）

母牛思犊 投水自杀

十一月一日，舒城县阙店乡三湾村出现了一件稀奇事，村民程某家饲养的一头母牛因思犊至极投塘自杀，令当地群众惊叹不已。

程某家饲养的这头母牛，今年已八岁。年初，母牛产下一牛犊，从此，母子俩形影不离。十月份，程某将小牛卖了，回家后，即发现母牛不吃不喝，情绪异常。当时程某并不在意，谁知没过两天母牛突然不见了。一家人慌了手脚，四处寻找，最后在附近的一口水塘里发现了母牛。只见母牛伫立在塘口中央，已将头全部淹没在水中。任凭程某及其它人拼命地拽、拉，母牛始终不肯将头露出水面，有以死抗争之势。过了约十分钟，母牛倒在水中身亡。

（摘自《兰州晚报》）

母牛寻子十公里

一头母牛为寻找被卖掉的牛犊，挣断绳索半夜跑出十公里与子相会。最后，深受感动的买卖双方退款还牛。

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河报》报导一则新闻：

日前，黑龙江省肇州县二井镇畜牧大集上，周边的肇东市跃进乡农民章小军牵着黑白花母牛和小公牛去赶集。本想把母子两头牛都卖掉，可只有那头八个月的小公牛被买方看中，以一千四百五十元成交。之后，李姓买主怎么也牵不走这头小公牛，小章只好牵着母牛帮他送回家，一直送到离大集五公里远的买主家后，又费好大劲把母牛牵了回来。

不料，这头母牛被牵回去后，『哞哞．．』大叫一直到半夜。第二天早晨主人发现老牛挣断绳索跑走了。主人骑车去找，一直赶到买牛的李家。果然，这头母牛正在李家牛棚中与『儿子』头挨头亲昵。看到如此情景，主人深为感动，要求退款还牛，使母子团聚。起初，李家认为是小章嫌牛价格低反悔了，不肯退牛。后经二井派出所民警调解，李家收款还牛，使牛母子重又团聚。

（作者：不详．中国）

老鼠夜半 救放野兔

在皖东某地完成野营训练任务的驻无锡某部即将返回无锡，一只老鼠救野兔的故事，给官兵们的野营生活增添了情趣。

近日，该部张助理员在农贸市场买了两只活野兔，准备带回无锡与家人品尝。他将两只野兔四脚绑牢放在纸箱里，还加了一只台灯烘烤增温。谁知到了凌晨三时，他再起来看时，箱中只剩下一只野兔，一只十多厘米长的老鼠正在咬这只野兔的绳索。这只「放」走野兔的大老鼠可能是救兔「心切」，竟没发现张助理，很快就被擒住，而纸箱里的那只野兔这时竟发出绝望如竹笛般的呜叫声。

（摘自《华商时报》）

老榕有灵 众鸟知迁

上年宜兰市新兴路两株八十多年的老榕树虽枝叶繁茂，但根部局促在夹墙之间无法舒展，且往来车辆频繁，灰尘太大，省宜高中朱主任便造访树主，希望将两树迁到校园，树主周太太备了水果香烛向「树公」报告，「新家」是个学校，空气清新，环境安静，请树公作一天考虑并勘查新家，第二天掷爻征得树公欣然同意。

奇怪的是：从同意这天起，过去群栖在树上不下千只，吱吱喳喳的鸟雀竟一只都不见了，整整一星期都如此，大家相信树公有灵，已通知鸟雀另觅栖处；又工人移植时，树上连一只小虫都没有，不得不令人啧啧称奇。

我和动物们的故事

－－蛇

我的素食之路与那些和我结下缘分的动物们有很大的关系，这种缘分是建立在我对于他们的奴役和杀戮的基础上的。在此，我向他们忏悔我的罪业，并且以此警示他人，不要重蹈我的覆辙。阿弥陀佛！

我很少用文字表达我的意思，这是中国千百年来述而不作的习惯。现在，我把他们写出来，也算了了一桩心事。之所以选择蛇作为我述说自己故事的开始，是因为这个蛇对于我一生的影响很大，很深。

很久以前，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介于儿童和少年之间的年龄。当时我的大姐在陕西三原县农村下乡，我对于我的大姐有一种母亲一样的感情，因为由于文革，我的母亲经常很忙没有时间照顾我，大姐就直接担当了经常照顾我的职责。她下乡以后我很想念她，也喜欢农村那种不同的环境，经常要求去三原县玩。终于在暑假的时候，我母亲同意我的大姐带我下乡玩。

大姐下乡的地方是三原县比较好的地方，和造飞机的国防厂挨在一起，那里的农民也不是很穷，相对于高原（我们这里叫[土+原]）上的农民来说，至少不用为饮水发愁。大姐经常下地劳动，我就一个人到处玩，很快就和一些农村孩子交上了朋友。那时候，在回忆里，天气比较晴朗，不是很炎热，感觉非常美妙。

在一个晌午，我闲极无聊地漫步在村子里，然后走到离军工厂很近的田野上，那里正好有一个小水塘，其实就是一个废水沟，孩子们经常在那里游泳。那天正好有一群孩子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我好奇地赶过去看，原来他们正在打一条蛇。那条蛇躲在水沟的对面，距离很近。虽然孩子们围追堵截，用石头土块砸它，但那条蛇仍然有效地躲避着。争胜好强的心理驱使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经过我的努力，那条蛇终于被我们杀死了。当时我们受到的教育告诉我：蛇是有害的动物。所以，我并不觉得杀蛇是什么罪过。蛇死了以后，我用木棍儿挑着他来到附近的医院。大夫问我干什么？我说给你们一条蛇，蛇可以做药材啊（我的父亲在医院工作，我了解一些药材知识）。大夫说赶紧拿走，我很不高兴，他们不识货啊！于是，把那条死蛇扔在了一边。

这个故事其实就应该在这里结束了。

几天以后，我开始感冒了，高烧三十九度，我的姐姐很害怕，她当时也不过是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而且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上面有三个姐姐）。后来经过治疗我的病好了，她赶紧送我回家。所以，在三原县的那个暑假，我一半的时间是玩，另一半时间在生病。

这个事情过去很久了，除了我的姐姐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事件。随着时间的久远，我自己也慢慢地忘记了。

重新唤起我记忆的时间大约在一九九三年的暑假，我当时是大学教师。那时候全国兴起了气功热和易经热。我当时喜欢研究易经，还参加了学习班，学习奇门遁甲，在班上认识了我的朋友尤嘉（后来对我素食影响很大的人）。那时尤嘉带我和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到处贴广告，帮助老师办班。有一天，尤嘉对我说愿不愿意拜会一个世外高人，一个有特异功能的高人？我们都很感兴趣，于是，选择一天来到那个高人家里。这个高人姓王，是一个高校的职员，女性未婚，一九五九年生人，当时练的是中＊功。我们来到她办公室以后，互相介绍了一下，我就直接切入正题。当时我的身体很糟糕，经常得病，阳气不足身体很虚弱。我就请教王老师我究竟是怎么了？身体有什么病？王老师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

她沉思了一会，然后抬起头对我说：你的身体没有病！你之所以觉得有病，是因为你原来杀死了一条蛇！这个蛇的原神盘在你的两腰之间，头在你的脊椎骨上，所以，你总是觉得你的腰虚乏力，脖子有点硬，浑身发冷。就是这样。

我当时的心情大家可想而知。

我怀着极大的崇敬之心，对她表达了我的肯定：你说的很对！你是怎么知道的？她说：我问他（蛇）为什么要害这个人，蛇说这个人害了我。我于是就向王老师讲述了这个蛇的来历。王老师说：这个蛇是在一九九○年夏天，在我们家的屋檐下附着在我的身上的。我说有可能，因为那一年，我正好回老家山西晋城看望爷爷奶奶。那年我回老家的时候，刚好我的父亲先与我把爷爷奶奶接回西安的家了，我没有碰见他们，前后只差一天，我回忆起那时我的叔叔回来告诉我他昨天送爷爷奶奶上了火车，当时是中午，我给叔叔打了一盆洗脸水，他当时眼睛有点红。他洗完之后，我也洗了一下脸，随后我离开老家上火车就发现自己被叔叔传染上红眼病了。那个情景我一直没有忘记。可能这就是那条蛇附着在我身上的机缘。

我请求王老师帮我把这条蛇赶走。王老师拒绝了，她说我过于傲慢了，姿态太高，必须等我把姿态放低一点才能帮我。我怎么说都没有用，只好先回家等待机会。经过多次请求，终于有一天她同意为我驱蛇，她约定了一个时间，叫我到她的办公室来。后来我发现，那一天正好是我的农历的生日。

那天，我来了。她让我静静地坐在旁边，然后她也进入沉静之中。过了很长时间，房子里很静，而且没有人打搅我们。我一边坐着，一边祈祷这个蛇早日离开，一边向他忏悔。当时我还没有皈依佛教，不懂得念佛回向。忽然，门开了，进来了两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当时根据奇门遁甲推算的习惯认为这是奇门外应，可以肯定应该是两条蛇。这时，王老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说，走了，两条蛇。！

我事后估计那条蛇是个母蛇，可能正在怀胎。

我感谢王老师的恩德，她劝我以后不要再杀生，说蛇是大灵物，杀蛇罪孽深重。我忙不迭地感谢，最后离开了。

过了几天，我觉得自己的脊椎还是不舒服，就会同尤嘉来到王老师家，一方面感谢她的帮助，一方面希望看看为什么脊椎还是不舒服。王老师说那条蛇长期呆在那里，时间长了颈椎的血脉

就会阻滞，所以，很不舒服，以后就好了。

以后，我的脊椎每到夏天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你不动它没有事，你一动它就觉得有点疼，直到现在，不过疼痛感越来越小了。但是，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开始好了，越来越好了，我的健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虽然，这条蛇离开了我，但是，我总觉得自己似乎还应该做点什么。在学习班上，我认识了一些佛门弟子，讲述了这段因缘，他们都劝我放生，说这样才可以真正解除祸患。我就寻找机会想放生。那年我们办完班以后，同学们约定去道教祖庭楼观台游玩。

楼观台是老子写《道德经》的地方，坐落于秦岭山脉的脚下。到楼观台以后，我们拜了道教的列位神灵，接着大家开始抽签。别人抽的都是上签中签，我却是下下签，而且一连抽了三个下下签。大家都劝我不要太在意，但是我自己明白我当时的处境的确与上签无缘。最后，在救生殿，我准备继续抽签。在抽签之前，我祈祷神灵保佑我，然后，我多了一个心眼，同时祈祷神灵能够救度那些像我一样有厄运的人。这次抽签抽中的是中签，我非常高兴！就像遇见了救命的稻草，心理很激动。

然后，我们开始爬山。由于我当时的身体很虚弱，上山的时候被他们远远地甩在后面。我走走歇歇，被所有的同学拉下来了。快到山顶的时候，听见他们在山顶上叫我，我就是没有力气继续爬。我坐在那里，喘着粗气，浑身发软。就在这时，我发现我的旁边有一只死去的鼠，像是老鼠，也像是松鼠。好像刚刚死去，尸体还是新的。我当时心理充满惆怅，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于是我用我仅有的一点佛教知识，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给他，希望他来生不要再托生为动物，生到极乐世界去。念了一会，又开始爬山，终于到了山顶。

这个山不是很高，相当于丘陵一类。上顶上有一个炼丹炉，据说是老子炼丹的地方，那里也可以抽签，我于是又抽了一签。上上签！我真是狂喜啊！就像在黑夜里遇见了一盏灯。这个签后来因为洗衣服时不慎而化掉了，我只记得最后一句诗：善为善应永不差！

我向同学们讲述了刚才的事情，大家都向我道喜，我也很高兴。不久，我们下山了。

在山脚下，我们遇见一个卖蛇的人，我当时很想买下来放生，但是，由于不了解价格，加上我带的钱不多，就在犹豫之间错失了一次机会。

从那以后，我开始考虑自己的信仰问题。虽然我在大学里读过很多哲学和宗教的书，西方哲学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马克思，萨特。毕业以后读过中国哲学的诸子百家的着作。曾经一度亲近基督教和道教，但是，总是觉得这些都不是我最终的归宿，都不能解决我心中的许多问题。而这个上上签告诉我要行善，（在当时）我想最善莫过于佛教，于是开始倾心向佛，真正开始接触佛教知识，最终导致我皈依佛教。

在一九九七年的夏天，我在新闻部做编辑，有一次我们到秦岭深山里采访一个乡的致富经验。本来还想游玩一下，后来由于时间紧，没有玩成。最后一天，当我们结束采访准备回家的时候，刚刚吃过早饭。这时候有一个乡村少年拎着一个麻袋到饭馆来，向老板推销他的猎物——一条蛇！他当时开价五元，老板只愿意掏三元。双方僵持不下，正好被我遇见。看到这一切以后，我禁不住怦然心动。

多么相似的经历啊！

我看那个少年粗眉大眼，黑脸红唇，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也正是杀气腾腾的年龄。看他的面相就是一个欲望比较重的人。五元钱？这么少吗？五元钱对于我们只是一盒盒饭的价钱，而对于这条蛇来说却是整个生命的价值！

我再也不能错过机会了，而且，这时候五元钱对我来说只是月薪的三百分之一，微不足道。我立即把那个少年叫来在一边，告诉他这条蛇我买下了，五元，立即支付！那个少年马上同意。我问他这个蛇你是在哪里捕到的？他用手指了指远处一个山脚。我说好吧，我们就到那里把他放掉吧。于是我们就一起来到他捕蛇的地方，我还是比较害怕蛇的，离开他几米远，看着他把那条蛇放归到树林中。由于我的眼睛高度近视，我根本看不见那条蛇的样子，只是觉得他终于得救了。往回走的时候，我还劝导了那个孩子，希望他以后不要捕蛇，靠别的活计挣钱。

和我同去的记者里有一个姓俞的记者也是信佛人，他立即随喜赞叹我的行为，说这是我来这里采访最大的收获。

后来一些人问起我这件事，我就告诉他们：五元钱对于我们来说微不足道，而对于那条蛇来说，就是整个世界。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农历戊寅年，我的儿子老虎诞生了。

呵护伤鸟三小时 鸟儿连谢三日恩

八月二十六日，一雌一雄两只黄鹂鸟，飞到四川省彭山县建设路居民方国栋家的阳台上，对着主人啾啾欢鸣，停留约一小时后飞走。从二十四日起，这两只鸟已是第三次光顾方家了，来去基本上是同一时间。

原来，二十二日中午一时许，方国栋吃了午饭正在休息。突然一只黄鹂从阳台外飞进来，可能是想穿过客厅从窗户飞出去，哪知速度太快，「叭」的一声碰在透明的玻璃窗上，鸟儿落到地上。方国栋立即将鸟儿捧起，放到阴凉的房间里呵护起来。约半小时后，鸟儿从昏迷中苏醒，但站立不稳，一只翅膀无力地下垂。见鸟儿醒来，方即吩咐家人从菜园里捉来虫子并端来清水喂它。四时左右，另有只黄鹂站在方家阳台前的一根电线上对着屋里啾啾地叫个不停，仿佛在急切地呼唤同伴。方国栋马上将受伤黄鹂捉来放在阳台上，黄鹂抖了抖翅膀飞向同伴，两只鸟儿在电线上「亲热」片刻后一起飞走了。哪知从二十四日起，它们就接连三天飞回阳台「谢恩」。

（厚朴均摘自《兰州晨报》）

阿嬤的宝贝追小偷

王如斯

我的阿嬤一辈子吃斋念佛、一辈子菩萨心肠。她曾收养一些动物，组成分子虽不复杂，却各有来历，有刀口余生的大猪公、有除夕夜本该摆在供桌上的大鹅公，还有一只小黑狗，是我从臭水沟捡来的，怕爸妈不给养，只好偷偷放在阿嬤屋里，后来这笔帐就算在阿嬤头上，阿嬤叫小狗旺旺。

鹅看家狗抓老鼠　阿公怕猪公篡位

另有一只大花猫叫喵咪，它是我跟阿公去抓鬼，鬼没抓着却把这只猫给抓回来的，也由阿嬤照顾。由于阿嬤的好生之德美名远播，常有邻居要把自家不想养的动物送给阿嬤，不过都被阿公严加拒绝，理由是「家里的动物总数，绝对不能超过人口总数，不然投票选家长，一定是猪公当选」。

阿嬤养动物从不限制它们的行动，除了阿公的中医诊所是禁地，一干动物都在后院或天井闲逛，只有睡觉时才各自回窝。动物各司其职，负责看家的是鹅公，它很尽忠职守，一有陌生人靠近，立刻压低脖子作势咬人，我们如果不立刻喝止，不速之客一定会被追着咬，一双小腿保证青一块紫一块。

至于原本该看家的旺旺，因从小吃喵咪的奶长大的，所以可能自认为猫，成天和猫一起厮混，要说它的工作嘛……应该是抓老鼠吧；它是典型的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而说起大猪公，它可是阿嬤的最爱。它本来是阿嬤乡下娘家的亲戚养的，正要送到私宰场时被阿嬤撞见了，阿嬤认为这是难得机缘，就把它买回家。

鹅公呱呱追小偷　猪公警察也在后

猪公可能感谢阿嬤给了它新的生命，平日就属它最听阿嬤的话，阿嬤喂它吃东西时要它「谢谢」，它会眯着一双小三角眼，对阿嬤猛点头，同时轻启嘴巴发出「苟苟苟」的低鸣，两只大耳朵扇呀扇的，模样非常可爱。阿嬤常帮猪公洗澡，洗后还不忘帮它洒点明星花露水。

猪公有两件工作，一是用猪鼻子帮阿嬤的背部马杀鸡，阿嬤说比阿公针灸还舒服；另一件是当阿嬤坐在天井拿着佛珠念佛号时，就坐在阿嬤脚边，抬头温柔的注视阿嬤的一举一动。

阿嬤对动物的恩情，就在某一年的年关得到了回报。因有个小偷混进阿公的中医诊所，趁阿公在诊间帮人针灸时进入天井，再由天井潜进阿嬤的房间，偷了阿嬤的一些金饰细软后，想从后院溜走，而我家后院可以直通菜市场。不料就在后院，被鹅公发现了，鹅公呱呱大叫，惊醒正在睡觉的猪公，于是鹅公和猪公追着小偷，由院子一路狂奔至菜市场，连旺旺不知何时也加入追逐行列。

当时跑在最前头的是小偷，小偷后面是猪公，猪公后面是旺旺，旺旺后面是鹅公，鹅公后面依序是阿嬤、阿公，还有帮忙的路人、我和堂哥堂姊，跑最后的是警察。

它们往生前深情　阿嬤陪伴念佛号

一时之间，菜市场有如万马奔腾、人声鼎沸，在动物和人们的通力合作下，总算把小偷逮住。

这事在小镇上还喧腾一时，不过我们家倒是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动物又各自回到原来的生活模式。

阿嬤和动物就在这种简朴的快乐中，度过了无数个晨昏。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动物总要离开人间，最先病死的是旺旺，接着是鹅公、喵咪、猪公。

在最后一刻来临时，阿嬤一定陪在它们身边，虔敬地念着佛号。

阿嬤告诉我，每只动物在往生前，都会深深的看她最后一眼，像是要把主人的模样牢牢印在脑海里。我长大独立后，先后养了两只狗，它们在离世前的眼神，果然如阿嬤所言，是这么的深情与坚定。

去年过年回到老家，堂兄弟已打算要将老家重新改建了。我在老家作最后的巡礼，阿公阿嬤及动物的身影，都历历在目，只是再多的不舍与追忆，终究敌不过物换星移的现实。

（2007．11．27，《联合报》

海龟救溺少女生还

【中央社约翰尼斯堡一月十日电】

南非两名年轻女性在海边游泳，其中一人被海浪卷走，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幸获海龟协助，趴在海龟背上，终于获救。

她们分别叫蕙莎梅及克梦丝，前天结伴在南非东部德班市附近海滩游泳，巨浪把她们两人从沙洲卷进深水，克梦丝被一名滑浪板的人所救，但蕙莎梅却不知去向。

海岸救生员召来直升机在海上寻找将近一个小时，未发现踪影，以为蕙莎梅必无生还机会。就在此刻，直升机驾驶员杜西在离海岸两公里多的深海中，发现一只海龟，再仔细一瞧，竟有一名女孩在海龟背上向直升机拼命挥手。直升机救起蕙莎梅，但海龟却无声地游走了。
（厚朴摘自《参考消息》）

神犬寻主 千里跋涉

一条由安徽砀山县村民张雪英喂养了十四年的老狗，如今从黑龙江千里迢迢跑回安徽，并找到自己相别大半年的主人。

事情是这样的：原住在黑龙江省孙吴县兴北镇的张雪英一家，去年春节期间欲搬回老家砀山县唐砦镇小油坊居住，可家中一条喂养了十四年的老狗，他们无论如何也舍弃不下。这条狗高大魁梧，悉通人性，能够听懂许多简单的人类日常用语。年深日久，张雪英一家与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临至搬家时，狗似乎也觉察到了「奥妙」，整天跟在张雪英后面转。然而列车上是不让带狗的，无奈之余，张雪英只得将狗交给了自己的叔叔暂时喂养，并趁狗不备时突然离去。

去年十月份，与张雪英在砀山的新家仅十公里之隔的张雪英母亲家（张雪英父母曾在十年前到东北的女儿家去过一次），突然来了一条身体干瘦、精神萎靡的狗，赶也赶不走。张母无奈，只好将这条瘦狗收养下来。张母仔细观察后发现，该狗的前后爪已快磨光了，牙齿也已寥寥无几，根本无法啃骨头和其它硬食，饥饿时只能「喝」一些稀饭或牛奶等。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喂养，该狗逐步恢复了原先的面貌。

去年年底，张雪英去父母家探望时，一下子就发现了「老朋友」，老狗也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老主人。久别重逢，老狗和主人形影不离，感情更深了。孙吴县位于黑龙江西北，和砀山县相隔三千五百多公里。这条「神犬」究竟是以怎样的「灵感」和「动力」在跋涉千山万水之后找到主人的呢？安徽大学生物系王岐山教授说，这的确是一个难解之谜。
（《宁波晚报》张胜义、施勇

动物救主趣话

家犬含情救婴

1987年6月的一天午夜，一个新生婴儿在河南林县一家农户降临。「又是个女的。」屋里传出充当接生员嫂子的声音。「唉！」一声长叹，孩子的父亲立即泄了气。嫂子抱着婴儿从里屋走了出来，作父亲的连看也不看一眼，牙一咬说：「趁早拿出去丢了吧！」嫂子二话没说，顺手拉了条小包单，抱着婴儿消失在夜幕中。新生儿父亲一夜未眠，天快亮时，他忽然听到自家的狗在「汪汪」地叫，打开大门，只见那条狗衔着一个包裹在门口站着。他一眼认出那正是昨晚丢掉的孩子，一时羞愧万分，痛心地抱起婴儿，送到还在为弃婴而流泪的妻子床边。当他们打开包单一看，夫妻顿时惊呆了。原来，包裹里竟是一个胖乎乎的男孩，还剩下一点微弱的气息。原来，当嫂子给弟媳接生时，见是一男孩，立即想到自己生养三女，膝下无儿，嫉妒心油然而生。于是，一个罪恶的念头产生了，可她万万没有想到，一条家狗救了小主人，坏了她的大事。

花猫报警救主

一只花猫及时报信，救了她主人的一条性命，这在辽宁新金县普兰店镇被传为奇闻。1991年2月3日晚，新金县音像打字复印中心的打字员李娜准备就寝时，把炕前的煤炉子封上了。半夜，炉子开始倒烟，被一氧化碳熏昏了的李娜想离开屋子，刚下炕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这时，李娜饲养的那只花猫跑到李娜父母的房前，又是叫，又是挠门。李娜的父亲被猫吵醒开门后，花猫用嘴咬住他的裤腿，一个劲地往门外拽，一直把他拽到李娜的卧室里。这样，李娜的父亲才发现女儿已中媒气毒。花猫及时报信，使李娜及时得到抢救，幸免于难。据李娜介绍，她喂养这只花猫已六年。

老鼠巧救老汉

猫能救人，老鼠也能救人。1992年夏天，在鄂西自治州着名风景区鱼木寨发生了一起老鼠救人的奇事。这天，倾注了一昼夜的暴雨停后，刘老汉的家里人都上坡挖地去了。年近六旬的刘老汉则留在家里编箩筐。忽然一只老鼠窜了过来，老汉没好气地将它赶开。奇怪的是，老鼠不仅重新跑来，而且还死死咬住那上下翻动的箩条，试图阻止老汉编下去。这下可惹恼了老汉，只见他狠狠跺了一脚。然而老鼠却就势咬住老汉的裤腿在地上打滚，嘴里「唧唧」地叫个不停。老汉只得放下手中的活儿，站起来撵老鼠，老鼠扭头向门外跑去。当刘老汉撵走老鼠，正要返回时，老鼠又跑来扯住他的裤腿。就这样一扯一撵，硬是将老汉引到屋前的地坝中。就在老汉站在外边发呆的时候，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一股山洪冲垮了他的房屋，而那只救人的老鼠已不知去向。至于这只老鼠为什么能预见山洪冲垮房屋，又为什么救了屋主人，至今还是个谜。

狒狒驾机救主

1992年9月，美国一名小型飞机驾驶者在空中昏迷，他养的一头狒狒竟能驾驶飞机安全着陆。这宗发生在蒙大拿州的奇事被业余摄影师哈尔塞看到，并拍下照片为证。他看到驾驶舱有一个毛茸茸的头伸出窗口，觉得十分奇怪，于是拍下了这个过程。飞机着陆后，那头叫「帕派」的狒狒显得非常兴奋，似乎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当年这位46岁有丰富经验的驾驶员，每次驾驶飞机都让「帕派」坐在自己身边。据悉，当日这位驾驶员在飞行途中心脏病发作昏迷过去。飞机由1600米高空失控下坠。「帕派」显然控制了飞机，着陆于当地一个小型飞机场。事后，哈尔塞唤来救护人员抢救了驾驶员。

猪崽齐救主妇

猪是人们公认的蠢货，但是猪也能救人，并且这样的事也确确实实发生了。四川省盐亭县三河乡三村一妇女，家养一只母猪，生崽十个。一天，她去地里割猪草，不慎跌入塘中。刚好几只猪崽在水塘边游逛，见主人在水中挣扎，小猪哄哄嚷嚷「商量」了一会儿，有三只慢慢试着走到水边，停了一下，便「扑哧」跳入水中，凫向妇女，有的咬着她的头发，有的咬着她的袖口，将她救出了水塘。其实这不为奇，美国还有一只叫「比施娜」的母猪，因为从湖中救起了一名11岁的落水儿童而获「史提曼」奖呢。

（牧歌

蛇有灵性 偷米回家

最近，江苏省锡山市堰桥镇汤东村发生了一件「大蛇有灵性，竟偷米回『家』」的奇事。

不久前，该村一陈姓的村民发现自己家里吃的大米，每天吃掉多少，第二天米桶里就会补满多少，而且只会多，只是米饭吃起来有股腥味，米从何而来？又为何带腥气？一天他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家里有一条碗口粗的俗称苍龙的大蛇，晚上从他家里爬出去，岔开身上的大鳞片往别人家的大米堆里一滚，鳞片里就沾满了大米，随即夹紧鳞片，回家后松开鳞片，把它偷来的大米抖落在主人家的米桶里。真相大白后，该村民一来怕蛇，二来嫌米有腥味难吃，就想办法把这条大蛇扔掉。

第一次他把这条大蛇诱进一个很大的蛇皮袋，装了足有大半袋，扔在路边田野里，可第二天它就回来了。第二次他又把大蛇诱进蛇皮袋，走了数里路，过了一座桥，把它扔在锡澄公路边的堰桥木材市场里，谁知第二天它又回家了。这村民想：第二次扔得还不够远，下次一定要把它扔到西高山上去，让它和树林里的鸟兽虫类做伴。第三次他把这条蛇送到锡澄公路北面吴文化公园内西高山「照天烛」下边。岂料过了两天，这条蛇又平安无事地出现在他的家里。这条大蛇赶又赶不走，扔又扔不掉，吃饭又恶心，打死它又于心不忍，这户村民真是左右为难。

（马耀良摘自八月十二日《读者周末报》

许多人前生原是飞禽走兽

马里奥博士是利用前生回溯催眠法，发觉出别人前生的事迹，他在十多年前便发现此事，近年，这类形的个案逐渐增加了。

马里奥博士是研究人类轮回学的专家，他的研究已经可以肯定轮回是存在的。在他研究的一千多个个案中，被研究者在接受了前生回溯催眠后，都能说出前生的事迹。绝大部分研究者描述的前生事迹，都证实是真实无讹的。

催眠后吐真相

前生是一条海豚

最近，马里奥博士又发表了新的研究报告。他发现了，原来有些人的前生竟然是动物！

他首次研究个案的主角是一名三十多岁的男人，他为了体重问题而来求他帮助。这位男人十分喜爱参加派对，在派对中，他往往不能自制地大饮大食，使得他不断地发胖。

很多医生都建议他减少参加派对，但无论他如何努力，总不能控制自己内心的冲动，于是求助于马里奥博士。

经过前生回溯催眠后，博士发现他的前生竟然是一条海豚！

他忆述他自己的前生是一条年轻的雄性海豚，是它们一群中最具才智、最聪明的。有一次，他感觉到一群杀人鲸—海豚的天然敌人，正游向它们，他尝试去警告它的同伴，但它们被眼前的食物所吸引着，对它的警告全不理会，于是他只好自己离群避难。

果然，一群凶猛饥饿的杀人鲸，将那群海豚全群杀死，只剩下他独自一条，在该海域之中孤独无伴地渡过一生。

马里奥从他的前生经历之中，发觉他现今生活问题症结所在 - - 他渴望伴侣。

于是他现生之中有强烈潜在的恐惧感，他害怕再孤独，希望一直经常有一大群人在他身边。

马里奥博士的另一个有趣个案是，有一名男子前生竟然是一条蟒蛇，当他在椅上忆述这件事时，他甚至做出蟒蛇爬行动作。

这名男子说：他前生有一天正盘作一团在晒太阳，突然之间火山爆发，使他整个滚落到山下，被土石活埋了。

前生是大灰熊

在另一个案中，一名三十多岁的女秘书，忆起自己的前生是一个全身长有红毛，会站着走路的雄性灰熊。她生动地形容了她的前生，如何从一枝枯死的树干内，检出里面的昆虫和吃食它们，马里奥博士认为她的前生很明显是一头灰熊。

另一个案的主人翁是一位二十四岁的家庭主妇，在催眠下，她告诉研究人员，她正蜷伏在沙漠的一处阴暗的石块下。当她形容四周事物时，显示她是从地面上望着东西的，就像一条响尾蛇一般。

有一个十分爱马的女子，曾求助于马里奥博士，她是一名医生，收入颇丰，但往往入不敷出，因为她实在太爱马了，她不能控制自己花费于马匹上，她曾经先后求助于数字心理医生，都不能解决她的问题，最后经马里奥博士用前生忆述催眠法诊治后，才知道问题所在，原来她前生是一匹赛马，它叫「珍纳第」，二十年代在美国南方各个州出赛，颇有名气。

有一名少年描述自己的前生是一头黑豹，他描述了一只黑豹自由自在的感受，他清楚地说出他如何或受到，自己比森林内其它动物优胜，像万兽之王一般。

轮回超越界限

另一个老妇在催眠之下，则说出她前生是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十分凶猛，曾经杀死过五千只动物以上，最后被一个猎人打死了。

马里奥博士声称其实他在十多年前，便发现有动物轮回为人的个案，不过一直未发表。近年来，这类型的个案增加了，经过调查发现其中大部分是十分可信的，所以他才整理发表，但他未能提出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

西刚博士亦是研究轮回学的着名学者，他甚至认为轮回转世，应超越人类与地球上动物之界域，宇宙中适合生物生长的星球有很多，单是在银河系中，可能有上百个甚至数千个，适合生物生存的星球。

在那些星球，有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生物存在，不管它们之形态如何，它们体内也一定有支配其自身活动之中心，即是脑或与脑相似的器官。

人类死后，生命便成为宇宙生命的一部分，可到处飞行，亦有进入宇宙生物脑的可能性，同样动物，或其它宇宙生物，亦有可能进入婴儿的胚体，轮回成为人类。

当然宇宙之中，一定有一个严格的法则，控制一切的轮回活动，这方面佛家有十分详细的研究。很多科学家已开始，对那些描写轮回的佛学书籍发生兴趣，因为那些书上有很多的记载，和近年的研究十分吻合。（摘录自《生死轮回善恶因果报应决定有》

植物也有情感和灵性

——佛陀的「众生皆平等」是有道理的

人类常常自诩为万物之灵，却也只区限在视力和听力，智力的表现，仍然缺乏「灵」的沟通，仅在广大的地球环境中，就还有很多事物有待开发，单是「灵」的境界，便已神秘莫测，而且确实存在。

大家都以为植物是不会有「生灵」的，如果你真的这样想，那就错了，不信？请看……植物亦有情

一九六六年。美国纽约时代广场。

有个叫做克列夫．伯克斯特的男人做了一件事，得到不可思议的后果。那个晚上，这个人留在办公室里，埋头检查一座「测谎机」，他要这样做，因为他是美国最有地位的测谎机研究者。办公室里刚好有一棵普通像棕榈树的装饰植物，叫做「龙树」（DRACAENA MASSANGEANA）。

树有情绪反应

他整个晚上教各地来到的警官怎样使用测谎机（那时这种机器初面世）。下课之后，他感到无聊，忽然想起身边那棵植物，就拿来实验。于是他把测谎机的电极夹在树上一块树叶上面。

他想：树会不会有情绪反应的呢！

要令一个人有情绪反应，最容易的方法是恐吓要伤害他。于是伯克斯特拿起一杯热咖啡，把树上另一块叶片浸进咖啡里。没有反应。他想了一会，心生一念：点一把火烧那块树叶。就在这个意念出现时，奇事出现了：测谎机录得猛烈震荡。他一直没有移动过身体，亦未接触过那棵树。

他走到外面，找来一盒火柴，刚进门，测谎机又再录得一次震荡。后来，他再次假扮要烧树，但没有反应。

那棵树似乎不单知道他在想什么，还懂得分辨真假心意呢。

后来，他和同事们试过廿五种植物，得到相同的结果。其它国家的科学家也重复实验，证明是真的。

植物也有记忆

为了进一步研究，伯克斯特做了另一个实验：他找来六个学生，两棵植物。学生蒙了眼，抽签，其中一张签写着：把其中一棵植物连根拔起、踩扁它、完全弄毁它。这个行动要秘密进行，伯克斯特和其它学生都不知道凶手是谁，只有另外那棵植物在场作证。

事后，测谎机接到那棵未被杀死的植物上，六个学生轮流走过植物面前：果然不出所料，它对其它五人毫无反应，凶手每次出现，测谎机都有疯狂反应。

由此证明：植物不但认得人，还有记忆力呢。

植物善解人意

在另一个实验，伯克斯特又发现：谁人和某棵植物相熟，他开心或痛苦时，植物便有不同的测谎机反应。

奇怪的是：这种反应与远近无关。他离开了植物，下班回家，纪录自己的情绪，翌日回去对证时间，果然与测谎机的记录一模一样。

他有一次离开办公室前，分别扣心爱的三棵植物联接到测谎机上，然后在街外小心记录自己的遭遇心境。事后回去核对，发现三棵植物的反应纪录一模一样。

他叫一位朋友乘飞机到七百哩外时，沿途记录自己的情绪，后来他核对测谎机，发现朋友的植物一样清楚纪录出来，证明距离不影响准确性。

其实在此之前，五十年代期间。已经有其它人做类似的实验，其中一个是叫做惠云．惠里的女人。有一次她在花园中随手摘了两块树叶，一块放在床头几上，一块放在客厅。她天天起床，用意念希望面前的树叶继续活下去，但对于客厅那一块则置之不理。

一个月之后，客厅的树叶又干又枯，变了棕色，开始腐烂；床头那一块青葱充满生命力，就如刚摘下的一样。

你听了这些故事，有什么感想呢？

并非只有人才有感情和记忆。宇宙充满着意念、智慧力量、情感。明白了这个道理，做人还是一样吗？

（《你的运气杂志》．第十六期．梁伯

菇寮播放佛经，病虫害大减

洪汉卿、张宝珠夫妻以有机栽培方式，在南投草屯镇经营菇类养殖农场，并从十年前开始在菇寮里播放佛经，大大减少菇类成长期间常有的病虫害，成为农场最大特色。

「本来买这块地是打算养老，没想到却成为让我东山再起的养菇农场。」洪汉卿表示，十五年前结束鞋厂事业后，长年茹素的张宝珠大病一场，夫妻俩在友人建议下开始种菇，有次工人在菇寮洒药，香菇交货时验出药物残留过高，他气得整批倒掉，从此改以有机栽培，透过专业辅导取得慈心有机认证。

夫妻俩人是虔诚佛教徒，常有法师前来采买有机菇类，「有次师父参访菇寮后，建议他们在菇寮内播放佛经，可超渡场内的小生物，也可减少菇类成长期的病虫害。」张宝珠心想：「万物生灵自有其生命，蛋鸡、乳牛、牲畜听交响乐、贝多芬，可减缓动物的情绪压力，相信植物也一样。」因此，目前农场里秀珍菇、珊瑚菇、黑木耳、灵芝茸和香菇等五座菇寮，二十四小时播放《大悲咒》和《阿弥陀经》。

张宝珠说，十三年来，菇类农场遭遇多次经营瓶颈，幸赖许多义工、信徒的协助与支持，生产的菇类已在多家有机商店贩售；现也转型休闲农场，参访过的人对「听佛经长大的香菇」全都印象深刻。

（二○一一．一．五《人间福报》宗教版草屯讯）按：若能直接播放「南无阿弥陀佛」之六字万德洪名则更佳，以南无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弥陀光明为佛中之王，亦即弥陀名号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举凡十方诸佛、诸菩萨、诸经咒、诸功德，阿弥陀佛一佛悉皆包含。是故若能专一听闻弥陀名号，则不仅虫害更可大幅度的减少，虫类尚能直接得蒙超度，往生净土，功德力用，益加超胜。

爱心对待 硕鼠护法

仁通师，大修行人也，以前常住云居山，和道空师相识于普陀山法雨寺。道曾问他因何不去终南山住，通说：住过，碰到一点魔事。但未说何种魔事及细节。在法雨寺作别后，通师去了天童寺后面的林场一山中废弃的茅棚，据说曾是古时一道场废址。现有五六间小破屋，因荒无人烟，一直闲置，通师以为此地正是好用功处，便安顿下来，后来道空师去拜望他时，见他住得实在自在，且发生了许多很是不思议的好境界。在这里道空师才亲自听通师当面亲口告诉他老鼠护法和当年在终南山居住时碰到的所谓魔事真相。

他本来是和一位同参从云居山下来要去终南山常住下来的，就在两人搭建茅棚时，突然一只硕大之龙爪横空飞来，抓去了同参半只耳朵，想想还是走吧，赶快离开，看来终南山非他二人有

缘之地，于是急往普陀法雨寺而来。
　　老鼠护法之事发生在他离开普陀住在天童后山里的时候。

刚到那里时，老鼠们照样毫不客气地会欺负他这个异乡人。经书、衣服、坐垫不几天就被它们撕咬得七零八落，弄点吃的刚放在那里不到半个时辰就被它们抢先吃个精光。夜晚它们睁着酸枣大小，放着红光的眼睛来回蹿，相互打斗吵闹，搅得乌烟瘴气，知道的人都会说这是老鼠，不知道的肯定会以为是野猫，因为它们最大的个头要一尺半长，猫见它们都会狂奔而逃的。

后来通师想出一个妙招来了，就是给它们买花生吃，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些老鼠真的像朋友似的时常会和他客气起来，倒觉得很是可爱，它们非但不咬法师的东西，而且摆起自尊心的谱来了。

有一天，弄来一些书籍和食物，担心它们会咬坏，就给老鼠们喂足了花生，直到再喂时，它们会不断地抱起两只前爪推让，实在拗不过去时，它们便用唇齿叼着放在一边去。

晚上法师因不放心，又用电筒去照了照隔壁房间里的东西，见无损才放心去养息，谁知竟伤了老鼠的自尊心。第二天他一推开门，吃惊不小，老鼠们把满地乱铺的松壳全部弄到墙角处，地上干干净净的，另一旁是他堆放整齐的衣物和食品，完好无损，老鼠们自顾嗑松籽充饥。此事令通师非常感激，每有朋友去拜望他带去美食时，他总会记着先请它们打牙祭。

可见有缘之地，什么都会投缘，无缘之地，攀缘亦是违缘。（《栖月庐笔记选》，智行法师）
熊、猴魂索命记

人往往只为满足一己的口腹之欲，而对动物做出相当残忍的行为，这些动物不甘如此轻易罢休，它们夜夜来驭扰，究竟该怎么办。

听说过「狗血淋头」这句话吗？传说中，阴间的鬼，一旦被狗血洒到，再厉害的鬼，也会立即被制服。
　　遍尝过各类珍禽味的名厨张北和，前几年遇上了一件怪事。

那是在六年前的一个夜里，张北和在梦里忽然觉得阴气森森，冷风飕飕，只觉一股寒意直逼身上，弄得他头皮直发麻。就在那一刹那间，眼前忽然冒出一只浑身沾满了血的猴子，用它那双犀利的眼睛看着他。张北和不清楚这只猴子想干什么，只觉得那双眼睛「似曾相识」，却又冷冽的吓人。半向，那只猴子居然开口了，而且说的还是人话呢！猴子哭着向张北和说：「我要找我的小猴子！」接着，它便逼向张北和，张北和想叫，却喊不出声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猴子将自己逼向墙边。然后，他的潜意识告诉自己，那只猴子不是「好东西」，于是他赶紧咬破手指头，把鲜血往猴子身上洒，猴子便不知去向了。

手指头被咬破了，张北和也从梦中惊醒过来，只见右手食指竟真的淌着血，又想到刚才的梦境，仍然历历在目。而那只猴子的眼神，更令他忆起多年前在山上打猎的情景。

张北和说，一九六一年，他才廿岁，年轻气盛，精力充沛，常常到山上打野味。那天，他又跟叔叔到高雄的六龟山上打猎。找了半天，却一点收获也没有，夕阳都快下山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他和叔叔仍然不愿放弃寻找猎物的机会，于是他们继续地在山上搜寻着。
　　猴子眼中充满恨意

终于，听到不远处有吱...吱的叫声，循着声音一步步逼近，看到树上有一只老母猴正跟着一只小猴子玩得不亦乐乎，也没警觉到猎人来了。看来是一对母子，正好「一石二鸟」。原本拿着猎枪的叔叔，却不忍心下手，当然也是因为年岁已高，枪法可能不太准，便将猎枪给了张北和。早已习于打猎生活的张北和，瞄准猎物自然难不倒他，他往树上开了一枪，把母猴打中了，小猴子见母猴被枪击中，想要保护母猴，没想到母猴一把推开小猴子，这时，张北和又朝母猴身上打了一枪，母猴应声倒地。

捱了两枪又从树上掉下来的母猴，手脚都断了，根本动弹不得，小猴子也不晓得要逃跑，只是在一旁哭叫，尽管母猴警告小猴子赶快逃走，然基于母子情深，小猴子还是不肯逃。张北合便抓起了母猴和小猴子，往麻袋里一放，和叔叔赶着下山了。

一路上，只听小猴子不停地哭，那声音好凄凉，尤其伴着山间呼潇的风声，简直令人毛骨悚然。走了一段路，哭声还是不断，叔侄二人禁不住迟疑的互望一眼，最后张北和决定看看母猴到底断气了没，谁知道猛然打开?袋，却看到母猴的眼神，充满着恨意，盯着张北和，看到此景，张北和跟叔叔都感到不安，便把它们放了！

事隔多年，那只母猴的眼神，仍令张北和不能忘怀，然而，令张北和想不通的是，母猴怎么跑来跟他要小猴子？况且都已事隔那么久了。

说到被自己咬伤的手指头，张北和说，以前曾经听过老一辈的人说「鬼怕血」，如果真遇上了，即使没有狗血，也可用人血代替。一则，常人撞到鬼通常会吓得半死，如果一直怕到底，可真会「吓死人」的，这时咬手指头不但可以刺激精神，不让自己继续紧张，而血也可赶走所谓的「鬼」。让张北和惊奇的是，原来动物也有魂魄。因此，他相信只要是有生命的东西，就有

「灵」的存在。

六年前被自己咬过的伤口，是经过了一个多月才痊愈的。但至今偶而天气变化，还会令张北和感到隐隐作痛，甚至有时伤处也会肿大。而此后，张北和看到猴子都会退避三舍，就连关在笼子里的也不敢靠近，当然更别说是接触到猴子的眼神。「我现在想起来就怕！」张北和说。

大黑熊梦中讨回熊掌

不过，就在一个多月前，他又遇上了一次类似的事件。「歪厨」张北和的手艺，不只名闻国内，还远播海外，美食家都知道张北和善于烹食各种野味。一个多月前，远从香港来的一支旅行团，曾特地带了十六个熊掌，委托张北和煮食。

当天晚上，当年的梦境再度出现。张北和只觉得原本平静的窗外，突然刮起一阵强风，树叶纷飞窗前不说，就连芳香的「含笑」，也张牙舞爪似地蔓延到窗前，像是要破窗而入。这阵冷风，吹得他直发抖，只想拉棉被往身上盖，忽地棉被却莫名其妙地高掀开来。他顺手一抓，没抓到棉被，反而摸到一团毛绒绒的「东西」。掀开一看，赫然瞧见一只少说有两、三百公斤重的大黑熊。

这时，大黑熊开始说话了：「我本是一只死了的熊，应该待在阴间等着投胎转世，但是我现在却动也不能动，只因为我的熊掌被剁了……。」它接着又求张北和：「假如那十六个熊掌还没下锅的话，请你不要煮它们……。」张北和的潜意识再度提醒他，他连忙咬了手指头，往黑熊身上洒，黑熊立刻不见了。醒来后，他发现这次咬得是左手，还淌着血呢！伤口也是过了好久才好。

有了这两次恶梦，张北和不得不信「鬼魂」确有其事。他也劝世人要爱护动物，毕竟它们和人一样也有生命的。

〈摘自灵异世界

鹦鹉救我一命

我喜爱小动物，举凡小狗、小猫、小鱼、小虫都曾饲养过，只是后来因为搬家，环境不允许我私有小动物园，不得已只好割爱，只饲养一只五彩缤纷的鹦鹉。

它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我教它说话、唱歌、做各种趣味性动作，它都能照单全收，还会巧妙的表演出来，真是灵巧，令我格外疼爱。长久以来，我和它已培养出深厚的感情，如同父子一般。

有一夜，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宵小从防火巷爬了上来，潜入我家，进我房间行窃，不料碰撞到床侧，惊醒睡梦中的我。

当时我迅速起身，不幸被宵小紧压在床，让我动弹不得。

我大叫、挣扎，千钧一发之际，忽然有个怪物冲向宵小。我挣脱，趁机扭亮床前灯光一看究竟，它并非什么怪物，而是我那心爱的鹦鹉，只见它对宵小又啄又抓、又撕又咬，还不停扇动翅膀发出刺耳的沙沙声响，状极疯狂恐怖，宛如一只失控的秃鹰。

后来，我想，宵小一定是受到意外惊吓，才急忙落荒而逃。

事后，我惊觉鹦鹉喙部附近不仅破损，还沁出血。原来它为了救我，竟奋力以坚锐的鸟喙破坏了笼子，飞向宵小，给予猛烈攻击，才让我幸免于难。

（《联合报》2009.2.11． 尹群

小孩与素食篇

菩萨示现 全素满愿

净 霞

媳妇三年前怀孕时，我期望她生个有佛缘的健康小孩，所以鼓励她念佛。

孙女儿从出生起就非常乖巧，但体质敏感。由于儿子和媳妇都在上班，而我和先生皆已退休，因此孙女儿出生后，就由我和先生照顾。在孙女七个月大可以食用副食品时，为了补充营养，我尝试让她吃鸡蛋、肉汤等荤食，可是自从她吃了荤食后，每到夜里便全身发痒无法入睡，而且经常发烧、感冒，好不容易好了，又开始发烧；而我自己平常是吃素，只有和家人聚会或外出时才吃肉边菜，但只要一沾荤腥，健康就出问题，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着……这事一直困扰着我，深切期望孙女与我皆身安体健。大约在她一岁半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家里的佛堂闭眼念佛时，心想：「我发愿吃全素好了。」这时忽见身着袈裟的地藏王菩萨示现在我的眼前，身相非常的庄严，点头微笑示意，好像是在赞许我的发心。这时我又转念：「可是和家人出门时，吃素实在很不方便……」刚这样想时，眼前的地藏王菩萨随即摇头，然后就消失了。（注：家中佛堂供奉的是阿弥陀佛居中，两侧为观世音菩萨和地藏菩萨。）因为有这段菩萨示现的前后因缘，我即吃素至今，也不再以荤腥食品喂孙女儿，自那时起，孙女活泼健康，很少感冒生病，我亦身心渐得调顺，信心坚定，欢喜无量，感恩佛菩萨的启示与护念。谨如实记述如上。

南无阿弥陀佛

（二○○七、六、二

喝了白衣女一碗水

菽 蓁

祖母活到九十二高龄，晚年无灾无病，在睡梦中安详溘逝，往生时身体柔软、脸色红润，走得庄严又尊严。我们虽然对祖母的遽然离世感到不舍，却又觉得她老人家用这样的方式，为她的一生作了最好的批注，这是我们的荣幸与骄傲，内心因而又感到十分的安慰。

祖母十八岁时嫁给祖父，二十出头时已是三个孩子的妈，莫名的原因使祖母生了一场病，家人束手无策，用尽了各种方法，似乎无法挽救祖母的病情。奄奄一息的祖母被抬到客厅的门板上，等着咽下最后一口气。

一天早上，祖母忽然悠悠转醒，病也奇迹似的慢慢好起来；只是痊愈后的祖母开始吃素了，不知为什么他从此就无法吃下任何荤食，只要沾上一点荤，就不由自主的大吐。吃素后的祖母身体不但健康起来，得空一定念珠不离手，持诵观世音菩萨圣号，后来祖母才跟家人透露：那一晚她在恍惚中做了一个梦，梦中见一个「非常美丽的白衣女子」手里拿着一个瓶子，倒了一碗水给她喝，「我就醒了！」「醒了」的祖母自此观世音菩萨结下殊胜因缘，终生茹素的她，依着菩萨名号与坚定不移的信力，度过她人生的层层关卡，甚至晚年双眼全盲，她老人家也平静的接受事实，相信「菩萨一定有祂的用意」、「看不见正好安心念佛」。七十岁以后的二十年，祖母就在佛号声中度过她幽暗却又光明的岁月。

「我祖母眼睛看不见、她整天都在念佛、她吃素已经七十年了……」从小，我们就爱跟朋友这样炫耀，祖母是我们最大的骄傲，「一辈子吃素念佛的祖母」也是小时最温暖，最珍贵的回忆。

（二○○五．二．二三《人间福报》

胎里素小孩头好壮壮！

普贤

小弟与女友小任交往时，就常带到我家，承蒙我家素食小子（儿子）的说服功力，小任马上应允吃素。结婚时小任父母原是反对办素食婚宴，但仍旧屈服于小任的坚持，在北市一家颇负盛名的素食餐厅宴请亲友。亲家是第一次吃素，没想到那次素食宴，二老吃的津津有味，连连称赞符合养生原则。

小任怀孕时仍是吃素，胎里素的女儿一出生，头好壮壮，比同龄小孩更高，头型更是漂亮得没话说，由于小任还在上班，养育之责便落在老妈身上，从婴幼儿即亲自弄蔬果汁泥、蒸蛋、粥、五谷杂粮、五彩青蔬……下功夫调理全家人的身心元素。

目前外甥女满四岁了，到幼儿班上课，全班只有她茹素，看到炸鸡、肉燥、蚵仔面线、肉包子、汉堡、肉松，她动也不动，同班小朋友好奇问她：「为什么你不吃鱼跟肉肉，那个很香ㄟ！」外甥女反问他们：「那么多青菜呀、香菇、木耳、水果、面呀、豆干、豆腐、果汁、豆浆吃都吃不完，你们为什么要吃肉呢？」此小女子伶牙俐齿。每回返台中外公、外婆家，一定要他们吃素，否则就碎碎念；二、三岁时即会背诵《心经》、《普门品》偈语。目前中、台、英、客四种语言随时轮替讲，学乐器也一点就通。

这么聪明的小孩，大家都归功于小任怀孕时诵念佛经的胎教，与胎里素的熏陶！

（二○○五、四、七《人间福报》

素食宝宝 健康聪明

孙美珍

现代的年轻人，都不愿多生孩子。我的儿子结婚后，也实行家庭计划，生了一女一男，女儿初中毕业时，儿子也小学毕业，在其期间媳妇皈依了佛门，常年吃素，有一天她把突然发现怀孕的消息告诉我，我非常高兴的说：「好啊！这是佛菩萨恩赐给我们的宝贝，三个孩子并不算多，你就好好的保重吧！」她虽然得到我的安慰，仍然担心自己是个高龄产妇。

但是我却怕全素食会影响婴儿的发育，我劝她一定要吃蛋，因为现在市售的蛋都是无精蛋，没有生命的，并且要配合多喝牛奶，还要多吃有机的水果蔬菜。

就这样到临产时，顺利平安的生了一个三六○○公克的胖大银孙，哭声宏亮，非常可爱。我们全家高兴，没想到吃素怀孕的宝宝，竟这样健康。

之后在他成长期又特别聪明，或许是受胎教影响，从小就爱吃水果、青菜，每晚母子到佛堂礼佛感恩，二岁时就会背《心经》，日常见到蚂蚁、蚊虫等生物，一定要赶跑，绝不残害生命，现在已经十岁了，又在资优班就读，我时刻都在感谢佛菩萨的赐予。

常听到媒体报导，有多少黑心商人卖病死猪肉、狂牛肉，又注射过多的抗生素、生长素等，我就决定远离荤腥，改为吃素，几年下来，反而多年的胃痛、胃涨的毛病，不药而愈了，常年的便秘也自然消失了，好轻松啊！

因此，有机会我就会劝劝朋友，不妨吃素看看，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五、四、廿一《人间福报》

素素三缺一

美 玉

期盼已久的老二终于孕育了。因逢二哥往生，所以小宝贝在法音清流的梵呗声与妈妈诵读《地藏经》里成长，想不到这孩子的根性比娘强多了，原本希望藉由肉类的补充让胎儿有更足够的

营养，但每次一碰到荤食，晚上全身就痒到无法入睡，百试不爽，最后只好乖乖的跟着宝贝茹素。

如此相安无事直到宝贝出生后，又恢复贪恋的荤食。后来到小女儿四个月大，忘了前车之鉴，买了含有吻仔鱼口味的麦片加在牛奶里面给她喝，这小女子竟然没忘记还在娘胎的记忆，身上开始过敏、整晚哭闹，不相信怎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所以每隔一个礼拜就试验一次，结果还是一样，当妈妈的我宣告败北，决定让小女儿当个素宝宝。

由于婆婆癌细胞作怪，老人家常痛苦呻吟，看婆婆那么痛苦就建议她：「妈妈！您要祈求佛菩萨保佑减轻病痛，并发愿如果病好起来，初一、十五持斋。」当时身为人媳，知道老人家时日不多，心中也跟着发愿：「佛菩萨！我愿意终生茹素。让婆婆病痛减轻，随顺因缘早日解脱。」没想到愿力如此之大，在婆婆往生之际给了我世界上最美的礼物－－让我体验到愿力的不可思议，也因此展开了素食生涯，和小女儿站在同一阵线。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老大提出了疑问：「妈妈！妹妹为什么吃素呢？」「她是胎里素。」

「为什么会胎里素呢？」

「师父说那是妹妹的愿力。」

「妈妈！我可以吃素吗？」

「当然可以呀！」

「可是万一想吃炸鸡还能吃吗？」

「当然可以！」从母女对话之后，老大开始加入素食阵线，但是学校老师不希望孩子太早吃素，老大只好吃肉边菜，常常看她把鸡腿、肉类偷偷带回家，深怕被老师骂，经过两年的煎熬，五年级级任老师圆满了他的愿望。

至于老公，与其约法三章，在家和我们一起吃素，在外面则随其所好；几年来一家人相安无事，有一天，小女儿告诉我：「妈妈！我想带爸爸去受菩萨戒，那么他就会吃素了，就不会吃肉肉，那些动物很可怜哪！」听到小女儿如此的善良，希望在佛菩萨的加持之下，已是半素食的老公也能加入阵线，成为真正的素素家庭。

（二○○五、五、四《人间福报》

不忍众生苦

王凤贞

二十多年前，老大才二岁时，先生因听力渐弱，三叉神经麻疼，经医生诊断后，才知道长了脑瘤，接受开刀治疗，原以为一切顺利，没想到五年后又复发，医生判断原生脑瘤未取干净，经过五年长得更大了，眼看先生因脑瘤压迫三叉神经，痛到无法言语、吞食、刷牙，甚至夜不成眠，心中实在很无助。有人说再一次手术，将有生命危险，有人提供各种民间偏方，除了感谢，夫妻更是泪眼相对，惶恐不安。

想是佛菩萨悲悯我们彷徨无助的祈愿，在一次朝山礼佛师父慈悲的指点下，我开始虔诵〈大悲咒〉，每天祈求大悲水给先生喝。虽然先生难逃病劫，但是，从此发愿以慈悲心持素。

一开始，来自于长辈亲友的反对声浪排山倒海而来，是担心我心力交瘁的虚弱身体营养失调；为了不让家人起反感，只好先退一步，唯初一、十五茹素，静心等待善缘成熟。

一直到八年前的中元节，和邻居一起参加普渡办桌，看到淌着血水的猪肉，及奄奄一息待宰的鱼，一股心酸忽涌上来，眼泪不觉直流，回到家中仍不停抽慅颤栗。这一幕令人挥之不去的场景，屡屡在午夜梦中出现而惊醒，因此，终于在先生的支持下，如愿以偿的吃素了。

前些年婆婆往生时，全家大小也持斋回向，先生历经三次的脑瘤手术，感念佛菩萨的护佑，身心平安吉祥，好些亲朋好友也渐渐了解茹素的悲愿与健康的概念。

（二○○五、五、二《人间福报》

素素如意

李蕙伶

初识的朋友常常问我，是因为宗教信仰而吃素吗？你有发愿吗？事实上，我是被吓到才开始吃素的！

念护理学校时，需要到医学院上真人版的大体解剖。没想到第一次上课，就被吓得手脚发软。

虽然课本上已看过许多图片，但是，实体和想象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解剖台上，陈列的肝、心、肠、肺、肾等各种脏器，和猪肉摊上的几乎一模一样，尤其被剥开的皮肤，更和平常吃的猪肉干没两样，只差福马林的味道而已。

受此震撼教育，我对荤食就不再感兴趣，加上日后在医院工作，时常面对许多「腥风血雨」的场面，更加深我对素食的坚持。

怀小儿子时，我更改吃全素，不再吃方便的肉边菜，所以小儿子是「胎里素」的孩子。

原本担心小儿子身体会比较差。没想到他很少生病，更不怕冷，冷气团来时，也只穿一件衣服。念幼稚园时，有次和同学起争执，儿子被同学大咬一口，隔两天，伤口有些化脓，可是伤口

好的时候，却一点疤痕也没有。

还有一次，儿子额头撞了个鸡蛋大的包，可是隔天却一点肿胀淤青也不见。更特别的是，他是三个孩子中，皮肤最白的一个，夏天去玩水，从来不用担心白不回来，因为晒前、晒后根本没差。如今读小一的他，身高已经超过大他一岁的姐姐，还时常有人问他和大他两岁的哥哥「是不是双胞胎？」有朋友担心，小孩吃素，上学后怎么办？还好啦，我们一直都蛮顺利的。选念幼稚园时，我告诉园长小孩吃素，她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还说她自己也吃素二十多年了；念小学时，学校也正好开始办素食营养午餐，提供学生选择，所以也不成问题。

有趣的是，我带三个孩子到外面用餐，老板看到小孩吃全素，还会算我便宜一些，或是多送个水果、甜点呢！

平时家中三餐，我们尽量吃全麦面包、自制豆浆、糙米或十谷米。自己烘培腰果、核桃、杏仁，或以葡萄干、蜜枣、杏桃干当零嘴，大人、小孩吃得健康又没负担。

时常有人觉得吃素很不方便，我总回答「吃身体需要的，不是嘴巴想要的。」一点点的不方便，就当成是对一切有情众生的怜悯吧！

全家跟着小娃儿吃素

丽 丝

儿子从小不喜腥肉味，全家跟着小娃儿吃起素来。幼稚园念不到几个月，就叫二位老师吃素；小学因迁居关系，念了三所，总共有三位老师被他晓以大义加上碎碎念，也同意素食主义了。

国中时期一些生物、健教、理化老师，劝儿子不要吃素，怕他营养不足，会导致学测成绩不好，叫他多吃鱼类，儿子竟然说多吃蓝莓、藻类即可；叫他多吃猪脚有胶质对身体裨益，他又说多吃木耳、山药、纳豆即可（因他认为都是黏黏的）。还常会多买一、二份素食早餐（素饭团、萝卜糕、素包子、三明治、素汉堡、素抓饼、面线、素饺）分送同学或老师。

上了高一，更会利用零用钱买素食厨艺手册赠予亲友、师长、同学。现在更积极的是跑超商买微波即可食用的素食料理，如有养生锅、素鱿鱼盖饭、素鳗鱼套餐、素粥、素三杯鸡饭、面……琳琅满目，只要师长同学生日或随兴来访，即当起素食阿舍。

儿子一有机会是不会轻易放弃请人吃素食，他只怕别人不赏光，而且他一定是买特有品味的素食分享愿意吃的人；也曾有人反应素食超难吃，儿子仍不灰心，再接再励下，他每年的压岁钱、每个月的零用钱、他老妈的稿费、老爸的加班费、买茶基金，全被他年年月月请人吃素中，一点一滴全盘用罄。

我们二老常觉得他那么阔，活像咱们是富豪之家，每当我们有这种感叹时，儿子便说咱们吃素没有功德，只是断了恶缘；但请人吃素便有功德，让他们少跟众生结恶缘。

怪了！这招挺有用的，我们二老一听到「有功德」便满心喜悦地掏出笑容、掏出私房钱，让他去做素食的善财童子。

（二○○五．三．二四《人间福报》

发愿吃素 治好胃病

微笑闲逸的神情，温柔的口语，款款叙述着吃素六年至今的因缘：

二十岁以前，又瘦又黑，只因胃病的折腾，每年三月份一定大痛一次，坐立难安，躺在床上翻滚，故而至佛菩萨面前发愿－－日后愿吃长素，只祈愿胃病能好。起先母亲不太愿意，经过再三游说，母亲终愿为我准备素菜，但因麻烦
－－每餐都得煮两遍，一次荤食，一次素食，因太麻烦，过几天母亲就不再为我特别准备素菜了，我也不好意思再要求，就开始不吃饭，却又不能让母亲知道，直到第五天已经饿得两眼昏花，快支持不住了，便打算隔天吃荤，然而当晚却梦见佛菩萨告诉我，若我不再吃素，则不理我了，隔天醒来，便将梦境告知母亲，母亲遂欣然同意，且也伴我同吃长素，至今已六年有余，胃部自吃素后再也没有大痛过，人也变胖了，每天心情都非常地愉快，如今只愿意奉献一己之力，服务人群。

听完了王秀美小姐的叙述，煞是感动，她那种坚定的信心，终能克服病痛缠身，因而更让我们深信，只要有信心、愿力，定能战胜困境。

（一九八五．一．三十一《慈云杂志》九卷七期）发愿戒杀 难产得安

敝人姓刘，小名春桂，家住台中市北屯区绥远路，今年四十六岁，在此谨将生平所经历的因果故事，恭书于杂志，以化解冤孽，并祈身体健康。敝人因为前二胎都生女婴，遂发下心愿，如果第三胎生男孩，敝人做月子时绝对不吃
鸡鸭肉的。那想到一生下男婴，高兴之余，竟忘了口头许的愿，再次地大杀大吃。没想到吃了一个月的鸡鸭之后，接着连续泻了一个月的肚子，真个把胃腹里的东西泻得一干二净才善罢干休，报应来得真快！苦的还在后头呢！在即将生产第四个孩子前，我顾虑家庭经济不太好，因此告诉婆婆，要在家里生产。接生婆为我接生时，由于久久生不下来，被我的难产吓坏了，顿时手足无措，乱了方寸。我在难产之余，想起了佛菩萨的慈悲，遂口头许愿，如果仙佛保佑，顺利产下婴儿，以后绝不再杀生。过了一会儿，我果真就顺利地产下一名女娃。我也照愿，没

再吃鸡鸭的肉，甚至整个月只吃黑豆而已。过些日子后，某一天早上，婆婆杀了一只鸡，拜过三界公后，对我说，这是我杀的鸡，没有你的罪，尽可放心吃下。听了婆婆这番话，我遂张口就吃，味道还真不错呢！到了九点多，孩子吃过奶后，竟然直吐奶，吐得面孔发青，暂态把我这个做妈妈的给吓坏了！我气急败坏地跑去告诉婆婆：这件孩子吐奶不止的怪事，聪明的婆婆听后，马上说你今天中午不要再吃鸡肉，去吃你的黑豆好了。说也奇怪，下午孩子吐奶的事就这样消失了。因果报应真是不虚啊！

（圣德杂志．刘春桂）

破 戒

终南庸朽述

一九四九年，有云南人李步云，系耕武堂出身，曾任过团长，日伪时期，亦曾任伪军职。落魄后，蛰居广州，环境很苦，经人介绍，皈依佛堂修道，但亦不常到佛堂，后来不久有病，送入广州方便医院，病况日重，群医束手无策，以致神智不清，抬入殓房（太平间）。但在此际李步云目不能开，心中尚有知觉，自思病已至此，决无生理，于是心中默祷：上帝老天慈悲，如能赐我不死，我愈后，决定清口茹素，以身许道，藉此了这一生之业障。他心中默祷之后，不知几许，忽然神智清醒，痛苦全无，殓房中的人员，一见他神智清醒，又将他重新送入病房，经二三日疗养，病体痊愈，即出院返家。至家第一件要事，即到佛堂，佛前恳请忏悔，发愿清口茹素，以身许道，不到十日病体复原，由此虔心研究妙理。然而信佛要真心。冤孽债来魔考，第一是他的发妻，反对他吃斋，说吃斋不够营养，每日吵闹，非迫他开斋不可，要给他吃鸡汤牛肉汤，他不吃，他的太太气得将厨房锁住，不给他吃，他被迫太甚，来佛堂诉苦，佛堂信士安慰他，叫他在佛堂吃饭，他自己说，无论如何逼我，决不开斋，即逼死我，宁愿守斋而死，不愿开斋而生，其语倒也雄壮。后隔四五日，一探问，原来已被家中群魔制伏，开斋破戒，自李步云开斋后，不到十日，旧病复发，仍入方便医院，三日即死了，惜哉！

学佛与犯戒感应

我于一九九四年九月廿七日进庵，十二月初六日佛像前求拜三皈五戒，佛菩萨立即感应，有如下事例。

在一九九五年春三月中旬（农历）刚求五戒不久一夜梦见佛祖在念经台前，不出声念经，竟然读诵经书记忆特快。

一九九六年农历五月十四日我刚去二十里外的金鸡圩购买佛堂里用的供品，盘香、檀香、腊烛、黄纸等，大部份是怕水的东西；在中午赶路回佛堂时，途中忽遇乌云密布雷声大作，大雨从后面赶来，近在咫尺之间，我急忙想起念经时，在《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云雷鼓掣电降雹澎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即时我大声称观世音菩萨名号，连喊三至九声，大雨即时向后渐渐退去。当时我向后望去，出现了青天心想，是观世音菩萨威神力故，因此放心前行，忽然刚走出一里之外，前面乌云雷声大雨又迎面扑来。当时，前无店宇，后无屋舍左右边又无其它避雨的地方，正在慌忙之际又大声念观世音菩萨九声大雨又向后退去；为此各种物品都没有被雨水淋湿，我就急急加快步伐回到云水山佛堂，刚刚踏进山门，排山之式的倾盆的雨打进山门，下了一个多小时，我也安全了。

戒律方面；谈起断净荤腥，在佛菩萨面前求了戒，确实是很有感应，灵验甚深。我在一九九五年冬农历十一月十二日逢圩期赶集，同伴是附近村里的男众善信叫曹宝六的朋友，随同集市饭店午餐，我叫他去饭店里买小吃（炒粉干）我随即我跟他到饭店，下小吃搞好俩了。坐下来看见粉干里面混有猪肉，当时我出了一声啊，这样的东西我不吃；他说，那怎么办？只有把猪肉拣掉，我心里想，把猪肉拣掉也好吃一点，净粉干还可以就吃下去了。饭后回到佛堂里的下午，就开始胃部有些不舒服，随即呕吐带血，吓的我措手不及，我身上没有病，为什么如此？当时在旁的同事说，你有什么对不起佛菩萨的事；我说，没有啦！我今天去赶集在饭店里吃了一碗粉干，里头掺了一些猪肉，我把他拣掉了，就吃净粉干。同事立即醒悟，说是粉干里还有猪油的荤腥气；我说，在集市里吃的，不是在佛堂吃的；同事说，不论东南西北，在哪一个方向求了五碣戒的佛家弟子，应当断净荤腥，才能不会违犯五戒，到处要注意一时一事。

又于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去集市买菜，刚遇到一个朋友，请我到店用午餐，我当时申明自己的生活是素食，他说可以，就去他店中聊天。当时泡了一壶清明茶、一盆糖果、一盆饼干。他的妻子在做午饭，那朋友陪伴在店前餐桌上聊天，忘记告诉他妻子要办素菜午餐，吃饭时他妻子端出来的是一盆猪肉炒洋葱、一盆炒猪肠，一盆是腊鹅肉，还有肉片汤，接着拿了一瓶赣州谷烧酒。我感觉得莫明奇妙，告诉他，我是素食的人，真是不好说话，只说我刚才告诉贵友，我朋友醒悟，告诉他妻子炒一盆瓮菜，放了花生油煮的，当时我也很疏忽，没有警惕性，就吃了饭和瓮菜。下午就回到佛堂里，当晚做课念到蒙山施食仪时，又呕吐带血，比前更多，同事说我今天出差，又犯了戒，我说，没有哇！同事说叫我想想看，我今天就店里吃了午餐是素瓮菜，店里人说是花生油煮的，同事感觉奇怪。第二天，我特地去朋友店中问明原因，啊！原来是这样的，朋友的妻子说，昨天煮了猪肉的锅子，里头还有点点猪肉，他说洗掉了可惜；因此，放进花生油混在一起炒瓮菜，所以，佛菩萨对戒律甚为庄严。在此，我从今天起，赶集不进饭店，朋友家不进午餐，只有吃一点茶，我在三月十九日准菩萨圣诞后三天，我双膝跪到佛菩萨众位前，陪罪请愿，永久忏悔，严守五戒。

（作者：巫顺龙，〈中国大陆〉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十多年前，我的左脚脚底突然出现几个水泡，不久逐渐形成脓包，又痒又痛，并迅速蔓延。皮

肤科医师说，这个俗称飞蛇的「带状疹」，只要在时效内给予抗病毒药物，症状即可获得缓解，最怕就是误信偏方而延误治疗时机。

奈何当时我已隆重展开各式「斩蛇」偏方，婆婆找来的药草，敷的、洗的、浸的、抹的，样样俱全；更有在手腕画蜈蚣、或在街上对着落日念咒等怪招，因窘的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

婆婆的土方法没有一项罩得住，于是我改弦易辙到医院的皮肤科挂门诊。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发挥超大耐性，看了几家有名的诊所，却一直不见起色。后来我的耐性用完，就随它去了，只有在严重的时侯涂抹一些缓和药物，再没有其它积极的想法。

来年春天，姑妈邀我到她挂单的佛寺走走，那是一个密宗道场，她知道的我脚疾难愈，于是带着我来到大殿，嘱我在药师佛前绕佛，看看能不能仰仗佛力，让脚快快好起来。不多久，来了个大和尚，是佛寺的方丈，正好云游回来。他关心地问我生了什么病，我指指脚，简短地的说：脚痛。

和尚说要看我的脚伤，并加唤两位小师父过来，这两位小师父都留着发，穿着俗衣，一伙人就在大殿坐下来。其中一位小师父熟练地合掌盘腿，开始念着我听不懂的咒语。我心中止不住地胡思乱想，也对这未着僧服的小师父的「法力」充满着怀疑。约莫过了五分钟，念咒的小师父缓缓抬起头，看着我说：「你，撞死过一只猫。」我大惊，下意识辩白：「没有，我没有撞死它。」我想起一个午后，开车奔马在笔直宽敞的高雄中华二路，左眼余光瞄见有只小猫在中央分隔岛上戏耍，才几秒钟光景，我已快速通过这个画面，可是车轮隐约辗过什么东西，我无所谓地由照后镜看，赫然发现那只小猫已在后方路中打滚，紧随在后的车辆正在紧急煞车。

到底它是如何来到我轮下的，我百思不得其解，而我由于自己未曾即时下车察看，良心深感不安，当时曾听从法师指示在四十九天内做功德回向，以稍事抚慰自己受到惊吓的心。

可是小师父说：「虽然你没有撞死它，但你撞伤了它的脚让它又被随后接二连三的车辆辗过。」这就是我脚伤的由来?

和尚决定要召请「它」来「沟通」一下。小师父再度合掌念咒，空气中透露着怪异的气氛，我开始有些不安，如果这是真的，这冥阳两道该如何沟通呢？或者这根本是个骗局，接下来和尚将会如何向我开价呢?

在一长串难耐的咒语之后，和尚正色对我说：「从现在起，你发愿吃素一百天」，忙不迭地点头，和尚没有向我索价若干，看来不是骗局。

我的素食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不过，「飞蛇」似乎不为所动，我的脚底依旧起泡、长脓、结痂，起泡、长脓、结痂，周而复始，毫无起色。

吃素快满百日时侯，完全没有即将痊愈的迹象，可是我突然福至心灵，决定将吃素时间再增加到一百二十天；因为我为家人烹食荤食，必须经常用舌头浅尝味道，虽然立即吐出，但说不定是要因此而被「扣分」的。

说也奇怪，就在最后几天，伤口居然奇迹似地干涸结痂，第一百二十天时，脚底平坦光滑地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能怎么说呢？我除了恭恭敬敬地做了回向，本来还打算向和尚致谢的，可是姑妈却告诉我和尚在我吃素的第二个星期就圆寂了。

飞蛇是怎么消失的成为朋友关注的焦点，和一百二十天的吃素生涯有关系吗？而和尚在我造访佛寺短短数小时间，正好云游归来，又在指导我后不久圆寂，和我有怎么样的因缘呢?

（作者：锦港．台湾．二○○二年

濒死体验（新）

一、濒死经验（六则）

（一）

有一名会计师锺佩君，在她五、六岁时，因有先天性的髋关节脱臼，在医院进行手术时，奇妙的经验出现，在经过麻醉后的她，竟然「目睹」整个手术治疗的过程，同时她飘到手术房外，看到焦急又烦恼的父亲和眉头深锁的母亲，她至今仍记得，当她想要飘回自己的身体时，竟然有一透明的屏障阻隔着。

同时她还看到隔壁病床病患的手术情况，并在苏醒后向护士打听情况，令护士们十分吃惊，并问她如何知道隔壁床的病患的手术情况。（摘录自《重新活回来》，依品凡着）（二）

唐伯兰，她的经验是类似灵魂出体，或灵魂出窍感觉。她说有一天晚间，她自己觉得心神不宁、心烦气躁，在床铺上辗转反侧，到了半夜，四周愈来愈安静，突然一股很大力量出现。

她发现自己竟然飘在天花板上，感觉自己是如此的轻盈、舒坦、甚至十分飘飘然，两个「她」四目相视，但躺在床上的她，身体僵硬，而天花板的她却有如仙人般轻飘飘，但两者的思想是

相通的，二十秒后「她」回到她身上。更奇怪的是，她的女儿也有类似的经验。
（摘录自《重新活回来》，依品凡着）（三）

先父基本上是一个「子不语：『怪、力、乱、神。』」非常正直的人，中年时曾与家母在桃园遇见一位非凡的「比丘尼」的指点，从那时起成为一位虔诚的正信学佛者。关于先父的为人，笔者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文题是「一段失落的台湾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因特网上阅读。

笔者在读大三的时候，先父因为身体不适，进入位于台北市的台湾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检查。当天先住入九十九号病房，同一病房内住着另一位重病患者。住院第一天晚上，据笔者先父所说，他看见「黑白两无常」站在邻床病患的床边，他非常害怕。第二天，邻床的病人病逝了。于是先父就要求要换另一个病房。接着先父接受一连串的检验，被诊断出是「急性肝癌」，因为癌肿瘤太大已不能开刀切除。当时的主治医师主任也告诉我们家人说先父最多只有能存活一百天的寿命。接着没有几天，先父就办出院手续，回家修养。

三个月后，先父就往生了。丧事办完之后，接着我们家人也依台湾的习俗，每隔七天办一个「七旬」。到最后一个「七旬」，也就是第七个「七旬」祭事结束的时候，主事的佛教法师双眼有流泪的泪痕，但是却面微带笑容的问我们家人说：「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的父亲升天了，」他手指着我家大厅对外的天空继续说：「一队天将和天兵笙歌欢庆地将你们的父亲从那边接走了」。笔者兄弟姊妹都摇摇头表示没有看见。望着天边，天空一片晴朗无云，当时笔者眺望着遥远的天边，想要补捉一点先父的影像，或欢迎天神的队伍的踪迹，但是只有一片怅惘。

事后过了一段时间，家母告诉笔者一段先父往生前的一件事。大约在先父去世的前一周，有一天先父告诉家母说昨晚有一个戴红帽子的人从天上下来，从窗子走进来见他。家母说要先父说详细一点，他也不多说。又过了几天，先父又告诉家母说那个戴红帽子的天神又来了，说要带他走。其它也没有多说。过了几天，先父就去世了。（摘录自《失约的死亡》）（四）

有一位移民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的旅馆业者，曾经担任「圣地亚哥台湾人旅馆公会」的会长，他和他的太太都是开口上帝，闭口神的虔诚基督教徒。他曾有一次心脏麻痹的经验，据他所说，当心脏麻痹发生时，他虽然昏厥过去，但是他觉得他离开了他自己的身体。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身体躺在那里。接着他就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灰灰暗暗的，有很多人聚集排队在那里似乎都要往一个地方去，而且面目都没有表情，好像都很痛苦的样子。并且都不和他打招呼。他在那里停了一阵子，不久他被就被救醒了。（摘录自《失约的死亡》）（五）

一美国中年人青少年时就开始混迹帮派、吸毒、抢劫等，是大家公认无恶不作的「古惑仔」，颇像是现今台湾的飚车恶少。有一次在与帮中同伙抢劫便利超商时，眼见同伙兄弟被店家老板以散弹枪从背后轰了一枪，其整个心脏几乎被轰出来，当场毙命。随后这不良少年逃之夭夭！这是他十七岁时亲眼所见同伙的惨死。

当这年轻人二十五岁时，依然还是我行我素混黑帮逞强斗狠过日子，有一次在公路警匪枪战中，这位前科累累的青年身中两枪昏倒，而透过警网无线电呼叫救护车，赶快将伤者送医急救。就在送医的途中，这位歹徒虽然眼睛闭着，可是头脑意识却仍是很清楚的。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道：「那时我清晰的听见救护车急驰的声音，可是不知为什么车内开始起了大雾，后来又冒出黑烟，伸手不见五指，同时不知为何身陷在大火与岩石峭壁所构成广无边际的空间。其整遍地都是火，过了没多久，看见了十七岁时同我一起抢超商而被击毙的同党，他催促我赶快离开这里，千万不要再回头了。」「因为这里是火海大地狱（佛教中亦有此地狱），广大无边，只要进入此地狱是永无出期的，所以你快回去吧！快走……」可能是这位受枪伤的青年命不该绝，经全力抢救终于清醒了。医生告诉他说：「您已死亡二十分钟，但又奇绩地复活了。」这位青年人，如今已四十岁了，不仅脱离了黑帮，并戒除了毒品，更将其余生的光阴奉献在神职劝善的工作。（摘自〈生死与度亡〉）（六）

1．1975年的一次雷击，让Brinkley先生经历了第一次的濒死经验，并以 「对方」的立场回顾了他一生所做出的所有善事与恶事。

例如他从小就是一个名震校园的大恶棍，在五年级到十二年级之间一共打过6,000次架。

除了自己前来讨打的以外，他也常常痛殴一些无辜的同学；而这些往事在死后的重现中，他发现自己跑到对方的身体中，去亲身体会到了受害者所感到的疼痛、惊恐、慌乱、与无助。

而其中，又以毫无理由地去殴打对方所受到的痛苦更大。

另外他也曾因为家中的狗狗咬坏了地毯，而发了狂似地用皮带抽牠，这时他才感觉到了狗狗不是故意的，狗狗也觉得很抱歉，也感受到狗狗对他的爱。

2．另外还有他在参加越战时，被他杀害的北越军官在脑袋中枪那一瞬间所感到的疑惑，以及后续因无法再与家人见面的伤心、无奈、悲哀；更惊人的是，连后续的军官家人在闻知死讯后连续好几年的痛苦，他都感受到了。

甚至他当年不过是帮忙运送枪枝到中美洲一个国家去，之后就回美国了；但那些枪枝后来射杀了一些军人及无辜人民，他们死时的痛苦无奈，以及后续所衍生出来数以万计家属们的悲痛、失落、彷徨、无助，也都回到了他的身上。

所以Brinkley先生说：

「从生命回顾中，我被迫观看了世界上因为我的行为所带来的死亡和毁灭。」「我们全都是人性大链环里的一个环节。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影响到其它的环节。」而他这一辈子倒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大坏蛋。

例如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农夫正在痛殴一只山羊，打到山羊因乱窜而让头卡在围篱中，那农夫还是拼了命地毒打；这时Brinkley先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跳下车拉开农夫，并狠狠给了农夫好几拳；就在人生回顾的这一阶段中，他感受到了农夫的羞愧，以及山羊以动物的方式向他说了声 「谢谢」！

正如前面Brinkley先生所说：

「我了解到了人类向善的简单秘密，就是在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拥有的爱与良善，和你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所付出的将一样多。」所以Brinkley先生很高兴地对「光灵」说：

「我的生活将会因为知道了这个秘密而过得更有意义。」但那时他才猛然想起自己已死……

因为一些理由，他重回人世，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尽一切力量去帮助别人，因此在14年后他因心脏衰竭而经历第二次死亡时，他又在人生重现的阶段中，感受到了安宁病房中被他好心帮忙的老婆婆发自内心的感谢、以及他花钱请一群女流浪汉到中国餐馆吃饭时，她们所流露出的感激之情。

Brinkley先生更在此时发现：

「原谅得罪过我的人，摆脱我加诸于别人身上的怨怼，如果我不的话，我会困在我所在的灵性等级里。」「除了灵魂的跃升，这些尘世的罪过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宽恕跟强烈的谦逊感充满了我的心。就在此时，我们开始升天。」

二、王文洋的奇幻经历

台塑企业创办人王永庆长子王文洋， 二十年前曾因药物过敏差点进鬼门关。

王文洋说，他知道自己对药物过敏，但过去从未特别注意，有一回感冒引发喉咙痛，他到长庚医院挂门诊，耳鼻喉科医生开了一种抗生素给他。

没想到吃了药回到公司后，开始感到肚子痛，进了厕所后，却再也站不起来。

王文洋回忆当时，当时他好像由一位同事扶持，从台塑大楼走进隔壁的长庚医院急诊室，一进到急诊室后就休克昏迷过去，后来是担任长庚医院院长的吴德朗亲自救了他。

对于当年拯救王文洋的过程，吴德朗说当时他刚从医院外开完会，座车刚到长庚时，急诊室医师已焦急的在门口等待，原来王文洋休克昏迷后在急诊室躺了二小时，医生们却束手无策。

吴德朗说，他赶到急诊室看王文洋时，只见王文洋全身发红，脸部发黑，帮王文洋把脉时找不到脉象，护士量血压也量不出数据，所幸王文洋胸口心跳仍然继续，不过当时每分钟仅跳动40下。

王文洋事后告诉吴德朗，他看到自己躺在病床上接受急救，看到吴德朗为王文洋按摩心脏，也看到吴德朗身旁准备的长针，那是为了一旦急救失败时，随时要给心脏施打的注射针。王文洋说，那个过程中，我灵魂出窍看到自己被吴德朗医生急救，他一直用针札在我的心脏，我觉得很无聊，又跑到医院四处走走，然后又回到急诊室，后来我醒了，吴医师才告诉我差点死了！」吴德朗回忆，经过20分钟的急救，王文洋竟然又完全恢复过来，至今他回想当时的病因，除药物过敏外，也未找出其它理由。

这段生死交关的经历，让王文洋从此由基督教改信佛教，也让吴德朗和王文洋结为深交，即使王文洋离开台塑集团，想深入了解医疗生技领域时，也会回长庚医院找吴德朗帮忙。（东森新闻）

三、陈兵教授自述的灵魂脱体经历

陈兵教授：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兵教授1945年出生于甘肃武山，196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他是国内着名的佛教、道教研究专家，发表过大量论文，并出有多部专着，现任四川大学宗教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河北禅学研究所副所长、成都市政协委员、四川省文史馆馆员。

下面是陈兵教授在其着作《生与死》一书（简体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53~356页；繁体版：佛光山出版社2005年出版，614~617页）讲述的亲身经历：

笔者自己从19岁到29岁的十年间，曾有过六次脱体经验，这种经验与西方专家们调查的一般脱体经验有所不同，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每次都是被动发生的，多是在躺下休息时，先听到一种奇特的声音（后来才发现是佛经中的一句咒语，而后听到说：「某某来请」，或肉眼看见有古装「人」在眼前突然出现，其时一切都非常清晰，绝非做梦。然后觉得自己的意识乘着一种能量从身体的某个部位（面部、胸部

、腹部等）猛然脱体而出，脱出时有挣脱身体内的一种吸引力之感。

二、离体后即可发现，自己仍有身躯，但与本人长相衣着不同，为一披发、白衣的古代童子形状，每次所见皆同。此「我」能看见自己的肉体躺在床上，其体质和行动自觉与肉体不同，自然能穿门透壁，行走甚速，行时作「环走」状，足似不触地，危急时能升于空中，远距飞行时速度愈来愈快，最快时只觉自己为一极小的粒子，二千公里路程，约半小时可到，在空中飞行时能看到火车和飞机在下面慢慢移动。当穿过墙壁、门窗、屋顶等障碍物时，回头一看，身后有无数道微细金光迸射，当时理解为自身与实物擦撞而生的光电效应。

三、离体之「我」意识清晰，不同于梦中，虽能意识到自己是离体之「魂」，但对自己是谁，变得模糊，有时觉得曾是另外的某人，有时自忆本从天外而来，暂时寄身这个世界，已辛苦备尝了。

四、离体之后，有时先见光明灿烂，有如春日骄阳，而光有清凉感。所见熟识之人，皆与平时所见形貌不同：有的身有光明，可见其内脏，有的一团漆黑，有的现某种动物凶猛之相。能听见人们说话，但觉其声远而又近，隔着一个难以言喻的界限。能清晰看见并听见其语声同属一界者，主要是自称为钟离权、吕洞宾及天使、龙王、土地神一类仙、神，还看见有古装武士等在电线上空飞行。他们的形貌基本如人，多为现代以前古装，与人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是光照于其面部有明暗之分，仙神们则光从其自身发出，眼眸不动而目光中蕴含深沉智慧。他们称离体之「我」为「生魂」，叮嘱应尽快归还「本宅」，时间久了对身体有损。有时有政治、人事方面的预言，后来都有应验。还见到一些亡故之人，如已死去50多年，连父辈都不记得的祖父，然只能远观，见其为一黑影，告言死后境况，谓见离体之「我」光明炽盛，不能接近。

五、每次离体时间，多为二小时左右，最长曾达六小时，时间稍长后，即有饥乏与无归属感，终而回归肉体。先在肉体前回忆此次经历，确认有归入此肉体之必要，然后卧于肉体之上，便立即如梦初醒，醒后虽意识清楚，而觉胸闷不适，四肢僵冷不能活动，需经一二小时后方慢慢温热能动，下床行走时犹觉腿关节僵硬，往往跌倒。

笔者最离奇的一次脱体经验，是在1974年农历四月初七日傍晚，晚餐后躺下休息时，忽见有周朝衣冠的人来迎，脱体后迅速飞升，看到了地球外「大香海」中的仙山和四层天宫，当到第四层天时，如回老家，自然记起那是曾生活过几千年之久的兜率宫。在那里见到了佛教、道教二教的教主各自说经的场面，目睹玉皇大帝、耶稣基督、圣母、穆罕默德和多位东西方古代圣哲们听释迦牟尼说法。游览了西方极乐世界，有自称摩诃目键连者，称「奉佛法旨，为你演化十二因缘」，只觉头上白光一闪，即退回无数劫前，重现无数轮回历程，又自觉于未来恒久修菩萨道，一级级上进，最后于将来大火劫中，作为994位大菩萨之一，从火海中运载众生达安乐处，终至成佛。其间自觉历时数万劫，而实际只用了几个小时，可谓至极稀奇。回归肉体后虽多半忘失，但在禅定中能部分呈现。其中所闻佛教术语如「十二因缘」、「唯心所现」等，皆为此前所未曾见闻，回归后数月方从佛典中发现。所见无量寿佛赤色形相，于十多年后看到藏传佛教的无量寿佛像，才发现与之相近。这一神游「奇梦」，使笔者激动不已，当时在天外曾想，为将这见闻回报于人类，还须返回人间。笔者由此而引起研究佛学的浓厚兴趣，在钻研了显密诸家的教义十多年后，确认总体佛法与自己「演化」体验中所蕴含者一致。笔者曾多番反省研究这次体验和自己当时的心境、生活条件等，自认为绝非解释为一个偶然的奇梦便可说服自己。一个在当时毫无宗教知识信息储存、日常沉迷于作「大革命」中口号式歪诗的人，能作出这种奇梦，是不可思议之事。

四、濒死「惊」验 进入异次元空间?

人在濒临死亡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曾经在医院担任公关的邓先生，5年前因为非典型肺炎并发心肌炎，医生一度发出病危通知，他说只记得当时急着要寻找已经去世2年的父亲，眼前却只看到不同时空背景的人，面无表情的从面前走过，现在回想起来，他说自己很清楚，这不是幻觉，而是自己进入不同的空间。

邓先生说：「另外一个世界喔，就比较模糊，以前国军军人跟日本兵，还有现代人都有，但是都没有表情，也没有像我们说人与人之间会有一些互动，打招呼问好都没有都不会。」濒临死亡的所见所闻都还历历在目，邓先生说当时他进入另外一个空间，只记得自己在基督教公墓里面，却遍寻不着已经过世的父亲，心里又急又慌，当时所经历的一切，完全超乎这位虔诚基督徒的想象。

5年前在医院工作的邓先生感染非典型肺炎，不到两天的时间病情急速恶化并发心肌炎，医师一度发出病危通知，亲友透过宗教力量，将他从鬼门关前救了回来。

邓先生说：「好转之后突然有个梦境，我之前处理过的动物，有跑来揪我耳朵。」恐怖的濒死经验，让邓先生再也不敢杀生，也重新体认生命的美好，把握活着的每一分一秒。（东森新闻）

五、李进鑫 濒死经验

「看不出来吧？我年轻的时候脾气坏得很，打架是家常便饭。」带着腼腆笑容的李进鑫说：「就是那一次灵魂离体的经验，让我的生命彻底翻盘，人千万千万不可以为恶，绝对是有逃不过的报应。」曾是街头混混的李进鑫，现在是名笃实的机车行老板，他云淡风轻地娓娓道出十年

前改变他一生的濒死经验：「那一天晚上，我开着车从新店回市区走在槟榔路上，起初也没在意，后来却猛然发觉怎么路上都没有人？就在这一刹那，眼前出现一辆救护车，我一下子撞了上去失去了知觉。」「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很奇怪的身上竟然没有丝毫痛楚，反而感觉非常的轻松，非常愉快的感觉，就连放眼看去周遭的环境与平常所见也大不相同，变得很有秩序、很祥和宁静。」「我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却猛然看见自己的身体撞在方向盘上，旁边有几个人正要把我搬下车，我来不及去想这是怎么回事，就看到一团柔和而明亮的紫色光芒靠近，我不知不觉的随着光芒移动，一直到光芒停了下来，我才发现自己的身体被送到了医院：奇怪，我怎么是漂浮着看着自己的身体？」「医生开始对我的身体进行急救，这时突然一阵锥心刺骨的剧痛传来，我感觉到自己又进入了自己的身体，我看见了自己的胸腹之间一片血肉模糊，耳边听到医生在说：〝不行，要马上转诊到大医院。〞医生一说完，我又感觉到飘上半空看着自己身体。」「紫色光芒又随着转诊救护车引领我前进，我明白了，这是菩萨的慈悲，刹那间，所有过往清楚浮现，跟人打架、偷人家东西、甚至小时候采别人番石榴吃都清清楚楚一幕一幕出现；我明白了，原来自己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的清晰，怎么可能做了坏事没有人知道？」「看着自己的身体进入开刀房，剧痛又再次袭来，这一次，我知道又回到身体内了；事后医生告诉我，伤势非常严重，内脏破裂、大量内出血，能够把这条命救回来真是奇迹。」（《台湾日报》，林益平）_____

六、濒死奇迹 重生竟通灵

曾经是个意气风发、纵横政商界的大老板，因为一场车祸的濒死经验，彻底改变了吴柄松，他看清了人生的价值、他拥有了与灵界沟通的能力，他决定放下价值上亿的事业、以「有舍才有得」的心情将人生重新来过。

「车子应该是从这儿摔下山谷的吧！」

五年前服务于台北县太平派出所的警员阙煌展，望着早已是荒烟蔓草、深不见底的山谷，回忆当年接获民众报案，救起吴柄松的过程，至今仍觉得不可思议，看到吴柄松好端端的站在眼前，对照着当年满身是血、眼眶、指甲发黑、全身瘫软的吴柄松，他只能说「奇迹、真的是奇迹！」吴柄松回忆，「当时，我被灵界的库官卞实告知，我还不能死，因为父亲将在我活过来的三天后去世，母亲也将在四个月后去世，我是长子，有责任回到人世间处理父母的丧事」，就这样，曾经有三天丧失人间记忆的吴柄松，在被救护车送到基隆长庚医院后三天，果真接到了家人的电话，告知父丧的消息，庞大的家族产业逼着吴柄松必须马上出院处理。

吴柄松拿出了当年院方开立的诊断书，上面写着「胸椎爆炸性骨折」，拒绝接受开刀接骨的他深信，如果是天意，身体就有自己康复的可能，在医院待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坐着轮椅、出院办理父亲的丧事，经过了一年穿铁衣、复健的日子，虽然身子骨因为车祸短少了好几公分，腰部仍不时酸痛、无法久坐，但命倒是捡回来了。（摘录自《自由时报》）_____

七、别切我，我还清醒啊！

这是一个小心脏病手术，雪梨圣文森特医院的外科医生要清除弗拉伦斯．科恩心脏动脉里面的一个血栓。由于是小手术，因此医生没给科恩进行全身麻醉，手术过程中科恩有点迷糊的感觉，但意识是清醒的。

突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发现自己升到空中，而且胸口遭到重击，同时耳边响起了钟声。此后的影像更加清晰，她看见自己躺在手术台上，医生正在处理她的身体。「我急得大叫：别切我，我还清醒啊！」科恩回忆说。接着她看见一道耀眼的白光，然后她在空中的身体飞向了白光，「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20年前的事情了，当时的手术纪录显示，科恩的心脏曾一度停止跳动。现在回忆起这件事，科恩还心有余悸，「这事很怪，我平时很少谈起它。不过那肯定不是梦境，我当时很清醒。」（大纪元）_____

八、灵魂离体，飘于空中（三则）

（一）

一位四十四岁的患者，心脏病突发倒在一片草坪上，过路人看到后，叫来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当时此人已被宣布临床死亡，各各医学指针显示抢救过来的希望非常渺茫。但拉曼尔医生还是死马当活马医，持续给他做心脏起搏和人工呼吸。拉曼尔医生在准备作人工呼吸时发现患者口中有假牙碍事，便将假牙从患者口中拿掉。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抢救，患者终于有了心跳和血压，但仍处于昏迷状态。等清醒之后，该患者一见到拉曼尔医生便告诉他，
自己知道他的假牙在哪里。拉曼尔医生非常吃惊，然后该病人解释道：「是呀，我被抬到医院时，你就在那儿，把我的假牙从我嘴里拿出，并放在一辆小车上，车上有很多药瓶，车下方有个抽屉，你就把我的假牙放在那个抽屉里了。」拉曼尔医生惊讶万分，因为他知道该患者当时处于深度昏迷状态。通过进一步的交谈，拉曼尔医生得知该患者当时漂浮在空中，俯视自己躺在床上的身体和忙碌的医务人员，并且急切地试图和医务人员交流，让他们不要停止抢救工作，但是他的努力没有成功，没有人能看到空中的他。该患者描述的一切抢救细节和场景都与当时的真实情况吻合。如果我们把当时该患者的意识活动归结于他的脑神经活动，那如何解释他在处于大脑不活动的状态下，却能清晰的看到一切的事实呢？

（二）

奥格．菲尔哈特是一位63岁的老人。她正在等待心脏移植。一种严重的病毒感染侵袭了她的心脏组织，造成心脏停止跳动。她被紧急送往加州大学中心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进行手术。她的全部家人除了她的女婿都来到了医院，她的女婿呆在家里没来。

尽管移植手术很顺利，但在凌晨2点15分的时候，奥格新移植的心脏突然停跳。移植手术小组奋战了3个多小时终于把奥格又抢救了过来。到了早晨奥格的家人得到通知手术成功了，但没有被告知任何细节。

当奥格的家人打电话告诉她女婿这一好消息时，她女婿也有消息告诉他们。女婿说他已经知道了手术成功的消息。凌晨2点15分，他正在睡觉，发现奥格在床头处。奥格告诉他不要担心，她不会有事，并让他把这一消息告诉她的女儿。奥格的女婿便记下来这一消息以及当时的时间，然后又睡觉了。

后来，当奥格醒来了，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得到我留的消息了吗？」（三）

另外一宗生动的离体经历记录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医学博士麦尔文．穆尔斯(Melvin Morse) 和《美国的健康》杂志前主编保罗．帕瑞(Paul Perry)合着的《走向光明》一书中：一个二十五岁女性包拉，在一次突发性心脏病中，心脏停止了跳动，抢救醒后，她描述道：我飘在天花板上往下看，有三个护士在我的身体周围，有一个测完我的脉搏后，对另外两个喊道：「给医生和她丈夫打电话」。医生马上就来了。作完一个简短的检查后，医生说：「她死了」。我飘出房间，进了走廊，看见了我的阿姨──这家医院的护士。她正在和别人说：「多可惜啊，包拉曾经是多么好的小妈妈。」我很奇怪她为什么要用「曾经是」。我试图和他们说话，告诉他们我还在这儿，但是我没法和他们交流。我甚至还可以飘进另一间房间，我听见一个病人报怨说：「太吵了。」护士对她说：「包拉在隔壁病得很严重。」然后我就飘回去，看见我丈夫已经来了，他对医生说：「这叫我怎么向孩子们说呢？」我想我可能已经死了，我第二个念头不是害怕，而是觉得这会是一个有趣的经历，我想告诉他们：「我当时就在这儿，我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和听见他们说话，但是没法和他们交流，这很令人沮丧。当我看着他们抢救我时，屋子里变得十分明亮，一个彩色的大蓬罩下来，在我上方，在它的中心是非常亮的光在闪动着。我知道那光亮的中心就是我想去的地方。然后几个人从光中走出来，他们不是上帝或天使，而是就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最后我回到了我的身体里。我看见医生摇着我的肩膀叫着：「包拉，包拉，回来」。我在那时回到了身体并醒了过来。（大纪元）

九、无神论者的濒死体验

罗得尼亚(George Rodonaia)博士1989年移民美国，此前是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的精神病医生，坚定的无神论者。

他经历了一次有记录的最长的「临床濒死体验」。1976年他被车撞后就被宣布死亡。他的尸体被停放在陈尸室三天，直到一位医生作尸检在他腹部切了一刀后才苏醒过来。此后他转而研究灵修领域，拿到了他的第二个博士──宗教心理学博士。随后成为东正教牧师。现为得克萨斯州Nederland市第一联合卫里公会教堂的牧师。以下是他对自己濒死体验的描述，这个描述被记录在菲力普．伯尔曼(Phillip L. Berman)的着作《回家之旅》中：

关于我的濒死体验第一件事我记得的是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里。我没感觉肉身上的痛苦，我仍然记得我就是乔治。这种黑暗是我从没见过的。我感到害怕极了，我从未想到会这样。我对自己仍然存在感到吃惊，但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念头不断在我的意识中翻滚：当我死后会是什么样。

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思绪了，我就回想所发生过的事。我为什么在这黑暗中？我将怎么办？我想起了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于是我感到轻松多了，因为这时我才确信我还活着，虽然在一个很不一样的空间。然后我想，既然我还活着，我为什么不往好想呢。我是乔治，我在黑暗中，但我知道我活着，我是我自己。我不能往坏处想。

接着我想，黑暗怎么会好呢。好应该有光。突然我就身在光亮中了，很明亮的光：白色明亮，强烈耀眼。就像照相机的闪光那么强烈，但不闪烁。开始我觉得这光耀眼得使人痛苦，慢慢地我就适应了。我开始感到温暖舒适，一切突然都变得挺好。

接下来我看到周围到处是分子在飞，原子，质子，中子，到处都是。一方面，这些是杂乱无章的，但是另一方面，带给我无与伦比愉快的是这些杂乱无章也存在着它们自己的对称。这种对称是美丽和统一的，它使我全身充满了巨大的快乐。生命和自然普遍存在的方式呈现在我的眼前。这时我对我身体的担心完全消失了，因为我知道我已不需要它，它实际上恰恰是我观察世界的障碍。

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全都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很难按照发生的顺序来描述。时间似乎已经停滞了，过去，现在，未来对我来说已经完全融合在没有时间概念的一体中。不知何时，我看到了我自己一生的经历，在一刹那间我看到了自己的整个一生。

我意识到生命无处不在，不仅是世俗生命，而是无限的生命。所有这些不仅联系在一起，而且所有这一切本来就是一体。我可以在瞬间到任何地方去。我试图和我见到的人沟通，其中有些人感到了我的存在，但无人理会我。我感到学习哲学和圣经的必要。你想要的你就得到。你想到的就会到来。我回到过罗马帝国，巴比伦，挪亚和亚伯拉罕时代，所有的你能叫得上名的时代我都到过。

我充满了所有这些美好的事情和经历，直到当他们作尸检切开我的腹部时，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握住了我的脖子把我往下按，这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我睁开了双眼，感受到了剧痛。我

身体冰冷，所以开始颤抖，被立即送进了医院。（大纪元）_____

十、心理学家的濒死体验

荣格博士是世界闻名的精神病学者。1944年在瑞士的一家医院里，患心脏病的他经历了一次濒死体验。以下是他对这一经历的描述，这个描述被收录进其名着《记忆．梦境．映像》中（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我感觉自己上升到了很高的空间中。在很远的下方，我看到地球沉浸在一片辉煌的蓝光中。我看到了深深的蓝色的海洋和大陆，远远地在我脚下是锡兰（译者注：斯里兰卡的旧称）。在我前面远方是是印度次大陆。我的整个视野没有包含整个地球，但是其球状依然清晰可辨。透过那片蓝光，地球的轮廓闪着银白色的光。在许多地方，地球似乎被上了颜色，或被点缀着暗绿色像被氧化过的银一样的颜色。左边是广阔的深黄色的阿拉伯沙漠。后方是红海，就像在地图的左上方。地中海我只能看到一点。其它都有点模糊不清。我还看到冰雪覆盖着的喜马拉雅山，但她有些雾朦朦的。后来我知道要能看到地球的这种景象，我得离开地面约一千英里。

沉思了一会儿，我转过身来，似乎现在我转向地球的南方，不远处我看到一块黑黑的大石头，就像陨石一样，有我房子那么大。它漂浮在空中，我自己也漂浮在空中。

我在孟加拉国国湾曾看到过类似的石头，有些已被镂空作成了寺庙。我看到的正是这样的一块石头。在前庭的入口处右边，我看到一个黑色皮肤的印度人正静静地坐在石头长凳上双盘打坐。他穿着白色长袍。我意识到他知道我的到来。上了两级台阶后就进了这个前庭了。里面左边是这座寺庙的入口。里面有数不清的小小的碟状可可油灯在点着，当我走近并进入石头中的台阶时，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我感到似乎世俗的一切东西都从我身上被剥去了——所有我追求的、我一心所愿的、我所想世上变幻不定的东西——都像被脱皮一样从我身上脱去了。这是一个极度痛苦的过程。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留下了，似乎是我做过的事情的经验，我身边发生过的事情的经验。我也可以这么说，它跟着我，我就是它。这个经历给我一个我极度贫穷，但同时又非常充实的感觉。我不想再要任何别的东西。我以一种客观的形式存在，我就是一直这样存在的。开始时被抢夺、剥夺、湮灭的感觉占据了我，现在突然那些东西变得无足轻重了。再也没有那种像是被掠夺的难过——相反我已拥有了我的一切。

另一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当我走近那座寺庙时，我有一种确信我将走进一个有光照着的屋子，在那里我将遇到所有与我属于同一个群属的人们。在那里我将明白——这我也是确信无疑——我在其中的因缘关系。我将知道在我之前的情形，我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以及我将来的归宿。我非常确信一旦我进入这个石头中，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会水落石出。在那里我将遇到知道这些问题答案的人。

当我正在想这些问题时，又一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从我下方，从欧洲方向飘上来一个影像。那是我的医生，或只是像我的医生。镶在一个金色的框中或是一个金色的花环里。但我立刻知道：「啊，是我的医生，是他在给我治疗。现在他是以他的本像到来。在人世中他以一种本像的世间表现出现，他的本像在最初就存在了。」也许我现在也是以自己本像出现，但我并没观察到这一点，只是想当然罢了。当抢救我的医生站在我面前时，一个无声的思想交流在我们之间进行：医生是地球派来向我传达一个信息，那里正抗议我的离去。我没有权力离开地球，我必须回去。我知道这信息的一瞬间，我看到的景象顿时消失。

我感到深深的失望。因为现在好像一切都落空了，我被剥夺的那次痛苦经历全白费了。我没有被允许进入那座庙宇，没能加入我所属于的群属。现在我必须再回到那「盒子系统」，因为在我看来似乎在宇宙的范围后面，我们这个三维空间是人工建造起来的，在这里每个人都自己坐在一个小盒子里。生活和整个世界给我的印象就像一座监狱。现在我必须重新说服自己这里的一切是重要的。它带给我烦恼无以计量，但我必须重新认为它是自然的。我曾经很高兴能摔掉了它，现在我必须重新像别人一样被一根线吊在一个盒子中。

我从心里对我的医生非常反感，因为他把我救活了。但同时我又为他的生命担忧，因为他曾经在我面前呈现出他的本像。当一个人获得这种本像时就意味着他就要死了，因为他已经属于了一个更大的群属。突然我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医生将代替我去死。所以我尽我所能和他谈这件事情，但他并不相信我。

我确实是他最后一个病人。1944年4月4日，我仍然记得我被允许坐到自己床边的这一天，我的医生睡在床上再也没能起来。我听说他得了间歇性高热，不久就死去了。（大纪元）_____

十一、面临审判，善恶有报

《天堂印象－－100个死后生还者的口述故事》中记载了一个叫斯塔因．海德勒的德国警察局局长的可怕的濒死体验。

斯塔因．海德勒是德国柏林的一个警察局局长，在1996年10月1日，当他49岁时，他经历了一次濒死体验。他是个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来世的人，他对人冷漠粗暴，没有道德感，从不愿意帮助别人。

当他高血压脑溢血病危时，他的灵魂出离了肉体，他感到十分愤怒和暴躁，因为他发现自己被许多贪婪的灵魂包围着，那些灵魂正在欢迎他来到他们自己创造的地狱：

我感到十分震惊，因为这些丑恶的灵魂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想与之为伍的。他们看起来非常凶恶，而且举止粗野。而我自己，尽管自私，尽管从不替别人着想，却是个挺拔、有修养、穿戴考究的人。我想冲出这个丑恶灵魂的圈子，但它们却将我紧紧围住。我大声求救，但没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可以进入这个圈子。可以这样说，我为自己掘好了墓，而现在才尝到了躺在里面的滋味。

我感到痛苦异常，那一刻我开始看到自己人生的错误，但却不知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直到我的悔恨和我对自己由于自私而虚度了一生的痛惜充溢了全部身心后，我才从那些死亡的恶魔之中解救出来。

在此之后，当我重新活过来以后，我就一直都在不断地审视自己的灵魂。回顾自己过去的错误，寻求人们的谅解。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我只能独自面对这一切。

有时候，我又觉得这样做很难。多年来的冷淡、粗暴已成为我身上的一部份，一种做恶的欲望，彷佛难以挣脱的镣铐，时不时地煎熬着我。我不得不努力克制这股冲动，有时我想，我完了，我身上的恶意快要控制住我了。这个时候，那次脑溢血时看到过的可怕一幕又在我眼前闪现－－太可怕了，其中一个张着血盆大口扑上来要咬我，但又不下口，只是把嘴那么张着，贴着我的喉咙……这样多次发作，惩戒的意味越来越浓，促使我对自己的自私、冷漠反省起来，我逐渐意识到冷漠与粗暴带给他人的伤害是多么痛苦。

……

这样一点一点地，我觉得自己做过的错事将是无法弥补的，我必须努力去赎回过去的罪……

（大纪元）

十二、我的濒死体验

我是妙轩尼，家住台中。自小患有气喘病。二十几年来，都要靠鼻孔喷雾药济过日子。有时害起病来，气要断不断的，非常难受。

二十岁那年春季中的一天，在外工作，又害起病来了。一时又找不到喷雾济，也想不起放哪了。心急、害怕、越发使呼吸困难，心中极度想争脱窒室之苦痛、难受。

一会之后，整个人感到无比的轻松、愉悦，这辈子从来没有过的舒畅。心想：这太好了，难得有这么好的身心感觉，何不到处走一走呢?
好吧，到阿里山去吧。没想到，一想就到了。逛了一会，又想要去台北走一下，一想又到了。一个人走了一会，觉得不好玩，想找个朋友出来一起玩，可是见了好几个好友，她们都不理睬我，真没意思。

一会想回家了，回到家，见不到妈妈在，找了找，家里除了老奶奶及小狗外，都没人在。问奶奶妈妈他们去哪了？问了几次，她都不理我。真是的，今天是怎么了，为甚么今天的人，都怪怪的。

一想起，唉，自己现在干甚么呢?
想一想，刚才不是还在做事吗，甚么时侯溜出来的，赶快回去，要不然，要挨骂了。这一想，醒了。一睁眼，怎么是躺在床上呢，而且感觉到头很痛。问身边的妈妈，自己现在哪?

见到妈妈笑着猛说，好了，太好了，我女儿终于醒了。感恩阿弥陀佛、感恩观世音音菩萨。后来妈妈告诉我，我已昏迷，躺在医院三天三夜了。她并告知我，三天前，我突然昏倒，不醒人事，是同事把我送来医院的。

事后，我把我神识离体后的感觉，告欣了家人。我说我当时只感觉出去一下子而已，怎么就三天了。妈说，您就快活了，我们为你操心了三天，你还不知呢。但我说，没有身体的身心太奇妙了，比现在这个肉身好太多啦。我还告欣妈妈及一些怕死的友人，自己有了这次死过翻生之经历后，对生死已泰然多了。

妙轩　述．果愿 记

（2008．5．5）

十三、往生四天 重返人间

上周六我去探望了居住在上海宝山区的晏老先生，老先生今年已经86岁高龄了。

三年前，在他83岁时，长期瘫痪在床的老先生病情恶化，被医生告知，已经无法医治了，接下来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老先生的女儿晏女士，听了医生的话后，就对医生说：「我们是有宗教信仰的家庭，希望老人能够在咽气之前回到家中，让老人在家瑞安静的离世。老人的主治医生也是学佛之人，她很了解佛教的临终关怀应该是怎样的，所以在她的帮助下，医院同意派救护车将老人送回家中。

老人在回家的途中悄然而逝，在晏女士的坚持下，救护人员帮忙将老人的遗体抬到了二楼的家里。救护人员离开后，晏女士就急忙跟众多师兄联系，请大家帮忙助念，送老人往生。师兄们

分成两班24小时轮换助念。就这样，整整四天的时间里，阿弥陀佛圣号不间断的回响着。到了第五天早上，轮班的师兄来了，准备继续助念，这时，老人却醒来了，跟女儿讲「请大家回去吧！」……当时在场的人无不惊喜万分，连连称道「真是奇迹！」老先生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但是阿弥陀佛对他挥手，让他回来，说他的时间还没到。之后，老人还去地狱游了一转，也亲眼睹了一些地狱的景相。老人奇迹地重返世间，在他的身上也真的出现了奇迹：往生前，老人已经很久都是瘫痪在床的，而回来后，老人的痼疾竟然不治而愈；因为年纪的缘故，老人的牙齿早就掉得所剩无几，回来后，不多长时间竟又长出了新齿。……老人的归来也让周围学佛的师兄们更坚定的信心！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觉海慈航）_____

_____十四、濒临死亡的故事

最近（2006年3月）听到一位住在洛杉矶的女性专业人士的故事，像是现代西方盛行的「濒死经验」(Near Death Experience, NDE)，也像佛教的因果故事，值得一读。

这位目前在南加华人圈小具名气的黄姓专业人士说，她生来手掌的生命线就很短，她信佛虔诚的祖母与母亲很担心她会短命，经常四处参加法会为她祈福（但她从来不跟着去），并不时用指甲按她的手掌，试图用人工方法延长她的生命线，虽然让她痛得大叫，但生命线却并未延长。

目前年约四十岁、高头大马、器宇轩昂的黄女士，记得小时候有一天在家里床上躺着看书，不知不觉睡着了。但奇怪的事发生了，突然间她觉得自己的灵魂浮在空中，看到自己的身体在床上睡觉，书搭在肩上。换言之，她的灵魂已经和身体分开。她试着学电影里的方式，让自己的灵魂进入身体，但却无法做到。之后，她母亲进入房间，她拚命叫唤母亲，她妈妈却根本听不到，甚至还穿过她的灵魂，去摇晃她的身体，想要叫她起床，但床上的她根本无动于衷，但是在一旁的灵魂却又急又怕，可是就是没有人能够听到她或看到她。

之后，她就不自觉地进入另一个境界，四周很黑暗、空气很混浊，仅远处有一个昏暗的灯光，彷佛隐约之间在引导她朝那个方向走去。于是她拚命奔跑，离灯光愈来愈近，最后看到一座高大的古城，城门上面写着「酆都」二字（俗传为冥府所在。她之前没看过「酆」字，特别记下来），还有许多男女老幼在城门前排队。

她看到城门里有一个像溜滑板的金属亮片，她就问大家那是什么，别「人」就跟她说，这是审判人生前行为的刑具，如果生前是好人，溜下去就没事，继续前往投胎过程，但如果生前做了坏事，溜下去就会遍体鳞伤，并转其它狱门受苦。当她在和前面的「人」讲话时，突然后面有「人」用尖尖的东西往她的下背部戳了一下，还喝斥道：「讲什么话！」她转身一看，竟然是身形高大的人形「牛头马面」，穿着古代官差服装，拿着叉戟刺她的背，而这样的动作，日后竟造成她有坐骨神经痛的毛病。

而当时又害怕又紧张的黄女士，开始为她年纪轻轻就到鬼门关报到而感到伤心，在此危急之际，她生前受祖母信佛的影响产生作用，开始虔诚诵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地涌莲花，身形高大的观音菩萨则站在莲花上面，虽看不清是男是女，但是观音的慈容善目、以及全身柔和的金光四射，让黄女士顿感心安不少。

接着她随着观音菩萨脚步向上提升，菩萨每走一步，地上就涌现一朵大莲花。在随着观音菩萨脚踏莲花离开地府之际，她看到金桥、银桥、石桥及破桥四种桥。虽然她没和观音菩萨说话，但观音菩萨却心领神会，让她知道金桥是给人世间的大善人走的，将投胎到王公富豪之家；银桥次之，将生到富贵之家；石桥再次，将投身于寻常百姓之家；而破桥前则有许多人哭泣，不愿过桥，因为桥身破烂，假如果报未尽，就会再度掉落桥下，在水中继续受苦，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再有机会过桥，如果走过了，方可前往投胎转世。

离开地府后，忽见一处美丽的花园，园中有一锦鲤鱼池，池中有着从未见过金光闪闪的鱼群，不知怎的，黄女士看得入神时，彷佛被人一把推进池中，再醒来时，她的灵魂已进入身体，人躺在床上，书搭在肩上，所发生的一切，彷佛就像历历在目的南柯一梦，感到如梦似真，难以确定。但奇怪的是，她的手掌生命线却在不知不觉间变长。过一阵子，她的祖母要到土城承天禅寺参加法会，从不喜欢参加法会的黄女士居然愿意和祖母同去。在寺中碰到未曾谋面的广钦老和尚，老和尚却能一口叫出她的名字，并对她说：「观音菩萨给你添寿，要善用这段因缘。」直到现在，黄女士依然对她少年时的这段经历感到无法以常理理解。受西方学院高等教育及训练的她表示，她所经历的事，无法以科学来解释，但她也因此对世间的态度大为改观，更能以慈爱及关怀的心态对人，希望能凭着自己一点心意尽量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和困难，借着分享经验广结善缘，期望以「改变心境就能改变环境」的理念，与大家共勉。（Jerry M）十五、停尸五日复活 死心塌地学佛

我的老家山东胶南，是一个虽然偏僻落后、但民风并不淳朴的农村地区。我在那里生活了近二十年，未读一个佛字，未闻一句佛号，未见一个僧人，因为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座寺庙。直到现在，大概还是如此罢。所以我从小耳濡目染的几乎全是杀、盗、淫、妄、酒，所思所行，大抵不离贪、嗔、痴、慢、疑。好的习惯没学到，坏毛病恶习气无师自通，确是一个五毒具全的地狱种子。

当然，这不能委罪于人和环境。境由心造，相随心转，客观世界其实不过是心灵的影像，所以根本原因还是自己业障深重，缺乏善根和佛缘。为此，我听闻佛法后，就不再怨天尤人，而是把忏悔业障、感恩念佛、求生净土作为自己的主修课，环境与际遇就大为改观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微薄的善根和佛缘，来自于我慈悲而多难的母亲——一位菩萨化身的农村妇女。

母亲喜欢读书，崇尚知识，志向高远，性格孤傲，而且出身地主，这使母亲在一群粗俗、自私、委琐的小妇人群中显得极不合拍。母亲早年读过三年旧学校，没有念完，就赶上了「土改」斗争。家里因为有十几亩自留地，就被嗜好大「革」别人「命」的打砸抢分子戴上「地主」帽子，然后抄家批斗。我母亲的叔父，也就是我的姥爷被嗜好大「革」别人「命」的打砸抢分子从背后开枪打死。一家老小四处逃难，分散到我们伟大革命的祖国的大江南北，接受嗜好大「革」别人「命」的打砸抢分子的教育改造至今。我母亲和我姥姥挎着一个破柳条篮子四处流浪要饭。那年，我母亲七岁。我母亲的整个直系与旁系亲属也同样被嗜好大「革」别人「命」的打砸抢分子划分为「地主」，抄家批斗。我母亲的姑父悲愤交加，积郁成疾，但无人治疗，就死了。

我母亲和我姥姥就挎着两个破柳条篮子，里面或许有几块生铁般的瓜干、窝头、咸菜之类，到我母亲的姑父家里去吊丧。那年，我母亲十二岁。
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请诸位原谅我绕了好几百里的圈子按我们老家的规矩，我母亲的姑父，我应该叫舅姥爷。我舅姥爷死后一直没埋，到底是子女孝顺瞻仰遗容，还是买不起棺材，抑或是嗜好大「革」别人「命」的打砸抢分子准备鞭尸批倒批臭，我一直没敢问我母亲。反正是到了第五天，我舅姥爷从灵堂的门板上忽地坐起来，大声说了一句：「渴死我了，快给我倒水！」我母亲哇地一声吓哭了。家里的男男女女呼啦一下窜出门外。我姥娘扑通跪下了，道：「表兄啊，冤有头，债有主，谁该（欠）你的你找谁要去，别来吓唬俺啦。」
我舅姥爷揉了揉眼睛，说「大妹子你来啦，咋跪着呢？快起来。」见身边没子女端水来，刚要发作，望了望灵堂四下的摆设，心里明白了大半，跟我姥娘说道：「奇怪啊，我才睡了一刹刹（方言：一会儿），梦见自己到了阴间——阴间和阳间差别不大，什么都有，跟书上写的一模一样。一个当差的人把我领到一个地方，好像是公堂。判官搬出厚厚的一本账本来，找到我的名字，把我这辈子做的好事坏事一条条地念，一点也不差，根本推卸不了。按照我的功过量刑，因为我杀生39次，所以要投胎畜生39次，每次都是被人杀死吃肉，然后下地狱受更大的苦。但是因为我曾经供奉过佛像和佛经，功德大于罪过，阎王赦免我重回阳间，劝人不要杀生造业作恶，一定要相信因果轮回，念佛求生净土，那时连阎王鬼卒都恭敬赞叹。于是，那个当差的人又把我送回来，到门口时似乎有点生气地说：「都怪你，让我白跑了一趟！边说边使劲推了我一把，我就醒过来啦。」我姥娘家里都信仰佛教，一听这话，立即明白了，欢喜地对我舅姥爷说：「阿弥陀佛，是佛菩萨救了你啊，表兄。因为你一直不相信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经常杀生吃肉，罪过很大，险些堕地狱。现在让你亲身经历一番，那你还不信吗？」「亲眼所见，哪敢不信！以后没得说，死心塌地地礼佛念佛就是了。」我姥娘高兴地颠着小脚跑出门，将躲在外面不敢回家的眷属一一叫回来，说清了前因后果，轮回真相，大家才对眼前的奇迹和佛法的神力深信不疑，欢天喜地谈笑起来。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五天丧事变喜事，三世主人是活人。

复活后，我这位死后余生的舅姥爷性格大变，一心向佛，逆来顺受，看世间万事如浮云过眼，不再和人们争是非、论长短了。即便是那些嗜好大「革」别人「命」的打砸抢分子持刀舞棍窜上门来，我舅姥爷总是笑脸相迎，毫无惧色。甚或被嗜好大「革」别人「命」的打砸抢分子揪上无产阶级专政舞台批斗游街，指定要踢多少脚。对方每踢一下，我舅姥爷念佛一声，恬静从容；对方踢累了，我舅姥爷便报出数量，说还差三脚呢。若干年后，我舅姥爷安祥舍报，往生净土。（佛眼导航，了悟子）
十六、灵魂脱离的经验

大约一九五一、五二年，笔者生了一场大病，医药罔效；那是一个春夏之间的晚上，吃晚饭的时候，自己觉得忽然清醒了许多，乃要求洗澡更衣，并起床稍微收拾东西，但不久又觉得病况严重，躺卧床上，连喝开水的力气都没有了。九、十点了，医师和护士来打过了针，神智恢复清醒，只是身体在床动也不能动，知道医师出门，并听到护士问医师说：「这个人大概还可以活多久？」医师的回答，似乎故意的小声，对护士说：「要是能过今晚十二点不死，除非他有修阴功积善德。」那时我似觉有些茫然，只在心中微微的称念观世音菩萨，以冀病有痊愈的时候。

壁钟响过了十一点，心神觉得有些异样，好像灵魂就要与身体脱离似的，但是我还会想，佛教徒要死，最好是坐着死，不要睡着死，于是以手示意，要服侍我的人，将我扶坐在沙发上，但是两腿已经无力跌跏盘坐，就平坐靠在沙发上，双目闭着，只觉服侍我的人，在用面巾替我不停的揩着额上的冷汗，这时我想吐，服侍的人拿来了痰盂，竟吐了一痰盂的污物和血，漱过了口，仍静静的坐着，手结定印，但觉得自己慢慢的已离开了躯体，病好像与自己没有关系，看到自己坐在那里，一副可怜相，想摸触日常用具，连一枝钢笔也拿不起来，觉得所有的东西都不是自己的，跟照应我的人说话，他们也不理会我，只管呜咽的哭泣着；一个人说：「先生交待过，他死后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不许动他，也不许哭。」我听了这话，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心中只有感慨道：「啊！这就是无常苦空！」再想，我既然死了，家人亦都不理我了，这个地方已经不是我的了，我该往那里去呢？我想起了，我们学佛的人，死了之后，应该往西方极

乐世界去，但极乐世界在那里？怎样去？啊！想起了，只要称念阿弥陀佛，一心不乱，佛就会手持金台来迎接我，于是就闭着眼睛，称念阿弥陀佛；当然在我旁边的人，是听不到我念佛的，就如此一心不乱……许久许久，心中动了一个念头，佛为什么还没来接我呢？想睁开眼睛看看，就微微的睁开了眼睛，知道这是白天，不是晚上，这时灵魂和身体又合为一体了，甚觉奇怪，看看壁钟正指着十点多，旁边的人发现我的头在动，以手指试我的鼻孔说：「昨天晚上死了，现在活回来了。」在旁的人摇手示意，不许大声说话，但我觉得全身无比的轻松安泰，觉得病好了，想喝水，喝了水整个人都恢复了原状，一场灾厄，就这样过去了。后来遇见熟人，都说我有修阴功积善德。说也奇怪，此病痊愈后，好像消除不少的业障，至今将近三十年来，就没有生过病，而且身体越来越觉健康。但总觉得，我这条生命既然再活回来，应该做些更有意义于世界人类的事，这或许也是我出家的多种原因，其中的一种吧！

（《奇异世间》（选录），圣开法师）

十七、阴司是确有的

一九七九年的五月上旬，曾接到住在台北北投的一位道友，寄来同月二日台湾的《联合报》桃、竹、苗综合版第六版的一张剪报，大字标题为「刘书记官突然昏迷，勾魂之说绘声绘影」，其报导的事实如左：

【本报记者邱杰专访】桃园地方法院书记官查一峰不幸在上月下旬病逝，连日来盛传在他病逝以前，曾有另一刘书记官，因面貌、体型与死者酷似，而险遇「勾魂使者」，传得十分「绘形绘影」。但刘书记官于昏迷之后送医，医师说他「心律失调」。不少人津津乐道。本报记者昨天特地走访了与这桩传闻有关的每一位当事人。

林金本检察官，是第一位被访问到的。

记者：据说，法院有一位刘国浚书记官，曾经在上月间无缘无故的「死去活来」，你当时正好在场，并且将他送医？

检察官：这说来是三月间的事了。那天中午，我经过法院中央楼梯下，发现刘书记官跌坐在地，不省人事。我认为情况有异，立即请法警陈信贵开车来，我和陈信贵二人，将他抱到车上，载到义务法医师杨敏盛的外科医院急救。

我发现刘书记官病发的时候，约当天中午十一点半，送到医院时已十二时了。当时，他的呼吸困难，毫无知觉，连指甲都黑掉了，由杨医师为他急救打强心剂、罩氧气罩、照心电图，一直到下午三点钟他才苏醒过来。

记者：醒来的时候，他曾说了些什么吗？

检察官：我记得他的第一句话是说颈子很痛，后来又说肚子饿。

记者：当时有没有提到什么其它的呢？（比如有关连日来的传闻）检察官：他当时倒是没说什么，那些话大概都是后来才说的吧。

记者又访问了法警陈信贵，陈所说的，与林检察官所说经过大致一样，他对林检察官发现部属急难，立即送医，一直忙到下午三点多还没吃午饭的精神，尤表推崇。

记者昨天下午三时，访问到了刘国浚书记官。

问：刘书记官，你能谈一谈你这一次「生病」的经过吗？

答：我身体很好，十年前一场肝病，荣总、三总都说我会死，可是我却没死，那以后，一直没再病过。

上月二十日上午十一点左右，我在办公室办公，突然咳嗽不已，坐在我旁边的同事们问我，我说没事儿，说完，便不自觉地走出去，朝餐厅的方向走，好像是要去吃饭吧，但走到楼梯下的中廊，便昏迷了。

问：你感觉到什么吗？

答：我只记得，有两个人，身材比我高大的人，用绳子勒住我的颈子，走进一间房子里去。我记得房子也很高、很大。有一位身材高高的（可能是站的位置比我高），穿着一件黑袍的人一看到我，就责问带我来的那两个人：你们把他带来干什么呀？

那两人回答说：不是你要我们带的吗？

穿黑袍的人说：搞错了，快放回去！

那两人便立刻把我颈上绳子松了。我记得我曾责问他们说，我没犯罪，你们胡乱抓人，是妨害自由的行为呀！但两人不理我，把我从门里一推，推出门，再把门一关，关门的声音很响，轰隆一声，我张大了眼睛，发现我居然在医院里了。而且，已足足昏迷了三个多小时啦。

问：你能叙述那些「人」的相貌吗？

答：我记不清他们长得什么样子了。我还记得的是，那扇门好像是两面开的，很大很大的门。

问：醒来以后有什么感觉呢？

答：我感到颈子痛死了——直到这几天还在痛，我记得是被勒痛的。其它的一切都很好，尤其是心情，感到很轻松，很舒泰，胃口也好得很。

问：你究竟患的是什么病呢？

答：我原有一点高血压，但当天血压不高，大夫说是我心律失调，后来我再到台北仁爱医院做了次总检查，但从头到脚，一点儿毛病也没有。

记者昨天曾想访问杨敏盛医师，因他下午忙于一项大手术而没能如愿。（以上系抄报原文）看完以上这篇专访报导，不禁回忆起二十多年前，有一位使我最为尊敬的老居士，他是法律界的老前辈，曾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给我听，他说：

「在抗战末期，我有一位住在重庆的亲戚，是在司法机关服务。据说他白天在阳间办公，晚上便奉召阴司办事。他在阴司担任抄写工作，抄写的是阳世将要死亡之人的名册。有一次，见名册中有他熟识的人；不久，敌机连续轰炸，死了很多人，他在死亡名册中，所见到的熟人，也都在内，应验了死亡名册。」老居士以肯定的口气说：「我相信阴间确实是真有不虚的。」（《奇异世间》（选录），圣开法师）

十八、重新活回来

有一位姓张的台湾同学，把他一次特殊经历告诉我：他在台中的故事是这样的，当时他被热恋的姑娘抛弃，受到严重的打击下，他想寻死，就买了足够量的安眠药吃下，渐失去知觉。不知过了多久他忽见下面一群医生护士正围着他的身体抢救，而他却浮在天花板，且渐升渐高。不久他感觉沉重，忽「掉」在身体上醒过来了。那次经历使张同学的人生观改变，不但不再自杀了，还有了信仰。

（倪刚，2006年5月20日于广州

「空中魅影」系列

一、战士魂的报告

谭天 译

二次大战初期，纳粹德国空军的英伦大轰炸以失败收场，英国开始反扑，主角是新研发成功的DB - 七波士顿式轰炸机。本文是有关这种轰炸机的故事，内容完全真实，有英国皇家空军战时档案为证。

皇家空军一处波士顿式轰炸机基地的指挥官，在战情室焦虑地等待出击飞机回航。这次他派出基地所有十二架波士顿机去轰炸德国。引擎从远而近，他从着陆的声音辨出只有三架返航。他告诉副官：“要他们一下飞机立刻来见我。”

不久军靴声在通道响起，三架波士顿机的组员来到战情室。只需看他们的面孔，便知道这次任务厮杀之惨。组员随即向指挥官详细报告轰炸经过，他们遭到大批德国Me - 一○九战机围剿，十二架波士顿机只有他们三架幸存。

指挥官要他们在报告上签名，写下各自的兵籍号码、阶级与日期、时间，然后告诉这些疲惫不堪的机员：“去基地酒吧喝杯酒吧，我请客；然后回寝室休息”他们离去后，指挥官心情沉重。只有三架回来！太惨了！约一个小时后，他的副官满脸疑惑地走进战情室：“长官，这样向您报告似乎过于奇怪。但是刚送来的前线战报明白指出，十二架波士顿机全部遭击落，机员无一生还。”指挥官严厉斥责副官胡说八道，但他接过副官手中的战报，却发现其中空战过程与适才那几个波士顿机组员写的完全一致。

指挥官下令找回那些去喝酒的组员，却发现根本没有人去过基地酒吧，寝饰也空无一人，自然，机场也一片空荡，因为，基地的飞机没有一架返航。

他核对那些组员的签名与个人资料，证明完全真实。一个合理却又不合理得离了谱的解释是，三架波士顿机的组员在死亡至少一个小时以后，返回基地向上级提出报告，然后离开人间。

《联合报》一九九一年四月六日

二、北非疑云

谭天 译

二次大战期间的北非战场，美军一支洛克希德P - 三十八闪电式战斗机编队，在长程巡逻任务途中与德国空军遭遇。战斗节奏很快，很猛。不久德机撤离，美军整队时发现少了一架P - 三十八。

所有美机立即在附近空域搜索，但是没有发现失踪僚机的残骸，也没发现飞行员跳伞。时间逝去，他们的油料渐告用罄，天色已暗，任务指挥官于是下令全队返航。基地作战日志将这架P - 三十八的飞行员列为作战失踪。基地的飞行员寝室于是多了一个空床位 - - 战争原是这样无情的。

当晚，基地为这名飞行员举行弥撒，每个人都知道，所谓“失踪”实际就是阵亡——那架失踪的P - 三十八，无论如何无法到这时候还在天上飞，它的油料早就没了。

就在弥撒举行中途，基地警报突然响起，炮手冲进炮位，值班飞行员立即爬上座机等候起飞信号。雷达发现一架不明机正低空快速接近基地。

在探照灯照射下，基地数百名官兵看一架P - 三十八疾冲而来，引擎声震耳。

基地防卫系统以通常P－三十八使用的无线电频道与它连络，但没有回音；基地信号灯打出鲜明信号，要该机飞行员做出敌我识别动作，如摇摆机翼、降下起落架等，仍全无音讯。指挥官下令炮手暂时不要发炮。

P－三十八开始下降，但就在机场正上方的位置，它就好像突然撞上一道看不见的砖墙似的在原地猛烈震动，然后在数百双瞪大的眼睛前裂成碎片。奇怪的是，没有火光，也没有爆炸声。

数十官兵看见一个人体从碎片中跃出来。“跳伞啊！”“快拉伞环！”他们忘情地吼叫，仿佛天空中的人会听见他们的话一样。伞张开了。先是飞行员副伞随风荡，然后主伞美妙地大开。官兵高举拳头大声叫好。救护车赶赴现场。官员也纷纷搭上卡车，往残骸落点与伞着陆处疾驶。

所有挤在残骸与伞旁的技师、医官与其它官兵都傻在当场，他们目睹不可能的事；机身编号证明这架闪电式战机却是失踪那一架P－三十八，但油箱早已干掉，他怎么可能急速飞临基地？而那名跳伞的飞行员前额中弹，子弹贯穿后脑，死亡至少数小时，他又怎么可能在死后跳伞？

这个奇案列入美国空军第五军机密档案，档案上附有基地指挥官与所有目击者的签名。

《联合报》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一日

三、飞行员的梦

谭天 译

惨痛的经验，即使事隔多年也常令人夜半惊梦；但如果梦境居然成为一幕幕画面，而由旁人看到，那简直不可思议。这是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一架编号N九五三Z的B－十七空中堡垒式轰炸机上发生的事。

这架B－十七在二次大战后列为“剩余物资”，存封库房已逾十五年。它这次重见天日，目的是飞往英国，拍一部以大战为背景的电影。此行第一站是从新泽西州的戴特波洛机场前往麻省波士顿的罗根机场。机上除机长外，还有两名摄影师比尔马森与金诺伍，一名驾驶，及临时要求搭便机的机长战时袍泽伯特波穆特父女。

当时阳光和煦，飞行高度约七千尺。这架B－十七久历战火洗礼，但主要机件大致完好，飞行堪称平稳。机身腰部原先安装机舱的炮塔已由挡风玻璃封死。伯特父女分躺在机舱两张行军床上，梦正酣。

机长偷闲来到舱内，与两名摄影师聊天。突然马森叫了出来：“天啊!你们……你们看到了吗？”机长立刻抓住马森的手臂说：“不要说话，我们当然看见了。不要出声音打扰，我们把看到的画下来。”伯特很显然在作梦，他的脸孔扭曲，嘴半张，似乎在梦境中正与人搏斗、大声嘶吼。

在舱内微明的灯光中，机长等三人都看到一幕奇景：带着氧气面罩的男子，各持一挺五○机枪，相互大声喊叫，机枪狂喷火焰、颤抖不已，空弹夹连串弹射天际－－但只有画面，没有声音，一点声音也没有。接着，其中一人手臂被炸飞，不支倒地，另一人奋力把他拖到顶舱炮塔，把他直冒鲜血的断臂伸出炮塔舱口外，让创口在狂风与摄氏零下50度的低温中冻结。随后，画面倏然消失，伯特醒过来了。B－十七安抵罗根机场，伯特父女道别离去。

在机场旅馆中，两名摄影师追问机长这件事。机长说：“那个奋力救人的飞行员就是伯特本人。大战期间，他是名B－十七飞航工程师，也担任过顶舱炮手。在一九四三年十月那次号称黑色星期四的轰炸史温佛之役中，他属下一位炮手被德军战斗机的机枪弹炸断手臂，伯特于是把他拖到顶舱舱口，用冷空气冻结法救了他一命。”

伯特带着女儿准备下机时，他在机舱地板上捡起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机上每个人都看见了，那是一个全新的五○机枪弹夹，而这架B－十七从戴特波洛起飞时，机上并没有这样的东西。

《联合报》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三日

四、林白奇遇

谭天 译

一位飞行员，某日凌晨一时从古巴的哈瓦纳起飞，计划飞越佛罗里达海峡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时为一九二八年，所谓导航系统根本连影子都没有，飞行员的经验就是安全的最大保障。而这位飞行员的经验与技术都绝对是一流的。

当他飞离古巴海岸，怪事接踵而来，首先，机上的磁罗盘指针开始左右乱转，如此周而复始数回，指针突然疯狂的三百六十度旋转，速度之快好似要破“盘”而出。磁罗盘不该有这种情形，在受到强大磁力影响时，指针跳指“OFF”的读数，但不应这样旋转不停。

这时他还不担心，因为机上另有一套地感应显示器，这在当年已是最新式的导航设备，在飞越大洋时特别有效。但不久，地感应显示器上的指针也变的全无章法，瞬间又指向完全不可能的另一个方向。

换句话说，飞行员这时已完全丧失任何导航设备。他尽可能保持航向稳定，设法以星相位置为航向依据。只是这一招很快也告失灵，因为浓雾逐渐弥漫整个空际，他什么也见不到。

他的最后一线生机是尽量低飞，利用白浪头波涛线的大小与方向判别风向，进而判断自己的大略位置。但这时整个空中情况险恶已到极点，据他事后描述，飞机就像浸泡在“黑色牛奶”中一样，根本什么也看不到。

这是一场盲目的搏斗。太阳蹒跚挣扎露脸，天空开始泛白，飞行员发现底下竟然已经是陆地了；机上的罗盘随即恢复正常。他利用数分钟的时间比对航图，赫然惊觉一件不可能的事：他偏离航道至少一千哩，而他的飞机即使满载油料也根本飞不了这么远！

这位飞行员不是等闲之辈，正是着名的查理林白，驾的飞机是“圣路易精神号”。林白一直未公开这次奇遇，直到一九七六年，他有关这次的事件的手稿才公诸于世。

《联合报》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六日

五、机窗外的光体

谭天 译

宇宙间果真有幽浮！！

一名澳洲飞行员亲述与神秘飞行体并行与脱险经过。

如果真有“幽浮UFO”，应不足为奇，人类实在没有理由自认浩瀚宇宙唯“人”独尊；奇的是，它们来地球干什么？美国空军情报处设有专司幽浮事件的调查小组，他们经手个案逾千，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经查证销案，但于下百分之五却迄今疑团未解，以下是其中一个。

这是澳洲安赛航空公司兰尼马洛的奇遇，时间是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晚。马洛从雪梨起飞时，夜色如水，天候良好。飞在八千尺的巡航高度，百哩外的城市依稀可辨，他驾驶的F-二十七福克尔式客机，满载到新南威尔斯库塔经商的日本人；甚至有一个人因客舱挤不下，坐到他身旁的副驾驶座上。

三十分钟过去，一切平静。马洛准备享用一杯咖啡，但突然间左侧机舱玻璃明亮耀眼，马洛发现就在左侧同样的高度，有一个发光体正与他的客机比翼而飞。

他呈圆形，通体泛出仿佛电杆枪射出的奇光，上下端则闪烁着红光与绿光。一开始，马洛以为它是另一架航空器，但他顿时警觉世上根本没有圆型发光的航空器，而且它似乎正在逼近客机。

马洛立即关闭自动驾驶系统，改由手控，躲避撞机惨祸。随后两分钟，发光体突然逼近，转眼远引；忽焉在左，一秒钟后却从右方掠过。它可以加速至瞬间时速数千哩，可以说停就停，立刻又以任何角度，冲向任何方向。马洛心跳欲狂，人世间哪有这种航空器？但两分钟过后，发光体稳定下来，保持在客机左侧约半哩，好似与它“编队”进行般。

马洛开始怀疑自己的理智，但他检查仪表板，客机一切正常；与地面控制中心联络，地面雷达却说在他附近没有其它任何航空器。他于是问身旁的日本商人：“你看见了吗？”那个日本人大叫“啊……嫂”；马洛又向后舱大队日本乘客喊道：“有没有人看到什么？”答复是许多异口同声的:“啊……嫂”。

就这样，客机与发光体一路“编队”飞行到库塔上空。马洛心生一计，用无线电向库塔机场无线电作业员求援：“飞机进场时，你能在地面观察飞机有无异状吗？”对方答允帮忙。客机平稳着路，发光体则无声无息降落在机场旁半哩山区，把深幽丛林映上一片彩霞，数秒后销声匿迹。走进飞行员休息室，那位答应帮忙的作业员已守候多时。他迫不及待地把他看到的一切告诉马洛，说那个发光体的速度至少在时速六千哩以上。他要求马洛一起向当局提出报告。

马洛深思后拒绝了。因为他非常清楚，承认看见幽浮，等于承认自己脑筋有问题，客机驾驶生涯可能因此断送。

（两年后）

一位歇斯底里的飞行员在新南威尔斯空域向雪梨塔台呼救，说一个发光体在他的单人小飞机四周乱窜，时速至少有七八千哩；无论他如何闪避，总是甩不开纠缠。不久，无线电联络沉寂，小飞机也从雷达幕上失去踪影。塔台立即展开空中搜索，几十架飞机密集搜索三天，结果一无所获，连一片残骸都没有。

马洛知道，同样厄运两年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他逃过了，却因自己一己之私未将真相公布，于是他向当局和盘托出这段往事。后来他离开澳洲，退休。

《联合报》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八日

六、红武士

谭天 译

第一次参战出勤的人往往糗事多多，但是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官葛瑞森的遭遇令他终生难忘。那是二次大战期间一个清澈的月夜，葛瑞森驾旋风式战机升空，执行延英格兰南方海岸线单机夜巡的任务。

起飞不久，葛瑞森在昏黯夜色中，发现远方出现引擎废气的微光。几秒钟后，他确定那是一架

飞机，虽然只能隐约的辨出机身外型，但那绝不是友机，因为他在起飞前已获知这个空域此时没有盟国空军活动。“这下好，第一次就撞上大奖！”葛瑞森暗自得意。

他打开八挺机枪保险准备战斗，对方则转向朝德国占领下的欧陆飞去。旋风式战机以全速飞行，却未能拉近与对方的距离。两机一前一后，飞入云封雾锁的英伦海峡上空。

突然云消雾散，一轮明月照亮夜空。葛瑞森发现他的猎物是一架有三个翼、漆成鲜红色的佛克尔式战斗机，机身上德军黑色十字徽清晰可见。葛瑞森一阵毛骨悚然，因为那是一九一七年、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用木与纤维制的飞机，早已淘汰多年。更怪异的是，他驾着当时最新式的旋风式战机，速度至少比对方快四倍，追逐一小时，却追不上那个三翼骨董。

大雨骤至，三翼机失去踪影，葛瑞森只有返航。在基地飞行员酒吧间，伙伴都来向他致意，要他谈谈初次任务。葛瑞森心想不如幽自己一默，免遭伙伴讥笑。于是他说，在空中，他碰见一只长着三个翅、全身红色、还漆有德国十字徽的怪鸟。整个酒吧间十余位飞官登时肃静，旋即掌声暴起，几个飞官把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葛瑞森抱到吧台上面向他致贺。

他们告诉葛瑞森，他确实撞上了头彩，在座诸人都是出生入死多时，才有幸与那架三翼机一会——那架飞机非比等闲，它是一次大战期间德国空军王牌杀手“红武士”芮克多芬男爵最心爱的座机。

芮克多芬在一次大战期间，击落至少八十架英国战机，后来终于在一九一八年遭英机围歼击落。此后，他与红色座机的魅影，经常出现英伦海峡空域。有关目睹“红武士”的报告，不仅见于皇家空军档案，也见于德国空军档案。

《联合报》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七、黑色七月九日

谭天 译

巧合，经常不过凑巧而已；太多的巧合是为离奇；如果太多既离奇又血腥的事结合一起，就不止于恐怖了。

洛克希德厂的C-六九是座型四引擎运输机，是二次大战期间问世的机种，机体成优美的流线型，飞行稳，马力强，是许多飞行员的最爱。战后，这种飞机立即加入民航机队，穿梭于洲际与大洋之间。只是，其中有一架登记号码AHEM-四的星座机，却似乎遭到诅咒般，一直逃不出死亡与厄运的泥沼。

AHEM-四出厂时，大战已近尾声，它因此服役数月即转入民航飞行。

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日，一名技工在维修时失足跌进AHEM-四旋转中的螺旋桨，立即被绞成碎片，血肉溅了一地。

一年后的七月九日，这架星座客机飞越大西洋途中，机长路易斯突然暴毙，死在左驾驶座上，坐在他右侧的副驾驶随即接手，飞机安然抵达目的地，客舱内乘客根本不知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又过一年。AHEM-四经过大修，换了引擎，而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展开出厂后首航。飞机刚离开跑道拉起机头，新引擎突然起火。机长诺曼立即启动灭火系统。火虽然救熄，但四个引擎只剩三个运转，而飞机正往一幢大楼撞去。

诺曼大叫：“完了！我们飞不过去的！”他把节气阀全部往前猛推，三具引擎运转至极限，星座机居然平安飞越那幢大楼，当时的目击者在报告中说：“只差数寸就撞上了！”

一九四八年七月九日。航空公司不敢让这架飞机起飞，所有机上工作人员也神经紧张地守候着，终于这一天平安度过，没有惨剧发生，似乎七月九日的诅咒已破。

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AHEM-四在芝加哥附近坠毁，机上无人生还。当时的机长，正是两年前死里逃生的诺曼。

《联合报》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八、再世缘

谭天 译

一九七○年，一批美国空军飞官奉派调驻英格兰的克洛基地，执行F-一○○型战斗机训练飞行与巡逻任务。其中一名是上尉飞行官罗伯F泰勒，一段奇事就此揭开序幕。

与大多数驻英美军一样，泰勒公余的最爱，就是倘佯在英国乡间风格特有的酒馆，让浓馥的酒香包裹自己，尽抛尘世一切忧烦。是七○年九月的一个夜晚，同袍为他在酒馆举行生日宴，直到打烊时分才散。泰勒突然萌生一种强烈而难以控制的奇想——他想到当地一处英军公墓散步。

事后泰勒表示，他生来就不喜欢墓地，但不知什么原因，那天晚上似乎有股说不出的力量，引领他信步来到公墓。

夜色如水，凉风徐拂。泰勒不知不觉走到一座白色十字架前，石碑上的字迹在他眼前跳动。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那些刻在碑上的字是如此真实：“英国皇家空军少尉飞行官罗伯F泰勒，一九四○年九月十五日驾喷火式战斗机在英伦大空战中殉职，遗骨安葬于此。”九月十五日，正是泰勒上尉的生日。

泰勒后来与同袍谈论这个奇遇，许多好事的美国飞官还前往公墓，证实他所言无讹。

一名英国少尉在空战中丧生。在他丧生之日出生、与他同名同姓的美国人，日后也服务军旅，同样作了战斗机飞行员，并且在前者罹难之后整整三十年，在莫名神秘力量驱使下走到他的墓前。

有关轮回转世之说，中外皆有，只是它们大都言之凿凿却查无实据。本文引用的，是曾任英格兰克洛美军基地司令，后来担任美国空军部主管后勤与工程事务助理部长康培尔少将的文字记录，应为可信。

《联合报》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九、冤魂不散

谭天 译

微飘着白云，碧空如洗。那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廿七日，一个飞行的好日子。曾在二次大战期间立下彪炳战功的英国着名飞行家彼得梅斯斐德爵士，驾着他的齐孟克型私人单引擎小飞机出游，计划从英格兰的达尔克洛斯飞往秀尔罕。

战时，梅斯斐德曾在蒙特罗空军基地服役，由于这个基地距他预定航线不远，梅斯斐德决定前往凭吊一番。他做了一个小弯，以两千五百尺高度沿海岸飞行。不久，蒙特罗基地的跑道已经在望。二十年前，这里曾起落过成千上万架次的飞机，人来人往，好不紧张热闹，而今荒烟蔓草，景物全非。梅斯斐德正自唏嘘不已，却突然惊觉不知何时，就在他同样高度的正前方，出现一架奇怪的双层翼飞机。

爱飞机几已成痴的梅斯斐德，立即辨出那是一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飞行团（皇家空军前身）使用、七十匹马力的ＢＥ－二教练机。

他拉近距离，对方飞行员的装扮清晰可见。那个人戴着皮头盔，穿皮制飞行衣，完全是五十年前飞行员的流行打扮。梅斯斐德心想，“这一定是仿古制的飞机，不过，好像没听说有人仿造过ＢＥ－二”。

他还来不及思考，一幕奇景已然展现。时间好似突然慢了下来，他看见那架飞机的上层翼右半部开始以慢动作脱落，接着整个上层翼散了开来。倏忽之间，ＢＥ－二疯狂打转，机体在强风吹袭下扭曲，直直坠落在蒙特罗基地的跑道上。

梅斯斐德大骇不已，他迅速把飞机降落在附近一处高尔夫球场的果岭附近，向正在打球的人求救。打球的人都呆望着他，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听到或见到有飞机坠毁。不过，他们还是驾车随梅斯斐德赶到废基地的跑道区——什么都没有，没有浓烟、没有飞机残骸或残尸。

梅斯斐德对这次遭遇始终难以释怀，多方查访，终在皇家空军档案中发现，一九一三年五月廿七日，在他目睹怪飞机坠毁的整整五十年前，英国飞行团少尉亚瑟曾驾着一架ＢＥ－二，在蒙特罗基地的跑道坠毁，出事原因是飞机技术人员保养不良，机翼脱落。档案中纪录，亚瑟的鬼魂此后经常出没在蒙特罗附近，情况严重到许多飞行员甚至吓得写报告请求调离这个基地。

《联合报》一九九一年五月二日

十、复仇女王

谭天 译

世界上所有核子强权都拥有若干绝对机密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贮藏的尽是核子弹、氢弹这类毁灭性的屠杀凶器。英国就有一处这样的基地，名称、位置等资料基于安全理由不能透露，只能说，它是皇家空军位于东安格利亚的设施。

这里的安全警戒，号称全英国第一森严。负责基地警卫工作的，是受过特种训练的皇家空军特勤警察，他们全是千锤百炼的硬汉，沉着、冷静，个个身怀枪法、武术绝技，而且精通多种武器。进入这个基地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层层关卡，证件稍有不全立遭逮捕，如果拒捕则难逃当场格杀厄运。

基地里满布各种监视系统，包括电眼、雷射光，每一寸空间都逃不过安全人员的耳目。为防停电与机械故障，东安格利亚核弹基地还设置层层的警报索、活动监测器等仪器，真可以说：“连只蚊子也飞不进去”！

但是，不可能的事发生了。

在基地最核心腹地的飞弹发射台附近，资深警戒员威廉一日突然在半分钟内，以无线电对讲机向安全协调官一连提出数次报告：几个穿着怪异、他从没见过的人在发射台穿梭走动。协调官检查电子监测系统，全无丝毫异状，他心想这个警戒员一定疯了，但他还是立即派遣一组警卫前往发射台。

警卫人员赶到现场，发现威廉眼睛瞪得老大，嘶喊着：“是她！是保迪茜雅女王！”警卫展开搜索，却一无所见。威廉后来在接受反复的调查时，始终一口咬定，他亲眼见到英国历史上着名的复仇女王保迪茜雅，率领贴身卫士，驾着她的双马战车，在飞弹发射台驰骋。据调查，威廉当天执勤前滴酒未沾，他的家庭生活、经济状况也一切正常；而且他也通过测谎证明所说属实。此外，威廉的工作纪录毫无瑕疵，在基地表现一向优异。不过这一切救不了他，他被送进精神医院禁锢治疗。接他班的是另一位资深警戒员保罗。

距威廉报告出现状况之后七天，保罗也紧张地提出同样的报告。一组警卫赶赴现场，发现保罗持枪凝立，态度严肃却尚能自我控制。他的证词完全一样：看见保迪茜雅女王驾着战车奔驰！当然，保罗立即也被解职，送往精神病院。

保迪茜雅是一世纪的人物，英格兰伊森尼部族的王，罗马军团入侵英格兰，把她的城池打破，杀害她的族人，强暴她与她两个妹妹；后来她与邻部屈诺凡提结盟，反攻罗马人，终于报仇雪恨。只是后来罗马援军赶到，将女王围歼，女王饮恨自尽，部属也力战不屈全数阵亡。

威廉与保罗的事件，是许多从东安格利亚基地退休的人传出的。据他们说，后来出事的飞弹发射台特区，完全使用自动监控系统，不再配置人员警戒哨。基于安全理由，威廉与保罗的名字是假名，而英国当局迄今未发表有关这次事件的任何官方报告。

《联合报》一九九一年五月六日

十一、跨越时光

谭天 译

“跨越时光”是个有趣的名词，顾名思义，跨越过时光就可以到达另一空间。但时光可以跨越吗？如果可以，他又像什么样子？

约翰霍克是美国着名航空家，他驾驶过战斗机、轰炸机，二次大战后一直担任民航机机长，几乎所有长着两个翅膀的东西他都会飞。美国的飞行员，无论任职军旅或民航界，提起他真是无人不知，那个不晓。像这样声望卓着的人，亲口述说他的飞行经验应是可信的。以下就是约翰霍克叙述他亲身经历的“跨越时光”奇闻。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我奉命驾一架艾兹特克型小飞机，从佛罗里达州罗德岱堡的首长机场前往百慕达。气象人员告诉我，在上空四千与八千尺间会碰上堆积云，于是我把飞机爬升到一万一千尺高度，晴空万哩，妙极了！这条航线我是识途老马，我把一切交给自动飞航系统，悠哉地享受着咖啡，想着百慕达度假村的碧蓝海滩……。”

“突然我注意到罗盘仪的指针在疯狂旋转，一阵晕眩涌上心来，我觉得自己要昏过去了。”

“我使尽全力抬起头，望向机外，天空在那里？海岸在那里？海平线又在那里？什么都没有，整个空间充塞着奶油黄色泽的‘雾’（或许那不是雾）。总之，飞机好似在一个装满奶油黄色液体的大缸里飞行一般。接着我不省人事。”

“醒来之后，我看了表，发现自己昏晕了整整五十九分钟。虽然身体犹然虚弱，但已能勉力操作。这个黄色迷雾已逝，我重见阳光，查阅仪表板与太阳的位置比对，板上指示没有错，我确是朝东北方向飞行。我于是用无线电与地面联络，查证自己的位置，对方的答复让我不敢置信：在我不省人事的这一个小时，这架时速一百八十哩的飞机竟然飞了七百哩！这不可能！但这是事实。”

“我修正航道，直往西飞，最后在维琴尼亚州着陆。”

《联合报》一九九一年五月九日

十二、出窍救子

谭天 译

罗伯奥斯邦尼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农家子弟，对宗教无甚好恶，母亲玛莎却是社区最虔诚的教徒。二次大战爆发后，玛莎联合社区所有有子弟上战场的母亲，每天集会为她们的儿子祈求平安。罗伯于空军炮校结训后，在Ｂ－十七轰炸机当下炮塔炮手。Ｂ－十七机腹下方炮塔很小，装上两挺五○机枪，几无回旋余地，连救生伞都放不下，罗伯个子矮小，理所当然的担任这个职位。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他所属的Ｂ－十七，三八一轰炸大队奉命轰炸德国鲁尔工业区的杰森柯琴。大编队于投弹返航途中遭到纳粹德国战斗机拦截。一场恶战展开，罗伯的飞机中弹。他从炮塔挡风玻璃外望，发现飞机的四具引擎已有两具被打坏，这表示飞机将落后编队，而成德机的最佳活靶。罗伯没有接到跳伞指示，因为舱内通讯系统早已被毁。他很快见到下方有伞张开，一数，总共是八具伞。Ｂ－十七乘组员总共十人，换句话说，这时机上只剩下他与另外一个人了。

罗伯缩着身体爬进飞机主舱，摸出放在弹舱旁的伞准备逃生。他突然瞥见机长斜倒在驾驶座上，鲜血染红上半身。罗伯知道自己一跳伞，机长必定难逃一死。他狠下心，爬到驾驶座旁，机长已昏迷，飞机正由自动驾驶系统飞行。编队已经舍他们而去，德军ＭＥ－一○九与ＦＷ－一○九战斗机正如蜂群般涌至。这时罗伯突然听到身后有人以坚定而权威的声音说：“把它飞回去

！”罗伯知道机上只有他与机长两人，那么是谁在说话？

他来不及思考，身后的声音又说：“罗盘指数三二二度，回英格兰！”罗伯似乎完全慑服于那个声音无上的力量，他头也不回地爬到副驾驶座上，遵令行事——他根本从来没有驾驶过飞机，更别说轰炸机这种庞然巨物了！

坐上副驾驶座的一瞬间，罗伯看见一幅不可能的奇景——窗外不是白云、敌机与硝烟，而是他母亲与十几个太太围坐祈祷的情景。在她们的身后，站立着她们着军装的子弟，这些年轻人他大都认识，其中有些已经战死，他并且在母亲身后看到了自己。

很快，奇景消逝，德机逼近。另一奇迹来了：一块巨型堆积云倏然展现眼前，B－十七立刻飞进这绝佳的避难所，在这里，能见度零，德机不可能找到这架落单的轰炸机。不久，罗伯飞出了堆积云，英格兰的海岸线清晰在望。他回头一看，机上根本没有人！已经没有油料的B－十七最后像滑翔机般降落。罗伯事后将这段过程写成报告，报告现存美国空军战时档案。他并因勇救机长而获颁银星勋章。

《联合报》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八日

十三、百慕达鬼火

谭天 译

日前新闻报导，有科技人员在百慕达三角的海底，发现美国空军失踪的复仇者式轰炸机，可能是那个“失踪的中队”。这个中队的五架飞机，在四○年代一次任务中集体在该处失踪。如果发现的真是“失踪的中队”，也许能就此揭开百慕达神秘面纱的一角。

专家认为秘密无法一次揭开，是它有太多不可解，别的不说，除了那个失踪的中队，美国空军在这里失掉的复仇者轰炸机竟超过百架。

这些谜团的谜底到底是什么？以下两则事件，或许可以解答一二。

一九四九年，美国空军C－四十七的一个两机编队，在百慕达三角上空遭遇风暴。在受训时，教官总是告诉飞行员，闪电并不可怕，如果你能把飞机飞上一万尺高空，天气状况如何不会再构成威胁，因为在这样的高空，风暴不再存在。于是，这个C－四十七编队开始拉高，九千尺、一万尺、一万两千尺……直到一万七千尺，整个空际仍然一片恶浪滔天的恐怖。C－四十七再也无法爬升。

其中一架C－四十七的机长布尔上尉事后追忆，风暴永无止境，他们仿佛怒海中的小舟，承受巨浪的摧残。突然，一无警告地，大自然发出它可怕的秘密武器——闪电，没有雷声的闪电。布尔的机上，所有金属结构部分立即燃起蓝色鬼气森森的火焰。在那一刹那，黑浊的空际骤然照耀如同白昼，布尔清晰见到飞在约三千尺外的僚机陷入一片蓝色火海，像烟火般爆炸，化成无数小火球四射，前后不到两秒钟，一架庞然巨物的C－四十七消失了。布尔的飞机奇迹般脱险。他后来在空难调查法庭作证时，形容那种蓝色火焰是“圣艾尔莫的鬼火”。或者，许多在百慕达失踪的飞机，正是被这种鬼火吞噬了，只是目击者无一生还。

美国航空协会会员，资深飞行员塔德高乐的一段奇遇，可以为诸多失踪谜团下另一个注解。

高乐在一九七八年，搭乘一架C－一一九从纽约长岛的米契尔机场于夜间起飞，前往俄亥俄州。机上共有九人，全是飞行员，于是他们抽签决定谁来驾驶。高乐抽到第三签，暂时轮空。他选择左后方的一个位子坐下，享受着咖啡，眺望机舱外繁星点点的夜空。

突然，他发现了北极星，那么，这架飞机不是飞往俄亥俄州，而是直朝大西洋而去，而机上油料至多只能飞到大西洋中心点。

他立刻走进驾驶舱。“伙计，你们飞反了！想飞到英格兰去吗？”正副驾驶座上的两个同伴笑答：“老兄，别紧张！你自己看，导航系统与罗盘都在这儿。顺着这条黄色指标，包你飞到俄亥俄。”

高乐指着挡风玻璃外的夜空，北极星正高悬左侧。两位飞行员傻眼了。以C－一一九的导航系统精确度而言，指示错误的机率只有十亿，甚至千亿分之一，但不可能的事竟然发生。

若非北极星指点，这架飞机的前途可想而知。或许，百慕达的许多悲剧也是因此造成的。

《联合报》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十四、亡者返航

谭天 译

一九四五年初，纳粹德国已经投降，只有日本人还在负隅顽抗。一月七日，在菲律宾外海，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派出十二架B－二十五米契尔式轰炸机，攻击菲岛日军设施。

这天的傍晚，航舰接获战报，十二架B－二十五有三架遭日军零式战机与地面炮火击落，九架正返航途中。不久，雷达也发现九架返航飞机的踪影，舰上医护人员立即在飞行甲板待命，准备抢救伤患。

前八架B－二十五都安然返舰；第九架飞机出现在远方天际时，舰上人员可清晰见出这架飞机

已经负创，它蹒跚的“步伐”与不规律的引擎声，都说明它可能受伤不轻。

不久，这架飞机颠簸地飞入降落区，开始减速，下降，最后冲上飞行甲板。略显不稳，但飞机终于停住了。

舰上人员冲到机前，飞机的引擎仍在运转，舱门仍旧封闭。他们攀上飞机，设法打开机舱，但舱门由内反锁。舰上塔台用无线电通知机内人员，要他们下机，也毫无回应。僵持数分钟后，舰上航空队队长下令技术人员用焊枪打开舱门，进去查看究竟。技术人员与医护人员及宪兵最后进入舱内，发现机上十名机员全数阵亡，而从尸体僵硬度看来，他们死亡时间至少已经超过一百分钟。

一架没有活人驾驶的Ｂ－二十五，在任务结束后，随着编队返回母舰，减速并且安全降落，这实在匪夷所思，却是美国轰炸机战时档案中的实录。
《联合报》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十五、恶梦成真
谭天　译

一九二七年九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八年，但在波兰，当局仍为随时可能爆发的紧张情势忧心不已。在首都华沙与大港但泽之间，是一处重要的空军基地，基地旁住着当时年方十四岁的泰德高乐，他就读的学校也就在基地左近。

高乐自小对飞行充满兴趣，他热中做模型飞机，对各种机型、性能都能如数家珍般详细道来。由于他的同窗好友塞杜的父亲在基地工作，他认识基地每个飞行员的面孔，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不过这些飞行员并不知道他而已。

那是二七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一的夜晚，高乐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他梦到自己背起书包正准备上学，却发现家里突然走进一个人。这个人穿着飞行衣，戴着飞行皮头盔，高乐认得他是基地试飞飞行官杜西尼斯基中尉。中尉走到他面前，向他点了点头，告诉他自己飞机失事，然后飘然转身而去。高乐发现杜西尼斯基没有脚，穿过门与围墙时也仿佛透明人般直通而过。高乐惊醒，立即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母亲训诫他：“小孩子不可以胡说！人死了才有可能变成鬼魂，而杜西尼斯基还好端端健在呢！”

第二天，高乐在学校操场上体育课时，听到飞机引擎声，他抬头仰望天空，看到一架义大利制巴利里亚型战斗机正疯狂地旋转，几秒钟后飞机拖着浓烟，向校园后方的山丘坠落。高乐立即大叫：“坠机了！坠机了！”所有的同学都瞪着他，因为没有人看见有飞机，更别说坠机了。校长正准备把他叫到跟前训斥一番，却见校工匆忙跑来报告说：“后山有飞机撞山了！”高乐惊叫：“杜西尼斯基，一定是杜西尼斯基！”

当局在后山找到巴利里亚型战机的残骸，与杜西尼斯基中尉的尸体，尸体双腿齐膝折断，断腿摔落在高乐家院子外。

高乐后来成为加拿大皇家空军上尉，是皇家空军试飞飞行员协会一员，会员号码六○七七一号。这段奇闻摘自高乐的亲笔记述。
《联合报》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十六、战事重演
谭天　译

法国滨海小村贝斯，是个宁静的所在。但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四日凌晨微曙时分，这里却出现“时光倒错”的奇事，身历其境的是两名英国女记者。

一九四二年八月，英国与加拿大联军对德军占领的法国海岸发动登陆攻击，伤亡惨重，登陆部队六千零八十六人中，至少有三千六百人死伤，惨剧发生的地点，正在贝斯附近海滩。

时间逝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九年后，贝斯战役早已为人遗忘，当年的战场，也成了休憩度假之所。两名英国女记者为一洗凡尘而来到这里。

五一年八月四日晨四时，天刚破晓，曙光在夜幕上画下几丝灰白的影子。两名记者突然为远处传来的人群嘶吼声惊醒，她们旋即听到枪炮声、炸弹爆炸声，接着是俯冲轰炸机俯冲投弹的震耳雷鸣。由于事情太怪，两人立即把事发经过与时间一一记录下来。

（九年前的这一刻，英加联军开始发动舰炮攻击，守在岸上的德军大声相互招呼着进入阵地。）四点五十分。枪炮与炸弹声突然同时静止。

（九年前的这一刻，攻击部队对岸上的舰炮攻击与轰炸行动停止，第一批登陆部队开始乘登陆艇抢滩。）可怕的沉寂持续十七分钟，在五点零七分，两名记者听到飞机引擎声、爆炸声、伤兵哀号声与嘶喊声、机枪声。

（九年前的五点零七分，登陆部队第一波攻击艇冲上贝斯海滩，德军开始猛烈还击，而联军多被钉死在滩头动弹不得。）五点五十分，记者听到低沉的轰隆声，由于她们都曾经历战争洗礼

，两人都在笔记上记下：那是轰炸机大编队的声音。

（九年前的五点五十分，英国轰炸机编队飞临贝斯海滩，对德军防御工事展开猛轰。）六点五十五分，轰炸机声渐去渐远；八点三十分，一切重归宁静。

（六点五十五分，英国轰炸机油料将尽，撤离战场，八点三十分，所有登陆部队或死伤，或被俘，战事结束。）女记者后来查询所住旅馆，才知道听到整个战争过程的，只有她们两人而已。两人将笔记与贝斯之役的档案比对，不禁错愕不已。而合理的解释似乎是，她俩在那天凌晨“邂逅”了九年前的时光！

《联合报》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

十七、云镜幻象

谭天 译

那是一个绝对晴朗的好天，飞行在两万一千尺的空中，能见度几乎无远弗届。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上午，美国海军密西西比州梅利丁航空站的五架教练机正在进行高级飞行术训练课程，一件匪夷所思的奇闻就此揭开序幕。

这天的课程由四架Ｔ－二Ａ与一架Ｔ－二Ｂ教练机分别在五个指定空域进行，每机乘员两人，包括前座学员与后座的教官。在Ｔ－二Ｂ教练机上的学员是唐柯奇兰。二十余年后的今天，柯奇兰已是美国着名飞行安全专家，但这次事件的谜团仍深烙他心中，不得其解。

柯奇兰遵从后座教官的指示，进行高空翻滚。根据教练要领，翻滚之前必先完成以视线扫描上下四方确定并无来机的动作，以免发生擦撞事故。柯奇兰毫不马虎地作到这些准备动作，准备右侧翻。突然，他发现紧傍着右翼，无声无息的出现另一架Ｔ－二Ｂ，机上前后座各有一人。

梅利丁航空站配属的Ｔ－二Ｂ只有一架，就是柯奇兰驾驶的这一架；而且在飞行课程展开之前，航空站曾分配训练区，每一处空域只有一架飞机活动。

柯奇兰一眼瞥见另一架Ｔ－二Ｂ的编号，立时如坠五里雾中，因为它的编号居然就是自己飞机的编号，而美国海军，事实上广至全球，不可能有两架飞机编号相同。更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柯奇兰看见他的教官坐在那架Ｔ－二Ｂ的后座，紧接着他看见坐在前座的学员，竟是他自己。

另一个他在向他挥手，柯奇兰毛骨悚然。“你在干什么？快点拉高飞机！”耳机传来后座教官的不耐声，柯奇兰惊出一身冷汗，连串怪事使他几乎忘了操作动作。

那架鬼魅般出现的Ｔ－二Ｂ消失了。柯奇兰四顾搜寻，再也见不到它的踪影。他问身后的教官，可曾看见另一架飞机，教官答：“你在胡说什么？方圆数十哩内只有我们这架飞机呀！”

有人说，任何时空发生的事，必有另一时空发生同样的事相呼应，这或许是柯奇兰事件的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是时空的重叠，柯奇兰在不知如何的情况下，误入前一秒（或更短的刹那间）的时空，这是他的教练未曾经历此一异事的原因。但无论怎么说，这些解释只有四个字足以形容——匪夷所思！

《联合报》一九九一年六月七日

（系列 完）

南无阿弥陀佛

师兄，末学来推荐一个文档，里面集合了很多传统文化、戒淫修福、中医养生、净土宗念佛等善书、经论，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和您身边的人！

http://pan.baidu.com/s/1kTunurP

善书合集,请下载后，随缘流通！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弘愿寺，为纯依善导大师之教、专修净土的念佛道场；寺名「弘愿」，典出善导大师《观经疏》「别意之弘愿」，意为：乘弥陀弘誓大愿力，一切众生得生净土。弘愿寺殿堂建制、本尊安奉、牌匾楹联、念诵仪规，皆完全依善导大师「五正行」为标准，唯突出一个「专」字——专净土，专念佛，专善导。

http://fabao.hongyuansi.com/

以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为弘法理念，所有法宝均为免费结缘，免费邮寄。欢迎索请！

净土宗(上面有很多TXT格式经论)

http://www.pureland-buddhism.org/

净宗讲堂 在线观看

http://www.hongyuansi.com/3490.html

弘愿寺网站

http://www.hongyuansi.com/

南无阿弥陀佛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643608&uk=2701938221这个网盘内储存的是净土宗经论（104本）！请下载、解压后，随缘流通！

佛教音乐(一心念佛)
http://pan.baidu.com/s/1zi1rh
净土宗法义开示（MP3）
http://pan.baidu.com/s/1vdSQ8
弘愿寺最新版电子书
http://pan.baidu.com/s/1sjpo0Fj#dir
超级QQ群：
北京善导念佛群　100713565
善导专修念佛群二　59659710
善导专修念佛群三　151654835

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顺彼佛愿故。
http://hi.baidu.com/new/980798565
我的百度空间，欢迎来做客！
东方人生智慧珍品系列丛书（共10册）已绝版
http://pan.baidu.com/s/1tJAWi
戒色百科全书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617125&uk=2701938221请勿堕胎反堕胎宣传单和书籍（请转发，功德无量，利益无量）http://pan.baidu.com/s/1EaNq6
般若文海txt
http://pan.baidu.com/s/1xM8Ou
念佛群：189181812　49181252　65904156　186655372　28338746　164106671　21565225　169232847　11218660　109133876　161774032　212248265